

書叢本基學國

聞 紀 學 困

(下)

撰 麟 應 王  
注 圻 元 翁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聞 紀 學 困

(下)

撰 麟 應 王

注 圻 元 翁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86720)

國學基  
本叢書

困學紀聞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者

王應

麟

注者

翁元

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一

徐姚翁元圻載青輯

攷史

## 攷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

戰國策後序

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

世有三亡  
國策韓非  
誤張儀  
秦韓非初說

同鮑氏失於攷證

〔原注〕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元圻案〕韓非子初見秦王曰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而成從將西面以與張秦爲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

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文與韓子同鮑彪注云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又曰論事深切著明苟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據此鮑氏知此說之不出於張儀而不知其出於韓非也故王氏以爲失攷〔元吳師道國策校注〕引此條補之曰張儀當作韓非〔又書姚宏序後曰〕子譚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懋朴元祐在館中取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父會萃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宏字令聲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四庫全書簡明日錄雜史類〕戰國策注三十一卷舊本題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因誘注殘闕而補之又注十卷宋鮑彪撰

又注十卷元吳師道撰取姚宏鮑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以正之增所遺者謂之補料所失者謂之正

鄒忌田巴  
論諛美  
管晏遊觀

鄒忌不如徐公美。見齊策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

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倭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倭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

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倭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

曰倭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焉今王察之齊國治矣。【集證】此條新序今佚引見御覽三百八十二與鄒忌之言

略同洪景廬。【全云】又敏公邁盤洲弟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

多矣。【元圻案】容齋三筆一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云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

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子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

秋也。○【集證】今按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與孟子同



狐咥諫齊  
王檀衢東  
閔行刑所  
治狐援類洩

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見齊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

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

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案史記索隱曰大呂齊鐘名陳之

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呂覽作三日其辭

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

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高誘注鮒小魚鮒大魚魚之賊也啖食小魚而鮒

居人國喻爲人害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閔。

齊策斲之檀衢下又云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閔呂覽本篇云更陳斧質於東閔蓋行刑之所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在中

下注。卽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治之類乎。元折案洩治事見左傳宣公九年洩治臣也狐咥民也咥乃後世章月將之流幸則

郇模不幸  
則歐陽澈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

注見上卷

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

卽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

謀。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何云〕是故趙襄子曰。尹鐸之所寬也。〔全云〕此亦有慨於汪文諸公。策略之不用。○〔元圻案〕齊策。燕昭王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

莒卽墨不  
下燕  
田單以卽  
墨復齊  
卽墨大夫  
諫入秦  
汪立信移  
書似道  
文天祥策  
四鎮

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至臨淄。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史記田單列傳〕燕引軍東圍卽墨。卽墨大夫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昭王卒。惠王立。田單縱反間。燕使騎劫代樂毅。單遣使約降。燕軍益懈。擊之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而聽政。〔齊策〕齊王建入朝于秦。卽墨大夫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以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是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齊王不聽。遂入秦。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十年。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買似道曰。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遊戲。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因。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泄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似道得書。抵之地。尋中以危法罷免。



孫武策吳  
破敵  
國策逸文  
遺事

之。〔又〕帝熹德祐元年七月元主詔伯顏直趨臨安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闔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闔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闔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闔于揚州貴長沙取鄂隆興取蕪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閒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

太平御覽

三百三十一

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

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意以利誘之禁其牧

探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

〔何云〕陸遜破昭烈於琥亭微得此意

今本無之

〔元圻案〕〔通典一百五十九兵十二〕載吳子問

孫武曰云云與此文同惟保山據險作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作常利而處之牧探作樵牧故作固又多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兩句〔姚寬戰國策後序曰〕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豫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瘧字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羊干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康質音肇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旌蕃玉篇一事驥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澗若耶以取銅破忠山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國之志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覽者注云蹇蹇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頗爲人勇鷙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努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徐廣注史記一事韓兵入西

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羅尙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險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關山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吳師道曰此序題姚寬撰附於姚注本者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著者今未之見王氏此條令威獨未之及故備錄姚序以互相攷補云

樂聞入趙燕王以書謝焉

見燕策

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

元圻案新序雜事三田單忠樂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說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

燕王與樂  
問書

樂毅答書  
燕王

使人諷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田單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復收七十餘城而燕惠王大慙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竭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云云吳師道國策補注曰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計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知新序之說爲是馬氏釋史曰史記國策皆以爲燕王喜與樂聞書按二書往復辭旨頗相酬答當以新序爲是燕王名喜惠王之曾孫史記樂毅傳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聞爲昌國君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國無惡聲

元圻案國策作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

公孫宏有  
三  
漢晉時有  
公孫宏

津侯爲三

案史記將相年表武帝元朝五年以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

韓子說

云公孫宏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集證容齋



國策逸文

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從事公孫宏交通楚王英見於處延傳又按晉惠帝時亦有與平津侯同姓名者爲楚王偉長史見晉書王渾潘岳楚王瑋傳○〔元圻案〕〔戰國策〕公孫宏語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矣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肯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然願因公往矣又司馬喜使趙爲已求相中山公孫宏隱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宏參乘公孫宏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宏宏走出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

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

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

〔元圻案〕姚宏所舉佚文較姚寬少二十事其呂不韋一事寬舉史記索隱而不及文選〔容齋四筆〕謂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所引用

者多今本所無然則寬所舉亦有所遺也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

由余仕戎  
伐戎  
樂毅不圖  
燕

舊疆豈鍾儀操南音

事見左傳  
文公九年

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

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元圻案】史記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以女樂遺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遂去。

降秦，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綱目】：報王三十六年，趙王欲使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按】：綱目減省通鑑原文，為識者所不取。此段則原文所無，而綱目補出者，煞有關係。嘗問諸人，人莫能應。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注引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孤每讀此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十過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

舜造漆器  
禹雕俎  
褚遂良論  
李廌之始

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元圻案】：唐書褚遂良傳

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帝嘗怪舜造漆器，禹彫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彫琢害力，農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

齊威刑毀  
魯  
威王姬知  
佞臣

傳。【閩案】：士龍名季宣，永嘉人。卽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右者。○【元圻案】：列女傳：虞姬者，名媚，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佞臣周破胡專橫擅勢，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肯反日。

烹阿封卽  
墨

田文非孟  
嘗君  
吳起商文  
論事君

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佞之臣也，不可不退。王大悟，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薛士龍浪語集〕奉使淮西，回上殿，第三劄子曰：齊威之霸，其機不在阿卽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爲欺者，殆無以禁之矣。〔呂成公薛常州墓誌曰〕薛季宣，字士龍，除大理寺主簿，虞丞相尤文白遣公行淮西，還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史部傳記類〕古列女傳七卷，續傳一卷。漢劉向撰，續傳不知誰作，或曰班昭，或曰項原，皆影附無據也。

大事記

周安王  
十六年

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

商文，所載吳起問答與史記略同。

以上皆  
解題文

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

自任，未見其可也，誤以爲孟嘗君。

〔元圻案〕審分覽執一篇，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

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明日釋質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而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矣。〔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宋真德秀讀書記六十一卷，原本分甲乙丙丁四集，今惟存甲集三十七卷，皆論天人理氣之奧，乙集二十二卷，論虞夏以來名臣事迹，略做編年之體，今本止甲集，無乙集。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一 攷史

九三一

三閭大夫  
掌族屬

昭屈景忠  
楚

屈氏亦爲  
甲氏

漢徒諸國  
關中

卞莊子館  
莊子

陳軫論救  
韓魏

王逸注楚辭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全云】蓋公族大夫之職。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

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徒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庚系楚

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此陸氏莊子釋文之文。甲氏其

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雖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

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全云】昭奚恤。昭陽亦戰將。○【元圻案】

漢徒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見漢書婁敬傳。昭雖之諫。見史記楚世家。屈平之諫。見本傳。【戰國策】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傅慎子曰。獻之。太子歸卽位。齊來取地。昭常曰。不可予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常請守之。景鯉曰。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新序】載屈虛不從。白公爲亂。亦三閭之賢者也。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何云】論語稱卞莊子之勇。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而註者又妄爲之說歟。○【元圻案】史記陳軫傳。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願子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



秦爭韓魏

范雎遠交

近攻策

韓玘亡韓

范雎論穰

侯失策

李斯論趙

高逆謀

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戰國策三】陳軫謂楚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誣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云云。蓋以管與而并。誤以下莊子爲管莊子。索隱又誤管爲館也。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爲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爲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闕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元圻案】史記范雎列傳。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林少穎史論曰】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於司馬錯。成於范雎。【蘇子由古史四十九



六國篡於  
異姓

召公澤及  
戰國

秦先取蜀  
後楚  
白起勝楚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

乃用荆軻其能國乎

〔閻按〕楚為黃者僅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王所生也秦長安君亦爾惜讀史者不能析別之○〔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李

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承間以說春申君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楚世家〕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呂不韋列傳〕安國君中男名子楚質于趙呂不韋取邯鄲姬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昭王薨安國君立子楚為太子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

老泉

權書疆  
弱篇

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

〔案〕〔史記秦本紀〕惠文君

後元九年伐蜀滅之秦始皇本紀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

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何云〕宋之亡

也蜀先破而襄陽隨之〔又云〕穆公并國二十而遂霸西戎惠公取蜀而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蓋皆得蠶食之策齊楚最遠故最後取之也○〔元圻案〕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陵名後為縣屬南鄭〔平原君列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卒典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林少穎論秦惠王伐蜀曰〕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瑕而韓堅故先蜀而後韓韓魏瑕而齊楚堅故先韓魏而後齊楚此蓋先取而後堅也瑕者既為我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持哉與老泉同意

富比陶衛  
魏冉商君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

封於商非封衛也

〔全云〕商君卻有衛鞅之稱王劭亦非無據○〔元圻案〕戰國策鮑彪注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吳師道曰索隱引延篤云陶朱公子荆非也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

爾姚氏亦引之今案史記魯仲連傳王劭注亦作商君姓衛鞅本傳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所載姓氏甚明作姓衛皆誤

國策文不  
易得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爲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者必無

能載之者矣愚謂董晉之答回紇語李懷光譚

〔圖按〕文苑英華作談

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

董晉語回  
紇懷光  
譚忠說劉  
總

韓杜二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

〔原注〕董晉行狀燕將錄〔圖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公副李涵使回紇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

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忠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

韓愈狀晉  
溢美

滅周生高  
覆齊生景  
滅國自滅

罪。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日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爲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季安守魏，虛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纔壘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填枿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倚渤海，牆太山，壘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爲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俳倡顛翫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駁駁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其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爲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何云〕：韓學左傳〔全云〕：董督庸人耳，韓公爲之點綴生色，本來面目希矣。譚忠則信有策士風。○〔元圻案〕：唐書董督傳〔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貞元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謂晉懦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賄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又〕藩鎮劉總傳〔譚忠〕：韓忠緒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胡三省於唐代宗紀董督使回紇下注云：此韓愈狀骨之辭，容有溢美。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原注〕：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王卒，皇甫謐曰：是歲高祖生。〔闕按〕：

臣瓚以高帝爲漢王年四十二，則生於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集證〕：袁文龜開評：秦始皇初即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弒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元圻案〕：秦莊

襄王以四年薨。始皇即以是年卽位。故袁氏云爾。

秦莊襄王九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

〔閏按〕秦本紀爲四年。此從六國表。

而伯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

秦滅於始皇  
二世時七  
國並起

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何云〕元滅宋。而國亡於瀛國之子。亦可異矣。〔又云〕天道有不可誣。非

妄爲報應之說。○〔元圻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八月。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九月。項梁號武信君。齊王田儻始。沛公初起。韓廣自立爲燕王。魏王咎始起者七國。此云五國者。蓋以沛公非諸侯後。而項梁初起。亦不假楚號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

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元圻案〕史記始皇本紀。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

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賈山至言。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漢書王莽傳〕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紀歷。六歲一改歲。布天下。〔宋書明帝史〕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其事。類皆如此。〔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九年。秋。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

始皇除諡  
期萬世  
新莽推歷  
紀改元  
宋明帝給  
期  
光武復租  
賜遠期



趙王不忍  
獻五城

尹翁歸不  
可干私

傅堯俞不  
敢饒陳金

燔書愚民

指鹿爲馬

東蒲爲脯

子嬰刺趙

高

銷刃箝語

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

意也消【全云】宋宏之對光武亦其類也○【元圻案】史記信陵君列傳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與平原君計欲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

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漢書尹翁歸傳】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

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宋傅堯俞以陳師道貧懷金欲餽之竟不敢出口事正相類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

【何云】東蒲爲脯見風俗通【集證】【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以爲馬善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

馬東蒲爲脯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元圻案】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秦既稱帝墮城銷刃箝語燒書

二世不覺師古曰箝謂箝其口不聽妄言也即所謂禁耦語者也【賈誼過

秦論】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藝文類聚】引史記云趙高將爲亂先設驗獻蒲以爲脯惑二世有言

蒲者誅之今史記無【史記始皇本紀】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誅乃詐以義立我我聞高乃與楚約滅

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

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于齋宮

比干秣馬  
金闕歌

韋昭洞歷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歌。

【原注】古歌尙質。必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全云】此條注是正文。【又云】洞歷記本僞作。

【何云】豈有感於己之遇。皓與讒。腫至此。書何足傳。【集證】吳志章曜傳。曜因獄吏上辭曰。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記載。多虛無。錯謬。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歷紀。起自纘。迄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

一卷。事尙未成。此條所

引。見御覽五百七十二。

殺桃林春  
秣屬晉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桃林。晉地。非秦有也。【開按】孝公非春秋時。【全云】此言春秋時之秦尙弱耳。

史記字數

史記正誤。【原注】索隱正義。史刻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元圻案】張守節裴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

三皇五帝  
諸說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子。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繫姓章矣。

書缺有閒。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

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案】此是胡致堂所作。復州重修伏羲廟

記述其弟。朱子答呂子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元圻案】胡五峰皇王大紀五帝紀論曰。包竅

五峰語。

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故孔子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按黃帝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國朝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權曰〕周禮春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偽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史記則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無少昊。考昭公十七年左傳，少昊氏鳥名官，杜預云：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元囂，史記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少皞。黃帝子代黃帝有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與諸書言有天下不同，而其爲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摯立而不終，故當統於黃帝爲一代，而不得別爲一帝。僞孔說非矣。且史記所數五帝本大戴禮五帝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爲上古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則羲、農爲皇，黃帝等爲帝，明甚。紀聞引五峰說大繆：王禮堂先生據繫辭以定三皇五帝說，最精當。然則五帝之數，當以大戴史遷爲正，而不錄伏羲、神農。究屬史遷之疎。〔王符潛夫論曰〕世傳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農爲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將何據乎？述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庶幾得之。

舜歷試在位年壽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舜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爲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

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元圻案〕書載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計舜年百有十歲，如史記則止百歲。〔林氏尙書全解曰〕

舜居於側微者三十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爲三十。幾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卽帝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并十有七年。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而太史公曰云云。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爲證。按此舜年當百有十三歲。漢孔氏傳曰。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正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卽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

夏本紀。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襄四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

太康至少  
康百年  
史記不著  
少康功

紹國。尙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疏。【閩按】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何云】夏統中絕百載。不紀羿浞子

孫紹復大業。所以可尙也。○【元圻案】通志夏統按曰。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百年之閒。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疏矣。【明徐孚遠曰】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

般本紀。祖乙遷於邢。書盤正義曰。鄭元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

祖乙去相  
居耿

復徙也。【元圻案】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元圻案】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股民

思盤庚遠  
序說

古文也。

杏脊怨作盤庚三篇。【史記索隱曰】由不見

太甲桐亳年數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

歲，已爲即位六年，遷說妄也。

〔闕按〕孟子叙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歸亳，與今孔書異，詳尙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條。〔何云〕按闕說似精核，其實孟子兩三年字與史記不同，孟

子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云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卽上三年之內，以漸悔過遷善，則非先後六年也。雖有兩三年字，不當忘其皆有於桐字。○〔元圻案〕三年六年之說，書與史不合，竊以理揆之，孟子言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身受顧命，必無遽行放遷之事，故書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卽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然亦不能因循至三年之久也。故正義以爲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卽位之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況太甲中篇書：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其文甚明，義門之辨孟子兩三年亦最確。

祥雉立廟說違序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元圻案〕〔書序云〕高宗祭成湯

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釋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爲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九世廢嫡無中丁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

七商

成湯論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爲太甲孫

太戊爲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

誤。〔元圻案〕〔竹書紀年〕太甲十二年。沃丁十九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而後太戊立。如太戊爲太甲子。則太戊卽位之時。已五十四五歲矣。又七十五年而陞。則年且百四十歲。當以本紀爲是。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竄于戎

不窋失官奔狄居幽公劉避桀

狄之間。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幽。詩正義按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幽。公劉者。不窋之孫。

〔圖按〕二事。一當太康。一當桀。竄戎狄者。不窋。遷幽者。公劉。唯韋昭誤以爲一事。〔集證詩大雅公劉正義〕按幽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計不窋疑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漢書婁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積德。益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幽。

古公三子皆同母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僖五年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

母。遷言疏繆。太伯。虞仲。避季歷。適荆蠻。若有嫡庶。不須相避。知其皆同母也。〔元圻案〕〔史記曰〕太姜生少子

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以明太任之克嗣。微音。育此聖子耳。且曰生少子。足明先有伯仲。正義規遷。似誤。

文王受命  
稱王  
武成言大  
統未集  
受命作周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秦誓論以爲妄說。五峰胡氏皇王大紀十曰。詩人

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興王業之

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在位

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原注〕劉道原曰。遷

不見古文尙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卒。劉歆三統歷以爲九年。〔闕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尙書古文疏證卷二十六條。○〔元圻案〕唐梁肅受命稱王議曰。太史公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秦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謂反經非聖。不可以訓。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命而子復革命。父爲天子。子云未受。當武王會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我文考。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追王太王。季文王。改正朔。書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殷道未絕。紂惡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爲大雅作周之義。蓋承夫積德累仁。爲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謂革命易姓爲作周也。秦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攷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



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因而序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宋諸儒之論。皆本於此。

武王觀兵盟津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

秦誓論

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

伊川

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

見遺書十始

林氏

之奇尙書全解

曰。漢儒以觀政轉

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說。

閣按。觀政亦出孔書辨。見同上。○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孔氏曰。觀兵孟津以下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非也。詩云。匪棘其欲。聿追來

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此篇稱紂罔有悛心云云。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

襲之明矣。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

今本史記作祝。

封帝堯之後於祝。

舜之後於陳。禮記

樂記

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意反。當以記為正。

元圻案。呂氏春

武王封先聖後  
焦薊鑄黎封地異名

秋慎大覽。武王勝殷。入殷未下。登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禮記作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正義引史記文同。然則今本史記薊祝二字。蓋互易而誤。○繼序按。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豈可於下車行之。樂記

襄王叔帶  
爲母弟

周召共政  
曰共和  
天子事  
共伯和行  
邱首共山

乃甚言  
其速耳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元圻案】〔魯五年正義曰〕

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是惠后所生。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

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

昭二十六年

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閒，諸侯有

去其位而代王爲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邱首。

【元圻案】〔漢書古今人表〕共伯和，在中上。師古曰：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遷史以爲周

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奔于蘇，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爲稽矣。〔蘇子〕由古史周本紀：共伯和者，厲王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自注〕按汲冢云云。〔馬氏釋史曰〕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陸氏莊子讓王篇〕釋文：共首本或作邱首。共山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

后稷封部  
由堯

舜封棄於部。號曰后稷。詩大雅生民篇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部。必是堯之封。故箋傳

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伐紂卜龜  
不吉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秦誓中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

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

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全云書云。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矣。

穆王即位  
年壽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呂刑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

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方樸山云。推此各有所據之語。則凡與書序違者。不必苦駁矣。

五殺大夫  
事互異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

執之。穆公以五殺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自

賜秦岐西地  
秦獻岐東地  
秦境東至河  
終南山在岐東  
秦襄穆相去年遠

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傳。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闕按〕孟子言百里奚先去虜。自不至爲晉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

〔方樸山云〕史載趙良之言不得改之。以從己。非矛盾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秦譜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

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元圻案〕秦之列於諸侯。始於襄公。更一百十九年。而穆公立。遂霸西戎。〔史記六國表序〕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及

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侯伯仲矣。可見拓土開疆。非一日之積。史記未必全非。

紀高后逮

漢呂唐武立紀

汲黯公孫宏事謬

汲黯歷官至卒年

史紀有錄無書

渥注神馬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圖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卽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何云〕本紀者紀其政之所自出但以例周衰而

後卽違反耳〔集證〕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此夾漈所本〇〔元圻案〕黃東發史記抄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爲漢臣子特徵辭見意爾〔漁仲通志〕於前漢呂后紀又謂漢呂唐武之后立紀議者紛紜不已殊不知紀者編年之書也若呂后之紀不立則八年正朔所系何朝武后之紀不立則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實義徒事虛言史家之大忠也似與此條所引矛盾

樂書得神馬渥注水中爲太乙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

宏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天馬之歌太

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

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

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

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尙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宏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在武帝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宏請徙爲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宏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元圻案〕〔史記汲黯列傳云〕居淮陽七歲而卒。與漢書十年亦不同。〔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窰曲之窰。〔玉海四十九〕論史門。載唐仲友兩漢精義。唐書精義。著其目而無卷數。蓋因仲友知台州爲朱子所劾。當時儒者不甚重其書也。厚齋於紀聞取此條。而通鑑問答四復依此以答。或人汲黯好直諫之問。可謂無門戶之見矣。

咸池五車  
天潢

參白虎位  
申非正西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元武吳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曰蒼龍朱鳥元武各總其方

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圉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

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元圻案吳氏又曰隸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戊午名曰咸池援志文證其爲昴畢三星謂歲

歲以五月與昴畢畢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臨其分故以咸池爲名按古者謂昴爲歲取歲星行一歲十二年周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當昴畢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左傳襄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韋則歲星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錢氏大昕曰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又曰五帝車舍古人言咸池者皆兼五車天潢三柱而言後世臺官析爲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之名而史漢之文不能通矣淮南天文訓斗杓爲小歲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大歲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終而復始斗爲帝車咸池以五車爲匡衛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洪文惠謂咸池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神耳若知五車與咸池同一星則無疑於周流四仲之說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爲天之五官坐位故舉以領諸方列宿初不以四獸主四方七宿參爲白虎其位在申不當西方正位故列於昴畢之後虞仲翔說易以坤爲虎而不取兌爲虎之說與史漢合

敬王元王  
年數違異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四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



貞王定王  
史記疏略  
抵牾

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哀公十九年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

哀公十有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

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疑脫一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

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

能定也全云世本有三漢志世本十五篇而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不著作者又劉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則所謂王侯大夫譜者疑卽漢志之世本蓋古經也孔疏所見之世本未必卽史公所見之世本又云

魏志蜀志皆作宋忠隋志作宋衷字仲子自劉表歸曹操而死於魏諷之難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

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

怪焉集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謐云貞定王考據二文則是元有二名一名仁一名赤也如史記則元王爲定王父定王卽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

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爲貞字誤耳豈周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也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誤因謂爲貞定王未爲得也○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據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

抵悟。

吳世家光  
僚世次

史公採用  
世本說

僚闔廬刺王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

昭公二十七年

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

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

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

司馬遷本傳

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

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全云】世本若不誤則劉向必不更作矣然觀向之新序說苑亦未必不誤也朱子之時世本尙存見語類○【元

圻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謁曰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註】闔廬謁之長子光謁即諸樊也【古今人表】吳遏在下上【班固自注云】壽夢子【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人立餘昧子州子號為吳王僚也【王僚使公子光傳】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口諸樊則光之父也與史記合

斷髮文身  
不可用

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荊蠻

大伯仲雍  
處仲

太宰嚭入  
越未誅

微子牽羊  
把茅

燕世家召  
公疑周公

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原注〕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攷之，斷髮文身，蓋仲雍、泰伯無與焉。〔閩按〕進益辨論語處仲亦非仲雍。

蓋處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方樸山云〕示不可用，此句最善。傳聖人心事。○〔元圻案〕左傳哀七年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傳言太伯云云。

端委

云云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

周紀八

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

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周敬王四年，越將妻公季孫肥使因太宰

嚭納賂，乃止。解題曰：嚭，亡吳者也。句踐不以為首誅，而又寵秩之，其不終霸也宜哉。〔吳越春秋〕越伐吳外傳：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越絕書〕吳王占夢，同是史記所本。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

微子之命

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

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方樸山云〕說得微子左右途無一人，可笑莫如此語。○〔元圻案〕左傳僖六年正義：說與書正義正同。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

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爲說耳

〔元圻案〕君薨序亦言召公不說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

命夫人齊女子之

下云立 鄭風燕 爲太子 詩 燕篇

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

不言爲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爲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全云〕詩尙有戴婚大歸之作然則安在其死也史公蓋未見毛傳

武公殺兄篡國

〔案〕衛世家周宣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子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

衛武篡兄  
共伯國  
武公暮年  
箴戒  
共伯髦鬣  
早死

公 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計其初卽位其

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

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

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衛莊公再娶夫人

夷姜稱夫  
人

鄭桓庶弟  
母弟兩歧

虢鄆獻十  
邑  
桓公寄擊  
謀虢鄆

〔閩按〕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為精詳。王魯齋猶作騎牆之見。何歟。何云。此論有功名教。然司馬索隱實發其端。〔集證〕按索隱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戒于國。又詩著衛世子蒞伯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兒而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於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記耳。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宣公庶母。左傳桓公十年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鄭譜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元圻案〕〔詩鄭譜正義〕倍二十四年左

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言母弟。

虢鄆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鄭譜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

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

之國。虢鄆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虢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原注〕左傳正義曰。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

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鄆。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閩按〕詩集傳檢下亦仍馬遷之訛。○〔元圻案〕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鄆為大。虢叔恃勢。鄆仲恃險。是

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擊與賄。焉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柔歷莘。君之土也。公說。乃東寄擊與賄。十邑皆有寄地。外傳不終言桓公取邑之事。【韓非子】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鄆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亦不言有兼取九邑之事。

齊徒薄姑  
治臨菑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君。蓋去薄姑。遷於臨菑。以爲宣王之時。

始遷臨菑。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元圻案】胡公丁公伋之曾孫。獻公胡公之弟夷王宣王之祖。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窳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

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成二年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

成二年

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卽以王相許。準時

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

齊頃欲王  
晉景  
諸侯相朝  
授玉

魯哀歸卒  
有山氏

西伯太公  
陰謀  
言兵宗太  
伯禽報政  
之遲

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集證】按齊世家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于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爲王，此彌縫史遷之說耳。【成三年正

義云】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是諸侯相朝，未嘗不授玉也。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將亦尊魯爲王，乎王劭曲說未足據。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

哀二十七年

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

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穎濱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于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

也。信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謀，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閒，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尙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

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誠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姜里。歸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

豈小哉。

【元圻案】今本墨子無太公忤合語。惟鬼谷子有午合篇說見上卷。

鄂侯哀侯事

晉世家鄂侯郤

闕本作郤

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

唐譜

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

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晉城求爲絳都

文侯錫命誤重耳

史公未見書序

文侯重耳去世代

申生母非齊桓女

秦穆夫人非女弟

夷吾重耳母非姊妹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唐詩正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

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深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

爲重耳

【集證】葉大慶攷古質疑僖公二十八年襄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史記乃併引父義和丕顯文武云云是指義和爲重耳今以書序攷之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

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抵牾如此蓋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遷不及見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元圻案】史記索隱云仇至重耳爲十一代而十三侯夾深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與索隱不合而攷之世家則自文侯至文公實十四君而歷世止六侯緝爲哀侯之弟武公與孝侯獻公與鄂侯奚齊君卓惠公文公與哀侯懷公與小子侯皆兄弟行也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

【案】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蒸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言及則當爲女兒

夷吾母重

耳母女弟也左傳

僖公十五年

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

爲齊桓女也號射惠公之舅

【僖十四年正義曰晉語云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號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號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鄭曰非鄭之所知

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魏射爲惠公之舅也。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遷之妄。【全云】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生文公者姬姓。故曰大

戎。狐姬。生惠公者子姓。故曰小戎子。史公蓋因大小戎之稱。而誤以爲姊妹耳。秦穆夫人亦共世子之姊。非妹也。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昭元年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

武王夢生子名虞

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案】史記外戚世家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背龍據吾腹。燕姑之夢蘭爲己子。見左傳宣三年。彼皆發夢

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何本是作皆遷之妄。【元圻案】史記所紀符瑞多傳會之辭。是以司馬公通鑑皆削而不書。孔疏謂夢必發於母。則更鑿矣。

陳佗免厲公事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太子

史記分一人爲二人。史記以無爲有

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詩陳譜正義曰。案

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

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案】桓五年杜註。佗桓公弟五

註。佗桓公弟五

也。父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

利公矣。

桓十二年正義曰。世本本無利公。

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

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桓公十二年

正義曰。束皙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謂此事也。〔閩按〕索隱亦辯其誤。而此援證尤精。〔何云〕此事索隱亦已辨之。

舜姓姚氏後賜姓媯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昭八年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

爲媯。謂胡公之前已姓媯。妄也。

〔元圻案〕詩譜正義亦辨之。〔哀元年左傳曰〕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註思有虞君也。姚虞姓。昭八年左傳。史趙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

祀虞帝。註胡公滿途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文選王融曲水詩序註〕引帝王世紀曰。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王莽自稱爲舜後。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皆不足據。

重黎祝融吳回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檢正

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

祝融後八姓

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

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案】鄭語史伯曰。夫荆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

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章昭註】八姓已董彭禿姪曹斟也。九年。少皞氏有

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全云】史公推原司馬氏本於重黎。而僞誤如

此。可謂數典而忘祖。○元圻案。書堯典正義。亦以史記爲謬。史記索隱曰。重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闕少昊之重。日知錄。太史公自序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陳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宋書載晉衛瓘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以重黎爲一人。亦昔人相沿之謬。索隱引劉氏此順非而曲爲之說。

羅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文公十六年正義曰。杜註。蚘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

楚莊王好聽  
伍參子伍舉

燕世家孟  
子勸伐燕

稷契堯皆  
帝嚳子  
緜為舜五  
世從祖

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為父。【元圻案】馬氏釋史。楚世系圖。從史記。余友王汾原曰。傳云。王游亦監乎若放蚡冒。至於文武云云。似杜注為長。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

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讒。新序雜

四。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元圻案】史記滑稽傳。又以為淳子髡說齊威王。韓非子喻老篇云。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不著其名。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

傳。作伍舉。與史記同。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朱文公集註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

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文公十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

而譏之。案緜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

堯爲舜三從高祖舜非顛頭之後

微子封宋

管蔡周公長幼

記之可疑者。

〔何云〕五世從祖父而年均者多矣。崇禎時晉府宗室多有與孝宗同行者。亭林嘗記之。○〔元圻案〕

〔路史發揮曰〕舜非顛頭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爲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經。舜既堯之五世從元孫。豈得御堯之女。二也。夫源流之可最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元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爲堯之從孫。堯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與人哉。顛頭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曷何以不謂之異位。胡得獨稱堯舜乎。四也。八元八愷。帝堯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美其能舉。五也。舜荷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嶽薦。然後舉之。歷試諸艱。而後授之。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以信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

〔案〕杞世家止云殷破。周封其後於宋。此條殷後初封

武庚於殷墟云云。乃約舉宋世詩周頌振家之文。杞世家當作宋世家。詩周頌振

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

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成王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

定四年

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

畢公毛公

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全云〕此卻未必可據。畢公與於十亂之中。毛

公亦參牧野之役。而一在康叔之後。一在聃季之後。是富辰之爲錯舉明矣。若據諸家。則管叔亦弟也。又云洪景盧嘗辨之。○〔元圻案〕定四年左傳。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也。祝佗私於蕞宏。宏以蔡叔康叔之兄爲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篇楊朱曰〕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賈杜之說。未可信也。

聃季載叔  
振鐸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

林季載即  
南季

管蔡世家爲說。此亦左傳定四年正義文。○〔闕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全云〕深寧以杜註廣史記之異同耳。閻氏但據史記。將謂深寧未之見耶。又云。此斷當從史記者。〔集證定字惠氏曰〕按白虎通

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聃。史記作冉。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南季未改封。世爲卿士。隱公九年。南季來聘。其後也。司馬遷云。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

魏惠王及  
襄哀紀年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杜預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

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闕按〕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攷。〔集證〕

【日知錄】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卽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耳。【又云】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改元，又與魏惠同時，此稱王改元之證。【又云】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自明。○【元圻案】通鑑周紀，慎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攷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塚者，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裴駰魏世家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十六年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六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從之。【邵子皇極經世之六】周烈王五年庚戌，魏武侯卒，公子爭國，趙伐魏，立公子罃，是爲惠王。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魏惠王卒，子襄王繼。周慎靚王二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繼，與史記同。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何云】此則嗟惜深痛之詞，未可輕議。史通雜說曰：

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何云】索隱引謙周語，已辨天之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方棧山云】此有激而反言，猶



趙朔娶晉成姊

屠岸賈滅趙事難信程嬰匿武事無據王文恪記宣宗失實

所云天帝醉耳，史通不能以意逆志，非善讀史者。○〔元圻案〕史記信陵君傳曰：秦間公子死，日夜出兵，東伐魏，十八年而虜魏王屠大梁，蓋深惜信陵君之以毀廢而咎魏之自壞其長城也。合觀此贊，則史公之意自見。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

成八年

正義曰：按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娶成公

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

〔案〕父指盾也。〔爾雅釋親〕母之姊妹為從母。

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

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閻按〕襄內子為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

左傳

成八年

正義曰：樂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

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

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

〔案〕朱子說同。

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考之，見

其誤。

〔閻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誡，無庸

有爲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之傳聞。〔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馮定遠云〕太史公去春秋時不遠，晉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憲宗已後人，其紀宣宗爲惠宗之子，略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全云〕洪景廬亦嘗辨之。○〔元圻案〕容齋隨筆十，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盾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攷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程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史通申左篇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東萊之說本此。

孔子世家  
小聖人  
墜都攝相  
年不合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

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何云〕例不可議。潘

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

測桓釐之災，斯以爲聖而已矣。何其陋也。〔方樸山云〕潘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然左傳國語所載，亦不過此數事。皇王大紀曰：遷

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全云〕潘水，原本作淇水。按淇水，乃李侍郎清臣有集，其年輩稍前於潘水。潘水，則復也。閻氏改淇爲潘，殆以是書引潘水爲多耳。○〔元圻案〕歐陽公謂三

傳述經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聖人而反卑之。史遷不免此病。此潘水之論所本。〔胡五峯皇王大紀六十五〕周敬王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臘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衛。論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夫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爲而過者。無可爲而不及者。爲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爲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墜三都。及成不墮。而三家之慮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之事。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

伯夷傳。朱文公語錄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何云〕此致堂胡氏曰。叩

伯夷傳多  
寫作怨  
叩馬之諫  
難信

伐商已在  
位十一年

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原注〕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方樸山云〕此皆誤讀史記者。余有伯夷列傳解。頗正之。〔程易田云〕注引程子之言。闕

本作即位已十一年。何本作十三年。余檢史記及鄭康成說。皆作受命七年。文王崩。史記受命十一年。伐商。漢書受命九年。文王崩。十三年。伐商。余有此書。泰定元刻作十一年。則何本作三字者。據康成及漢書改之也。○〔元圻案〕原注引伊

川語見遺  
書卷十九

仲尼弟子傳。子貢二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通鑑外紀周紀七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

弟子傳言  
子貢失實  
魯齊吳越  
事乖遠

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

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

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三十二子貢傳。蘇子曰。子觀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

而非陳恆。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恆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宋黃東發史記日抄曰】子貢雖曰存魯。其機辯儀秦不及也。史之言。未必盡然。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閒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

安有撤坐之論乎。

【何云】商瞿五大夫之語。其陋正與辨專車之骨相似。○【元圻案】史通暗惑篇。有若。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借於十哲。逮尼父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

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為。

宰子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

答胡康侯第二書

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子附田常。則誰得而

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

而為宰我也。

【何云】此亦索隱之言。【閻按】洪景廬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實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為尤妙云云。

宰子以不附田常死闞止子我誤宰我

有若為師撤坐商瞿五大夫之語

刺客傳皆  
有害名教

稱去邠事  
誤際爲梁

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子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全云】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爲賢者蓋攷呂覽說死則是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子路反似過之史記誤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爲闕止之誤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兩士臼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晚則不必諱矣若以賢於堯舜之語爲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孫頤谷志祖云】宰子之見殺於田常乃以忠而得禍韓非子難言篇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人間訓說死正諫篇以及李斯上秦二世書均可證蓋死於田常之亂而非與田常爲亂也【集證】【張漢雲谷雜說】司馬貞索隱蘇子由古史皆據左傳謂宰子爲闕止然無確證終不能破人惑也攷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子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願公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於庭賊簡公於朝說苑所云與左氏哀十四年傳正同獨以闕止爲宰子則後人誤以闕氏之子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元圻案】【東坡史評曰】李斯上書諫二世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而滅其族李斯事苟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何

云魏趙匹也安得以  
太王去邠之言進哉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讐爲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

曹沫卻盟  
事難信  
豫讓真義  
士

張叔未嘗  
言按人  
張歐不如  
釋之守法

之禮者非沫乎。〔何云〕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爲之。春秋初未有此風也。況魯又禮義之國哉。君臣之義有死無殞專諸感公子光之寮

養而親割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

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

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

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案〕此二句賈子語。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

亦薰蕕之共器乎。〔全云〕高漸離卻在諸人之上。有豫讓風。豫讓之後爲高漸離。漸離之後爲留侯。是一脈。非聶政比。○〔元圻案〕黃氏震史記抄謂荆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

之歌使人悲惋。〔蘇子由古史〕謂攻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胡致堂讀史管見〕謂豫讓真義士。

張叔傳未嘗言按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註〕中尉嘉廷尉歐歐張叔之名劾奏錯之大

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卽張歐也安得謂不案人哉則歐

五穀相秦  
事失實

揚雄後遷  
而引其語

韓魏陪楚  
莊馬

史記載事  
先後顛倒

貨殖傳述  
子貢

固謹於細而畧於大也。【何云】此天子納袁盎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叔所欲劾奏也。議其不能如釋之之守法則得矣。【全云】鄧公能言之。而歐居其官者反不能之。良足罪矣。

商君傳。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

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閣按】九當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爲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

漢書贊附益之。【何云】案隱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史通謂以後爲先。

【元折案】史通申左篇。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

荆昭夫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又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

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案】史記集解。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廢著。猶廢居也。【漢貨殖傳】作發貯鬻財。【注】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史通雜說曰。太史公述儒

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

美不其缺如。

〔方樸山云〕貨殖二字本取論語，不得不及子貢，所以記緣起也。○〔元圻案〕〔黃氏震史記抄曰〕結駟連騎，謝原憲於齋，黎問而終身恥其言之過於名教之樂，為不可及矣。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原注〕漢書作馮。

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宏，質張湯，揖衛青。

〔案〕史記汲黯列傳：黯數質責湯於上前，公上不能

陽由與黯俱為忤，同車不均茵伏，汲黯折宏揖青。

空虛二者無一焉。又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宏而黯嘗毀儒，而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又大將軍青，既益尊，然黯與元禮人或說黯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

者也。

此東坡題李太白真語。

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

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全云〕馬班不應顛倒至此，或者黯與陽由同列而相惡，故不得已而同車，不肯均茵耳。其曰：敢則繆語也。〔方樸山云〕同車未敢均茵伏，專承司馬安句，不關汲黯。○〔元圻

案〕史記文意，蓋謂陽由與黯俱有堅忤之行，故雖以司馬安之文惡同列，而不敢均茵耳。若謂黯亦不敢均茵，則與黯俱為忤句，當云汲黯文忤矣。其誤蓋由於索隱二人同載車上之語。〔王懋野客叢書〕謂黯蓋遠之，非畏之，則司馬安又將何說。然言與黯俱為忤，終是擬非其倫也。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

〔何云〕自序但言失道，則失國耳。

夾漈

陳涉例湯武春秋



夾漈譏孟  
荀傳

游俠傳取  
近仁義

六家要指  
宗道德家  
儒與五家  
並數

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共議哉。

【何云】無謂。○【元圻案】【明陳氏子龍曰】

三代以來，從無以匹夫起兵者。自陳涉創之，太史公比之湯武，春秋雖非倫乎，著所始，則一也。【錢氏大昕曰】史但言三代與秦皆以失道而亡，秦之亡起於陳涉耳，何嘗以陳涉比湯武哉。夾漈以譏史公謬矣。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

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閻按】何昞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傳中諸子也。明禮義之統紀，謂荀絕惠王利端，謂孟夾漈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守，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子子之萬一，况能當仁義之

重名乎。

【元圻案】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亦近仁近義之一端，故曰有取焉，非以仁義許之也。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

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

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全云】六家要指，原歸宿於道德家，雖儒弗如，故班固譏之。○【元圻案】太史公自序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

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封禪書 皇王大紀

五帝紀論

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

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泰侈，無

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

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賢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

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舜典，可

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何云】三代之金，止以爲飾，玉取其德，不貴其貨，泥金檢玉，非侈事也。【方樸山云】此正史遷作封

禪書之旨，細讀篇首引書處自見。【全云】何說是，卮言。三代未嘗不重金玉。○【元圻案】五峯胡氏之論甚正，然太史公作書之旨，實非司馬相如比也。一書主意，全在結末，然而其效可睹矣。一句遷在武帝時，記武帝事，豈能盡言哉。班固武帝紀，全取此書，蓋以帝所以有輪臺之悔者，皆惑於方伎神仙之說，有以致之。【黃氏日抄】曰：封禪之事，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書，反覆纖悉，以著求神仙之妄，是善讀史記者。

封禪書意  
泥金檢玉

開金滕書  
摘蚤事

張釋之歷  
官事實  
文景時廷  
尉

魯世家開金滕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摘蚤事。此蓋一事，傳

之者不同耳。【元圻案】案隱已辯之。呂子進名希純，公著次子，登第爲太常博士，哲宗朝歷寶文閣待制，謫道州安置，後入黨籍。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洪氏【全云】景歲○曰：漢百

官公卿表：文帝卽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

乃立而張歐【案】漢書作歐，師古曰：讀與驅同。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何云】

此論審○【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十解題曰：漢百官表，文帝前三年，書中郎將張釋之爲廷尉。按本傳，釋之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則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班固作表，去文帝已二百年，恐簡篇漫滅，誤以後三年爲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表於後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中間無爲廷尉者，豈可置釋之爲廷尉於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雖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既徙爲他職矣。景帝元年，議刑復書廷尉信。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而釋之補其處乎？又安知非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爲諸侯相，然後復用信，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歐乎？【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三】按本傳，釋之初用中郎將，袁盎薦爲謁者，盎爲中郎將，諫徙淮南厲王事。在六年，又載釋之爲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帝十年不調，自騎郎遷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最後乃爲廷尉。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爲甚久，其爲廷尉，似是後三年表誤。【又曰】漢紀載釋之爲廷尉，在十

公劉至太  
王歷年

秦服戎晉  
和戎  
魏絳和北  
平王末諸  
戎

三年按釋之爲公車令。劾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年比年入朝。釋之之劾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爲公車令耳。其爲廷尉決不在十三年。據呂吳之說。則漢表未足信也。元圻更攷本傳。釋之爲廷尉。在文帝幸霸陵之後。文帝年二十三。自代入即位。如幸霸陵在前三年。則其時帝方二十五歲。似不應遽與北山石櫺之歎。且釋之官終於廷尉。其爲淮南相。在景帝初年以前。劾太子不敬而出也。如文帝十年。昌已代爲廷尉。則以後十四年。釋之爲何官。本傳不書。而猶曰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賣父王氏。曰。自后稷三傳而

得公劉。自賣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賣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

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元圻案】周益公王致君司業文集序曰。君諱速。字致君。世家宛邱。擢進士第。官至少司成。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

始霸西戎。【原注】史記差一年。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閻按】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全云】厚齊之言。亦本通典曰。平王之末。渭首

有狄獯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襄王時。秦晉自瓜州遷陸渾戎於伊川。允姓戎於渭。汭秦穆公霸西戎。及晉悼公復和。西戎。卽此條之說也。【又云】攷陸渾戎。卽陰戎。允姓戎。卽姜戎。秦晉共遷之。則晉亦是

通道瓜州。而分其地。蓋晉自汾西。逕上郡以相接。是晉未嘗不與諸戎連也。但悼公所和者北戎。又云。晉亦跨及西戎。如白狄之境。便與秦亦接壤。固說似精而未確。

齊人歌田成非謠

鸛鶴謠欄父宋父

正統時城隍雨滴謠

劉秀謠飛來謠

過泗水求九鼎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暗惑曰。田常見存。而邊呼以謠。此之不

實昭然可見。

原注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集證韓子外儲說右。上。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遷之說本此。方樸山云。輿人之誦。衝口而出。本非筆記。字無

定畫。既事而驗。作書者飾成之耳。此歌田成子。其音則云。未必卽此三字也。安得以呼其謠駁之。卽如鸛鶴童謠。在文武世。所謂欄父宋父。豈卽昭定命名本字師已因有來巢之事。而兩公名音頗近。遂附著之。左氏又從事後實注之。不然。豈有身為魯大夫。而敢名其君者乎。且卽鸛之鶴之。亦未必是此鸛鶴字。又云。正統時。京師謠曰。土地土地。城隍土地。而鄭王應之。可例推史記此條。繼序按。方說是矣。然滕公之銘。又曷爲解。又按正統時謠云。雨滴雨滴。蓋音如與弟也。○  
元圻案。光武之將興也。先有劉秀當爲天子之謠。岳武穆之將擒楊么也。么自言有除是飛來之讖。吉凶先見。理有或然。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豳。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

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潘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

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

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商頌非正考父追作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粹曰自戴公

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於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

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何云孟僖子之言可據以難

○【元圻案】史記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官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纒說耳此條與第三

卷辨證

略同

微子箕子比干去留太師疵少師彊奔周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

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卽箕子也少師卽比

干也閣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少師名彊皆俗官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

師名疵少師名彊皆俗官

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書傳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

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元圻案〕周密齊東野語書微子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註〕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

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特其祭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宋詩紀事五十二〕劉度紹興中祕書省校書郎。

天道與善  
難窺測

秦廢太后  
逐穰侯

以匡事使  
臣武子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

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較計天理，非知天也。【元圻案】此劉元承記伊川語，見遺書十八。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曾廢。【閩按】戰國策亦是廢何云？攷之戰國策，則秦廢太后，乃實事，經

世書不足據。○【元圻案】邵子皇極經世之六，周赧王四十九年乙未，秦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相，封應侯。魏冉就國，【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五】范雎傳：書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于關外。按本紀明言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宣太后之沒，書覺書葬，初未嘗廢魏公子無忌，諫魏王親秦之辭，止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亦未嘗言其廢也。穰侯雖免相，猶以太后之故，未就國，及太后既葬之後，始出之陶耳。范雎傳所載，特辨士增飾之辭，欲誇范雎之事，而不知甚昭王之惡也。皇極經世書，蓋得其實。【戰國策三】秦昭襄王時，范雎曰：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

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案】成二年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穰相向禽將侵齊。【註】甯相甯俞子。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

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



不蜚不鳴  
進隱兩見

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閣按〕甯氏滅於獻公手。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

〔何云〕

此條重出。惟滑稽傳前未之及。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下箴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秦燒詩書百家。神農問太乙小子。本草上中下三品。藥分君臣佐使。唐槿微證類本草。

三皇之書  
易以下箴  
存

本草素問  
以方伎存

秦燒詩書  
百家

神農問太  
乙小子

本草上中  
下三品

藥分君臣  
佐使

唐槿微證  
類本草

王海叔

名炎

云。〔原注〕〔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神農本草不見於漢志，隋志始與黃帝素問俱

著錄於醫方家云。梁有蔡邕本草七卷。則此書出於東漢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乙小子，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今單行之本不傳，惟見於宋唐槿微證類本草中。其刊本以陰文書者，皆本草原文也。素問注已見卷九。王海叔雙溪集卷三本草正經序。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醫卜在後世為方技，古則聖人濟天下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穴於秦易以下箴存。本草以方伎存，其天乎。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元圻案〕

〔漢書王

帝王皇霸  
象四時  
莽時霸橋

災

霸者繼空

續乏

七國冬之

餘冽

溫公文潛

詠舜詩

舜崩梓梧

葬九疑

湘夫人以

涕揮竹

虞舜不南

巡狩當總

於禹

二妃不以

期頤從狩

熟五斗米

頃

炊五斗黍

許時

莽傳下。地皇三年二月霸橋災。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駭。邵子觀物內篇十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

司馬公武帝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

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筍。今本柯山集五。十卷不載。此詩。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元圻案。史記

巡守崩于梓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楚辭九歌。有湘夫人。王逸注。舜二妃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晉張華博物志史補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司馬溫

公史刻曰。天子之職。莫勤巡於守。而舜猶親之。卒死于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沈存中夢溪筆談辨證曰。帝舜陟

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林氏尚書全解曰。堯老而舜

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使禹攝矣。則巡狩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地在要荒之外。豈復

巡狩而死。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葬於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司馬公詩云云。此說為得之。路史餘論曰。虞舜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此。元圻案。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者深

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食頃小敗。熟五

斗米頃大敗。正義。正月且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吉將

天官書占歲旦風日  
緋衣人召長吉

廉頗攻樂乘奔魏

秦行金間李牧

郭汾陽解兵柄

周陽由礙汲黯不類  
鄭莊與黯同傳之非  
梟驚不接翼

死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質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廳中敦敦有烟氣聞行車嚶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見史記本傳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

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閻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全云李牧受誣而死與廉頗微不同○元圻案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

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攻燕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王使李牧司馬尙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唐書郭子儀傳贊曰子儀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信非頗牧所能及頗牧意在功名汾陽志安社稷也所謂行險而順者庶幾近之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爲伎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周

陽由蝮鰥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梟接翼也

全云太史公謂汲黯好黃老而惡儒好黃老乃當時習氣賢者不免至風節挺然乃眞儒也所惡者公孫宏輩之僞儒耳又云此條亦複其謂汲黯不宜同傳則前未之及○元圻案劉孝標辨命論薰蕕不同器梟驚不接翼史記

汲鄭列傳曰：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脩，繫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貨財云云，其同傳之故，子長已自言之。

賈生弔屈原曰：謂跽躄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躄，韓非子喻老篇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爲

賈生弔屈原  
盜爲秦大

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躄也。名氏與盜同，何哉？元圻案：漢書賈誼傳：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閻葺尊顯兮，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濶兮，謂跽躄廉。注：李奇曰：跽，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爲莊躄。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篇：莊躄之暴郢也。高誘注：莊躄，楚成王之大盜，畢氏校本載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躄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以爲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爲成王時，則又在前史，漢則以躄爲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通典防三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困學紀聞據韓非漢書以爲二人，此未敢信。

楚不能禁  
大盜

楚莊躄有  
二

莊躄伐夜  
郎王滇

唐蔑唐味

盧云：案後漢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躄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卽莊躄。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躄伐夜郎，剋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爲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躄起楚分爲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蔑之死與躄並言，案秦殺唐味，卽蔑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躄當威懷時，亦可見此註，或本作威，形近而誤成，亦未可知也。

秦利珠翠  
擊越

淮南人閒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

尉屠睢將  
監祿轉餉

殺西嘔君  
譯吁宋

桀駿大破  
秦軍

發謫戍備  
越

尉佗求女  
為衣補

蒙恬將兵  
北伐

亡人贅婿  
略南越

淮南王諫  
伐閩越

城之嶺。

【高誘注】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

一軍守九嶷之塞。

【注】九嶷在零陵。

一軍處番禺之都。

【注】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

【注】南野在豫章。

一軍結餘干之水。

【注】餘干在豫章。

三年不解甲弛弩。

【注】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音嘔君名也。

使監祿轉餉。又以

【注】以何本作一誤。卒鑿渠而通

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

【注】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音嘔君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

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

【全云】【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尉佗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

補。秦皇帝可其請。發萬五千人。百姓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睢既死。發謫戍備越之時。【又云】【大事記】在始皇二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

【原註】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略同。【全云】嚴安上書武帝。亦云秦皇帝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彌胡。使尉屠睢將樓船之

士。以南攻越。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於越。

○【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七。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

賈人擊匈奴。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通鑑秦紀】【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

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見漢書嚴助傳。【嚴安書】見本傳。

美人和項羽歌

楚漢春秋

項羽飲帳

中作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

四面。〔何云〕正義作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爲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班固自註曰。陸賈所記。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略地。四方楚歌聲云云。

丹書鐵券

漢封功臣多不終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原注〕下二句不同。〔何云〕下二句尤實厚。○〔元圻案〕太史公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則漢有宗廟。而功臣絕世者多矣。〔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豈有所諱而易之與。楚漢春秋語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呂后欲爲高墳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



東陽侯張相如

下蔡亭長晉淮南反

漢啓九國皆同姓

長沙以異姓王

班表削書之非

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見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又曰下蔡亭

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尙未足黔徒羣盜所耶而反何也〔原注〕謂英布史漢不載

〔全云〕張相如見用於文帝時太史公不立傳然文帝稱其長者蓋亦中屠嘉張蒼之流此條可以補史闕○〔元圻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年爲中大夫以河閒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張釋之傳〕問文帝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下蔡亭長條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之

漢大啓九國高祖子桓燕高祖子桓代高祖子桓齊高祖子肥趙高祖子如梁高祖子恢楚高祖弟交荆高祖兄仲子濞淮

南高祖子長淮陽高祖子皆同姓也長沙異姓吳芮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集證〕

〔玉海百三十四〕班氏析異姓同姓爲二表則太史公之封二等之敘與文意不屬蓋太史公爲異姓言也二等爲異姓同姓合而言之也若二等之爵不可不載則唯獨長沙異姓六字不當削遷雖於表敘總說而表列淮陽固敘旣明言荆吳淮南長沙而不言淮陽表又不列梁與淮陽又削長沙異姓一句何以知淮陽爲九國之數而長沙在外也〔全云〕漢表最無義皆妄改史記者也○〔元圻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曰〕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

鬼神避斷  
行搖物作  
趙高能誦  
名言

樂書十九  
章

房中歌郊  
祀歌

李延年拜  
協律都尉

淳于髡十  
酒說

羅襦翠筓  
滑稽傳言  
飲量

齊用越人  
蒙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視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見史記此

李斯傳

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爲此言也方棧山云趙高能爲爰歷篇安知不能爲此言

元圻案爰歷恐亦如呂氏春秋集儒者爲之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元圻案史記樂書曰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饗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又曰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御覽七百十八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筓窺牖蓋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

元圻案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

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鄰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鄒陽傳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元圻案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腸

鄒陽獄中  
上書

辯士匿名  
書

二世爲十  
八子

杜預撰善  
文

摯虞作文  
章流別

獻鷓鴣鴻  
說互異

楚人沐猴  
而冠

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殺之乃從獄中上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案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鄆書云云

〔案〕集解〔案〕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鄆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十八子

書在善文中隋志總集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全云〕晁公武讀書志謂晉摯虞始作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爲總集如蕭統所選是也據杜預撰善文五十卷則皆萃文章

自預始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鷓鴣於楚

〔案〕此文褚先生所補

說苑秦使

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鷓鴣於齊魯連子

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

云齊使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元圻案〕索隱已言之唯不及魯連子〔徐堅初學記奉使類〕魯連子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灑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其餘諸書與魯連子所載略同不備錄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生漢書以爲韓生

〔元圻案〕法言重黎篇〔蔡生欲安項成陽不能移又亨之或

蔡生舍木侯謂人

韓生說羽部關中

高祖敕令無自矜

石鼓文不矜伐

漢詔周文齊桓並言

漢制度霸王道雜

董子尊王細霸

者未辯與曰生舍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晉段灼表〕亦言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宋王益之西漢年紀高祖紀攷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為蔡生班史通鑑以為韓生未知孰是唯史記以為說者今從史記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為軼堯舜駕湯武矣其敕令曰兵不得休

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案〕此令史記不載漢書載於高帝紀五年言甚簡而無自矜之

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何本作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何云〕論本子瞻石鼓歌〔元圻案〕〔東坡石鼓詩曰〕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岫嶽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

厚猶忠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案〕見漢書高帝紀十一年宣帝曰漢

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

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為尤甚儼人之非倫漢儒為尤甚尊王細霸

王任德霸  
任刑

魏管王霸  
兩失

班史叙漢  
臣無倫

漢求才羣  
士嚮應

軍中皆左  
袒

受刑右肉  
袒

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元圻案】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曰伯王道維之。奈何純任德

教。用周政乎。【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唐令狐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伯。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宏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宏兒寬之間。汲黯之直。

豈下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

材。各取長者言之。張湯趙禹。又非酷吏乎。宋人讀書不細。好大言以籠罩。只是粗俗。○【元圻案】漢書公孫宏兒寬傳贊曰】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遣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呂后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

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

王孫賈陳涉軍祖石

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祖令之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何云】木強老

革倉猝時未必

便學叔孫太傅也。【閣按】虛六以曰國策稱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祖左爲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覘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爲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全云】陳涉之起亦祖右厚齋之說未足信。【盧月船云】左右祖明于文定說得最好言所以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爲劉之迹自解激其忠憤之志使以爲呂之言爲辱也詳見讀史漫錄。○【元圻案】呂后紀師古注祖脫衣袖而肉袒左右者偏脫其一耳。【猗覺寮雜記】謂周勃蓋用王孫賈之策。

約法三章異議

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原注】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何云】厚齋亦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故改舊讀。又云刑法志中稱約法者非一不必好新反

爲唐人笑。後漢楊終上疏亦有約法三章之語終與班固同時人。【閣按】何屺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爲句余謂此文吾與諸侯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元圻案】宋劉昌詩蘆浦筆記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合於約字斷句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串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淮陰羞與噲伍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何云】可諫留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

可字以意增

沛公欲留秦宮

之漢廷諸公不及也。【元圻案】漢書韓信傳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張良傳】沛公入秦宮室帳帷狗馬重寶婦女目千數意欲留居之樊

鴻門譙項羽

排圍入見

狗屠非漢臣可及

未易可輕句法

漢書刊誤補遺

朱子書論刊誤得失

三劉漢書標注

吳斗南爲五總龜

噲諫不聽。樊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又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亞父謀欲殺沛公。噲聞事急。迺持盾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又曰。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圍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何義門。增可字。蓋取漢書章賢傳論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蜀志諸葛傳注。引吳張儉默記曰。司馬懿才用兵衆。未可易輕也。句法。案。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人亦未易。後漢鄭太曰。何公未易輔也。蘇老泉樞書。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似不須增可字。

吳斗南爲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儒林

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爲原廟渭北。

叔孫通傳

見一書。廟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

誤。如溝洫志於楚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誤讀屬之上句。

〔元圻案〕見朱子文集卷五十九。書錄解題正史類。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原父。中書舍人劉敞。原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父自號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國子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之遺也。宋曾絳序曰。兩漢刊誤補遺。蟻隱居士吳南英之所作也。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若無遺恨矣。今迺据古引誼。旁搜曲取。畢釐而正之。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曰。吳斗南

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通鑑不書符瑞

漢高宋高射蛇事

惠帝立四皓碑

文章緣起高士傳

楚山丹水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之。

〔原注〕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全云〕通鑑不載符瑞是聖人不語怪之義也，亦不可盡以為虛。

若此則誠誕耳。〔元圻案〕劉義叟通鑑問疑曰：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柝藥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高祖射蛇事，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疑。

仲所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集證〕今本高士傳無之，引見

御覽四十三。〔閣按〕金石錄有四皓神位神胙凡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全云〕文章緣起任昉作高士傳，皇甫謐作集證，水經丹水注：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

皓廟東，又東逕南車嶺，南翼帶衆流，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按〕上洛縣今陝西商州。〔雍勝略云〕四皓墓在州西四里金雞原。〔元圻案〕書錄解題文史類文章緣起一卷，梁太常卿樂安任昉彥昇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又傳記類〕高士傳十卷，晉徵士安定皇甫謐撰，序稱自堯至魏咸熙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自被衣至管寧

惟八十七人。〔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跋四皓碑云〕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凡豈亦當時

耶。所立



武帝決防  
年獄

明帝辨懇  
田贖

昭帝知燕  
王且之詐

內長文字  
誤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陳留吏懇田之贖。其英明略同。而武帝

之事。史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元圻案〕〔通典刑法雜議上〕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

太子在旁。帝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太平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其文同。而云時太子年十四。〔東觀漢記二〕顯宗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贖上有書曰。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世祖異焉。以爲宜承先序。〔通鑑光武紀〕建武十五年。亦載其事。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且上書之詐。見霍光傳。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註。漢書作而

肆赦。所以見愛也。

〔元圻案〕劉昌詩蘆浦筆記。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誤爲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爲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自注云。魯氏字子明。自號笑鳩老人。

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

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吏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敎而肆敎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爲改經者之蔽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或不免如此

周成漢昭  
喻苗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寶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

者何云此就一事而論亦復引經未當○元圻案藝文類聚十二載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譏興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賸然後重泣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

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羅人謗而不緇周公賴天變而得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况輕漢昭之優周成其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寶云云孫氏星衍曰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

李悝盡地  
力之教

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

克七篇在儒家原注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原注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

傳誤原注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集證史記孟荀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又貨殖傳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按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今此及漢書貨殖傳言克皆誤也

李克七篇

見細德之險微

賈誼弔屈原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證則微當作微何云文選作微宜據以刊正漢書見險證

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元圻案文選六十賈誼弔屈原文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會擊而去之注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闕險微謂輕為微祥也

史通數才述傳元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案此即東觀

漢記之創始也

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元圻案後漢書班固傳固除蘭臺令使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

中興記傳不足觀班固與諸人撰漢記

成世祖本紀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建中初為公車令馬援傳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詔留仁壽園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案摘當從史通作增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此史通補注篇云今其書

陸澄引史記注班書班馬詳略文異

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樊噲傳斃肩之不言生田儼傳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

垓下戰先驕楚兵齊陸澄博覽

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略不及閻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至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何云史記高祖與項羽決勝

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大敗垓下按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於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惰

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弊而悉衆以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遊軍也。當楚人旣動必繞出其後矣。〔全云〕縱是左右夾擊使之應接不暇非橫斷也。絳柴之軍最後是備不虞亦非乘間繞出者。〔元圻案〕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歷官散騎常侍祕書監領國子祭酒。〔隋書經籍志正史類〕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前輩以下云云乃樓攻媿所作婁機班馬字類序文語。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頊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做

古本漢書  
篇第  
嗣王範得  
漢書真本  
劉之遴等  
校漢書  
之遴言古  
本之謬  
梁人僞撰  
漢書古本  
以後代史  
例說班史  
范史皇后  
次帝紀  
南北史諸

此。〔何云〕之遴妄語不足信。元后與外戚相接。王莽與元后相因。豈得次帝紀下也。幸得班氏敘傳固在耳。○〔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焉。則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頊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頊是羣雄。其不爲諸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傳之。〔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云云。〔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類〕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傳其妹班昭續成之。始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傳成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遴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爲叙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敘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之敘。追溯祖父之事。故謂之傳。後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謂原作中篇。文繁篇末。中字竟何義也。至云彪自有

王后妃次

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實爲東漢之人，惟附於叙傳，故可於况伯游稷之後，詳其生平。若自爲一傳，列於西漢，則斷限之謂何之。遷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篇卽卷也，是不爲三十八卷之明證。又言述記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爲次第之明證。之遷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志傳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遷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既以代相承，宜總題諸王傳，何以叙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爲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史法哉？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英彭，化爲侯王，雲起龍驤，然今芮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所見者，卽是今本況之遷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黔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遷所謂古本不足信矣。自漢張霸始撰僞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僞撰古本，然一經考證，紕繆顯然，顏師右註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遷所說當時已灼知其僞，李延壽不訊端末，遽載於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茫無裁斷矣。〔錢氏大昕曰〕：古本漢書，亦猶姚方興之舜典也。當時無識古者，故以爲真本之，遷雖錄其異狀數十事，細考之，皆是後代史例，適形其妄而已。皇后次帝紀本於范蔚宗，范又本之華嶠，諸王次后妃，則李延壽南北史已然。此歐宋所本也。

西京雜記  
作者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

西陽雜俎  
語資篇

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

庚信不用  
吳均語

吳均齊春  
秋通史

蕭賁善山  
水能書

漢書言號  
音聲字法

網漏吞舟  
之魚

王霸等為  
廷平

王溫舒使

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

止吳均也

〔何云〕今人作詩喜搜小說所載詭誕不根語用之是何不知奉教於義城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西京雜記六卷晉勾漏令丹陽葛洪稚川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

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攷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少有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餘言今鈔出為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為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所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作也晁氏讀書志云江左人皆以為吳均依託〔北史文苑傳〕庚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梁時聘于西魏遂留長安周孝閔帝踐阼封義城縣侯〔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障人也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高祖以其書不實焚之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子昭胃昭胃子賁字文奐好學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卷數多寡懸殊當另是一書吳均有續齊諧記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

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何云〕罔漏吞舟之魚乃言文法之寬不當並舉罔按網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

刑獄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漢書刑法志宣帝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又曰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

吏督盜

夷三族之令。酷吏傳序。漢興破觚而爲圓。琢雕而爲樸。號爲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箠遷至廣平太守。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縱使督盜賊。盜不敢近。廣平聲道爲不拾遺。顏師古於刑法志序吞舟句下注曰。言疏闊於酷吏傳序吞舟句。注曰。言其疏也。

章平父子宰相

平當傳云。漢興唯章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爲相。事業過章平遠甚。班孟堅其忘

周勃亞夫父子相

諸乎。【全云】昭宣以後大司馬是輔政者。乃真宰相。所謂丞相則具官耳。○【元圻案】漢書平當傳。平當字子思。哀帝即位徵當爲御史大夫。至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章平父子至宰相。又章賢傳。章

平當父子

賢字長孺。宣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元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周勃于呂后時誅諸呂。亞夫于景帝時平吳楚。

于長忠臣九篇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

忠臣傳列陰陽家

陽家。何也。七略。劉歆所爲。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何云】于長之書不傳。其列陰陽家也必有故。無取橫加詆斥。

七略別錄

【全云】何氏過於左祖古人。【集證】【隋志】【簿錄篇】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歆撰。

董公魯兩生名逸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旣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

董公如時  
兩生如鳳  
不可羅  
隸生脫屣  
圭組

陳萬年以  
譚教子  
范滂姜叙  
母勵子  
楊阜爲章  
康復仇  
翟義母不  
爲禍去

鳳翔千仞，非燕雀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元圻案〕董公注已見〔漢書叔孫通傳〕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

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與也。〔張南軒史論曰〕三老董公之說，以爲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復。三軍之衆，爲義帝縞素，五十六萬之師，不約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卽定矣。惜其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與！〔王氏通鑑問答〕出宛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

陳萬年爲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全云〕西京風俗，不可以此一事而盡貶之也。翟義之母，知其子之有禍，而不肯去，則亦賢矣。○〔元圻案〕〔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萬年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調也。萬年乃不復言。〔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捕滂，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三國志魏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章康，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爲康從事，陰結爲康報仇，未有間，阜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敘母曰：咄，伯奕，章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敘與阜參



梁以諱安國距七國  
荀藩等推瑯琊主監  
典午司馬氏隱謎  
王蠋不受  
燕封  
田單封安平君  
封建郡縣之異  
翟義興南陽

武臣勝儒者  
辛慶忌救劉輔朱雲  
張萬福拜

諱〔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義兄宣居長安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儼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爲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目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亦賢婦人也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何云〕七國獨非封建乎安平之功以畫邑之

王蠋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翟義注見上節行可以回人心〔元圻案〕漢書梁孝王傳吳楚七國反先擊

羽等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觀之子也年十五嗣位瑯琊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推帝爲盟主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卽皇帝位〔三國志蜀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司馬氏隱謎也〔史記田單傳贊〕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使人謂蠋曰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田單破燕復齊七十餘城齊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晁无咎嘗非太史公不爲王蠋立傳胡子知言郡縣天下可以支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支承平可以支變故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全云〕慶忌先嘗救劉輔〔元圻案〕〔容齋隨筆九〕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爲皇后怒

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

陽城  
成帝后趙  
飛燕  
裴延齡傾  
陸宣公  
韓說之救  
倪寬

靡有子遺  
耗矣

儼者毛食  
衛綰以戲  
車為郎

鼎躍鼎官  
武力鼎士

五屬國處  
匈奴

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唐書張萬福傳。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以別校征遼東。有功。累遷泗州刺史。召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闕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掛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曰。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舞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武帝時。按道侯韓說之救倪寬事。見劉向傳。亦辛張之比。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

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繼序按】文選注引蒼頡篇云。耗消也。越人多謂無曰耗。集證隋書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

衛綰以戲車為郎。

【師古注】戲車。除狹。若今弄車之役。

賢良曰。戲車鼎躍。成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

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全云】鼎躍。或云承上文言之。猶云治躍。○元圻案。衛綰傳。綰。代大陵人也。目戲車為郎。事文帝。醇謹無它。景帝立。膠東王為太子。

召綰為太子太傅。代桃侯舍為丞相。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注。今殿前舉鼎者也。鄒陽傳。天。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袞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溝患。注。鼎士。舉鼎之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表攷之地理志。

北地屬國  
後置

西河美稷

胡三省地  
理注稱佳

郭忠以張  
腋擊匈奴

張良爲張  
仲張老後

張湯張皓  
留侯後

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注〕應劭曰音邱慈。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案地理志〕三水

龜茲、勇士、蒲澤，皆曰屬國都尉治。唯日勒祇曰都尉治，無屬國字。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

之數。〔閩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胡三省註通鑑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遜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全云〕胡氏注通鑑實成於吾寧

之甬上，見袁清容集，不知何以不見深寧權史之書，是時宋室初亡，深寧蓋杜門不接後進也。〔繼序按〕胡身之寶祐四年進士出深寧之門。〔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制，武帝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爲屬國，置屬國都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閩說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于長，義渠王騎士射殺黎汗王，忠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考。○〔元圻案〕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成安嚴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黎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閩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

說當信。〔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撰出者。〔何云〕按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舊譜，故王氏引之，閩謂其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皓出於留侯，尚不可甚信，況其絕遠者乎？班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

張氏譜

相如爲自叙傳

馬班傳相叙錄自叙

古人皆自叙風徽

漢財用之數都內禁錢少府領園地作務

卓越矣。又云此等語注漢書者所不取以其附會無據耳。元圻案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後漢書張皓傳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祖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下云逮於祖先所出則幾爾無聞序傳篇

文。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爲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下云

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亦愧乎。亦序傳篇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敘歟。全

或者相如集原有自序而其體正不必如遷雄所爲耳。史通當有所據。元圻案史通雜說上篇云馬卿爲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固于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

獨無此言蓋止照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盡一其例不純。浦起龍史通通釋曰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又序傳篇釋曰漢書相如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劉炫傳自爲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

雲馬季孺鄒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來。芳葉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錢少府

所領園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見太平御覽漢財用之數大略見此。何云

六百二十七。漢無養

兵之費。故經  
賦有餘羨。

淮南憚衛  
青汲黯

何武李尋  
論重賢

伍被言衛  
青將兵

徐奕步騭  
論重賢

不附王莽  
諸人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

〔原注〕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何云〕吾家汜鄉語，本伍被對淮南語。〔全云〕淮南王傳亦嘗有謀刺殺大將軍青之語。汲黯

傳，則固有憚黯之語。〔魏志〕徐奕傳亦有此語，不止步騭疏也。○〔元圻案〕漢書辛慶忌傳：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處有宮之奇，管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又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上書曰：臣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宏，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宏之屬乎？〔又伍被傳〕淮南王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目禮，與士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士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習將兵，未易當也。王曰：夫篡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目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迺可舉事。〔又淮南王長傳〕王銳意欲發，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說丞相宏下之，如發蒙耳。〔三國志魏徐奕傳〕太祖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又吳步騭傳〕騭上疏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

在，折衝萬里。蘇子由元祐元年二月上疏曰：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實兼取二說。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

〔原注〕見  
龔鮑傳。

卓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

也。其元孫也。

馬宮傳無事跡

宋金二史

紛煩

五大夫城

中山五王

皆侯

移中櫬

重常負貳

鮑宣同志不仕莽時〔原注〕見卓茂傳王皓王嘉並棄官〔原注〕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爲清節傳而僅

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何云〕無他事蹟但宜於他傳中附見宋金二

史紛煩無統皆此等議論啓之勸懲不在傳之有無也〔全云〕何氏但欲爲班固佞臣故作此語漢史不傳忠義自是大闕略事如何武鮑宣不附莽而死者也彭宣王崇龔勝邴漢梅福逢萌不附莽而去者也辛慶忌之三子不附莽而死者也翟義賈萌張充諸人討莽而死者也龔勝不應徵而死者也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栗融禽慶向長蘇章蔡勳不附莽而隱者也曹竟不附莽而死者赤眉李業王皓王嘉譙元不仕莽而死者公孫述其中有事蹟者蓋十之六若爲立傳當勝於儒林諸公之寔落遠甚宋金二史之紛繁其失豈在此哉且班史嘗爲毫無事蹟之馬宮作傳則吾不知蒙奉之徒何以發明作者之義云〔又云〕高固不仕莽淮陽太守殺之見魏志註中所引陳留耆舊傳令狐整不仕莽見周書〔盧月船云〕王青之祖文翁與崔太守起兵而死亦義士也見周書傳○〔元圻案〕〔全氏西漢節義傳題詞曰〕水經注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留風俗傳〕有淮陽高固不附莽而死〔今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於東郡之難而死〔齊氏召南漢書攷證曰〕鮑宣傳特附薛方等七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据〔後漢書卓茂傳〕茂與孔休等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茂民傳載向長逢萌王君公周黨譚咸殷謨王霸戴遵皆立志較然不污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乃莽大夫揚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失也〔案後漢書胡廣傳〕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蔡茂傳〕郭賀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楊震傳〕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儒林傳〕平長不仕王莽高

漢功德見諸儒書

陳平仲紀光武

孟堅頌孝明

謂父容。百子稱盲。逃不仕莽。世注丹字子玉。王莽時。嘗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孔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方術傳。郭憲字子橫。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而焚之。逃於東海之濱。水經注十一。易水出西山。寬谷中。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諱不從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爲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熹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又十七。泚水又東南逕隴麋縣故城南。昔郭欽耽王莽之微。而遜迹於斯。趙氏金石錄十八。漢禮殿記跋尾云。華陽國志有文參字了奇。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以上諸賢皆厚齋所謂當表而揚之爲清節傳者。故附著於此。

論衡別通篇

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

閻按蘇武傳監上有廐字。如淳曰。移園中有馬

廐。武爲之監也。集證。按新序節士篇。孝武皇帝時。以武爲移中監。使匈奴。亦無廐字。疑古本漢書如是。又按論衡別通篇云。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間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負貳。難哉。詳此是百官莫知者。移字耳。

又須頌篇

云。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

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闕按】後漢班固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乃宗之字也官睢陽令

董子制度之別下食上珍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見本傳注引仲

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制度篇元圻案繁露第二

十七一作調均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思不窺園門闕按謝承後漢書作圃桓榮十

不窺園有五人炫焯閉門讀書

五年不窺家園何休不窺園闕按後漢書作門者十七年元圻案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不窺園三董仲舒後漢桓榮趙昱厚齋蓋補其所未及北史儒林傳劉炫與

信都劉焯閉門讀書十年不出

號萬石者五家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為宏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

廖剛四子秉應節

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秦襲為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



石奮武子  
爭寵

馮揚八子  
二千石

嚴延年母  
責錄囚

秦伯平羣  
從之貴

張稚圭平  
獄之應

司馬安蕭  
望之萬石

三入官以  
上諸人

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閩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乘

奮之稱萬石君，不獨以家有五人，官二千石，直并其姓稱之。故景帝開口，即曰石家，而武帝詔亦曰萬石君。先帝尊之萬石之號，出自天子，又連姓氏為文，故可傳。後此諸家便少味。○〔元圻案〕漢書石奮傳：奮為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

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後漢書馮勤傳〕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宏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

〔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

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媪。〔後漢書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張文瓘初為大理卿，旬日決

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為萬石張家，咸以為福善之應。〔唐書張文瓘傳〕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徙魏州之昌樂。高宗時，拜侍中，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為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

三品。時謂萬石張家。〔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出為中散大夫，家至二千石者六七十人，二家亦可號萬石。〔王楙野客叢書〕數萬石止及石奮

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崇絢雞肋編〕所載與此條同。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案〕公卿表：饗食其亦再入為丞相。後漢太尉再

入二人。劉矩、馬日磾。

劉寬、黃瓊、段熲、龐參亦再入為太尉。

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

楊賜亦再入。

司空三

入一人。牟融。

司空再入三人。尙有劉寵、楊賜、黃瓊。

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

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允。

宋

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

修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

應時之變而已。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何云〕南北亦有異論。○〔元圻案〕〔漢書文帝紀〕後元七年遺詔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

漢文減喪服  
光武七廟共堂  
魏祖制終服四篋  
晉武合祀郊至  
荀胡論喪制

厚葬目破業。重服目傷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目且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目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五日。織七日。釋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注。漢禮制度曰。光武都洛陽。迺合高祖至平

帝為一廟。藏十一主於其中。〔祭祀志〕建武二十六年。張純奏。祖宗廟。今宜目時定。上難復立廟。遂日合祭高祖廟為常。〔三國志魏武紀注〕魏書曰。太祖以遂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自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晉書禮

志〕武帝泰始二年。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從之。〔荀悅漢紀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尙矣。今而廢之。以虧大

化，非禮也。〔胡氏讀史管見曰〕行而有悖于天，有累于身，雖父令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墮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況三年之喪，仁人君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

顏倫善御

揚雄河東賦。載本 義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者。愚嘗考韓詩外傳。二 孔子云。美哉顏無

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今外傳 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

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漢末皆立嬰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元圻案〕趙高弒秦二世，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沛公破

莽傳。平帝崩，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爲後，迺選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張竦陳遵殊放約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己爲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

秦少游以字見志

公書趙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之意。〔元圻案〕遊俠傳。陳遵字孟公。杜

行難工處易持

智得不如

友常謂張竦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恣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陳后山集十一〕秦少游字

拙失

趙忠定父行實

趙侯蹈儒所難

著作君昌言隱德

郢客爲侯

李夫善令隰川

楊燭令盈川

周校文苑英華

嚴延年劾霍光廢立

序云。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常試以語公。又以爲可。於子何如。余以爲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爲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牧之之智得。不如少游之拙失也。〔呂成公遺集六〕書趙路分行實後云。趙侯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世或謂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損。乃若著作君忠愛敦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中。其所從來遠矣。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馳騁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淳矩。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爲不朽計哉。抑將泝洪源。景高山。晝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爾。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

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士軍侯郢客。代恭王子。此盈川所用也。〔元圻案〕

〔楊燭隰

川縣令李公墓誌曰。公諱嘉。字大善。隴西成紀人也。遷隰川令。晉獻公之子。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唐書文藝傳〕楊燭。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出爲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周必大文苑英華跋曰。〕文苑英華。雖秘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嘗屬荆師范仲藝。筠倅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詳註逐篇之下。〔案〕今有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自序云。益公退老邱園。命以校讐。考訂商確。用功爲多云云。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見酷吏嚴延年傳。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

昌邑王妻  
延年女

宣帝時三  
大議

武帝不宜  
立廟樂

戾太子諡

自言所舉  
及原爵  
平陽侯窋  
舉叢錯

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

俗之厚，故不以為嫌。

【全云】羅紉事見昌邑王傳。又云：此別一嚴延年也。沙隨誤矣。又云：是時有二嚴延年，其劾奏霍光者時爲侍御史，後爲太守，坐誅。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

見於漢書百官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長孫之字以別之。

王元石 名介金 華人

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

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

【原注】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元圻案】武五子傳：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

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爲故王妻。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羣臣大議廷中，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武五子戾太子據傳：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年十八，卽尊位，是爲孝宣帝，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諡號，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長姊曰戾夫人。

叢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

見本傳

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

無所隱。漢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魯王道堅  
舉九齡

糊名易書  
之始

道侔伊呂  
策高第

魯王方嚴  
有禮法

張說所對  
第一

祥符中立  
騰錄

成公不受  
官祿

成帝使郎  
授政事

太史公退  
處士

士安諸書  
不足據

通鑑刪樊

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

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元圻案〕漢書曹參傳高祖六

年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

三十戶。參子留嗣侯。唐書高祖諸子傳魯王靈夔子諱。諱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閨門肅如也。又張九齡傳九

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又張說傳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

書李景湛。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元盛如梓老學叢談。謂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誤也。又云祥符

中立騰錄之制。當更攷。容齋續筆十二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科記及會要攷之。蓋先天元年九月。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

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何本無能字。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

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

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

以有目睫之論。〔方樸山云〕士安諸書。止可博異說。不得援以駁班史之闕。〔全云〕

此頗疑其不實。後漢所傳樊英語。亦相類。過於傲上。故通鑑刪之。

英語

高帝為諡

號之始

崔駰章帝諡議

恭顯始為朋黨言  
管子國策有果氏以新易故

因遺劍決翁培事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諡

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諡議見太平御覽

【集證】御覽五百六十二禮儀部崔駰章帝諡議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

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章德也詩曰雖琢其章金玉其相襄聖文王綱紀四方【又曰】俾彼雲漢為章於天喻文王盛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在天也舉表析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為

宜上尊

號曰章

歐陽子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漢史

蕭望

之傳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

宏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為一言

喪邦

【何云】西漢宦者始為朋黨之論東漢宦者大興鉤黨之禍【集證】陳霆兩山墨談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

朋黨字當始於此○【元圻案】管子參患篇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同亦先於班史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宏遠乖崖

【閩按】乖崖張詠號【全云】張忠定公詠

壻七子三遺札

斷杭民子壻之事其意類此。

〔原注〕事見風俗通。〔錢氏大昕曰〕今風俗通無此。太平御覽引風俗通有此。〔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貲二十餘萬。小婦子

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翁。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生強梁。豈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兒小。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而實寄之。度此遺以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豈必不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伸展。此翁何思慮宏遠如是。乃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強女惡聲。溫飽十歲。亦以足矣。於是論者乃服。〔宋景文張忠定公行狀〕公之牧餘杭也。富家子與壻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壻曰。彼先子有貽命。壻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酌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孺。託養於壻。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壻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壻。於是二人號慟。以爲神明。○〔元圻案〕韓魏公張忠定行狀。〔王君玉國老談苑〕亦載其事。其辭略同。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爲一人。應休璉

又謂之山父。

〔元圻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曰。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李善注。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攷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厚齋蓋據此注也。〔案〕陸士衡演連珠注。

又引古史攷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淡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由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是譙周亦不定。以巢許爲一人也。李善引之。文有詳略耳。〔孔稚珪北山移文注〕引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

巢父許由  
或一人  
山父不貪  
天下



毛莫如少路

分館陶爲屯氏河

蕭該漢書音義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閣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

宋景文公筆記

引蕭該音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

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

今風俗通此篇已佚〔全云〕儒林傳下文止云莫如至常山太守

按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

本反〔何云〕古人書屯字只作毛因此致誤

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顏師古注

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閣按〕隋地理志館陶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

非隋

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爲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尙書屯度

〔原注〕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漢書音義十二卷周子監博士蕭該撰〔北史儒林傳下〕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撰漢書及

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王式授詩褚少孫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

〔原注〕沛人爲博士○〔案〕此條本陸氏釋文叙錄〔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諛霍大將軍頗近於佞蓋

褚先生讀史記

喪其師傅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寶褚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四庫全書史記提要〕曰據張守節正義

褚氏家傳

引張晏之說以褚少孫爲潁川人元成間爲博士又引褚顓家傳以爲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遠也〔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褚氏家傳一卷

褚顓等撰

田何子裝傳易

田何子裝見儒林傳釋文序錄作子莊

見儒林傳

〔原注〕〔高士傳云〕字莊○〔元圻案〕〔皇甫謐高士傳〕田何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

爲易者宗

樓護居五侯之門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史說謂居五侯之門而論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

陳羣雅仗名義

爲曹操椽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何云〕陳長文三國名臣末可輕議○〔元圻案〕〔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

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三國志魏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謀皆有盛名羣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椽在朝無適無莫雅仗名義

不以非道假人

名號侯止虛封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

樊噲賜號  
賢成君

傅寬賜號  
共德君

爵級四等  
不食租

裴松之注  
三國志

史雋漢雋  
雋永

壺關三老  
訟太子寃

令狐茂隱  
城東山中

顏注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闕按〕杜佑於楚漢

字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元圻案〕〔魏武帝紀注〕引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史記傅寬傳〕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又靳歙傳〕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至三年始賜食邑四千三百戶則前此亦虛封也〔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程大昌演繁露〕亦引裴松之注爲虛封之始

###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元圻案〕〔書錄解題目錄類〕崇文總目一卷景祐初學士王堯臣同鼎冠卿郭緝呂公綽王洙歐陽修等撰定凡六十六卷諸儒皆有論議

歐公文集頗見數條今惟此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紹興改定〔唐書藝文志雜史類〕鄭暉史雋十卷〔書錄解題類書類〕漢雋十卷括蒼林越撰以西漢書分類爲十五篇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蓋取雋永之義也〔漢書劄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注雋肥肉也言甘美而味深長也則史雋之名當取諸此

###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紀云令狐茂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元圻案〕壺關三老茂上書言戾太子寃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漢武故事一卷舊本題漢班固傳然史不云固有

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周作〔晁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攷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載上黨記曰令狐微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卽此葬焉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漢史所稱靈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水經〕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注云〕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輿訟衛太子卽邑人也姓名俱不同

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蓬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

東海相遺張敞蟹張敞以正違忤

尊行者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其言有儒者風味何百蟹字未有用此者〇元圻案張敞傳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隨宣帝徙杜陵目正違忤霍光及

山雲以過歸第上封事言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其識見似出邠魏之上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特宏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魏相因以奏事注見卷一戚宦之禍漢自宣帝

始也何云此等議論酷似致堂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尙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達一不密則身危而國

魏相因許奏事戚宦禍始宣帝許廣漢誤取他郎輩

熟耳全云弱翁是時爲御史大夫何不請獨對乎畢竟是有借助之意〇元圻案張南軒史論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漢書蓋寬饒傳宣帝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目刑餘爲周召目法律爲詩書又外戚傳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輩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獄室後封平恩侯

宣帝益吏奉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

職官十七

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

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

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元圻案〕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

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荀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下俸

五十斛與漢書合〔杜君卿曰〕應劭注漢書曰宣帝益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耳

黃霸以神雀欲上聞

黃霸傳鸛雀顏氏注當為鴝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鴝

〔元圻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五鳳五年代邴吉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鸛雀飛集丞

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鸛也〔師古曰〕此鸛音芬字或作鴝此通用耳鴝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賁所著也鸛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撰錯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迹具南唐書本傳〔宋景文筆記〕師古曰此鸛音介今官本誤作芬鴝字作鴝錯亦音芬鴝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鉉本亦如此改定〔王汾原聰曰〕顏氏家訓引說文云鴝雀似鸛而青出羌中即小顏所本也玉篇亦作鴝集韻音分今徐鉉繫傳作鴝徐鉉本同別有鴝字訓為鳥聚非鳥名也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

〔原注〕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何云〕非側注〔閻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尙書古文疏證卷

漢惠後立無名子

張皇后陽  
有身  
王陵黜王  
呂氏

賈捐之議  
罷朱崖

楊賈更相  
薦譽

劉歆元韶  
資國不終

彭城絕食  
蹈衣袖

釋侯畏誅  
被申

文帝裁絳  
侯

第十七條。○〔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惠張皇后無子。呂太后迺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太后下詔廢之。更立恒山王宏爲帝。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非孝惠子。〔又王陵傳〕陵沛人。封安國侯。爲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漢書本傳云〕高見實類其祖。〔全云〕可惜捐之晚節。〔元圻案〕〔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字

君房。賈誼曾孫。元帝卽位。召待詔金馬門。初元元年。珠崖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迺從之。捐之後坐與楊興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竟坐棄市。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闕按〕元韶事。不見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全云〕此切齒於趙孟

傳之輩也。○〔元圻案〕劉歆爲王莽腹心。封歆爲國師。嘉新公。後歆怨莽殺其三子。與王涉董忠謀泄。自殺。事詳王莽傳。〔北齊書文宣紀〕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下詔。歸帝位於齊。使彭城王元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漢魏故事。〔又元韶傳〕韶。魏孝莊之後。襲封彭城王。齊天保元年。降爵爲公。文宣謂韶曰。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

賈誼。陳政事疏。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元圻案〕〔漢書周勃傳〕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迎立孝文帝。卽位。以勃爲右丞相。居十餘月。謝病歸相印。上許之。歲

揚雄自比  
孟子

羽獵賦稱  
楊墨

樓護執呂  
寬養呂公

朱家脫李  
布

餘復用勃爲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目見。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治之。文帝朝太后，呂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絳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目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於是使使持節，敕勃復爵邑。張氏未漢文帝論，絳侯以英雄之姿，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傅之提嬰兒。如是而不驕者，伊周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驕蹇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曾不知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勤去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何云〕詞賦不當如此論。〔又云〕按羣公常伯，則左右諛臣，豈有遠見楊墨之徒，又異端不知聖賢之業者也。自方將上獵三靈以下云云，乃雄自申其作賦以諷之意。讀者遂疑其尊楊墨耶。○〔元圻案〕「法言吾子篇」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靡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揚雄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以至加勞三皇，勗勤五帝，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云云。誠如義門之說，然義門遂以此許雄能斥楊墨而比孟子乎。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爲長者。樓護朱家

之罪人也。

〔圖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吏者耶。○〔元圻案〕「漢書游俠樓護傳」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妻

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又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遂養呂公終身〔又朱家傳〕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既隱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法言重黎篇〕或問長者曰蘭相如仲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趙充國不歸功於人真卿咨賀蘭進明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君子以爲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

子以爲非

〔元圻案〕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目破壞然有識者目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嘗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目其意對上然其計〔容齋五筆曰〕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旣成魏郡唐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爲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討〔呂成公雜說曰〕顏真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顧辭讓却是鬧於事機

劉道原

通鑑外紀自序

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苟

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元圻案〕劉歆七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註

諸史皆沿流春秋經與史分

已見卷五

三十七頁



漢宮室出入儀

周衛擊刁斗

近臣不著鈎帶入房

匈奴書稱天稱日月突厥致隋書稱天日

許后以減用上書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

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

闕本作不能

著鈎帶入房

〔原注〕太平御覽見三百五十四卷〔集證〕隋志刑法類

漢名臣奏三十卷〔唐志〕二十九卷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見匈奴傳

突厥致

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河沙鉢略可汗

〔闕按〕沙鉢略隋書作始波羅〔程易田

云〕伊利俱盧所謂雙聲疊韻也伊利俱盧爲雙聲伊利俱盧爲疊韻然以三十六字母言之伊爲影母屬喉俱爲見母屬牙牙喉不同今證之以此二字不得別爲兩聲益信戴東原斷以見爲喉之發聲影爲喉之收聲爲得自然之音位也  
○〔元圻案〕隋書突厥傳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沙鉢略遣使致書曰長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河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倭王遺煬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

西山先生

〔跋〕劉深父杯水篇

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

設為屏風  
張某所語  
端遇竟寧  
前

黃石公三  
略  
王枕中素  
書六章  
陰謀秘法  
李藥師靖  
臧宮馬武  
請伐匈奴

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屏風，張某所等語。俱見外傳。無一字

差。【原注】前輩讀史精熟如此。【方樸山云】想愛其文，蓋此書自絕妙也。○【元圻案】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時上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迺上疏曰：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又曰】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遣，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

【案】章懷注云：卽張良於下邳圯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隋志兵家有三略三卷。【原注】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

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今本作安禮。晁公武讀書志云：虓亂無統，蓋采諸

書成之。【原注】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何云】今世玉枕蘭亭，玉枕之義，本此亦謂其出自昭陵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元圻案】唐

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官司徒，并州都督，封衛國公。後漢書臧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請伐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府也。【四庫全書

總目兵家類」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後序稱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晁公武謂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唐徐堅初學記。職官部御史大夫下。引黃石公陰謀祕法曰。發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董子欲置  
明師養士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

案建元武帝初元年號也。年號自此始。仲舒對策在元年。

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攷問以盡

爲博士置  
弟子員

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

明經以取  
青紫

也。元朔武帝三次改元年號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宏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

教子擬籙  
金

漢延方聞  
之士

著公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籙金。孰知古

者爲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爲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樂。庶幾三代之風。

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全云明經而志青紫。是夏侯勝語。教子而擬籙金。見章賢傳。○元圻案漢書儒林傳序。公孫宏曰。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宏爲學官。悼道之鬱

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目禮風之目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怒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目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目厲賢材。焉謹與太

常臧博士平等議云云。制曰可。自此呂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章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魏了翁跋。楊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曰。謂籩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鄒魯間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況於僮諺。自無足責。况於它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

奴。隴西士大夫以爲愧。

〔注〕見卷一。

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

秦漢後清  
議尙嚴  
陳湯韓信  
無節行  
主父偃不  
爲齊容  
士大夫愧  
李陵

化。〔元圻案〕韓信傳。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寄食。陳湯傳。湯字子公。山陽瑕邱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主父偃傳。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三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攷史

范史語近  
詞冗

翟公巽。〔闕按〕公巽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注見。〔何云〕注疑作互。其自敘云：比方班氏

蔚宗自稱  
其史

非但不愧，今叢陋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翟公巽東  
漢通史

六夷諸序  
論奇作

〔原注〕其書未見。〔全云〕事多注見者，謂事多藉注而見也。故下云總合傳注，蓋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元圻案〕同年王穀隱曰：翟書雖不傳，然其旨在合注而刪繁，非據注以補闕也。〔京口耆舊傳卷四翟汝文傳〕以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複見，乃合傳注撮精要云云。此條注見疑複見之誤。〔宋書范蔚宗傳〕蔚宗與甥姪書以自序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吾雜傳論皆有精意，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奏，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九〕忠惠集十卷，宋翟汝文撰。忠惠者，門人所私謚也。宋史藝文志作三十卷，明以來久不復傳，今從永樂大典掇拾排比，編爲十卷。

馬后以援卒入宮

致堂論馬援未核

馬伏波班未崇

雲臺不圖伏波

馬援誠兒子書

王昶作名字戒子侄

戒人言過先自言

嚴敦通輕俠客

龍伯高敦厚居慎

致堂讀史管見三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

紀入太子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何本非字下有也字何云致堂往往為此等無稽之言○元折案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援卒于師梁松竇固等譖之家

益失勢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選后入宮馬伏波屢出將兵其任重矣其征交阯歸賜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崇耳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致堂蓋因此而說

呂成公史說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

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方樸山云語以泄敗自其子之過於還書誠子者何尤又云書中言愛之重之未嘗言其過但不顧其子效之耳

全云裴松之注王昶傳中已言之○元折案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益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三國志魏王昶傳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遂書戒之曰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宏曠不足輕實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

杜季良父  
喪致客

郭伯益好  
尙通達

徐偉長託  
古人見意

劉公幹少  
所拘忌

任昭先內  
敏外恕

季良以援  
書致敗

裴松之論  
援稗傷人

明設丹青  
之信

光武詔東  
手之路

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註松之以爲援稱龍伯高之善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爲法削去此段後生又如何聞而以爲戒乎

東觀漢紀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全云】丹青二字見王莽傳○【元

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隋志稱長水校尉劉珍等撰此書創始在明帝時不可照劉珍居首其稱東觀者范史竇章懷傳云永初中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蓋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焉故以名書此書僅有本朝姚之綱蒐集八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所載重爲補輯分二十四卷此詔載光武紀中案曰此詔見文選李善注范書不載未知何時所下今案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之

【漢書九十九王莽傳下】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注】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明帝爲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尙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

老【何云】虛誇大論○【元圻案】光武帝紀帝每日視朝日仄酒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酒寐皇太子承問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明帝紀】帝諱莊

東觀漢記  
東觀諸書  
比蓬萊山  
明告以生  
活

黃老養生  
之福  
光武聽朝  
講論不倦

明帝通春  
秋尚書

我自樂此  
不為疲

謝承父條  
策文南宮  
漢尚書作  
詔文

中書舍人  
主文

謝承後漢  
書

鍾離意黃  
瓊諫早

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今本東觀漢記帝紀一。帝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且聽朝。至日晏。夜講經聽誦。坐則功臣特進。在側論時政。舉道古行事。次說在家所識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嘗連日。皇太子嘗乘閒言。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慮。養精神。帝答曰。我自樂此。

謝承父嬰

【闕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陟太守。則嬰當作嬰。【何云】今三國志謝夫人傳作嬰。

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

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

【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案】陸士

衡答賈長淵  
詩注引之。

漢尚書作詔文

【原注】見周禮注。○【案】春官御史掌贊書注。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書。若今尚書作詔文。

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

【原注】

見通典。【闕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錢氏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間。揚州刊本。初。邵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何云】闕謂閣之傅山。謝承後漢書。永樂間。揚州曾有刊本。毛斧季以為必不然。【全云】傅青主徵君。非妄語者。然即有刊本。亦必偽書。【集證隋志正史類】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續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通典職官門】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髮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盛選。諸官莫比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大略

黃瓊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



成湯魯僖  
以旱自責

六事六過

郵暉占天  
象諫莽

取以天還  
以天

異郵。【元圻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爲尚書僕射。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目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

昔成湯遭旱。目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又黃瓊傳】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順帝三年大旱。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目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注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紉女謁。放下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也。【又郎觀傳】觀條便宜七事曰。魯僖遭旱。修政自飭。注引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籥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齋南郊。兩大澍也。俱引考異郵而文不同。成湯六事。章懷於鍾離意周舉傳注。俱引帝王世紀。故厚齋以出荀子。正其失。

郵暉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元圻案】

【後漢書郵暉傳】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暉仰占天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迺上書王莽曰。神器有命。不可虛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目天。還之目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猶以暉據經識難。卽害之。會赦得出。

魯不廷對策文

魯恭年八十餘

袁宏後漢記

魯不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元圻案】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弟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兼通五經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百有餘人唯丕

在高第袁宏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魯恭年八十餘終于家弟丕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恤民之所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民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祿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詭之道必明慎刑罰故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通鑑亦不載此策【四庫全書總目編年類】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迹具晉書文苑傳

文苑傳始東漢

東坡書論秦漢文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何云】善論【全云】文之卑亦不特以立傳故○【元圻案】東坡與王庠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

漢政歸尙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元圻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尙書尙書見

漢魏管政  
柄所歸

尚書中書  
門下省

三省遞重  
之由

唐合三省  
置政事堂

杜密劉勝  
居鄉不同

士大夫實  
念實事

杜季良以  
馬書免官

龍伯高擢  
太守

杜請託劉  
無干及

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三國志魏蔣濟傳〕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書論之。〔通典職官〕三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後魏尤重。〔唐六典〕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爲端揆之長。〔明〕王氏鑿震澤長語上：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以失職矣。魏武初建魏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祕書爲中書，有令有監，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中常侍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自注：一說漢武帝游晏後庭，尚書始重，又曰：宣帝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

爲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爲劉勝之居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

擇。〔閩按〕高忠憲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我君慮。

江湖之遠，隨事必爲我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洞三光，散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爲劉勝易，爲杜密難。○〔元圻案〕陳遵，字孟公，張棟，字伯松，註已見上卷。〔後漢書馬援傳〕杜季良，名保，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零陵太守。〔黨錮傳〕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爲北海相，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

際情惜己  
同寒蟬

王昱服善

佛書沙門  
始東漢

浮屠不三  
宿桑下

明帝夢金  
人飛行

蔡信秦景  
等使天竺

攝摩騰竺  
法蘭

佛經四十  
二章

天神遺佛  
好女

革囊盛衆  
穢

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間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胡氏讀史管見四】或問劉勝杜密所處孰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爲鄉里之式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禍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能容之耳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  
○【元圻案魏書釋老志】後漢孝

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帝緘於蘭臺石室【後漢書襄楷傳】楷字公矩平原縣陰人上疏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目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眴之其守一如此今陛下姪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四十二章經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又曰天神獻玉女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衆穢耳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閒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御

覽二百四十七引風俗通白閒古弓名文選以閒爲鵠【原注】非禽名也○【元圻案】章懷注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文選西都賦

注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雙【何義門曰】今以揄文竿例之當以後漢書爲正

襄楷上疏  
諫節慾

白閒雙鶴

黃閒弓弩

屬

閩越王獻

黑白鸚

大予樂應

識文

禹使范氏

御二龍

鐘鳴漏盡  
禁行者

東都賦。正子樂。〔原注〕依讖文  
改樂爲大子。

文選李善注亦引大子。五臣乃解爲正樂。今本作雅樂。〔案〕五臣  
註張銑曰

雅樂正

樂也。

亦誤。〔原注〕五臣本改爲雅。○〔元圻案〕文選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  
名子。其改郊廟樂曰大子樂。樂官曰大子樂官。以應圖讖。又顏延之曲水詩序。大子協樂。注東觀漢記。

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案〕今本東觀漢記。此詔在永平三年八月。〔書錄解題總集類〕文選六十卷。梁昭明  
太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北海太守邕之父也。又六臣文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祚。開元六年

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謂常山尉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良。  
處士張銑。呂向。李周翰也。後人併與李善原注合爲一書。名六臣注。

范氏施御。班固東  
都賦

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

襄二十  
四年。

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

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見昭二十  
九年左傳。

非禹也。

〔何云〕豈特非禹。晉主夏盟。始爲范氏也。又云。范氏注。引孟子吾  
爲之范氏馳驅。○〔元圻案〕孫宣公孟子音義。範我。或作范氏。范氏。

古善  
御者。

文選。鮑  
昭。

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

崔寔政論  
宜置座

號元始。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元圻案】後漢書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東觀漢記】袁宏後漢紀亦不載此詔。

四民月令  
見風俗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

答楊直方書

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

【閩按】蔚宗已謂潛夫論足目觀見

政論以嚴  
致平

景帝減笞  
為輕捶

當時風政。○【元圻案】四民月令崔寔本傳不著其目隋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朱氏經義孝附見於禮記之後謂此書雖佚而齊民要術太平御覽中所引特多尙可掇拾成書【寔本傳載政論曰】景帝元年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目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目嚴致平非目寬致平也。【唐王志愔應正論曰】崔寔政論云為國家者以嚴致平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擬網重罰在於施鑿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赦。人不犯防之難越故也。

歲再赦好  
啗啞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

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

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

【原注】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全云】十一字

唐太宗不  
數赦

是正文。【閩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恐是好字之譌。○【元圻案】范氏祖禹唐鑑三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啗啞夫養根莠者害嘉穀數有罪者賊良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光武感龐  
萌之佞

嚴子陵規  
侯霸詰

耕富春山  
不屈

楊震李固  
之進

鄧隲梁商  
能進賢

關西孔子

伯起兩奏  
乳養婦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此二句用東坡剛說龐萌爲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惟失於知人。其惑於佞

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元圻案】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目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曰：延謂已自疑。遂反。【逸民傳】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令以物色訪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口授曰：君房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呂成公重修鈞臺記曰】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澹之。觀與侯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睨睨未能忘邪。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以爲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袁安次。

之者。李固也。楊才識非袁李比。【又云】彼執國命於季桓子。孔子行之。【閩按】鄧隲。梁商。雖外戚而皆賢。史稱隲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安。商辟李固爲從事。中郎。京師翁然稱良輔。未可爲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元圻案】後漢書鄧隲傳：隲女弟爲貴人。隲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爲和熹皇后。【又梁商傳】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廷。陽嘉元年。女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特進。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翁然稱爲良輔。【又楊震傳】震字伯起。宏農華陰人也。少好學。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其賢而辟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李固傳】固字子堅。漢中南

鄭人司徒郤之子也。固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梁商請爲從事中郎，沖帝卽位，以固爲太尉。〔胡致堂讀史管見四〕謂安帝三公無出楊震之右者，然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養老婦人而不能動，即可引領而去，過是殊少味也。

朱子綱目取之。

魏昭爲郭泰供給

荷爽御李膺

殷陶黃穆倚范滂

經師人師林宗三呵作粥

上大夫人迎滂歸

陳繼儒門下雲集袍袖拂涕

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

左右，供給灑掃，荷爽謁李膺，因爲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

氣象，不過是矣。

〔全云〕明末陳繼儒弟子有此氣象，見黃梨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元圻案〕袁宏後漢紀，靈帝建寧二年，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

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營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乃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善之。〔黨鋼傳〕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荷爽常就謁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荷爽，淑之子，有列傳。又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牢修誣言鉤黨，坐繫獄，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因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黃梨洲思舊錄〕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工賈倡優，經其品題，便聲價重於一時，余入京，遇之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襪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蓋田叔卽以袍袖拂拭之。



昆陽令結  
單立約

都鄉正街  
彈碑

募役之始

蘇章借故  
人立威

于禁斬舊  
友昌稀

源懷劾于  
祚尼須

一天二天

中平中平何本  
誤作仲平

二年。昆陽令愍絲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願。不煩居民。太守承爲之。

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元圻案】洪氏隸釋十五都鄉正街彈碑。靈帝中平二年立。考其文則縣令寧陵君承昆陽喪亂之餘。愍絲役之害。結單言府。班

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願。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瓌。承濟陰華林。優卹民隱。爲之立約。自是之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衛彈金石錄作街彈。周禮里宰以時合耦于鋤。注云。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隸釋作衛彈。誤。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爲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爲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

章者難與並爲仁矣。

【何云】長者之言。閩按于禁斬平昌稀時。稀已降。源懷劾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元圻案】後漢書蘇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酒請太

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其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三國志魏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稀復叛。遣禁征之。禁攻稀。稀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稀已降。當遂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稀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稀決。隕涕而斬之。【魏書源懷傳】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祚免官。懷朝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涕而已。無以對之。已而表劾尼須。裴松之曰。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謚。宜哉。【呂成公史說曰】蘇章源懷與故人飲酒。似乎

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案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稀復叛似以平字斷句閻氏乃以平為昌稀之姓恐誤

精廬精舍  
講授地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

晉武居沙  
門精舍

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集證】華陽國志大江自渝堰下至犍為有五津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皆謂讀書之所自晉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

姜肱兄弟  
爭死

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元圻案】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肱二弟仲海季江俱目孝行著聞嘗與季江謁郡遇盜欲殺之肱兄弟爭相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

盜就精廬  
求見

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微君還所掠物肱不受注精廬即精舍也【又儒林傳】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干計注精廬講讀之舍【文選李善注劉瓛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始安太守昉

任昉文章  
冠時

為范雲求立太宰碑表曰精廬妄作必窮鑄勒之盛善注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許【又黨錮傳】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檀敷字文有山陽瑕邱人【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王

王阜欲出  
精廬

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幼奉佛法立靜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靜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

佛寺為靜  
舍

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然則晉武

于吉讀道  
書精舍

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江表傳】云云見吳孫策傳注

孔融答王  
脩條教

孔北海知  
有劉備

叔先雄持  
父尸浮江

張真妻帛  
沈淵持尸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

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詰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

【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全云】原注是正文。【何云】古人不拘。

今在所避。○【元圻案】後漢書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爲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三國志魏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注引融集有答脩教云。

孝女叔先雄。

【何云】雄蓋雒字傳寫之誤。女而名雄。無義理。

水經注以爲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

【原注】疑卽終字。

樊道有張帛。

【元圻案】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隄爲人也。父泥和。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乘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水經

注三十三】符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尙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爲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又引益都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人爲說曰。符有先洛。樊道有張帛者也。此條引水經注。作光終。光洛蓋古今本傳刻不同耳。

南匈奴注  
淺陋

天公老禿

翁

竇憲並恩

兩護

坐樹大鯁

章懷與諸  
人注後漢

劉歆漢書  
刊誤

曹盱迎伍  
石淹水

娑娑樂神  
非神名

邯鄲淳為  
曹娥碑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

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其誤甚矣

【元圻案】南匈奴傳論曰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注曰言竇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胤緒滋生孽戾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惇史直筆時復存其實言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李殿學曰】天公非謂天子猶太公耳王懋曰注引老禿翁禿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唐書章懷太子傳】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詔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事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後漢書【晁氏讀書附志】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劉歆撰歆字贛父其書已佚略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娑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娑娑神誤也【元圻案】古文苑八載曹娥碑曰孝女曹

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撫節按歌娑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娑娑神溺死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為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期見尚尚問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期嗟歎不暇遂毀其草

蔡邕文半  
銘墓

郭有道碑  
無愧色

胡廣黃瓊  
頌

邕乞則足  
成

龍忌寒食  
一月

子推被焚  
之誣

司火司烜  
舊制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爲郭有道碑。

文選

取此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全云】中郎之晚節如此。其言豈能不謬。但其熟知典故。則實有可探者耳。○【元圻案】後漢書郭太傳。蔡邕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靈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詔蔡邕爲其頌云。注謝承書載其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尤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作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范蔚宗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又曰瓊名夙知。累章國疵。是瓊非廣所能幾及。邕作頌而無所軒輊。故王氏譏之。【蔡邕傳】王允收邕付廷尉。邕乞黔首則足。繼成漢史。尤曰。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帝左右。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子要略篇云。操舍開塞。各有

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集證】荆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邕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

子推。據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案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巡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元圻案】周舉傳。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京

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云云注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

禁火

郭伋爲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

暗感篇

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

〔閩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

美稷童竹馬迎俄

剖竹得朱書

稷也美稷唐爲鄉在臨城縣今汾州府○〔元圻案〕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瀟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史通暗感篇東觀漢記〕曰郭伋爲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夫以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有傳檄官方蓋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黃氏叔曄曰史記趙世家毋郵剖竹得朱書〔又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西陽雜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

注玉音肅

爲大司徒

〔原注〕二十七年

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

王況爲大司徒

章和元年爲司徒謝承書誤也

〔何云〕注玉姓音窟○〔元圻案〕後漢書虞延傳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光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帝

陳留飛蝗不集

虞延進止  
從容

謝承書之  
誤

漢詔人主  
自爲

光武詔鄧  
禹進討

漢武令相  
如視草

漢晉春秋  
帝蜀漢

習鑿齒裁  
抑和溫

善之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弋況辟焉。注：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謝承謂永平十五年，弋況尙爲陳留太守，亦誤也。章懷引之而不正其誤，何歟。永平，明帝年號。章帝十二年，改元章和。是年丁亥，上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實四十年。【玉篇】金玉之玉，點在中畫之下，音宿者，點在中畫之上。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即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案】二句本公羊傳文。豈代言者所爲哉。【元圻案】後漢書鄧禹傳：光武卽位於鄗，拜禹爲司徒。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遺邈無所依歸，宜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通鑑載此詔，亦作亡賊桀也。惟宋溫革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爲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視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爲是語乎。厚齋作赤眉蓋本此。【明帝紀卽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里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爲來哉。【唐鄭亞李衛公集序云】漢興當秦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爲之。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爲正。朱文公感興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元折

案】【晉書習鑿齒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觀視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世說注習鑿齒著論曰】若以魏有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三 攷史 一〇五五

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况暫制數州之衆哉。【朱子感興詩第五首】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蠹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正統主蜀  
主魏

黃權以天  
象言正統

三國君祖  
皆應天象

赤鳥夾日  
應楚昭

白虹貫日  
應吳僚

通鑑以藝  
祖止魏

綱目以高  
宗正蜀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原注】本朱子綱目以蜀漢爲正統。【原注】本然稽於天文則

熒惑守心。魏文帝殞。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爲正矣。月犯心大星。

王者惡之。漢昭烈殞。而魏吳無他。【案】此論本唐庚權將何辭以對。【何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

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全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心大星。而魏明帝殞。吳蜀無他。熒惑逆行。而吳主殞。蜀魏無他。總之均稱帝王。亦均應天象耳。○【元圻案】三國志蜀黃權傳注。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魏文帝紀。黃初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央大星。晉書天文志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昭烈以是年四月殞於永安宮。【余兄靜軒先生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卜以爲楚昭當之。是以日爲楚昭也。豈正統在楚乎。專諸刺王僚。白虹貫日。是以日爲吳僚也。豈正統在吳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偶中者有之。可盡信乎。【蕭山王穀陸曰】宋藝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爲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爲僞。讀二書者當論其世。



邵公濟武侯廟文

史臣壽姦言

譙周定議降鄧艾

郤正作降賤

壽夭可占世運

亮統孝直無大年

譙周以大年主降

邵公濟

名博康節之孫

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

相挽以起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

【何云】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疏錄

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

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

【原注】陳壽譙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壽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

閒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賤公濟之文蓋果州作【何云】詩欲兼具勸懲至此二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卑矣且請降鄧艾周爲之勸其書則郤正所造也【閣按】降賤實出郤正之手【方樸山云】降賤出郤正而定議乞降者譙周也○

【元圻案】蜀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

六而年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何云】溫庭筠五丈原落句云象牀寶帳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蓋亦憾天道之不可知也【集證】世說注引華陽國志云龐士元卒年三十八【杭氏】諸史然疑唐子西文錄謂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

以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此說

武侯以敗  
吳思法正

譙周自以  
壽比向雄

魯肅呂蒙  
大弟

非復吳下  
阿蒙

譙登死梓  
潼之難

武侯言交  
在經遠

武侯不用  
魏延計

陳壽被譴  
誣武侯

魏鶴山採入經外雜鈔蓋未審讀統傳也【傳明云】統死時年三十六先主拜統父為議郎亮親為之拜則亮實以兄事之○【元圻案】【三國志蜀法正傳】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昭烈取蜀實用其策昭烈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

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征孫權敗績孔明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又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諸葛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亮統隨入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

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又譙周傳】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向楊雄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唐子西說頗近理然孔明拜士元父未足為齒少之證魯肅謂呂蒙曰吾謂大

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是齒長亦有拜友父母之禮譙周之孫登仕晉死梓潼之難可謂克蓋先人之愆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

固【原注】太平御覽引要覽云見四百六卷【集證】隋志儒家要覽十卷晉郡儒林祭酒呂疎撰唐志五卷今佚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何云】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則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

又已定關中固當別有用奇之時○【元圻案】【蜀魏延傳】魏略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而逃走橫門郿關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北東方相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危不如安從坦道故不用延計【諸葛傳】附載陳壽奏上亮集表曰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

昭烈武侯規模遠

魏吳廢立制強臣

後主素服哀孔明

政由葛氏祭則劉

亮效後代者皆賢

武侯屯軍五丈原

據武功作竹橋射懿

姜維奏殺黃皓

黃崇勸瞻據險

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魏書毛脩之傳。脩之謂崔浩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爲諸葛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史通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蓋卽謂此。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

模遠矣。〔閩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哀三日。李邕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元圻案〕魏司馬師廢齊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司

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常道鄉公璜。至司馬炎廢陳留王奐而自立。吳孫綝廢亮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濮陽興張布廢休太子靈而立孫皓。〔呂成公史說曰。諸葛亮治蜀規模。死後猶足維繫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而蜀不亂。只緣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

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

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以上水經十八卷渭水。又東逕武功縣北注文。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略載瞻

及子尙死節事。〔何云〕此謂南軒所論武侯傳。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爲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

向綏陽以

子龍伯苗  
戊赤崖

武侯書表  
中逸事

瞻尚綿竹  
死節

沓中種麥  
逃讒

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死，雖不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

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

【案】此朱子答何叔京書語見文集。【閣按】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事，與董厥

並平尚書事。至六年冬，國遂亡。其任事未久，而董厥、閔宇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者，恐未悉當時勢也。姜維略言之，而後主不納，逃讒沓中，思遠少爲主增，亦蜀之奇也。能必入乎武侯之克肖固難，吾所惜於思遠八歲失怙，未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以宿衛不習戰之兵，攬旣入死地之強寇，既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憑城持重，以挫其鋒，一敗塗地，國勢崩解，有如干寶之云。又云：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方樸山云】畢竟朱子所見爲是。南軒兵敗之言，絕不爲乃翁地乎。【全云】晦翁以下，當另爲一條。○【元圻案】【水經注十七】陽溪水，上承斜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屈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昔避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振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也。【又二十七】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壘赤崖，以北關道緣谷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綠崖與伯苗相聞而已，亦武侯逸事也。【諸葛瞻傳】瞻字思遠，景耀六年冬，鄧艾自陰平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諸葛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蜀黃權傳】權留蜀，子崇隨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屢勸瞻宜速行據

畏蜀如虎

陸機晉史  
虛夸

蜀老知亮  
枉

武侯事多  
湮沒

先主永安  
囑後事

諸葛隱沒  
五事書

八陣圖遺  
址有三

魚復石跡  
如故

險無令敵得入平地。【朱子曰】欽夫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華陽國志曰】姜維惡皓恣擅，啓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人耳，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華連，懼於失言，誦詞而出。後主飭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難。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

曲筆云：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元圻案】「諸葛傳」建興九年亮復出祁山，注：漢晉春秋曰：司馬宣王尋亮於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傳又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囑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抗，吳亡入晉，事迹具晉書本傳。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晉紀四卷，陸機撰。【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郭沖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惜乎其書不傳。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

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元圻案】

【玉海一

百四十二】兵制陣法門，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注：郡縣志，在興元府西，縣東南十里。武侯壘石門爲圖，一在新都之八陣鄉，注：郡縣志，在成都府西，縣北十九里。寰宇記，在縣北三十里。彌牟鎮，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

八陣形勢各異

水上注洞當中黃龍騰鳥飛折衝虎翼握機衝陣之法本諸侯方圓牝牡衝方置車倫雁行之制又蔡氏曰八陣圖有二一在魚復云云成都圖經云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彌牟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葦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興元志西縣亦有之則八陣圖有四杜詩箋嘉話錄云王武子曾為夔州之西市俯臨滄岸沙石下看八陣圖箕張翼舒形鵝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巴蜀雪消之際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雪奔山裂聚石為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百年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為元德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高似孫子略一附武侯八陣圖似孫曰八陣圖在沔陽者酈道元水經注以為傾而難識矣在新都者時土為魁植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並峙周凡四百七十二步魁百有二十在魚復者隨江布勢填石為規前障壁門後倚却月縱八橫八魁間二丈內面偃月九六鱗差江自岷來奔怒湍激驚雷迅馬不足以敵其雄也徒華變滄不足以窮其力也磊磊斯石載蟲載椿知幾何年曾不一仄是非天所愛神所敵者歟

君子龍潛鳳翔

微亮俱隱耕稼

水鏡採桑與統語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

稼而仕止殊魏元成徐鴻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之易地則皆然元圻案龍統傳穎川司馬微有知人鑒統

弱冠見微微採桑於樹上統坐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微甚異之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宋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岷山之南未嘗入城躬耕田里諸葛孔明

伏龍鳳雛

孔明拜德  
公牀下

魏徵先爲  
道士仕密

李密書招  
徐鴻客

鄧艾自陰  
平取蜀

人心思漢  
去漢

鄧艾入蜀  
自矜

譙周上書  
議降

呂溫武侯  
廟記

每至公家獨拜公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劉肅大唐新語曰〕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隋末爲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唐大行人。〔再關錄〕道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於李密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昧林野。莫知所之。〔文苑英華六百八十八〕載李密招徐鴻客書云。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引領瞻望。拂席相待。

鄧艾取蜀。行險以徵幸。閻伯才

爵里無考。

陰平橋詩云。魚貫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

〔何云〕鄧艾之深入。

固曰徵幸。然非羸師也。宋詩用字不穩。類此。〔方樸山云〕李特已言之。老泉亦云。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元圻案〕魏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又糧運將困。類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馬遵降。老泉語。見權書心術篇。〔陸放翁望劍閣感蜀亡事詩云〕自昔英雄有屈信。危機變化亦逶迤。陰平窮寇非難禦。如此江山坐付人。亦閻伯才之意。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

堂八陣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

始終盡於此矣。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全云〕書中再引說齋此

語。豈徒感季漢也。痛崖山耳。○〔元圻案〕鄧艾傳。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遺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晉書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

【蜀譙周傳】鄧已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周上書曰。易曰。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尙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途從周策。唐呂溫武侯廟記曰。夫民無歸德。以爲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政。王莽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脇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興國。振絕緒。諭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說齋之論。蓋本於此。【宋史紀事本末】端宗景炎三年四月。帝崩。年十一。陸秀夫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帝遷居新會之崖山。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帝昺祥興二年正月。元張宏範至崖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盍退往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乃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礙海中。中艦外軸。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爲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繇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載茅茨。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之。世傑賊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蕪。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宏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寄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二月。宏範乃四分其軍。令諸將曰。宋舟西巖崖山。潮至必東。急攻之。世傑南北受敵。兵疲不能復戰。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帝至其舟中。秀夫恐來舟不得免。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帝年



魏文以嗣  
婢憂服

魏文自比  
舜禹

子建拜墓  
宴吟

憲英知魏  
不昌

法術通達  
流弊

魏文倡為  
放曠

魏晉矯苦  
節為曠蕩

九歲世傑葬之海濱。世傑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篡漢

也。哆然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

【原注】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柏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來。又云：可不及娛情。其未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元折

案】【魏辛毗傳注】世語曰：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甥夏侯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鑿。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氏其不昌乎。【魏文紀】建安二十五年。改為延康元年。七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注魏書曰：設伎樂百戲。孫盛曰：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禪華。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晉傳元

武帝泰始元年上疏

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見晉書本傳

然則放曠

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蓋指黨錮諸人也

苦節既極

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亡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

秦漢來好  
尙變亂

荀彧附曹  
比子房

荀彧爭九  
錫自殺

魏律用鄭  
章句

律八例猶  
春秋之凡

傅元之言得之

【何云】或以爭九錫建國自殺豈可擠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論太峻而反使亂臣賊子法無可加者此類是也然其病皆生於讀書不詳考本末【閻按】竊以鍾皓之孫繇亦然○【元圻案】程

氏遺書十八劉元承記伊川語曰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翼鑑其弊必尙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尙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尙虛無而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振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註云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唐柳冕與權德輿書曰】後漢尙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義門謂厚齋持論太峻非也案三國志荀彧傳注世之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是劉宋以前已有此論彧之初見魏武也魏武大悅曰吾之子房是魏武固以漢高自居而彧之說魏武亦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兗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又曰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此豈純于爲漢者即其勸操奉迎獻帝不過曰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耳管仲有尊周室之功其實亦挾天子以令諸侯假大義以強齊國彧蓋欲爲管仲者也惜所事非桓公耳及代漢之勢已成始阻九錫之議以爲君子愛人以德譬猶教稼升木爲虎添翼而後制之豈可及哉彧能擇人而事委身昭烈協心孔明則漢室可興不負王佐才之日矣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

事見晉書  
刑法志

范蜀公

策問見宋文鑑  
一百二十四

曰律之例

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

【集證】律疏以者與真犯同准者與真犯有間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各者彼此各同科此罪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即者意

子律違從  
闕俱異

六經亞文

商君受李  
悝法經

蕭何增益  
爲漢律

法律條數  
篇數

唐律周刑  
統

宗袞同姓  
之稱

節義巨鑿  
姦鉅

文欽等欲  
誅司馬

不附司馬  
諸魏臣

盡而復明者文  
雖殊而會上意  
宋莒公名庠封莒國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閻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

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元圻案通鑑魏明帝紀太和三年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爲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常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又詔陳羣劉劭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十餘篇於正令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法家書之存於今者惟唐律爲最古周顯德中竇儀因之作刑統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上謂宗袞嘗言律云可從而違堪供而闕亞六經之文也宋袞謂宋莒公也謝朓謂謝安爲宗袞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鑿巨姦之鉅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母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爲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爲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爲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全云以不附司馬氏而死者尙有若李豐張緝夏侯元許允之徒王經

晉齊史書  
忠逆顛倒

隋史不貶  
尉遲迥

諸葛誕疑  
懼不安

諸史書寇  
書狄曲筆

王凌索棺  
釘太傅

袁粲劉秉  
沈攸之冤

牛毛麟角  
之喻

蔣濟上萬  
機論

則死於成濟之難。其後嵇康亦以不附見殺。又云。王凌索灰釘之事。必出晉史之誣。通鑑亦誤采之。又云。隋史於尉遲迥。以其名臣。不加甚貶。然亦僅矣。○元圻案。魏王凌傳。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叔父允。正始初。凌都督揚州軍事。外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三年春。吳塞淦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司馬宣王乘水道討凌。大軍掩至百尺。凌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宣王。宣王送凌還京都。凌欲藥死。卞卹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儉都督揚州。揚州刺史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儉以計厚待欽。投心無二。遂矯太后詔。罪狀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之。欽遁走。儉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部民張屬就射殺儉。欽亡入吳。諸葛誕傳。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誕都督揚州。以王凌。卞卹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朝廷徵知誕。有自疑心。甘露三年。徵為司空。誕愈恐。遂反。車駕東征。大將軍胡奮斬之。鄭漁仲通志自敘曰。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卞卹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史通曲筆篇云。漢末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卞卹。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云云。三國志王凌傳注。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椽屬。與決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耶。遂自殺。晉史蓋出於此。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集證。北史文苑傳序。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抱朴子極言篇。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皆本萬

機論。○元圻案。魏蔣濟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文帝踐阼。濟上萬機論。帝善之。歷官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唐王棨自名其集曰。麟角集。亦取蔣子。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

全昱責朱三頁唐

擊盆進穀

三世五世長者

仕宦難於衣飯

管幼安如郭林宗

蘇文定管寧贊

木榻膝處皆穿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胥。事詳左傳

左傳

下不如朱全昱。謂之正。〔閩按〕正即貞。宋避諱故。

可乎。〔元圻案〕晉書宗室傳安

平獻王孚。宣帝次弟也。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五代史梁家人傳〕廣王全昱。太祖兄。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燕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曰。朱三。爾碣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太祖不悅。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碣山故里。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原注〕謂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方樸山云〕宋人謂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此王氏所云俗語。○〔元圻案〕此詔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九。原注上句亦御覽本文。〔張文潛明道雜志〕錢穆父嘗言三世仕宦。方會着衣喫飯。故錢公每饗客。致饌皆清要而不繁。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

之逸民。

〔全云〕文定之贊未妥。深寧之言亦未覈。林宗幼安。使遇治世。非不臣不友者也。少非漢人。將別有一天地乎。○〔元圻案〕〔魏志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廬於山谷。文帝

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海浮。還郡。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皇甫謐高士傳〕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後漢書郭太傳〕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

郭太不違親絕俗

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少非漢人，即賢者避世之謂。

文武郊鄴，謂非中土。

孫權知俗，儒誣文。

虞氏江表傳。

吳稱尊號，郊天。

孫權破羽，臣曹。

朱子言權亦漢賊。

羽孫權，朱注論關。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鄴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

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

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見孫權傳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可及也。〔集證〕〔唐志雜史類〕

虞溥江表傳三卷。○〔元圻案〕通典四十二禮二註，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脩設。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案陸機辨亡論，謂權遂躋天位，鼎峙而立，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孫權本傳〕：太元元年，權祭南郊，還。

寢疾，通典之說為得其實。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案〕魏略云：爾見魏武紀建安二十四年注。英雄之氣安

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何云〕其論略本於裴世期。○〔元圻案〕吳諸葛瑾傳注：裴松之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王定霸，功未可必要為聲威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

助魏除害，是謂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孫漢之規於茲而止。〔朱子語類〕：學者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權之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他壞倒如甕

取關羽之類是也。

況長寧甄文偉

諸葛恪

格字元遜

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

費律圍棋辦賊

文偉

原注亦見通鑑

文偉，謂費律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

四十一漾

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

費律害於郭脩

江人

元圻案：吳諸葛恪傳注志林曰：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

呂岱戒元遜十思

馬振甲羽檄交馳，費律時為元帥，與來敏圍棋，意無厭倦。敏臨別，謂律君必能辦賊者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葭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

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竝而載之，可以鏡機於後，永為世鑒。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曾稽餘姚人，喜少力操行，屢徵不起，專心經傳，為志林三十篇。唐藝文志：何承天

姓苑十卷

嚴峻以書生辭軍事

嚴峻之遜呂蒙有鄧子皮之風

事見襄公三十年

陸遜之薦淳于式有晉祁奚之風

事見襄公二十一年

吳安得不興

魯肅後軍屬呂蒙

乎

元圻案：吳嚴峻傳：峻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張昭進之於孫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魯肅卒，權以峻代肅督兵。峻前後固辭，機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

陸遜薦式  
忌怨

堅策輕敵  
隕身

孫權合肥  
越橋幸免

孫休釋嫌  
李衡

賀臘誅孫  
緝

孫峻薦恪  
殺恪

諸葛恪受  
託孤詔

焉呂蒙傳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陸遜傳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免

元圻案堅單馬行峴山為黃祖軍士所射殺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

出卒遇客為客所害俱見本傳孫權傳權征合肥未下徵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張遼所襲權乘駿馬越橋得去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緝有叔孫昭子之斷

事見昭公五年吳之賢君也全云其後亦一庸主耳元圻案

孫休傳永安二年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鈎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休聞緝逆謀隱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緝即日伏誅休緝所立也漢高祖赦季布見漢

書本傳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

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何云於時吳之舊德盡矣權之悖尤在和霸交構之會耳元圻案諸葛恪傳注吳書曰權寢疾讓所付託孫峻表恪器

任輔政可付大事權疑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見臥內受詔床下傳曰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恪恥城不下忿形於色由此衆庶失望怨黯興矣孫峻因民之多怨構恪欲為變與亮謀



塗塘塗中  
清流關

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劍，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

吳築塗塘。赤烏十三年。晉兵出塗中。

武帝紀。

塗音除。

廣韻：塗，直魚切。集韻：音除。水名與滁同。

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

〔案九域志〕真州六合縣。

楚之堂邑也。堂邑，塗塘，即此。今名瓦梁河。

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

〔原注〕或以塗塘音塗誤也。

元和郡縣志：滁州，即塗中。

〔集證〕〔王氏地理通釋〕

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間有塗塘。吳赤烏中遣兵十萬斷塗作塘。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瓦梁堰有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即塗塘也。〔晉書武帝紀〕琅琊王伷出塗中。○〔元圻案〕滁州屬淮南道。今元和郡縣志二十四一條全缺。此

條可補。

諸葛恪剛  
很自用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此桓十二年左傳文。

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元圻案〕〔魏齊王〕

東關新城  
勝敗

芳紀：嘉平四年，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恪傳：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出軍圍新城，連月不拔。孫峻因民之多怨，遂殺恪。

史通

雜說。

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

晉裴世說。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搜神記。

晉千寶撰。

幽明錄。

劉義慶撰。

是也。曹千兩

晉史多采  
小說  
曹千晉紀  
孫檀二陽  
秋

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

〔原注〕曹嘉之、千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案〕知幾自注云：劉遺民、曹續，皆于檀氏春秋有

史班宗

徐庾

採碎事為

綺麗

房尋等撰

晉書叢冗

元帝為牛

氏子之誣

劉遺民曹

續無名

晉紀論近

王化根源

傳。至於今晉書。又論贊云。唐修晉書。作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

甚。【集證】舊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請許敬宗。來濟。陸元士。劉子翼。令

狐德葵。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為主。然史官多文詠之士。好採碎事。競為綺麗。〇

【元圻案】晁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惟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然其多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至於取沈約之說。誣元帝為牛氏之子之類。亦不可不辨。

李華 作蕭穎。云。君謂左思詩賦。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原注】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〇【元圻

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某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

知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王化始於閭閻。干寶述文王脩舊德而維新其命。繼及妃后

躬行四教。化天下以婦道。蓋隱痛晉之亂。由賈后始也。故蕭穎士謂近王化根源。【文選注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唐書文藝傳】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

人。累中進士宏辭科。華文詞絳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疑過之。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

孔章者。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

史通雜說篇

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

豐城二劍

事未實

師古不錄

新異事

鮒魚鵬鳥  
寓言

張華傳載  
劍事之非

沈約喜造  
奇說

冒姓司馬  
之誣

宣帝飲龍  
將牛金

魏收元行  
沖信識

寓言則可求諸寶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

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元圻案〕

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

我于枯魚之肆○〔文選賈誼鵬鳥賦〕鵬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汎說非常蕪辭

競逐苟出異端徒爲煩冗祇礙篇籍蓋無取焉〔晉書張華傳〕載劍事與豫章記同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烏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

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讀史管見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宋

書符瑞志中尙存此說○〔元圻案〕宋書符瑞志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作兩口棹一盛毒酒一盛善酒自飲善酒毒酒與金飲之卽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可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馬後有牛乎元帝母夏后妃與瑛邪國小

史牛金私通而生元帝〔魏書晉司馬徽傳〕徽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瑛邪國王佑佑生恭王觀觀妃夏后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徽〔晉書后妃傳〕贊曰呂姜變羸黃姬化芊石文遠著金行潛徒蓋隱指此事〔史通探撰

篇曰〕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徽出於牛金劉駿上淫路氏自註云王劭曰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瑛邪國姓牛者與夏后妃

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叡。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叡爲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舊唐書元行沖傳曰。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健。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

郭展養生及馬

演蕃露云。晉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廐馬充多。潘尼爲太僕。箴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

潘尼乘輿箴

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爲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爲一。

晉諸公贊

存心審當及畜牧

【全云】演蕃露程大昌撰。集證。隋志。晉諸公贊二十一卷。晉祕書監傅暢撰。御覽一百三十職官部引晉諸公贊曰。郭展爲太僕。留心於養生。是以廐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元圻案。演蕃露四。衛文秉心寒澗。駝牝三千。心何預馬。而著以爲效也。是與思無邪。思馬斯。正同一理也。凡爲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途賴此心以之。擊息。故馬亦蕃庶也。此由未觀本之論也。晉郭展爲太僕云云。晉書潘尼傳。尼字正叔。岳從子。補尙書郎。轉著作郎。爲乘輿箴。其辭曰。王者孜孜於得人。汲汲於開過。雖廷爭而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日箴。箴中無序列郭展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演蕃露十六卷。續演蕃露六卷。宋程大昌撰。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辨其爲僞。乃自爲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蕃露。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潘尼乘輿箴。亦見藝文類聚十一。

庾后牙尺威帝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般若小傳。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

庾亮殺宗  
廢康

庾后效和  
憲臨朝

殷芸小說

阮籍蘇門  
歌

籍爲鄭冲  
草勸進文

蘇門生嗣  
宗五嘯

庾誅南頓王宗常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常復云何庾后

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元圻案】明穆帝皇后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聘爲太子妃明

帝即位立爲皇后成帝即位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以憂崩贊曰援筆廢王持尺威帝契關終履殷憂以斃【庾亮傳】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疾篤亮受遺詔輔幼主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康宗帝室近屬繫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傳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史臣曰亮智小謀大味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粲見誅物議稱其拔本尺牙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賓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官祕書監司徒左長史【隋志】小說十卷梁武帝勅安右長史殷芸撰陳振孫曰邯鄲書目云或題劉餗非也今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帝注云齊殷芸撰則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諸史傳記中鈔集或稱商芸者宜祖廟未祧時避諱也

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

隆富貴俯仰閒貧賤何必終【案】阮籍詩見魏晉春秋三國志王粲傳注引之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

道春秋之誅【何云】勸進者自鄭冲若嗣宗代草尙未可擠之亂賊也畏禍操筆不得爲大丈夫耳○【元圻案】三國志【阮籍附見王粲傳注】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

姓名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適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云云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文選阮籍爲鄭冲勸晉王賤注臧榮緒晉書曰鄭沌字文和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爲晉公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爲其辭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

〔閩本云〕元板前字上無

擬天希聖語所自

周子二字〔集證〕〔藝文類聚孝類〕載夏侯湛閔子騫贊云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元折案〕〔晉書夏侯湛傳〕湛字孝若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秦始中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子不嫌僕德之不劬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

陶侃夢登天門折翼

東坡謂劉壯與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

〔案〕壯與名羲仲筠州人祕書

忠節橫秋霜貫白日

丞恕之子也宋史附見恕傳

陳忠肅名推字瑩中

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度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

陶侃祖約不與顧命

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爲之也

〔全云〕折翼之說誠誣然蘇峻之難或前或却則不及溫忠武遠甚晉史固謬東坡公亦過許也如陶公只是第二流人物○〔元

溫嶠邀侃平石頭

折案〕〔晉書陶侃傳〕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蘇峻作逆京都守侃子瞻爲賊所害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爲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

庾元規拜  
陶士行

王隱晉書  
供紙於亮

罔請之。因推爲盟主。侃乃遣都督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回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俱會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亂。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容鑒。龍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尙富。餘寇未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猶謂犬馬之齒。尙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邱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薨時年七十六。榮諡曰桓。梅陶與曹讖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如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或云。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關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奪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又庾亮傳。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出溫嶠爲江州。以爲聲援。蘇峻與祖約舉兵反。亮不能制。南奔溫嶠。推侃爲盟主。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史論曰。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幸。非晉政之不綱。朱子文集二十。乞加封陶威公狀。劉養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嘗爲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關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強兵。居上流。潛有窺奪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而知其然哉。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陳郡陳留人也。元帝詔隱及郭璞。令爲晉史。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供其紙筆。書乃得成。杜延業晉書無傳。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杜延業晉春秋略二十卷。

秦以天醉  
得金策

庚翼論歲  
星應季龍

錢神銅臭

何曾荀顛  
非孝

何曾父子  
驕奢

荀顛阿附  
質充

庚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貨殖論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

云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是之謂知天【原注】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庚

信哀江南賦【集證】西京賦昔者天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注虞喜志林曰諺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哀江南賦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元圻案】晉書天文志【康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李德裕字文饒著貨殖論曰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案晉書何曾傳】傳元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夫以孝事君則忠

不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及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

【元圻案】何曾傳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徵拜侍中時曹爽專政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武帝薨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性奢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劭為太宰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庶子遵遵子綏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遂誅綏又荀顛傳顛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顛年踰



耳順孝養。養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顓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苟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釋吳以爲外懼

山濤欲釋吳以爲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

不去州郡武備

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磻之於玉也。〔何云〕削山王是一時猜忿之辭。〔全云〕強番紹以出仕。則謬矣。〔元圻案〕通鑑晉武帝紀。咸寧五年。杜預表請伐吳。帝許之。

山濤非清談流

七賢不取山王

延年五君詠猜忿

王戎好利執牙籌

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爲外懼。豈非美乎。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及。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竄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文選五君詠註。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嗜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于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替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糟粕已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其一。則向秀。〔王戎傳〕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性好典利。每日執牙籌。晝夜計算。常若不足。

邵子西晉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閔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攷

荀勗夕陽亭語

之晉史。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

石勒行販  
嘯上東門

劉曜陷長  
安

晉宋壬辰  
丙子事類

賈充結婚  
太子

疑赦大赦  
郊赦

謝安遊山  
墅圍棋

謝元張元  
問稟秦

畏哉。

【原注】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閣按】壬辰爲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賈氏爲貴妃。似道之姊也。○【元圻案】賈充傳充字公闈。父遠。任愷進說請充鎮關中。充自以爲失職。將之鎮。百僚饒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諸宮。而楊皇后及荀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晉書載記】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成郡王。顛拜元海爲北單于。遂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子。永嘉二年。晉卽皇帝位。子聰。遷懷帝於平陽。從子曉。陷長安。愍帝出降。元海名淵。唐避高祖諱。故稱其字。【載記石勒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

代。江默。字德。功崇安人。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謂非宜。彪之。字叔武。彬次子。語見本傳。則郊

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集證】案漢書文紀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則郊赦始自西漢矣。

通鑑。晉紀武帝大元八年。秦兵旣盛。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

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元圍棋賭墅。【案】通鑑仍晉書謝安本傳之文。綱目。刪元不敢復言。乃命

臣勝臣夏  
侯勝

王謝孫奉  
册贈桓元

朱子歎嗣  
守之難

陶侃非淵  
明祖

昭明誤讀  
陶詩

侃子皆凶  
暴

題甲子不  
著晉號

張元重請二句。則圍棋爲張元乎。謝元乎。世說雅量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元圍棋。然二

元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閣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棋愈是謝元。方樸山云。妙。○元

注。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王導之孫謐。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澹。持册於劉裕。閣按。澹先已與謐齋册詣姑熟。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

也。原注。無忝乃祖。一陶淵明而已。閣按。兒子詠有辨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

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爲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於周二章。隱於戰國。顯於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爲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己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卽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爲淵明曾祖。果眞出於侃。此龔公博者。方爲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已遠。已爲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爲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大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因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

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辨之。與近日傳占衡。永初甲子辯。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爲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元圻案】王導傳。導孫謐。少有美名。桓元將篡。以謐兼太保。奉册。璽詣元。元篡。封武昌縣開國公。謝安傳。安孫潛。少歷顯位。桓元篡位。以潛兼太尉。與王謐齋册到姑熟。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東坡書陶淡傳後曰。淡字處靜。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陶士行諸子皆凶暴。不獨夏也。而諸孫中。乃有淡。曾孫中有潛。淡高遠如此。近類得道。與潛近親。而潛無一言及之。此又未喻也。蓋亦深疑之。朱子歎嗣守之難。可知南軒先生之論諸葛瞻。未免過刻。

桓元一廟不及列祖

卞承之論桓元未核

桓元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

當汗簡牘。

【全云】此甚言亂賊之悖耳。不然。新莽歷追華胄。其不能長世。亦與元等。○【元圻案】桓元傳。元自以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于前世。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丞

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胡致堂讀史管見曰。卞承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總功。何輕重之勿審歟。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頌。辭張華之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羌

忠義傳三人可削  
韋忠仕劉  
總死羌

而死。非爲晉死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

茂先華裴  
顛愆

譙登應傳  
不傳

王育劉敏  
元仕逆

唐許李修  
晉史之謬

淵明述夷  
齊箕子

延之誅淵  
明

綱目書晉  
徵士

南史爲淵  
明立傳

淵明眷眷  
王室

忠義安在哉。唐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烏知蘭艾鸞鳥之辨。

【全云】譙登應傳而不傳。此晉

史之所以謬也。○【元圻案】「忠義章忠傳」忠字子節。年十二喪父。裴秀弔之。哀慟感人。歸而命子頤造焉。託行不見。頤爲僕射。數言之。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間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裴頤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所宜行耶。後仕劉聰。爲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死。【又王育傳】育字伯春。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又劉敏元傳】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隨行爲盜所劫。敏元請以身代。盜曰。義士也。犯之害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

之言。銜木填海之喻。

【案】淵明擬古詩云。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讀山海經云。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

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誄

淵明曰。有晉徵士。

【誄見文選】案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

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

意。【案】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十一月書晉徵士陶潛卒。

南史立傳非也。

【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貶其高。○【元圻案】真西山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淵明眷眷王室。蓋有

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弗之察爾。錢氏大昕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興書必未立傳。宋書入之隱逸。著其不仕之節。深得微顯闡幽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則前史

魏志傳管幼五

策用扶老藤据櫬

蔡順不理朽枯棹

淵明與子書

韓元長八世同居

范稚春七世同才

賊不入韓仲黃境

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顏魯公題栗里詩

十題甲子始庚子

既未有傳，新史又不可傳，必終於湮沒無稱，豈通論乎？又曰：淵明立傳，昉於沈休文《宋書南史》，特因其舊耳。

策扶老以流憩

歸去來辭

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元圻案】後漢書周槃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注：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枯棹朽，在

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爾雅釋木：「据櫬，注：腫節可以為杖。」陸機草木疏：「据櫬節中腫，可作杖，以扶老，今靈壽杖是也。」

淵明與子儼等疏：「穎川韓元長，謂韓融。」

【原注】詔子後漢有傳。

濟北范稚春，謂范毓。」

【原注】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范幼春，蓋避唐諱，治字

之嫌。【何云】南史似作于太宗時。至高宗時成。○【元圻案】南史隱逸傳：「潛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范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汝其慎哉。」後漢書韓韶傳：「韶，字仲黃，穎川舞陽人也。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理，而不為章句學。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晉書儒林傳：「范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賦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金樓子戒：「子篇引淵明此書，作汎稚春。涼有主簿范稱，見通鑑晉紀四十。汎音凡。」

朱文公

答呂伯恭書

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

翼，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

葛巾漉酒

臥北窗稱  
羲皇上人

陳舜俞不  
奉青苗法

陳劉遊廬  
山六十日

杯蛇虎石  
二出

蒼蠅集筆  
端傳赦

題詩庚子歲。〔閣按〕淵明十題  
甲子自庚子始。

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

〔案〕宋書潛傳：邵將候潛，還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舉還

復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興與孤雲遠，辨隨飛鳥泯。

〔淵明雜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見廬山記。集不

載。〔何云〕此詩唯見陳令舉廬山記中，然已非全篇矣。○〔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廬山記三卷，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歷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稅，事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游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而渙舊嘗雜錄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書舊所傳，考據精博，非後來廬山記勝諸書所及，雖缺四五兩篇，猶可寶貴。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閣按〕風俗通義劬祖，彬為汲令，賜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元圻案〕宋戴埴鼠璞云：大率奇事易失實，虎石蛇

孟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石復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既而疾，廣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彬請杜宣酒，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樂廣事見本傳，應彬事見風俗通怪神篇。

蒼蠅傳赦，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探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

人。起家小兵參軍。元嘉三年。爲給事黃門郎。太始中卒。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志所載相合。〔異苑三〕晉明帝嘗欲肆赦。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亡去。帝竊異焉。令人尋看。卽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傳已徧。〔晉書符堅載記上〕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堅親爲敕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諺曰。欲人弗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唐歐陽詹暗室箴曰〕又有符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

宜列於魏書。〔何云〕韓通附建隆。其類也。〔全云〕韓通又是一例。今宋史以周三臣目之。則不以爲宋人也。嵇康則死于晉未篡之時。萬無入晉書之例。魏書已附康于七子傳。晉史複書。○〔元圻案〕晉書。嵇康。字叔夜。

譙國銓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銓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通鑑魏元帝紀〕景元三年。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惡之。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異譏。譏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鍾會譖康。嘗欲助毘邱儉。昭遂殺安及康。

司馬師引二敗以爲己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元圻案〕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

師引二敗以爲己過  
司馬昭惡甚於師

嵇康以非湯武見殺  
晉史傳嵇康之謬  
韓通附建隆  
山濤舉叔夜  
嵇康證呂巽譏安

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三國志魏齊王芳紀〕嘉平三年。注。漢晉春秋曰。毘邱儉。王昶。關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恪。景王從之。



昭以東關  
殺王儀

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爲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責。又王倫傳注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胡氏讀史管見曰〕師引敗歸己。非自反之德。蓋悔殺王儀而爲之誤。以兩事爲一人以前爲後。

劉殷失節  
劉聰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元圻案〕〔晉書孝友傳〕劉

事君幾諫  
之非

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不見其齒。齊王閭辟之。拜新興太守。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恆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讀史管見〕嘗論劉殷言事君幾諫之非。故厚齋云爾。

干寶論晉  
創業異周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爲此言也。可謂直矣。

〔元圻案〕〔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曰〕晉之興

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臺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晉焚石勒  
聘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晉敗其一。

〔原注〕符堅

滅其三。

〔原注〕李勢。慕容超。姚泓。

不可以

晉破符堅滅三寇

清談尙能自強

孝靜簡文悲歌

郗超請急省父

文襄使崔季舒歐帝

劉崑奉表元軍稱臣

上元尊號貢銀絹

元主命帝后爲僧尼

清談議晉

【何云】感慨深矣。【闕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元圻案】晉成帝紀咸和八年石勒遣使致幣詔焚之。【孝武紀】太元八年苻堅率衆渡淮遣謝石謝元謝琰桓伊等距之及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

倂斬數萬計。【穆帝紀】永和三年三月桓溫攻成都尅之李勢降益州平。【安帝紀】義熙六年二月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義熙十三年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袁粲齊邊防實言論十事】其論戰云晉之渡江國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輒焚其幣祖遜出鎮而河南復爲晉土苻秦南牧一戰而却之蓋強敵在前晉人朝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能保其國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孝靜帝

闡本無帝字

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全云】傷德祐之北行也。○【元圻案】晉簡文帝紀先是蔡惑入太微海西廢及帝

登降蔡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長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耶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顧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因詠庾闡詩云遂泣下霑襟。【魏書孝靜帝紀】帝有孝文風齊文襄王嗣事甚忌焉文襄嘗侍飲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崔季舒歐帝三拳奮衣而出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云云及禮位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宋史紀事本末】帝羸德祐二年先是元軍既迫遣柳岳奉書如元軍既還陳宜中復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崑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正二月伯顏至臨安城時福王亦白紹興至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

祖遜言晉  
副由下

姚弋仲誠  
諸子歸晉

王猛願符  
堅勿圖晉

宋末逃遁  
叛降諸人

右軍以翰  
墨掩

右軍遺殷  
浩謝萬書

相見之禮。閏月帝及太后隨元軍北行。元主廢帝為瀛國公。見於大安殿。尋命帝為僧。全太后為尼。於正智寺。

祖遜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

【案】此祖遜說元帝語。見本傳。遜字士稚。范陽道人。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

晉之德澤淺矣。姚

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全云】亦以比宋之無失德。而致嘆於姚弋仲。王猛之不

若。則隱指夏貴輩也。○【元圻案】後魏崔鴻後秦錄。仲有子四十二人。常誠諸子曰。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

【又前秦錄】王猛寢疾。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宋史紀事本末】

帝景德祐二年。正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按】先是度宗時。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權守張晏然都統程鵬飛以州軍降。

伯顏遣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城降。又以書招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陳奕以書誘其子殿。以安東州降。德祐元年。知

南康軍葉開。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元兵至海州。安撫丁順降。知廣德軍令狐鑿以城降。元兵

至常州。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

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京湖宣撫司朱禕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逢。提荆清陽夢炎等。

降。獨松關守將張濡。遁。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潭州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

【何云】一能特因墨池言之。

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

殷浩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

謝安浮文  
虛談

王謝登治  
城見志

曾子固墨  
池記

慕容恪  
足忠

藏與士卒同甘苦。〔案〕羲之本傳無甘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常時所宜言論風旨可著苦二字此從通鑑。

廊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元圻案〕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

協羲之以國家安在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曰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通鑑晉紀〕穆帝永和二年羲之遺謝萬書曰以君邁往不層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果敗〔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曾子固墨池記〕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教授王君書于楹間以楮之王君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容齋四筆〕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當世亦少其比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胡氏讀史管見〕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願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尙也

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者以人爲輕重。〔元圻案〕史通模擬篇左傳稱

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

規國以人  
爲輕重

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晉書載記】慕容儁字宣英。毓之第二子。毓死即位。慕容恪字元恭。毓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尙在所憂方大耳。

竊范氏鐘  
掩耳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

【元圻案】宣帝紀唐太宗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

晉明石勒  
掩飾

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呂氏春秋不苟論自知篇】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淮南子說山訓】范氏之賤。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淮南蓋本呂覽。【梁任昉勸進箋】惑甚盜鐘。李善注引呂覽。

楊盛不改  
年號如陶

楊盛不改義熙

晉安帝九年改元義熙

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

【原注】盛武都王。【何云】王疑作氏。又云。皆深傷宋季之無人也。○【元圻案】宋

清水氏仇  
池公

書氏胡傳。略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晉安帝以楊盛爲仇池公。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元爲武都王。世子。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熙之號。盛謂元曰。吾年已老。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故元奉焉。

袁宏恥伍  
伏滔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九錫。恥安在哉。

【全云】此指葉李輩嘗立名節。不終。○【元圻案】文苑傳袁宏

彦伯策桓  
溫九錫

伏滔著正  
淮傳

葉舜玉攻  
似道仕元

謝邈徐邈  
焚削詔辭

字彦伯。性強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辨論。每不阿屈。〔世說新語八〕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虎袁宏小字。〔王彪之傳〕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才大。安可以此示人間。彼病日增。亦當不後支久。自可更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謝安傳〕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文苑傳〕伏滔字元度。平昌安邱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溫引爲參軍。從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傳具載其文。餘無貶詞。袁彥伯何以羞與比肩。而厚齋稱之爲知恥。當更詳考。〔元史一百七十三葉李傳〕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景定五年。世祖南伐。會憲宗崩。世祖班師。襄陽圍解。賈似道自詭以爲己功。益驕恣。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改似道似道知書藁。出於李賊。其黨劉良貴。誣李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會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云。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尙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詔。

謝邈傳。孝武多賜近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

〔閣本云〕錫。元板作賜。或文辭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事見孝武紀。寧康三年。

此一事也。晉書以爲謝邈。通鑑以爲徐邈。必有一誤。〔閣按〕通鑑亦本晉書儒林傳。○〔元圻案〕謝邈。附見謝安傳。邈字茂度。性剛硬。頗有理識。累遷侍

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姿性端雅。動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遷散騎常

杜預恐伐  
吳無及

隋文伐陳  
以顯行

吳張悌渡  
江決戰

韓擒降蠻  
奴平金陵

侍帝好爲手詔詩章云云。文與通鑑同。愚按謝邈所焚者，乃已被賜之章，故得毀之。徐邈所刊削者，似指未賜侍臣者而言。以徐邈常在西省侍帝故也。且謝性剛硬，徐性愼密，事亦各肖其人，似非一事。不妨兩存。晉書兩傳同有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時，議以此多邈之文，故厚齋疑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稊於江，曰：使彼

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猶有死守之臣。

謂丞相張悌也。

杜預所以

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

誠也。〔元圻案〕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之計，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再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

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南史陳後主紀〕：禎明二年，隋文帝謂僕射高穎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稊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三國志吳孫皓傳〕：天璽三年，以軍師張悌爲丞相。注：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迎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今渡江迎戰，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悌爲晉軍所殺。〔隋書韓擒傳〕：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襲采石，守

者皆醉擒遂取之。次于新林。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端等相繼降之。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嬖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擒。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嬖奴搗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按韓擒卽韓擒。虎唐史臣避唐諱。故去虎字。

江左篇製  
溺元風

正始中王  
何好莊老

郭璞始變  
永嘉體

許詢孫綽  
祖元

集蘭亭諸  
人

羲之好服  
食養性

文心雕龍明詩篇謂江左篇製溺乎元風。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何云

佛理疑當爲元理。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尙。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

晉元虛之習。詩體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愚謂以下二十字。闕本作小註。今從何本。何云。景純蓋始變永嘉之體。非孫許之弊。自景純始也。集證。蘭亭詩載宋

桑世昌蘭亭考。○〔元圻案〕宋書謝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原之氣。世說新語三。簡文稱許。條條注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尙賦頌。皆體則詩騷。芻綜百家之言。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元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孫綽。轉相祖尙。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三國志魏鍾會傳注。王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正始中。黃門侍郎缺。晏議用弼補臺郎。又曹爽傳。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得論。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賦爲中興之冠。璞作遊仙詩七章。載文選。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元都。孫綽許詢。晉書無傳。王羲之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性。初度浙江會稽。有佳山水。



梁武帝勅  
撰通史

王暉業著  
科錄

高峻小史

辨宗錄

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與羲之同好。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文選〕孫綽遊天台山賦。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又〕江淹擬許徵君自序詩。善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宏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

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爲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

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闕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惟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爲本異者惟

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元圻案〕史通六家篇。梁武帝勅其羣臣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爲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做通史而取其相似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黃氏叔琳史通訓故補北史景穆十二王傳。濟陰王暉業撰魏藩王家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常山王遵傳元暉常山王遵之後。召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爲科錄。起伏羲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元云暉業者誤。〔書錄解題〕別史類。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唐殿中丞高峻撰。本書六十卷。其子迥分爲一百二十卷。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常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間人。則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迥序

但云分六十卷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嘗有所增加，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傳益之，非高氏本書。

周朗言積寶筭衣

耳視目食

取果刻鏤朱錄之

箕首篡魏未肆

劉裕弑零陵王

齊梁襲篡弑跡

徐傅謝死猶里克

宋周朗有積帶寶筭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元圻案〕〔宋書周朗傳〕朗字義利，汝

南安成人。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櫛，集服累筭，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為櫛帶寶筭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溫公迂書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稱所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錄之，豈非以目食者乎？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山陽公卒於魏明帝青龍二年。陳留王卒於晉惠帝太安元年。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

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元圻案〕〔通鑑綱目〕晉恭帝元熙二

年六月，劉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永初二年，宋主裕弑零陵王于秣陵。又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宋蕭道成自進爵為齊王，遂稱皇帝，廢其主準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五月，齊主蕭道成弑汝陰王，滅其族。梁弑宋巴陵王，陳弑梁江

陰王，隋弑北齊介公闡。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死，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帝不失為叔孫昭子。〔元圻案通鑑綱目〕宋營陽王景平二年，徐羨之、傅

文帝如叔  
孫昭陽迎  
廢營陽  
宜都  
宋主討謝  
晦

宋文魏太  
武不克終

佳兵不祥  
好還

言漏衾衽  
難結商豎

荆岐凶年  
由師旅

齊武議葬  
裴后立石

王儉言誌  
墓非古

誌銘之始  
諸說

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於吳六月弑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是為文帝元嘉三年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誅之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誅之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元圻案】宋文帝為太子劭所弑魏太武為中常侍宗愛所弑【宋書文帝紀

論曰帝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魏書太武紀論曰帝掃統萬平秦隴窮遠海澨河源其功大矣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豐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老子上經儉武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儉武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葉少蘊石林云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為非古或以為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

球作誌墓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戎墓銘為自晉始亦非是今

世有崔子玉全云書張衡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

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輒久方刻石【元圻案】唐封演封氏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於墳裏禮無此制魏

侍中纒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制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案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

顏延之爲  
王球志墓

司馬越女  
冢銘

穿窬得王  
戎墓銘

張衡墓刻  
石二本

比干墓銅  
槃銘語

誌皋初用  
甄後刻石

纓篋葬親  
製埋文

石誌但述  
家世姻族

郎河東賈吳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荀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醜家穿窬得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用耳。〔南齊書文學傳〕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歐陽公集古錄〕張衡墓銘。其刻石爲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又宋文帝碑跋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彝盤。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冢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周益公跋王獻之保母碑云〕銘墓三代有之。薛尙功鐘鼎款識第十六卷。載唐開元四年。假耕耨者得比干墓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靈。茲焉是保。蓋古者範銅精巧。鑲以爲器。窆死皆用。自漢錢幣益重。銅禁日嚴。不宿業。於是陶土堅緻。與鐵石等。予得光武時梓檀扈居墓甄。先敝所歷之官。末云千秋之宅。撫脫隸書。而非鑄也。又有章帝時。范君謝君甄銘。以四字爲句。厥後銅雀之瓦。遂可作硯。字亦隱起。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久乃刻石。紹興中。予親見常州宜興邑中。廝出靈帝時太尉許馱塚。有碑漫滅。惟前有百餘字。可讀大略云。夫人會稽山陰人。姓劉氏。太尉之婦也。任昉在梁。撰文章緣起。乃謂誌墓始晉。殷仲文洪丞相。迺跋云。世傳東漢墓碑。皆大隸。疑昉時尙未嘗見。其說良是。惜乎。洪公不見漢甄也。〔宋祝穆事文類聚六十載。學始曰〕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顏延之爲王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誄故也。遂相祖習。魏侍中繆襲製埋文。父母墓下。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婭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字。然則魏晉以來。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無德業不爲銘

賈淵世傳

張融風止

詭越

不可無一

米芾書長

岳賜硯

蕭子顯文

破析刻雕

齊書虛美

隱惡

梁武諱順

稱應天

應天從人

評沿襲

頗見遠以

齊亡不食

〔元圻案〕南齊書張融傳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列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何遜春渚紀聞七〕上與蔡京論書長岳復召米芾至令書一大屏指御前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芾抱負趨出餘墨霽漬袍袖上曰顯名不虛傳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程致道名俱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伯宋史入文苑傳著北山小集四十卷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繪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

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元圻案〕宋袁褰楓窗小牘曰曾子固南齊書序是一部十七史序不可不熟看〔梁書蕭

子顯傳〕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

愛過諸子封寧都侯梁天監初降爵爲子撰齊書六十卷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

讀史管見十二

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

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蓋襲其誤

〔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爲爪距豈知

祚移其子乎〔何云〕宋以歸德爲應天府而明初襲之其後又改北平爲順天則兩京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士而經亡安得讀書人而用之○〔元圻案〕南史文學傳顏協字子和父見遠齊和帝鎮荊州以爲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

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帝問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易大有象傳應乎天而時行班彪王命論班固東都賦漢書叙傳俱有應天從人之語後漢黃瓊疏亦曰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又東都賦注引禮緯含文嘉曰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則又在班氏父子之前惟李善注引荊峯傳亦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實誤耳梁書武帝紀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鄉縣侯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梁詔通用足陌錢唐以八十為陌王章減所出為七七借陌字猶九陌省陌皇甫鑄為墊錢法東錢西錢省錢短陌長錢短陌三十五為百十五為百私用至四十八錢賈景興不賈膝

【元圻案】梁書武帝紀中大同元年詔曰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錢夢溪筆談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鑄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輸官仍用八十容齋三筆四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之盛際純用足陌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以七十七為百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顧氏日知錄曰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不始於梁也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事見魏書偽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

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元圻案】岳珂程史十四喻汝礪三峴人靖康初為祠部員外郎偽楚之僭集議密省簪弁恒慴喻獨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

喻汝礪門  
膝掛冠

宇文泰自  
擬伊周

高歡逐孝  
武立善見

秦釀廢帝  
殺明月

魏長賢譏  
切時政

魏收傳蘭  
艾混淆

掛冠去。於是以前膝自號。有集十四卷。劉後漢光祖實序之焉。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方樸山云】具一隻眼。【錢氏大昕曰】此是公論。善見歡所立。寶炬泰所立。強

名爲君。政之不由元氏久矣。後儒必左袒關西。非持平之論。○【元圻案】通鑑梁武帝紀中。大通六年七月。魏高歡引兵渡河。魏主西奔。長安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十二月。魏孝武帝閏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由是與泰有隙。癸巳。帝飲酒。遇釀而死。【魏書出帝紀】帝爲宇文黑獺所害。【通鑑梁元帝】承聖三年正月。魏大師泰廢魏主。立其弟齊王廓。四月。泰釀殺廢帝。【又簡文紀】大寶三年。魏丞相泰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璠常以公爲湯武。今日所見。曾桓文之不如。泰曰。我安敢比湯武。庶幾望伊周。何至不如桓文。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彜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

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整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

少。況委質有年。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

傳。【闕按】謂北史非北齊書。

○案北齊書。長賢無傳。蘭艾混淆。殺甚矣。【原注】長賢。徵之父也。○【元圻案】北史齊魏長賢傳。長賢收之族。叔也。齊著作郎河清中。上書譏切時政。大忤權幸。親故以長賢不相時。

而動或爲書以相規  
責長賢答書云云

高洋廢魏  
主自立  
石虎符生  
借竊  
齊文宣委  
政楊愔  
主昏政清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元圻案】顏氏家訓慕賢篇齊文宣帝即位數  
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尙能委政尙書令楊遵

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 高洋歡之子澄之弟東魏主善見武定八年廢魏主而自立改武定八年  
爲齊天保元年【北齊書文宣紀論曰】帝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崔

鴻後趙錄】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謂之勒弟既廢殺宏稱居攝趙天王大赦改元【又前秦錄】  
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通鑑梁紀】敬帝太平元年齊文宣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脩

敕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北  
齊書】【楊愔傳】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事見周書武帝紀紫緋綠袍始於隋大業六年【元圻案】隋書禮儀志七】大業六  
年詔從駕涉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

貴賤異等維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通鑑注云】自  
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爲品色 笏制詳于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此云執笏始於宇文周

蓋古祇笏於腰間  
不執之於手也

蕭方等梁元帝子爲三十國春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此通志藝文略之說通鑑晉安元興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萬乘不陳  
布衣

靜住子

梁世子親  
疾拜醫

東平王約  
以孝經諷

晉以賈充  
興亡

隋以楊素  
興亡

元感敬業  
異父祖

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全云〕方等二字出佛書○〔元圻案〕通鑑引蕭方等論曰夫蛟龍潛伏魚蝦襲之是以漢高枚屠齒魏武免梁鵠安可以布衣

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綱目所引蕭方論與通鑑同梁書世子傳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注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顏氏家訓風操篇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元帝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太平御覽六百十載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漢大將軍東平王約漢王聰戲之曰汝誦何書味何句也約曰臣誦孝經每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於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未嘗不反覆誦之聰大悅三十國春秋今已不傳記此二條其人其書猶可得其仿佛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

〔案〕事具晉書賈充傳及賈后傳

隋之平陳以楊素

隋文帝開皇八年以楊素爲行軍元帥九年正月滅陳

其亡也

亦以素〔原注〕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

太子妃

元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劼也煬武之立素劼之力也其子孫

〔闕本〕

無孫字闕云敬業勳之孫今從何本增

欲撲其燎可乎

〔全云〕敬業與元感同科深寧誤矣○〔元圻案〕賈充納其女南風爲太子妃太子即位立爲皇后后弑楊太后殺太子暹晉室遂亂劉淵稱帝懷愍北狩

楊素譖廢太子勇而立廣廣弑文帝而隋室以亡隋書楊元感傳元感司徒素之子也襲爵楚國公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遂與諸弟潛謀廢立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唐書李勣傳帝欲立武昭儀爲后訪於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勣子震震子敬業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起兵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

復廬陵王天子位。

祖君彥檄

明帝光武不異反支

李繪未入學通急就

入學忌偶

梁武策錦被事

沈約疏栗事少三

隋楊忌燕泥庭草句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論

【原注】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

朔六日○【元圻案】通鑑隋紀恭帝義寧元年李密襲興洛倉前宿城令祖君彥往歸之君彥延之子也密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君彥之辭也【潛夫論愛日篇】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王氏原注即王符傳注文也注云見陰陽書【文苑英華六百四十六】祖君彥爲李密檄洛川文曰大禹不重於尺璧光武不隔於反支【唐李德裕丹辰六箴亦云】光武至仁反支不忌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之忌見於此

【元圻案】北史李渾傳渾弟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

忌不許遂竊姊筆牘用之未逾晦朔遂通急就內外以爲非常兒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爲悅君之於臣爭名

記誦之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元圻案】南史劉峻傳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平原人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曾策錦被事咸言

已罄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自是惡之不復引見【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約嘗侍謙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

漢文自謂  
遜賈誼

僧虔以書  
拙筆見容

通鑑去取  
南北史

李屋南北  
史世說多  
小說

萬寶常聽  
樂知隋

房彥謙父  
子先見

不遜欲抵其罪徐勉諫乃止〔宋朱翌猶覺察雜記曰〕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通鑑隋記〕煬帝大業九年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事正相類

李仲信屋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閣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不取者其餘只是一部

好笑的小說洵然則通鑑果專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耶〔繼序案〕李仲信屋仁甫長子官著作郎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

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代之樂其能久乎〔何云〕迂鄙無謂寶常之

先見不逮房元齡〔閣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全云〕聞其樂而知其德寶常之所以泣也豈謂用古樂而遂可久○〔元圻案〕隋書藝術傳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妙造鐘律遍工八音

常聽太常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房元齡開皇中隨父彥謙至長安時天下晏安論者以為國祚無疆元齡密告彥謙曰隋帝盜有天下不為後嗣長計混淆嫡庶使相傾奪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隋書房彥謙傳〕彥謙字孝冲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謂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宏大之體

天下雖安。  
方憂危亂。

隨惡走改

去安步爲  
裂肉之謬

陳立國三十  
十二年江左  
有人無異說  
陳軍南北  
支離  
槐空無納  
歸忠  
慶錢鮮結  
纓節  
呂文煥夏  
貴古得劉  
蒙古得劉  
整知虛實  
賈似道行  
打算法  
魏帝陽痞  
不終

徐楚金

說文  
繫傳

云隨文帝惡隨字爲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走

安步也而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集證】羅泌路史隨文帝惡隨從走改爲隋不知隋自音安隋者尸祭鬼神之物亦云豐殺裂落肉之名卒以隋裂終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也

【全云】此有感於劉整之以蜀呂文煥之以蜀夏貴之以淮西並降於元而當時中外諸臣遂不能

自支也【集證】杭大宗諸史然疑考陳世高祖百戰而百克後主一戰而即擒豈異人任失廟算也隋軍濟江魯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諸人南北支離未戰輒潰使賀韓之衆不血刃而入臺有僥倖焉固非其戰之力矣陳廷之上居槐窠者無納庸之忠秉慶錢者鮮結纓之節上書極諫乃一二宄散之傳緯章華然猶不免悻悻焉力戰而死又僅僅一隊主之楊孝辯父子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之所謂柄臣世臣者不聞有一人可挂於忠義之傳嗚呼陳可謂無人矣深寧之論原其始造也○【元圻案】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元在度宗咸淳三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在咸淳九年夏貴以淮西降在帝羣德祐二年劉整驍將也賈似道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贓私整疑懼遂降元蒙古既得整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全箋】謂呂文煥以蜀當是襄陽之誤

魏節閔帝陽痞避禍至於八年【閔按】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將垂一紀

終身爲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案通鑑云】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

范粲揚狂  
不言

潛嘿晦身  
有過人量

寧死不生  
狗國諸人

袁燦頓淵  
顧託異節

石頭城謠

沈攸之不  
爲齊屈

魯廣達悲  
君感義

賀若弼攻  
陳北掖門

郭質檄忠  
節討姚萇

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元圻案】魏書前廢帝紀帝諱恭廣陵王羽之子帝以元又擅權因託瘖病絕言將垂一

紀及莊帝崩余朱世隆等以王潛嘿晦身有過人之量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迫脇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奉進璽綬二年齊獻武王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太昌初帝殂於門下外省【晉書隱逸傳】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

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爲王凌死不爲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

感義死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

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爲南鬼不爲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

忌寧爲趙鬼不爲賊臣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魏樊城之龐惠寧

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載如生其

視叛臣

案臣疑當作君

要利者猶犬彘也

【全云】龐惠賈堅似可不必○【元圻案】【南史袁粲傳】粲字景倩洵弟子也粲鎮石頭時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齊

郭質兵敗降

賈堅立馬射

劉思忌寧爲南鬼

田嶽仇池之對

龐惠不爲關公屈

辛恭靖不屈姚興

陳容願與臧洪死

文伯願見文陵松柏

元顯和願爲忠鬼

宋亡死節諸人

高帝遣戴僧靜向石頭斬粲及其子暹〔又褚彥回傳〕彥回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世頗以名節譏之於時百姓語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又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既殞順帝卽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齊高帝遣攸之子齋廢帝劔逝之具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凌死不作賈充生遂起兵兵破與子文和自經死〔陳書魯廣達傳〕廣達字通覽後主卽位徵拜侍中賀若弼攻取諸將乘勝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痛哭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乃就執入隋以憤慨卒江總題其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晉書符登載記〕登討姚萇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素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載記〕又稱郭質爲鄭曠所敗遂歸於萇萇以爲將軍反頗事仇亦一陳琳耳似不足以廁諸公之列〔通鑑晉記〕穆帝升平二年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茱萸引兵擊之義兵十倍於堅堅戰殺義兵千餘人義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我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堅曰今當爲卿曹決鬪乃開門直出義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義兵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堅憤慨而卒〔南齊書魏廢傳〕沈宏大舉南寇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晉書劉曠載記〕楊難敵襲仇池尅之執田嶽難敵曰子代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我獨不可乎松厲色大言曰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爲難敵所殺〔三國志魏龐惠傳〕惠屯樊爲關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惠罵曰吾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遂爲羽所殺〔晉書忠義傳〕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隆安中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被執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遁歸江東〔案陳容曰〕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

范天順汪立信

牛富王福赴火

趙卯發夫妻死節

江萬里父子死節

芝山後圃止水亭

夏貴僮洪福不屈

李庭芝妻才被執死

李芾一門死節

尹穀以將死冠二子

也。爲袁紹所害。元魏張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元顯和曰。我寧爲忠鬼。不能爲賊臣。俱爲元法僧所害。當增此三人。〔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九年。元兵陷樊城。范天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牛富身被重傷。赴火死。裨將王福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咸淳十年。元兵進至沙洋。都統邊居誼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力戰死焉。帝繫德祐元年。元兵犯江淮。招討汪立信曰。我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吾今日猶死於宋土也。元兵犯池州。通判趙卯發謂其妻雍氏曰。我守臣不常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元兵略饒州。通判萬道同諷知州唐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江萬里聞襄陽城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謂其門人陳偉器曰。我雖不在位。常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子鑄及左右相繼投池中。伯顏至常州。知州姚豈通判陳熠。都統王安節。城破皆死之。或謂熠曰。城東北未合。可走。熠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伯顏執安節。不屈死。帝繫德祐二年。夏貴家僮洪福。從貴積功。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兩下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發弩射死使者。幕客或勸自爲計。庭芝曰。我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持元主詔。諭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庭芝命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赴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陣下招降。會姜才發背不能戰。庭芝投蓮池。水淺不死。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之。元兵自德祐元年圍潭州。安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至二年正月。阿里海督戰益急。諸將請曰。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汝第死守。復言。我先戮汝。知衡州尹穀寓城中。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與家人自焚死。芾命酒酬之。因留兵佐夜飲。傳令猶以盡忠二字爲號。參議楊霆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我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

潭民感義  
多自盡

使其家人盡醉，乃偏刃之，帶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慟哭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森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繚林木者相望。寶應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厚齋此條，思古人所以弔今人也。故備錄之。

章孝寬知  
兵不知義

章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迴之討楊堅，所以存周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迴，堅之篡

尉遲迴討  
楊堅

也。孝寬實成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

〔元圻案〕周書尉遲迴傳：迴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姓焉。封蜀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迴望位素

重，懼爲異圖，乃令迴子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迴，尋以章孝寬代之。迴以隋文帝將圖篡奪，遂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即以章孝寬爲元帥。迴大敗，孝寬縱兵圍之。迴自殺。〔又章孝寬傳〕章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拜尙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天和五年，進爵郡國公。

楊堅篡國  
同莽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

莽堅女皆  
能守節

也。爲其父者，亦少愧哉。

〔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卽眞后，年十八矣。常稱疾不朝。莽欲嫁之，更號爲黃皇室主，令成新公孫建子。祿節將豎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

不肯起。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目見漢家！投火中而死。〔周書皇后傳〕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等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逾甚。



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爲樂平公主。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

顏見遠死節蕭齊

顏之儀拒隋文索璽

顏杲卿眞卿死節

顏之推歷事四朝

祿山牧羊羈奴

李希烈欲相平原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注見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本卷

【闕按】惜有歷事梁齊周隋之推。

之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元圜案】北史文苑傳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弟之儀字升幼。周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深爲帝所忌。宣帝崩。遺詔以隋文帝輔政。之儀知非常旨。拒而弗從。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南史顏協傳】稱協子之儀之推。【北史之推傳】稱弟之儀。未知孰是。【唐書忠義傳】顏杲卿字昕。與眞卿同五世祖。假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攻常山。杲卿晝夜戰。非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賊脅使降。不應。至洛陽。罵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絕。賊鈎斷其舌。杲卿舍胡而絕。【顏眞卿傳】眞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爲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帝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遣眞卿往諭。希烈大會其黨。召眞卿。朱滔等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希烈害之。【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祖之推。父忠魯。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攷史

唐分十道置府兵

言府兵諸書不同

折衝果毅府兵數

關內置府隸諸衛

更統軍爲都尉

十道疆域名號

府兵緣起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

云。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

【案】陸宣公論關中事宜狀云。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程泰之攷古

編曰。據唐志。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之一耳。

杜牧云。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

【集證】杜牧作原十六衛云。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

四府。凡有四十萬人。舊唐書

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

【何云】似當以六典爲據。○【六典云】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有上中下

會要云。關內

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二。

今本唐會要。七十二府兵。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

關中之衆。以臨四方。迺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案】與此條所引數目互異。

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折衝府

五百九十

鄴侯祖世掌兵任

隋鷹揚府

府兵得寓

農法

兵歸府將

歸朝

府法壞方

鎮強

募壯士充

宿衛

李泌子獄

中著家傳

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

【鄴侯家傳云】元宗時，奚契丹兩番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備兩蕃。諸道共六百三十府。

今以地志考

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關內二百七十三，餘九道二百九十三。

【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府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河北

道三十，山南道十，隴右道二十九，淮南

道六，江南道二，劍南道十，嶺南道三。

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玉海云】恐地理志所載猶有遺缺。

神宗【玉海】熙寧二年閏十一月

問何處

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言之詳備。

【朱子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稿云】某不曉寫進李鄴侯傳，於宇文泰蘇綽事何所預，後譚熙寧奏對目錄，乃得

其說如此。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

【元圻案】唐書兵志曰：府兵之志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

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初學記州郡部】貞觀十三年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依敘之為十道。關內道者，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盡其地也。河南道者，禹貢豫徐青兗四州之域，北距河東至海，南及淮，西至荆山，盡其地也。河東道者，禹貢冀州之域，西南距河北，盡朔垂悉其地。河北道者，禹貢冀州之域，南距河東至海，北盡幽營悉其地。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自隴而西，盡其地。山南道者，禹貢荆梁二州之域，北距荆華二山之陽，絕漢水而南，至江西，西距劍閣，盡其地。劍南道者，禹貢梁州之域，梁州自劍閣而南，分為益州，是為劍南道。淮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東界，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也。江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北距江東，際海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道者，禹貢揚州之南境，其地皆粵之分，自嶺而南，至海，盡其地。【鄴侯家傳曰】初置府兵於西魏，大統中，周文帝與度支尚書蘇綽之

謀也。自三代之後，無與爲比。雖戰國之教士，武卒技擊皆不及。〔又曰〕府兵之制，史冊不甚詳。臣家自西魏以來，世掌其任。臣高祖仲威，從神堯入長安，爲左屯衛將軍，兼主太原從義之師。於隴首監總南北禁軍之任，所以臣家備知。〔又曰〕隋謂之鷹揚府，皇朝改爲折衝府，折衝樽俎之間，旋師衽席之上也。改郎將爲都尉，又置果毅都尉二人爲之副。〔唐書兵志曰〕古者兵法起於井田，周襄王制不復，惟唐立府兵之制，始一寓之於農，居無事時畊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歸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法壞，而方鎮強矣。〔唐鑑〕元宗開元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了，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徭役，浸以貧弱，逃亡略盡。張說建議，請募壯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僂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唐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曰〕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詞科。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貶忠州別駕。〔四庫全書〕唐會要題辭，晁氏讀書志曰：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初唐蘇冕敘高祖至德宗九廟沿革損益之制，大中七年，詔崔鉉等次德宗以來事。至宣宗大中六年，以續冕書溥又採宣宗以後事，共成百卷。建隆二年正月，奏御詞簡理備，太祖覽而嘉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唐書李泌傳〕泌子繫，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紙筆，作家傳十篇。〔宋蘇頌題鄭侯家傳後云〕李繫述其父泌之事跡，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正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繫以罪繫獄，得廢紙敗筆於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色，後亦不果，故疏略類抄節。

十哲配饗  
爲立像

開元詔十  
哲爲專像

了齋〔閣按〕了齋，顏回配饗先聖，其初時但爲立像。至開元中，始與十哲合爲一座。按唐志開元

八年，詔十哲爲坐像。

〔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蓋獨顏回配坐，而闕損等九人爲立像。陽冰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元圻案〕

【歐陽公集古錄跋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瓚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顏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在配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冰記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云云。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勸行仁義之效

突厥頡利屬賓服順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旣效矣。新史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我。旣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嘗爲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史於屬賓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鑑考之。與政要

所載同一事。

【原注】或謂太宗以旣効自滿。非也。【全云】此注是正文。○【元圻案】唐書屬賓傳。屬賓。隋漕國也。居蔥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羸。貞觀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卽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服四

夷。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四年。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假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葉水心習學記言卷四十】按舊史言。惟有魏徵勸朕假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旣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

太宗文學  
徐庾

虞世南諫  
作豔詩

范仲淹教  
人學唐賦

張公謹抵  
龜不卜

機會問不  
容穩

韓厥士句  
不與弑

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皆魏徵之力蓋舊史既已善語而新史又輕易之不知當時本說定云何也【其錄解題史部典故類】貞觀政要十卷唐吳兢撰【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

鄭毅夫【闕按】毅夫名綱安陸人進士第一官翰林學士宋史有傳

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為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

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

【原注】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集證】玉海三十一【金石錄】有太宗溫泉銘【文苑英華】載太宗小山賦○【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五貞觀七年上謂侍臣曰朕嘗戲作豔詩世南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為國之利賜令繼和請不奉詔旨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東坡書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七十五神宗熙寧九年五月上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靜交相養賦為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知何用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黨助甚壞風俗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為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為文此亦識見無以勝俗故也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間不容穩鄭伯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會

是以為投機乎晉欒書將弑厲公召士匄韓厥二人皆辭事見成公十年左傳太宗臨湖殿之變問李

唐太宗臨湖之變

太宗重靖勣之守

靖李勣二人皆辭靖勣賢於公謹遠矣

〔何云〕博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僚以外未必參同新史仍二人家傳虛辭耳〔閣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元圻案〕

〔唐書張公謹傳〕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秦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論曰投機之會問不容穩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容齋續筆十四〕晉厲公既殺卻氏三卿嬖書荀偃執公召士匄匄辭不往召韓厥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子竟弑公而不敢以匄厥爲罪豈非畏敬其忠正乎秦王興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二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爲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爲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申犬馬之力〔劉餗小說〕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益風化故從之〔案〕〔新店書靖勣傳〕皆不及臨湖之事蓋闕疑之意義門謂新史仍家傳虛辭誤也其謂當時未必博謀英衛頗具隻眼〔葉水心習學記言第四十云〕新史言張公謹抵龜事爲投機之會不知兄弟相居遂攘父位何名機會甚矣其無識也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

贈韓通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大節

〔何云〕宋制尤渾厚○〔案〕此

制劉原父公是集 大哉王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

堯君素射 妻殉國 歷代贈勝 國死節 劉原父東 坡譏歐史 韓通陳橋 死難



齊爲袁粲  
立傳

晉錄博許  
諸葛瞻

唐贈鷹擊  
郎將刺史

與焦千之  
言韓瞪眼

王融唐餘  
錄

治亂以賢  
姦久用

房杜秉政  
之年

李林甫秦  
檜久相

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

〔原注〕通附傳在建隆實錄。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歐陽子念不及此。〔全云〕晉武帝

亦能下詔。稱諸葛瞻傳。錄其後人。免其籍沒。亦稱許允之風望。所以爲開創一統之規模也。○〔元圻案〕隋書誠節傳。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章義節等攻之。不尅。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歲餘糧食乏絕。爲左右所害。〔通鑑貞觀十二年二月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云云。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宋周密齊東野語曰〕舊傳焦千之學於歐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稿。劉問爲韓瞪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是亦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暉。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採諸家之說。做裴松之三國志。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貶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褒贈通制爲首。〔宋孫穀祥野老紀聞云〕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撰甲誓師。出抗而死。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

〔何云〕房二十三年

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

寶之亂。〔何云〕李十九年。〔閣按〕房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二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方樸山云〕秦檜相宋亦十九年。○〔元圻案〕舊唐書房杜傳。房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

喬。二書不同。李德裕謂武宗曰。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

袁天綱相  
武氏之貴

李淳風知  
女上兆成

簡子夢遊  
釣天奏樂

唐佩魚佩  
金銀袋品  
級  
銅虎符銀  
銅魚符銅  
佩取魚衆  
鯉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風云常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

氏僭竊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啟非由人事也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

史公載趙簡子之夢皆此類

〔全云〕正論〔集證〕〔宋藝文志〕張唐英唐史發潛六卷○〔元圻案〕〔唐書方技傳〕袁天綱益州成都人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后幼姆抱

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爲天子〔又〕李淳風岐州雍人太宗得秘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史記趙世家〕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勤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孫之

佩魚始於唐永徽

高宗初元

二年以李爲鯉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爲龜也

〔集證〕〔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

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中宗初罷龜復給以魚○〔元圻案〕程泰之演繁露十張鷟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用銀兔符以免爲符瑞也又以鯉魚爲符瑞遂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又云〕上元中佩刀襪算袋仍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之強兆也至僞周乃絕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佩爲飾

龔牒度僧  
遁尼

鍾紹京稱  
義男於宦

倚楊思勗  
爲爪牙

刑人之暗  
爲辱

林甫國忠  
等結高奄

高力士本  
姓馮

李揆以子  
姓事輔國

門第人物  
文學

治平

宋英宗  
年號

末年始嚮度牒。攷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此嚮牒之始

也。〔閣按〕出裴冕傳食貨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度道士僧尼。實不始於冕。至今祠部給僧尼牒。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爲宰相而稱義男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而石刻傳於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拚

如是。臧堅以刑人之暗爲辱。事見襄公十  
七年左傳

此何人哉。林甫國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

當國。以子姓事輔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

〔閣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望第一人之李揆也。○〔元圻案〕趙明誠金石錄跋尾二十六。右唐楊歷碑題云。義男

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國公太子右諭德潁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之父也。紹京出於胥史。無他才。能特以寅緣附會。致位宰相。固無足道者。然屈於闇豎。至以父事之。又以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爲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唐書鍾紹京傳〕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明日。進中書令。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宦者傳楊思勗。羅州石城人。少給事內侍省。從元宗討內難。帝倚爲爪牙。〔高力士傳〕力士。馮盎曾孫也。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先天中知內侍省事。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李輔國傳〕輔國。本名靜忠。以闇奴爲閑廐小兒。肅宗任以肱膂事。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揆傳〕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爲冠族。開元末。擢進士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

五父三絕

鄭薰不敘  
宦階

仇士良碑  
譏妄

甘露事為  
中官相戕

號隱巖七  
松處士

宣宗語章  
澳畏內侍

大枚得蔭  
子施門戟

李訓殺守  
澄謀去宦

士良挾帝  
誅戮

鄭薰誣鄭  
畋罪

儀乎故時  
稱三絕

鄭薰傳云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亦庶幾有守矣文苑英華九百二十有薰所撰仇士

良神道碑云執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

此筆乃得佳傳於新史案鄭薰舊唐書無傳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宣宗五年念功錄舊詔

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婉有以哉

【原注】宣宗召章澳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日搖手曰尙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椽之黨歟○【元圻案】唐書鄭薰傳薰字子溥亡鄉里世系擢進士第為吏部侍郎時數大枚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蔭一子門施戟子是宦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敘薰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時松子庭號七松處士云【又宦者仇士良傳】士良循州興寧人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魚宏志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署反示牒于朝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恩禮不衰甘露之事參攷李訓傳乃詳章澳唐書有傳鄭薰誣鄭畋罪不可任耶官出之見新書鄭畋傳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爲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言。直無私。失實。孔光黨王莽。孔光不言。溫室樹。嚴武欲殺杜甫之謬。甫醉登武牀。斥其父冠鉤於簾。三。杜詩眷眷嚴武。張九齡欲引嚴挺之。季鷹破吐蕃七萬衆。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爲黜陟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

安在其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

〔原注〕席建侯。卽豫也。唐史避代宗諱稱字。孔光黨王莽。則不言。

溫室樹。不足以爲謹。席豫黨祿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爲謹。○〔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席豫。襄陽人。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累官至吏部侍郎。與弟晉俱以詞藻知名。而豫性尤謹。雖與弟子書。及吏曹簿領。未嘗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卿何必介意。豫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卒諡曰文。〔又安祿山傳〕黜陟使席建侯。言其公直無私。新唐書席豫傳。在列傳五十二。其辭略同。

容齋續筆。

〔案〕容齋宋洪邁號。著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今存。

辨嚴武無欲殺杜甫之說。愚按新史嚴武傳。多

取雲溪友議。宜其失實也。

〔元圻案〕容齋續筆上。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傲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

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褻躁。嘗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子按甫集中詩。凡爲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顧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爲喻。殆是疑人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唐書嚴挺之傳〕挺之名俊。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張九齡雅知之。欲引以輔政。子武。字季鷹。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衆于

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雲溪友議三卷唐范攄撰攄始末未詳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溪之別名也

李德裕驚喜事誣

杜棕黨李宗閱

妄得訪此寂寥

武宗任文饒以興

謀議衰衰可喜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棕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致堂讀史管見謂德裕豈有是哉杜

棕李宗閱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爲人大概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

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全云胡身之亦辨之○元圻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六年十二月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上注意甚厚朝夕

且爲相李宗閱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宗閱黨也嘗詣宗閱見其有憂色曰得非犬戎乎棕有一策可平宿憾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否則用爲御史大夫宗閱曰此則可矣棕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棕曰靖安相公令棕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唐張固幽閑鼓吹曰朱崖李相封川李相早相善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封川在位朱崖爲兵部尚書必當大拜封川百方阻之未效邵公杜相封川黨謁封川曰犬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於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御史大夫曰此即得邵公乃馳詣朱崖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寥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朱崖驚喜雙淚遽落曰大門官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沓李德裕字文饒趙人元和宰相吉甫之子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稱其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其謀議援古爲質衰衰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杜棕字永裕京兆萬年人武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書附見其祖佑傳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幽閑鼓吹一卷唐張固撰固始末未詳所載雖篇帙寥寥而其事多關法戒

唐相辭學士加大

李泌傳崔圓前誤後

唐改置集賢院

李泌傳。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

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辭而止。愚按崔圓相。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

泌奏張說懇辭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圓爲相。加集賢大學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

此乃泌引圓爲辭。傳誤矣。

〔方樸山云〕此事洪容齋已言之。○〔元圻案〕唐會要六十四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張說爲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

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大爲稱。上從之。又貞元四年。李泌奏伏蒙以臣爲集賢殿大學士。竊尋故事。中書令張說。中朝元老。碩德鴻儒。懇辭大字。衆稱達禮。其後至德二載。崔圓爲相。加集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恒例。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救依。〔宋吳縝新唐書糾繆三〕案李泌傳云。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戊戌五月。罷。而崔圓本傳。亦與紀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案〕大歷止於十四年。已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丁卯。方爲宰相。設若崔圓以大歷十四年卒。至李泌爲相之年。崔圓之卒。亦已九年矣。〔何云〕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議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朝命之詞。旣而殊不言朝廷之聽否。乃遽述崔圓爲相之事。疑此句顛倒錯亂。其閒脫字必多。全不可考。〔容齋三筆〕亦云。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唐書宰相表〕崔圓以肅宗至德元載六月相。較之本紀。則遲一年。會要則早一年。李泌以德宗貞元三年六月相。與本紀合。較之會要。則早一年。未知孰是。〔猗覺寮雜記〕亦云。崔圓爲大學士。引李泌爲讓而止。蓋承唐書之說。

試縣令  
人策第一

韋濟實不  
副言

薦方士張  
果老

少陵贈章  
左丞詩

徐嶠齋饗  
書迎果老

李翱面數  
宰相過

求知制誥  
為誣善

李逢吉出  
神罷愈

韋濟試理人策第一。事見通鑑。開元四年。致堂讀史管見二十。謂濟被譏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

鑑。開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章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者。不但實不副言也。【原注】少陵贈章左丞詩。

即濟也。○【元圻案】唐書韋嗣立傳。嗣立子濟。開元初調鄜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權醴泉令。天寶中授尚書左丞。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誑人云。堯時爲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章濟薦之。上遣中書舍人徐嶠齋饗書迎之。肩輿入宮。恩禮甚厚。【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十】張果老先生者。隱於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開元二十三年。刺史章濟以開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賜號通元先生。

舊史敬宗紀。李翱求知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謂翱爲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

數其過。可爲直矣。求知制誥。乃誣善之辭。【案】新書本傳。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佛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荆公嘗辯

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量君子。【全云】荆公辯之亦欠透。○【元圻案】舊唐書十七。敬宗紀。寶歷元年正月辛卯。以前禮郎中李翱爲廬州刺史。以求制誥。面數宰相李逢吉之過也。【王

介甫書李文公集後曰。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者。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



中書門下  
易班序

宰相兼職  
除拜

移置政事  
堂

李靖兵法  
及問對書

也。爲史者獨妄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利心量君子。唐書李翱傳。翱字習之。始從昌黎韓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諱曰文。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元和時同平章事。韓愈傳。愈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

老學菴筆記

全云陸遊作

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豐易之。

見筆記四

愚觀李文簡

名濬字仁甫

歷代宰

相表云。中書門下。班序各因其時。代宗以前。中書在上。憲宗以後。門下在上。大歷

代宗四年改元大歷

十

四年。崔祐甫與楊炎皆自門下遷中書。不知何時升改。放翁所記。蓋未攷此。

元圻案玉海卷二百十一載神宗

史志。元豐五年四月。更官制。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宋費昶梁溪漫志云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爲昭文館大學士。次兼修國史。次集賢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元豐官制。門下在中書之上也。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大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與仁甫之說不合。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老學菴筆記十卷。陸游務觀撰。生識前輩年登壽期。所記見聞。殊可觀也。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問對出阮逸。因杜氏所載附益之。

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二百五十一。神宗熙寧七年三月。

附益李衛公書

李藥師與舅論兵

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主簿麻皓年嘗注孫吳二書及李靖對問頗得古人意旨欲望許進所注書乞加試用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益之也【通考經籍考四十六】李衛公問對三卷【按】四朝國史兵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訛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今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昫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晁公武陳振孫以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校正之詔既明見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尙誰哉以功封永康縣公進封代國公改衛國公卒諡景武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諾本朝至道初改爲準

【案】續資治通鑑長編三十八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以壽王元侃爲皇太子禮官議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

改東宮畫諾爲準  
諸王以下  
宜畫諾  
學批鳳尾  
諸名

詔改諾爲準

此東宮畫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

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爲琅琊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王亦畫諾矣

天子肯下  
奏曰可

【何云】上事行句本兼諸王言之

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

陳伯之惟  
作大諾

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元圻案】六典二十六左庶子之職凡令書下於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啓以畫諾及覆下以皇太子所畫者留爲案更寫令書印署注令諾送詹

三東宮官  
書諸留案

江夏王留  
塵學書

玉麒麟償  
鳳尾

范岑功曹  
謫

唐六典開  
元禮之善

陽城奏罷  
矮奴貢

晉天福廢  
翰林學士

唐建官制  
理書

事府〔唐書百官志〕三東宮官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中九二人正五品皇太子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諸  
覆審留所畫以爲案更寫印署注令諸送詹事府〔文苑英華三百六十二〕陸龜蒙說鳳尾諾或問予曰鳳尾諾爲何等  
物圖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於陳梁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羣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  
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也故也  
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賤之文也綵繚纓緹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  
之辭若今之批答案耳晉元帝爲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鐸高帝第十二子甚憐  
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南史齊江夏王鐸傳〕鐸年四歲性方整好讀書  
每晨輿不肯拂窗塵而先書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祖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  
矣〔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後漢書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  
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曹岑陸二郡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宏農成瑨但坐嘯  
〔南史陳伯之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梁武以爲江州刺史封豐城  
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南豐 乞賜唐 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  
六典狀

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元圻案〕唐呂溫代鄭相公請刪定施  
行六典開元禮狀云元宗集儒賢於別

殿考古訓於祕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六典三十卷以道德齊禮之方作開元禮一百五十卷亘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  
定制草奏三後稷令宣示中外星周三紀未有明詔施行〔程泰之攷古編九〕章述集賢紀注開元詔修六典至今在院

書巡禮掃  
除芟雜官

亦不曾行用。據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臣案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蠶書下。歲貢矮奴。宜息罷。是陽城嘗援六典為奏。得免貢矮奴。豈是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曾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與樞密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選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晁公武曰〕。六典蓋唐極治之書也。或以此書雖成於開元間。而不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明王氏整重刻六典序曰。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省之舊。而內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眾職。品職動階。以敘羣材。尚多唐舊。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曾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繁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唐書禮樂志論曰〕。張說以謂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學士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暉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小有損益。不能過也。〔唐李涪刊誤卷上〕。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雜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雜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以三公之任。隆位高度。力展儀以己。率眾令巡陵。公卿皆持小斧。即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陟關。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為不經。又何甚也。據此。則開元禮。當時實已施行。後遂浸廢耳。

宰相不兼  
錢穀

李德裕傳。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案〕德裕奏曰。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嘉祐二年。改元嘉祐。六年制策。

〔原注〕胡武平撰。〔全云〕名宿。錢穀。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宏字避諱。誤以質為賢。〔闕按〕今疑城集。韋賢。賢正年。

賢。○〔元圻案〕胡武平名宿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官樞密副使。謚文恭。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胡文恭集七十卷。久無傳本。〔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哀輯。定爲四十卷。此條所引策問。不見集中。蓋已佚矣。〔宋文鑑〕載此策題作章賢。東坡對策。亦作賢。

劉秩爲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羞朝廷。寄

下愧閭里民。秩稹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

〔闕按〕〔韋應物詩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元圻案〕劉秩字

劉秩元稹以官自貴  
韋詩言愧  
俸錢  
劉祚卿黨  
房瑄  
元微之晚節改變

祚卿知幾子也。〔新唐書〕附見知幾傳。不載是書。亦不言其爲祭酒。〔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貶前祭酒劉秩爲閩州刺史。房瑄黨也。〔權德輿答柳冕書云〕嘗讀祭酒劉秩疏云。大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同州刺史。拜武昌節度使。卒。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纔三月。罷。晚節彌沮喪。加廉節不飾云。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

宗室表列  
宰相有遺  
李肱以宗  
室狀頭

宗室爲狀頭有李肱。

〔闕按〕李肱。卽開成元年。賦霓裳羽衣曲。仄韻長律。登第者。○〔元圻案〕〔宋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唐書特立宗室傳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亡天下。程知幾在

宗室相賢  
否不同

唐制舉名  
目

由制科至  
宰相執政

富弼才當  
大科

賜李屋制  
科出身

明無制科  
重一甲人

劉蕡名最  
高官不達

宋策制科  
詔人

詔人

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姦臣傳。知柔相昭宗。附宣惠太子業傳後。止敘適之。覲勉。夷簡。程石。回。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也不同。作一傳何耶。唐宗室宰相本十一人。益以李麟。李逢吉。李蔚。李揆。則十五人矣。〔揮塵後錄〕作十三人。蓋從宗室宰相傳贊所稱九人。而增數之也。麟。逢吉。蔚。揆。唐書各有傳。李福。即李石之弟。附見石傳。石。字中玉。義邑王。神符五世孫。相文宗。停方鎮進奉。以直代百姓稅。縉。惜在位不久耳。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

弼一人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屋一人。〔閩按〕孝宗乾道七年十一月戊寅。賜李屋制科出身。官終著作

郎。〔何云〕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為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相者。

自胡廣至魏藻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人。〔集證〕晁氏讀書志。唐制舉科目圖一卷。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仕至宰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蕡名最高。而官最不達。〔玉海百十六〕本朝制策入三等者。吳育。蘇軾。范百祿。孔文仲。制科四十人。至宰相一人。富弼。執政九人。夏竦。至范百祿。〔又云〕乾道二年。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制科。五年。汪應辰薦李屋。七年。召試中書。御集英殿。親策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四朝聞見錄〕翰林汪公以屋應詔。召試中書。六論命題。一人主有必治之道。二湯法三聖。三人者天地之心。四律歷更相治。五三家言經得失。六揚雄張衡執賢。六論合格。惟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元圻案〕唐書選舉志下。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嘗稱制詔。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唐興。自京師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翹關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

中書六論  
題

昌黎試不  
貳過論

劉賈明春  
秋試直言

宏詞制科  
之別

應麟兄弟  
中鴻詞科

李濂命子  
試極諫

策官畏中  
不錄賈

李承休聚  
書供饌

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邵氏聞見錄〕富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宋高似孫唐科名記〕止六十  
三科見緯略卷三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於史者唯劉賈一篇不在乎

科目之得失也

〔闕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典章制度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

亦中是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濂傳〕子屋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濂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濂欲應詔不果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濂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命二子屋熟習焉至是吏部尙書汪應辰薦屋可應詔故有是命此即賈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莫辨〔何云〕宏詞考文章制科求直言二舉不同○〔元圻案洪興祖昌黎年譜〕貞元九年癸酉公年二十六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唐書劉賈傳〕賈字去華幽州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典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採世意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賈對策云云是時策官馮宿賈餽履嚴見賈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毗睨不敢取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原注〕見鄴侯家傳

來矣。【元圻案】韓文公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藝文志儒家。員俶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

六年。員俶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牛千孫詞  
辨注射  
李泌七歲  
能文

【元圻案】唐書李泌傳。泌字長源。七歲知為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牛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吳縝新唐書糾繆九】案藝文志儒家云云。【李泌傳】謂俶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俶生於開元八年也。既俶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俶不啻九歲矣。二說必有一誤。

章應物補  
傳

章應物。史逸其傳。沈作喆為應物傳。敘其家世云。員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

章待價前  
後年誤

林寶姓纂。唐書章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二人同名歟。常攷。【闕按】晉尚清言。而晉書無許珣傳。唐尚

許珣章應  
物無傳

藝文俱闕  
薛鄭諸人

蘇州清  
德

詩歌。而新舊唐無章應物傳。何云。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員第十七子。沖。隋戶部尚書。沖生挺。象州刺史。挺生待價。相武后。待價生令儀。令儀生鸞。鸞生應物。蓋作喆誤也。○【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敘云。若章應物。沈亞之。闕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宋姚寬西溪叢話】載吳興沈作喆。作章應物補傳云。應物少遊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充宿衛。扈從遊幸。頗任俠。使氣。兵亂後。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由京兆功曹累



庾氏絕劉  
關不親

陽城元稹  
孔戡之節

香山欲樊  
著一家言

屈軼手肺  
石心

南內龍池

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唐書韋挺傳。子待價。高宗儀鳳三年。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召還。封扶陽侯。補傳云。仕隋。封扶陽公。亦不合。令儀生鸞。宰相世系表。作鑾。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風韻。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上。韋公以清德為唐人所重。天下號曰韋蘇州。當貞元時。為郡於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卿。邱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沈作喆。字明遠。號寓山。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為江西漕司幹官。

劉關亂於蜀。案在德宗元年。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

其著書。編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元圻案唐書劉關附韋臯傳。關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臯卒。關主後務。飄

諸將微施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關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爵。遂下成都。擒之。樂天贈樊著作詩云。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筆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乘國鈞。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關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為親。從史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為賓。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為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

九齡龍池  
聖德頌  
道侔伊呂  
科對策

鄭餘慶書  
儀  
劉岳溫公  
增損書儀  
各家著書  
起復冥昏  
之制  
女坐婿馬  
鞍合髻  
書儀七分  
好

龍池聖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元圻案】唐六典七。興慶宮在皇城之東南。【註】此即今上龍潛舊宅也。初上居此第。其里名協聖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涌為小

池。周袤纔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浸廣。時即連合為一。未半歲而里中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焉。蓋符命之先也。【唐徐浩張文獻碑銘曰】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詔州別駕。終于官舍。因為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下居之舊。真京師爽塏之所。旁無寶澤。中忽濫泉。中宗採識者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地理類】雜錄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關中已久為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說。

鄭餘慶探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

公書儀本於此。【閣按】唐藝文志。有王儉弔答書儀十卷。皇室書儀七卷。書儀之名。又始於此。【集證】按鄭樵通志。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謝超書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元圻案】唐書鄭餘慶傳。餘慶

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雜傳。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探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昏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刪定之。歐陽公歸田錄。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為耳。四庫全書簡明日錄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家私書式一卷。冠儀一卷。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類。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抵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

又稱此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宋將權專分異

貞觀三年

易邊將宋分州任將得宜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顯也我藝祖之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

錄謂貞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集證】

【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錄二卷柳瑄撰【晁氏志】家學錄一卷柳瑄采其祖彥昭祖芳父冕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革時政得失著此錄○【元圻案】宋錢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情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邊不敢塞犯

唐罷忌日行香

歷代設齋行香

香末散行爐手

國忌集齋道授香圓

忌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於非福則是諂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

其言不行

【元圻案】唐六典四凡國忌日兩京定大寺觀各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於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宋姚寬西溪叢話下】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

香爐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禧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規式國朝至今因之【宋

郡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閣，懇訖，詣寺觀跪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蔬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云云。〔程大昌演繁露十〕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卽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僚至宮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齋已，收之不熟也。崔蠡寧之弟密之孫，唐書附見寧傳，蠡開成中爲戶部侍郎，白罷百官忌日行香。

誠齋易

坎九

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異元稹浸

潤之內，愚謂稹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元圻案〕唐書宦者仇士良傳：帝問周墀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

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赧、漢獻、魏、晉、堯、舜、周、禮、下、何？方二主，說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穆宗、憲宗之子、文宗、穆宗之子。〔唐書程昇傳〕昇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元稹傳〕長慶初，禮遇益厚，魏宏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長慶、穆宗年號，稹卒官於武昌節度，實文宗太和時也。〔裴度傳〕文宗太和四年，數引疾，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三〕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事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

魯公亦允蹈之。

〔元圻案〕魯公文，見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卷，端一之操四句，頌汾陽之父，敬之也。其稱汾陽云：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率先，魯公亦當之無愧。

唐文宗陷於宦寺  
程異元稹  
沮裴度  
唐帝語周墀制家奴

魯公爲汾陽廟碑文  
端一之操  
堅明之姿

推赤誠蹈  
白刃

楊綰贈官  
無愧

華袞法賻  
之貧

江心鑄鏡

千秋節進  
方鏡露囊

童子綵囊  
承柏露

五明囊百  
草露洗日

宴百僚花  
夢樓下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史臣〔闕按〕史臣謂劉陶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元圻案〕舊唐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陰人。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居職旬日。中風而斃。代宗震悼。詔曰。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極。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官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賻。備依典策。載賁朝經。史臣曰。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賻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潘水李氏復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日

字。面徑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云。宏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

執五綵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

而長生。皆八月中事。〔元圻案〕鏡龍記〕天寶時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元冥。謂鏡匠曰。老人解造真龍鏡。局戶三日。失二人所在。爐前獲一素書。鏡匠遂

移爐於揚子江心。以五月五日午時鑄之。大旱。祠龍鏡即得雨。〔唐劉餗隋唐嘉話〕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秋節。百官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李肇國史補〕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州江心所鑄也。〔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宏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葉上露。皆如

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薄爲之。遞相餉焉。〔書錄解題地理類〕華山記一卷。不知名氏。〔荆楚風土記〕隋唐志及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此條所引。與荆楚歲時記略同。豈亦名風土記歟。當更考。千秋節進鏡事。新唐書不載。〔舊唐書元宗紀上〕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讌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讌樂。休假三日。故厚齋入於考史。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

無憂王寺佛骨  
唐三迎佛骨

昌黎諫佛骨表

開佛書歲豐人泰

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

〔原注〕寺名貞元德元和憲咸通懿迎佛骨者三。〔閣按〕癸丑冬。薄遊汧隴。經過扶風縣北之法門寺。買與前不同。宗。宗。宗。唐天祐碑始知。即無憂王寺。扁尙存。〔何本載閣云〕今

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即無憂王寺。紀載非一手。故其名互異。寺有唐天祐碑。可據。○〔元圻案〕〔舊唐書六十〕韓愈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愈上疏諫云。〔邵博聞見後錄八〕憲宗元和十四年。迎佛骨。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宏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

歷代通典  
用編年法  
通典取法  
魯史三傳  
續尙書載  
詔策章疏

楊文莊好  
書士族  
諱行錄編  
登科進士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寧隋恭帝年號二年約而刪之勒

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二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

無傳焉唐書藝文志略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亦不著錄

元圻案唐書藝文傳中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嘗謂

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喪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弒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蕭穎士進續尙書表云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典以續唐虞其餘文景明章之後後魏宋齊已還南訖有陳北起元魏歷周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是續尙書已有成書其別著通典據李華三賢論曰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次序續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歿蓋實未成書也

楊文莊公徽之

閩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真宗時置侍讀學士官之本傳不載其諡何云焯案東都事略云其後仁宗以徽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莊此書近始重開閩文不及見也○案錢氏大

昕曰文莊諡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好言唐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

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諱主司名氏〔原注〕起興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宋敏求續爲

後錄五卷

〔元圻案〕東都事略楊徽之傳徽之多識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詳記尤工吟詠太宗真宗嘗和其詩仁宗時特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莊〔春明退朝錄〕上載文臣諡文莊〔注曰〕江陵楊公既不著其名而

本貫又非浦城錢辛楣先生以爲文莊諡見春明退朝錄似未核也〔查長編四十六云〕真宗三年正月楊徽之卒上甚嗟悼贈兵部尚書諡文莊又與東都事略互異未知孰是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稭矣出說文引虞書稭三百有六句〔集證〕說文禾部稭復共時也从禾其聲○〔案〕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

千稭之變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李密傳赦庾之藏有時而賜〔閩按〕今本作餽何云餽斯義切出詩王赫斯怒鄭箋斯音賜盡

也新史尙奇類此

〔方樸山云〕鄭箋但云斯盡也釋文乃云斯鄭音賜非箋原有此文〔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今檢爾雅釋言但有斯離也之文正義亦誤又揚子雲方言撰鋌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曰撰

撰鋌斯盡

一義

散桑餓人斯食

空物盡者曰鋌鋌賜也連此撰鋌皆盡也此子京所本王氏失考〔集證〕呂氏春秋報更篇宣孟謂散桑之餓人曰斯食之吾更與汝〔高誘注〕斯盡也〔潘岳西征賦〕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張銑注〕賜盡也〔陳振孫曰〕新史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溪體識者病之○〔元圻案〕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字大臨貞觀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辛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再稭矣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又李密傳初密既殺覆讓心稍驕民食輿洛倉者給授無檢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赦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

新史如虬戶銑給體

溫彥博耗思不再稭

赦庾藏餽

賈潤甫諫

李密心驕

千稭之變

撰鋌斯盡

一義

散桑餓人斯食

新史如虬戶銑給體



馬總通歷  
本略論

公子曰先  
生曰

李翱奏史  
館定謚

行狀指事  
說實

范文正碑  
事誤

張文定草  
詔冊之誤

忠獻事實  
不相應

文正止壽  
太后疏

大宮履長  
之賀

馬總通歷所載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論

【原注】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假公子問答【集證】【唐志編年類】馬總通歷十卷【又雜家類】

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晁氏志編年類】馬總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略論分繫於末以見義焉【玉海帝王略論中典書目云】正觀間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昊訖於隋凡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考訂云

李翱爲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爲范文正

碑云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

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爲張文定名方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

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闕按】微之名心傳非研人舜臣之子道傳之兄見儒林傳考國史

誓詔在慶歷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爲學士【原注】封冊乃宋景文撰○【案】錢氏大昕曰學士年表慶歷五

年二月張方平以名朱文公爲張忠獻名行狀其後語門人云向只憑欽夫忠獻子南軒先生之字寫來事實

後看光堯

〔閩按〕光堯  
高宗尊號

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可不審哉

〔元圻案〕  
〔唐會要〕

六十四〕至德十四年史官李翱奏史館以記錄爲職舊例皆取行狀謚議以爲依據今之作行狀者非門生卽其故吏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而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其詞若考功定謚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謚〔東坡志林〕歐陽公撰范文正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君奉詔編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文正此疏不載集中〔釋文營續湘山野錄〕載其略云屈萬乘之重行北面之禮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爲大宮履長之賀於閩掖以家人承顏之禮行之可也云其事遂已則承墓碑之誤

升祔二后  
失禮

唐配帝皆一后惟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年升祔此失禮之始也

〔閩按〕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明皇之嫡母也

縱二后並配當行於開元四年不當遲至二十一年始祔失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元圻案〕〔唐書睿宗昭成寶皇后傳〕帝爲相王納爲孺人卽位進德妃生元宗帝崩追稱皇太后與肅明附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升祔〔長編五十八〕眞宗景德元年十月肅明德皇后於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議以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並配爲證曰懿德皇后久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享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尙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二宮並配自是始也〔朱子曰〕二后並配自本朝眞宗始其初議者皆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爲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厚齋此條蓋亦有感而云

改左右散  
騎曰侍極

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曰左右侍極職源誤以左史爲左侍極而近世制詞多踵其誤

〔元圻案〕唐

金蟬珥貂  
八貂  
職源載見  
行官制

盧鴻一新  
史刪一字

越楚人鼻  
乙疑鴻

唐一行師  
事普寂

微嵩山處  
士入見

房元齡請  
解機務

斷章表閣  
門不復受

書百官志左右散騎常侍分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曰侍極書錄解題職官類職源五十卷金華王益之行甫撰亦簡牘應用之書而專以今日見行官制爲主蓋中興以後於舊制多所省併故也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

隱逸傳

鴻一蓋二名與中岳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

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爲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明南史顧歡傳作難亮越人以爲

鼻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

閣按歷代名畫記盧鴻一名浩然高士也新唐書作盧鴻字顯然亦各有本張融語出

南史隱逸顧歡傳通鑑考異引中岳劉真人碑云盧鴻撰無一字元圻案唐書段成式西陽雜俎五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設食於寺大會羣僧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亦無一字通鑑唐紀元宗開元六年三月微嵩山處士盧鴻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考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唐太宗徵盧鴻一授諫議大夫二詔又賜還山制皆作鴻一

攷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元齡請解機務詔斷表爲今斷來

來字何本作表誤

章之祖愚按晉山濤

傳手詔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於唐也

閣按胡三省通鑑唐紀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敕斷來章則閣門不復受其

王莽辭宰衡勿受南單于上書告杜崇

表即唐制之斷表也。〔全云〕亦不始於晉而始於漢。見王莽傳。○〔元圻案〕漢書王莽傳加公爲宰衡。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太師光曰。宜詔尙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後漢書和帝紀〕七年。鄧鴻朱徽杜崇下獄死。注時南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表章。緣此驚叛。據此斷表始於漢無疑。今本程大昌攷古編無此條所引之文。豈攷古編固有佚文耶。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

〔原注〕管華稽阮亦然。○〔元圻案〕魏鶴山作黃侍郎定勝堂文集序曰。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方駕而所制殊行。

韓柳元白異操子厚後附王叔文元稹先後殊節管華稽阮異操

王楸野客叢書九。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爲視白爲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末。嘗不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爲監察御史。勅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言其狂。是其所以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原注〕管華謂管幼安華歆。稽阮謂嵇康。阮籍。

唐亦有蔡京

〔原注〕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雲溪友議。〔何云〕唐之蔡京嘗爲僧。李義山有白足禪僧之句。

此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

忠姦賢哲同姓名唐白足禪僧蔡京

有桓彝

〔何云〕桓彝。魏尙書令階之弟。見孫綽傳。

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賢否分矣。

〔原注〕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

吳桓彝不署亮罪狀

詩用之。〔閻按〕名氏之同之奇者。莫過王莽之前有王莽。朱買臣之後有朱買臣。〔方樸山云〕更有奇者。一王匡爲王莽守洛陽。一王匡爲更始攻洛陽。〔集證〕雲溪友議。唐懿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爲政苛

晉桓彝死  
蘇峻之亂

南曾參北  
曾參

野人毛遂  
墜非死

王莽朱買  
臣有二

三董卓四  
王敦

九張良兩  
王匡

先曾爲僧  
諸人

魯公乞米  
帖言食粥

元載制祿  
厚外官

慘。閻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敕賜自盡。〔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元圻案〕〔三國志吳孫綝傳〕綝廢亮。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尙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註〕〔漢晉春秋〕曰。彝。魏尙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晉書桓彝傳〕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補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峻遣韓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爲晃所害。〔李商隱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注云〕時蔡京在坐。京曾爲僧徒。故有第五句。〔朱翌猗覺寮雜記〕士人曾爲僧。南史伏挺之。唐馬嘉運。許淹。章渠。卒。蔡京嚴礪。曾參事。見〔史記甘茂傳〕平原君客毛遂。爲平原君合從於楚。見〔史記平原君傳〕前王莽見〔漢書公卿表〕劉屈氂傳。後朱買臣。見〔梁書元帝紀〕官宣猛將軍。〔唐文粹〕載員半千隴右途中。遭非語詩云。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惑。況在行路心。〔宋朱弁曲洧舊聞〕政和間。常子然。謝在伯江子。我同訪晁伯宇及叔用。于昭德之第。因觀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據此。則三董卓。四王敦。九張良。則更奇矣。然三董卓。四王敦。未必俱不肖。九張良。未必皆賢也。惜無從考其所見。

顏魯公爲刑部尙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旣相。奏加京官俸。魯公以綰薦自湖州。召還。意者俸雖加而仍薄歟。〔元圻案〕

〔魯公乞

楊綰奏加京官俸

魯公自湖州召還

運命論言一人天下

李康爲尋陽長

張蘊古大寶箴

沈約八十寫簿書

傅隆七十寫書籍

李方元循簿籍役民

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通鑑唐紀：代宗大歷十二年，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楊綰常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又曰：楊綰常奏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以爲刑部尙書。

李康運命論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寶箴用之。

〔元圻案〕運命論見文選李善注。引〔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魏文

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績。〔容齋五筆七〕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傳末又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而已。〔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云云。此外尙多規正之語，既不爲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蘊古爲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箴，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爲削之也。

李方元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元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爲吏，手寫簿

書，愚按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傅隆，年過七十，手寫籍書。梁尙書令沈約位已崇高，議請

寶重，蓋誤以傅隆爲沈約也。

〔閩按〕宋書傅隆傳：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無。○〔元圻案〕杜牧李方元墓誌：方元字景業，少有文學，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出爲池

孝宗問百僚廷爭事

開元錄繫日條事

孫樵讀雜報文

周益公奉詔錄中語

蕭遘九葉相唐

州刺史。始至創造簿籍。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櫛比。一在吾手。至當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方元常歎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也。〔宋書傅隆傳〕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嘗手抄書籍。卒時年八十三。〔通鑑晉紀〕高帝建元二年。虞玩之表。以爲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十刻罷。徧檢新

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尙存。近世偶

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何云〕人主勤學。又事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爲淳熙。〔集證〕孫可之讀開元雜報。樵

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藩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官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按〕御覽引開元錄。無雜報數事。○〔元圻案〕〔孫可之讀雜報文〕見唐文粹四十九。〔周益公奉詔錄一〕臣昨蒙下詢。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云云。臣伏料聖意。以爲宰相與百僚爭辨。至於移時。必是事體甚重。故欲知其實。以古爲鑑。臣尋閱太平御覽總目內。果有開元錄一書。則是祖宗朝。此本尙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別具奏聞。

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曰。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唐史云。自瑀遠遘。凡八葉宰相。此云九

蕭分皇舅  
房齊梁房

梁蕭氏有  
功在民

姚崇陳十  
事始相

通鑑以崇  
為要君

戚屬不任  
臺省

福先寺金  
仙玉真觀

說王三原  
先陳時政

### 葉宰相世系表 梁真陽侯之後 有鄴相宣宗

【圖按】俱表所云齊梁房者也。【集證】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定著二房。一皇舅房。一齊梁房。宰相凡十人。皇舅

房有至忠相中宗睿宗。齊梁房貞陽侯之後。有鄴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嵩相元宗。華相肅宗。俛相穆宗。傲相僖宗。復相德宗。眞相懿宗。遼相僖宗。瑤相高祖。遼詩云。九葉不數至忠。唐史云。八葉不數至忠。與鄴。○【元圻案】唐書蕭瑀傳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遼。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遼字德聖。咸通中。擢進士第。僖宗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 姚崇十事 見開元升平源 通鑑不取

【圖按】通鑑不取。非也。明王三原應召至都。鄒智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

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元圻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開元昇平源一卷。唐史官吳兢撰。敘姚崇十事。【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說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佺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閣人之口。臣願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稅外。盡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晝。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造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鑿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通鑑考異】曰。果如所言。則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今不取。【呂成公試館職策】曰。唐元宗欽遲姚崇之舊德。夙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崇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券。君相聚。精



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即溫公不取之意。

詔使王起廣五位圖

五運圖述古今治亂

太白上宣唐宏猷文

太白爲和蕃書

緋衣小兒謠

張權輿嫉度應讖

帝城橫亘六岡象乾

###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元圻案〕〔新唐書藝文志史部編年類〕王氏五位圖十卷。王起廣五運圖卷亡。〔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文宗上文好古。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詔使廣五

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玉海一百二十九〕諸宮門〔唐藝文志〕有王氏五位圖十卷。又有五運圖。蓋編年書也。〔中興館閣書目〕王氏五位圖三卷。唐開成初判太常卿事。王起撰。自開闢至唐。以五運爲序。

###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新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元圻案〕〔李太白集〕附錄唐劉

全白所撰碣記曰。君名白。廣漢人。天寶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 緋衣小兒之謠。朝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讖裴度。

〔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子部小說家〕朝野僉載六卷。舊本題張鷟撰。然鷟歿於元宗

時。而書中有敬宗宣宗時事。蓋原本久佚。後人掇拾成編。與無名氏朝野僉載補遺併爲一書。故卷數門目與所傳鷟書不合也。〔宋敏求長安志七〕晉國公裴度宅。引唐實錄曰。度自興元請朝覲。宰相李逢吉之徒。百計譖沮。有張權輿者。旣爲嫉犬。乃上疏云。名度應圖讖。宅據岡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嘗有人與度作讖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曾平吳元濟。又帝城東西橫亘六岡。符易象乾卦之數。度永樂里地。偶當第五岡。故權輿以爲詞。餘注已

詳第八卷

金根車即桑根車

韓昶臆斷改字

縮袞擢第狀元

親耕乘瑞山車

韓昶自爲墓誌

罷貢淡菜蛤蚧

孔戮三上書去官

元稹罷貢海物郵役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注〕見前卷八而昶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君子之澤遠矣〔全云〕足重亦不在

科第〔集證〕〔翟祐歸田詩話〕昶登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袞咸通四年進士袞七年進士○〔元圻案〕〔宋劉昌詩盧浦筆記六〕崔豹古今注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韓昶爲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爲銀昶文公子也〔康成禮記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禮志曰〕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唐王定保摭言十三〕韓袞咸通七年趙鶻下狀元及第〔又曰〕趙鶻試被袞以象天賦或爲中貴語之曰侍郎既試王者被袞以象天賦更放韓袞狀元得無意乎〔韓昶自爲墓誌曰〕昌黎韓昶字有之生徐州之符離小名曰符有男五人曰緯前復州參軍次曰綰曰緄曰綺曰紉舉進士緄即袞也

孔戮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蚧之屬〔原注〕見昌黎集元稹爲越州復奏罷之〔原注〕見白樂天集

〔閣按〕亦見蓋嘗罷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閣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年以一縣令論罷本人集狀中十九年復令供進至孔戮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

於元和二年孔戮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稹也方合鄉邦故實○〔元圻案〕〔韓文公孔公墓誌曰〕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字君嚴事唐爲尙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尙書祿之終身公

畢炕不書  
忠義傳

廣平拒祿  
山死節

河北郡有  
顏平原

柳伉疏黜  
程元振

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方崧卿云〕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爲遞夫而言也。李肇國史補亦載其事。〔白居易元稹墓誌曰〕公爲越州刺史。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菜蚶蛤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未下車。輒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元稹論罷海味狀曰〕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名不載於方書。海物鹹腥。增疾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常貢之至意。

畢炕。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其父構傳。〔舊唐書構傳〕蓋取韓文

并不附見炕名。

公所撰畢坰誌。然炕之名。不書於忠義傳。故文公謂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元圻案〕昌黎畢君墓誌曰。畢氏出

東平。國朝有爲許州刺史者曰懔。懔之

子構。累官至吏部尙書。是爲景公。景公生炕。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尙書。尙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坰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卒。銘曰。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顏真卿傳〕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此條楊升菴集全襲其說。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疏〕見唐文。請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

年號。

〔疏〕見唐文。粹二十八。

唐史不立柳伉傳

贊絳詞臣能獻替

吐蕃黨項陷無奔命

翰林待詔雜僧道等

里東坡試制科對策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

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肅宗三年改元乾元元年進士。翰林院故事。載寶

應肅宗七年改元寶應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士。出鄂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充學

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通鑑亦作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攷之。伉是

時爲學士。非待詔也。何云唐時翰林院待詔凡山人僧道皆是非官名伉以博士在禁林。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

不爲伉立傳。故詳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何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爲賤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

後之爲詞臣者也。集證通志藝文略唐登科記二卷李奕撰翰林故事一卷唐韋執誼撰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廳壁記寶應後柳伉秘書省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議大夫依前充元圻案唐書宦者程元振傳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臣任宦豎離閒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裴晉公論元稹魏宏簡姦狀云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

皇甫湜孫  
樵文學韓

孫樵文謹  
嚴之篇

李翱文得  
韓之醇

皇甫湜得  
韓奇崛

孫樵得文  
訣來無擇

林寶姓纂  
謬誤

鄧名世姓  
氏辨證

除害〔通鑑唐紀〕元宗天寶十三載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唐書李絳傳〕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眞宰相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爲皇甫湜學湜不至爲孫樵謝南省主文歐陽內翰啓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

于褒城驛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

諸篇皆載於唐文粹

皆謹嚴得史法有補治道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皇甫持正集

六卷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集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又孫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關東人大中九年進士歷官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與王霖秀才書云某嘗得文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羣言自然高古而湜稍有意爲奇樵則視湜益有努力爲奇之態其彌有意於奇是其所以不及歟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以大姓爲首此林寶自序之文鄧名世謂稍

能是正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鉏邱茅夷指爲複姓又不勝其謬鄧樵通志氏族略謂

齊秦非氏於國

鉅邱茅夷非複姓

鄭樵氏族略祖林書

林氏出姬姓非氏地

### 竇不知自姓所由來

【元圻案】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四齊下云謹按春秋姬姓衛昭伯長子諡曰齊子齊子之孫惡始以祖諡為齊氏惡孫豹以殺孟縶為衛所逐春秋書之曰盜裔孫明仕韓又

仕東周以姓見於戰國策姓書自應劭何承天以來相承一誤如齊秦晉楚不考其由皆謂之氏於國者故姓纂唐表恥齊豹盜臣之名喜太公大賢之後鑿空附會皆以齊氏為姜姓而氏於國不曰出姬姓而氏於諡後人因循訛誤遂失其本不可以不辨正【又卷六秦下云】秦氏出自姬姓周文公世子伯禽受封為魯侯裔孫以公族為魯大夫者食邑於秦因以為氏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書築臺於秦即其地也莊公大夫曰秦子乾時之戰代君任患而身止於齊其家遂昌阜於魯國昭公時有大夫曰商曰邁又有董父者仕孟氏為孟僖子車右以力聞諸侯漢興高祖徙大姓實關中秦氏始自魯徙居扶風茂陵【又卷十一茅夷下云】【元和姓纂】鄭大夫茅夷鴻之後見左傳【謹按】世無此氏而春秋時夷鴻姓茅氏謂之茅成子後世子孫何至乃以茅夷為氏考之義理極無依據凡姓纂中誤引經傳增收入姓如罕夷者數十如茅夷者又數十皆當時門生討論者淺陋訛謬雜之以穿鑿臆說刊脩官未嘗考按左書因而附列今舉凡以駁之如此類者悉皆駁正【同年王穀隱曰】今所傳姓纂姓氏辨證皆從永樂大典錄出不全之本鉅邱一姓兩書皆闕鄧氏於齊駁姓纂姜姓之非其文亦多闕佚於秦明出自姬姓而不辨姓纂羸姓之說意有佚文所云是正數十條者蓋俱不可得而考證矣【姓纂卷五】林殷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為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通志氏族略】謂林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英英生茂茂與林寶所云不同故鄭氏譏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元和姓纂】十八卷唐林寶撰寶濟南人官朝議郎太常博士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於世本風俗通其他如世本氏族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賢傳姓源韻譜姓苑諸書不傳於今者賴其徵引亦皆班班可見鄭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蓋亦服其該博也【又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宋鄧名世撰而其子樛真次之名世字元亞臨川人【李心傳繫年要錄】稱紹興三年十月詔撫州進士鄧名世赴行在以御史劉六中薦也四年三月上此書長於辨論大抵以左傳

國語爲主，白風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抉擇獨詳。〔朱子語類〕謂名世學甚博，姓氏一部，考證甚詳，不虛也。

班固鸞筆受金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何云〕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安得晉時猶有子在？竟米事，〔闕按〕〔文心雕龍云〕班固述漢遺親，攘美之罪，微賄鸞筆之愆。

陳壽索丁氏米作傳

公理辨之究矣。公理，仲長統之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虬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全云〕班固自序，不言其父之從事漢書，故云遺親攘美。○〔元圻案〕〔唐書文藝傳〕劉允濟，字允濟。

班史不言父從事

河南鞏人，工文辭，與王勃齊名，爲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晉書陳壽傳〕或云：丁廙、丁儀，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與尊公作佳傳，丁

劉允濟齊名王勃

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劉知幾史事五不可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文粹云：王韶直書，見讐貴族，宋王

孫盛王劭直筆取嫉

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宏，廙子華，並貴，韶之懼爲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傳

王韶之以史書懼陷

亮等。事見宋書王韶之本傳。當從文粹爲王韶，新史誤以韶爲劭。〔原注〕韶之，弑君之賊也，身爲梟獍，而乘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闕按〕晉安帝崩，

劉裕使韶之醜晉帝

乃劉裕使王韶之密加醜毒，故曰弑君之賊。〔集證〕〔浦起龍史通通釋曰〕困學紀聞，據文粹云：王劭當作王韶。〔按舊唐書〕亦作王韶，然觀史通於敘事篇云：裴子野宋略，王劭齊志，二家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曲筆篇云〕王劭之抗詞

史通屢言  
王劭直筆

干寶直言  
受譏

李晟錦裘  
繡帽自表

殷孝祖鼓  
蓋隨戰

狄青戰帶  
銅面具

李椅常袞  
化閩俗

不撓。可以方駕古人。〔雜說中篇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惟錄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詞。尤其詔惑累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詆王劭。正緣不悟此旨耳。○〔元圻案〕唐書劉知幾傳。知幾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納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因爲至忠言五不可。〔史通忤時篇〕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多喙。無間。齷齪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紀實。取疾權門。王劭直言。見讐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字休泰。博洽多聞。初爲謝安參軍。得父偉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韶之密加酖毒。武帝受命。復掌宋書。韶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廙作亂。珣子宏入相。韶之常慮爲宏所繩。夙夜勤勵。後爲吳興太守。卒。〔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累遷秘書監。撰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北史王劭傳〕劭字君懋。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隋書王劭傳〕劭撰隋書十八卷。〔冊府元龜國史部議論類〕載劉知幾奏紀於蕭至忠云。孫盛實錄。取嫉權豪。干寶直言。受譏朝士。又與文粹不同。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

法哉。〔方樸山云〕晟傳則其自表之。故已明言之。○〔元圻案〕唐書李晟傳。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樓爲賊餌哉。晟曰。向在涇原。士頗相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術。〔宋書

殷孝祖傳〕孝祖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宋狄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亦所至克捷。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貊。化於惡也。

〔全云〕俗比中州。謂李椅常袞之後。人過夷貊。謂吳氏之後。○〔元圻案〕唐書宗室世系表。蜀王湛六世孫椅。福建按



淮西蔡人  
安悖逆

漢黨錮以  
節義著

唐朋黨以  
權利合

錢李敗於  
貢舉事

牛李舊私  
昵黨

甘陵二部  
相讎

宦倖惡君  
近儒好學

察使〔唐獨孤及福州新學碑曰〕閩中無儒家者流。成公至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鄆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公諱椅。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唐書常袞傳〕起爲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通鑑唐紀〕憲宗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犢戾過於夷貊。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

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元圻案〕後漢書黨錮傳。敍曰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闡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

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唐書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於丐。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劍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謀。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又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盜謂何。〔唐鑑十九祖禹曰〕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讎。而成於太學生相舉。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又曰〕漢之黨尙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有畏義。而不爲。唐之黨趨勢利。勢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又曰〕牛李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

姦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之排韋昭。盛沖。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侑。亦

仇士良教其徒蠱君

張布排章喻鄭冲

李宗閔沮鄭覃殷佑

杜佑理道要訣十類

重君子輕小人不斷  
漢武見黯異於宏  
將軍青大

### 士良之術

【元圻案】唐書宦者傳仇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遊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則必斥經術閣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為往哉【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欲與博士祭酒章囑博士鄭冲講論道義囑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隱失令已不得專擅因妄設說以拒過之【唐書鄭覃傳】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帝嘗謂殷佑善言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忠臣之心惟欲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

###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集證】唐志杜佑理道要訣十卷【玉海五十一】佑自序曰【隋季文博理道集注】唐志法家治道十卷多主於規諫而略於體要

臣頗探政理窮究始終途假問答方冀發明第一至第三食貨四選舉命官五禮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刑八邊防九十古今異制議【又注云】權德輿以為誕章閔議錯綜古今經世立言之旨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元圻案】其書見一齋書目明季猶存今佚

###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語見魏徵本傳

武帝之於汲黯衛青公孫宏明皇

之於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元圻案】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

明皇知林甫妬嫉，房瑄非破賊才。宋瓌實直取，裴士淹以辨學得幸。善言善藥不可離，孟誥居名子平里。唐倚節度兵平安使，河北分帥繼襲之患，僕固懷恩用賊黨，李寶臣爲張假子。

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上旣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坐法免官，召爲淮陽太守，十歲而卒。〔唐書姦臣李林甫傳〕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辨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瑄爲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瓌曰：「彼實直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誥之言也。觀物外篇取之。

〔閩按〕孟誥見唐書隱逸列傳。○〔元圻案〕唐書隱逸傳孟誥，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

遷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尹畢構以誥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常。」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愚攷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

用賊黨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全云〕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元圻案〕張文潛唐論上：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

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旣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故唐之患，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之有功，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唐書叛臣僕固懷恩傳〕河北平，懷恩以功遷尙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朝義，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爲助，嵩等卒據以爲忠云。〔李寶臣傳〕寶臣善騎射，范陽將張瑄高，畜爲假子，故冒其姓名，名忠志。

房瑄建言  
諸土分鎮

祿山以分  
鎮驚歎

賀蘭進明  
議房瑄

程致道發  
揚瑄議

晉元帝江  
左立業

劉蕡以惡  
宦貶司戶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向渠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

下矣。瑄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譏於肅宗。以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

可以破逆胡之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著論。房太尉傳後論。發揚之。

〔閣按〕見程俱

〔原注〕晉以琅琊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中興之基。瑄可謂善謀矣。○〔元圻案〕唐書元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載七月。房瑄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使。永王璘為山南東路黔中江南西路節度使。盛王琦為廣陵郡都督。江南東路淮南道節度使。豐王珙為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節度使。〔房瑄傳〕賀蘭進明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瑄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為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瑄。宋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延試中甲科。歷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縣伯。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著山北小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觀之子也。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愍帝即位。加左丞相。西都不守。愍帝詔攝萬機。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於是大赦改元。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原注〕宦人深嫉蕡。

劉蕡對策  
在官始末

真卿鄭畋  
倡義討賊

李昌言襲  
畋軍

黃巢陷東  
鄆

漢文制喪  
三十六日

誣以罪貶柳州司戶。〔何云〕李商隱有哭劉司戶詩。○〔元圻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  
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云云。考官畏宦官不  
敢取。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唐鑑二十〕云。終於柳州司戶。〔唐書劉蕡傳〕蕡對策。七年後有甘露之  
禍。令狐楚。牛僧孺。節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卒。〔舊唐書  
文苑劉蕡傳〕亦云。終於使府御史。昭宗時。羅衮上言。有劉蕡。遂極道  
逐身死異土語。粵西文載言蕡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與唐鑑合。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爲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

不克就。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全云〕王庶之見陵於曲端。亦以此。○〔元圻案〕唐書鄭畋傳。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畋舉進士。黃巢陷東都。帝出梁洋。畋上

謁斜谷。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臣當以死報國。遷檢校尙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乃與涇原程  
宗楚。秦州仇公遇。鄆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遠近咸聳。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徵畋。天子幾殆。〔又  
曰〕畋以鄆夏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  
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贊曰。畋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  
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爲孽豎亂宦  
所乘。功業無所成就。顏真卿注見第十二卷。

常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

元宗變期  
二十七日

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為二十七日。【原注】世多以短喪議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

日之制。自元宗始也。○【元圻案】此條錄唐書崔祐甫傳文。

韓偓書歲  
銜不用梁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戶部侍郎。

厚齊仕止  
比偓圖

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

白馬清流  
之禍

而不用梁年號。【案】此條全錄劉克莊語。○【原注】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閣按】王氏晚歲。自撰誌銘。有其仕其止。如偓如圖。聞者咸以為實錄。偓即韓偓。圖則卷二十之司空表聖。邱爾求云。慶歷當作景祐。

唐末節義  
數人

蓋麗籍為清時。奏上偓詩。始得官。其裔孫也。【全云】歐陽公常太息於唐無節義之臣。以為白馬清流之禍使然。然予收拾遺文。亦尙可得十餘人。可備一卷。司空圖。韓偓。孫郃。羅隱。王居巖。朱葆光。顏蕘。李鴻。梁震。黃岳。張鴻。梁昊。其人也。然則當時恐不止於此。又云。尙有許儒。見荆公集。【集證】夢溪筆談。唐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歷中子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元圻案】劉克莊跋韓致光帖云。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穹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唐書韓偓傳】偓

愚道楊凝  
式無恥

當時恐不止於此。又云。尙有許儒。見荆公集。【集證】夢溪筆談。唐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歷中子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元圻案】劉克莊跋韓致光帖云。馮道相數姓。不以國破君辱為戚。而以官穹年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唐書韓偓傳】偓

官韓偓後  
勸忠

致光香奩  
集為累

致光香奩  
集為累

元高為樂。楊凝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季。每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衰。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賢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唐書韓偓傳】偓

偓允定策  
誅劉季述

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為香奩集所累耶。慶歷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唐書韓偓傳】偓

淵明書  
處士

張公禮撰  
碑書齊官

僕固李日  
月母罵子

魚暉白玉  
殺僕固子

渾瑊伏兵  
敗朱泚

李光弼韋  
陟各有長

光弼不入  
援憂死

朝恩程元  
振謀弼

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僭嘗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日知錄十三〕。隋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顏延之作誄。直云有晉處士。〔眞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參軍長兼行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傳〕。見唐書一百八卷。非不收也。劉克莊蓋謂其不列卓行耳。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爲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元圻案〕。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子

瑒爲魚暉白玉所殺。僕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唐書逆臣朱泚傳〕。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渾瑊使兵漢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恨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爾何事。死且晚。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曰。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光弼語。見唐書本傳〕。

者治軍。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

愧恨以沒。蓋以禮與軍旅爲二物也。

〔元圻案〕。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瑱爲元振讒死。

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贊曰。光弼攜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誅。然讒人爲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宰相監修國史

唐主欲白觀國史

房魏父俱得佳傳

李成公常衰化閩

王福時執謚不更

許敬宗棄子黷貨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

況不如房魏者乎。

〔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僅附見魏收之後耶。〔又云〕紀聞所探。非一人之論。〔全云〕彥謙不過賢其先見耳。○〔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三。史館武德初。因隋舊制。隸

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唐鑑六。帝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元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范淳夫曰。後世人君。得以觀史云云。房彥謙。字孝沖。元齡之父。傳見隋書列傳三十一。魏長賢。徵之父。收之族叔也。傳見北史列傳四十四。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

〔原注〕成公李椅也。在大歷八年。

家有洙泗。戶有鄒魯。

〔原注〕常袞。建中初為閩人。設鄉校。李椅在其前。〔闕按〕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湛五世孫。為福建觀察使椅。○〔元圻案〕世系表。椅乃湛之六世孫。獨孤及傳。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歷司封郎中。徙常州。著毘陵集二十卷。〔福州新學碑〕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七。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矣。

〔元圻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袁思古議謚曰。繆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時曰。

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謚醜。況敬宗忠孝兩棄。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袁思古議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惟聞於贖貨。謚法名實不爽。曰繆。請謚為



何曾忠孝  
以奢諡惡

許陳易諡  
皆曰恭

陳執中以  
罪諡榮靈

漢唐戮贈  
異施

贈張衡諡  
忠為獎賊

封德彝叛  
逆相唐

裴虔通削  
職流徙

漢唐宋戶  
口增減

繆王福時覆議曰。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請依思古議為定。

許敬宗諡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諡榮靈而更曰恭。二事相類。

〔集證〕宋史張洄傳。陳執中將葬。洄與同列議諡為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

曰恭。洄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竟從抃等議。夢溪筆談補。故相陳岐公有司諡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為甚。請諡恭。以恭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事。適足以為累耳。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諡曰忠。是獎弑君之賊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

綱正。見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

〔圖按〕贈張衡。乃高祖於義寧中事。太宗貞觀二年。以裴虔通弑

天下也。〔全云〕裴虔通止以流削處之。尙未蔽辜。○〔元圻案〕隋書張衡傳。煬帝欲大汾陽宮。衡進諫。帝意甚不平。嘗曰。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衡妾言衡怨望。誣訕朝政。竟賜盡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顯。隋內史舍人。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高祖紀〕武德三年。封德彝兼中書令。

朝野雜記。〔全云〕李心傳作。○〔甲集十七〕

本朝視漢唐戶多丁少之弊。

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

戶口。率以十戶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

有奇。可準周之中次。

〔原注〕其說本程沙隨。○〔元圻案〕雜記又曰：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是理。蓋詭名子戶漏口者衆也。〔書錄解題雜史類〕建炎以

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李心傳撰。上自帝系帝德。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南渡以後。野史之最詳者。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

書唐六臣以貶惡  
書晉處士以表節

深矣。

〔元圻案〕五代史唐六臣傳：敍曰：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猾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廷如此哉！作唐六臣傳。六臣：何文蔚、楊涉、張策、趙光逢、薛貽矩、蘇循也。〔綱目〕宋文帝元嘉四年冬，晉

徵士陶潛卒。考異云：提要作處士。

五代史。

周本紀論

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

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何云〕八條圖得抄本補完。考之南雍元板，乃自田字以下脫一葉。

攷之。

五代會要。租稅類。

世宗見元

周世宗頒圖均田  
元種奏手實抽稅法  
均田表曲盡利病

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奏，因製素爲圖，賜諸道。崔頌傳云：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頌寫爲

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史謂元稹圖誤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續通歷云：唐同州刺史

元稹奏均租賦。帝覽文集而善之。寫其辭爲圖以賜。

【元圻案】續通歷以下廿九字。闕本作小註。今從何本。【通鑑唐紀】穆宗長慶二年六月。裴度及元

稹皆罷相。稹爲同州刺史。【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帝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註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元稹均田奏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稽審。並不遣官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充額。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書類】五代會要三十卷。宋王溥撰。五代干戈。擾攘。百度凌夷。故府遺規。多未暇修舉。然五十年間。法制典章。尙略具於累朝實錄。溥因檢尋舊史。條分件繫。類輯成編。建隆二年。與唐會要並進。詔藏史館。【又曰】租稅類中。載周世宗讀長慶集。見元微之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頒賜諸道。而歐史乃云。周世宗見元稹之均田圖。是直以圖爲元微之作。微溥是編。亦無由訂歐史之謬也。【晁氏讀書志編年類】續通歷十卷。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馬總通歷。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阿保。機。吳。唐。閩。廣。胡。越。兩蜀事迹。太祖朝詔毀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

歐公言不以天參人

溫公言王霸無異道

胡氏譏分天人心迹

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譏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

其疵。信乎立言之難也。

【元圻案】五代史司天考第二敘曰。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

常存而不究也。【司馬公迂書曰】自孟荀氏以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霸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大小耳。【胡氏讀史管見二十九】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人於論爲人

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述使其概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值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五代時寒食野祭

紙錢之始

王嶼習祠祭禮于上

蔡邕有取上陵禮

唐定寒食上墓常式

祭河用寓龍寓馬

燒若水不燒楮鏹

唐立青帝壇迎春

請陸寢時祭諸儀

歐陽子謂五代禮壞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按紙錢始於開元二十六年王嶼爲祠祭使祈禱或

焚紙錢類巫覡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有上陵之禮蔡邕議以爲禮有煩而

不可省者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編入五禮永爲常式寒食野祭蓋起於此朱

文公語錄謂漢祭河用寓龍寓馬以木爲之已是紙錢之漸唐禮書范傳正謂唯顏魯公張思

業全云家祭不用紙錢本朝錢鄧州閩按鄧州乃錢若水不燒楮鏹呂南公爲文頌之全云漢祭五時及山川皆有

寓龍寓馬其後遂以代駒元圻案五代史晉家人傳論曰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五年

太常博士王瓌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親迎春於東郊時上頗好祀神鬼故瓌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瓌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此云二十六年六當作五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注漢官儀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於墓側漢因而不改諸

陵寢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其親陸所宮人隨鼓漏理枕被具盥水陳莊具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

諸陸寢時祭諸儀

五時牢具  
色食所勝

秦時駒鑾  
車木寓車

康帝比楮  
錢於明器

寓錢起於  
漢廢錢

齊東昏翦  
紙錢代帛

杜正獻家  
祭享諸儀

卿百官及諸侯王郡國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國穀價四方改易欲先帝魂魄聞之也【又禮樂志劉昭補注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從見其儀愾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漢書郊祀志下】有司言雍五時無牢具芬芳不備迺令祠官進時牲牢具色食所勝以木寓馬代駒云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寓馬代【史記封禪書】秦時駒四匹木禺龍鑾車一駟木禺車一駟各如其帝色據此則禺龍馬實倣於秦也【唐書范傳正傳】字西老鄧州順陽人舉進士宏辭皆高第官光祿卿張參著五經文字三卷自序題大歷十一年六月結銜稱司業蓋代宗時人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宋史入文苑傳著灌園集二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其錢鄧公不燒楮鏹頌宋文鑑取之【邵伯溫聞見前錄曰】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之心乎【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事林廣記考】論寓錢之始云今楮鏹也【唐書王嶼傳曰】元宗時璵爲祠祭使以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至是璵乃用之則是喪祭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耳【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則非創於璵矣呂南公有錢鄧公不燒楮鏹頌云古用幣以禮神祇後之罪士爲多則假之以請禳祈禱假之不已則翻楮代焉而不支是故罪者滿世而莫救其非大抵深惡夫寓錢以徵福者也予觀洪慶善杜詩辨證載文宗備問云南齊廢帝東昏侯好鬼神之術剪紙爲錢以代束帛至唐盛行其事云有益幽冥【又牛何孺云】楮錢唐初剪紙爲之此足以補事林廣記之未及【宋徐度却掃編】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經惟杜正獻公家用其遠祖叔廉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爲近古

杜嗣先免  
闕册府

劉岳誦馮  
道遺册

虞世南北  
堂書鈔

天子廢置  
由士卒

唐明宗反  
爾報烈

明宗家世  
變故

兔園册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惲太宗子

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馮道兔園册謂此也

〔闕按〕宋史藝文志亦云杜嗣先晁公武以為虞世南何也〔全云〕世南兔園册子即今北堂書抄也〔集證〕晁氏

讀書志兔園册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偶儷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兔園册之語○〔元圻案〕文選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注〕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築兔園也〔案〕今西京雜記無此語〔五代史劉岳傳〕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且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册耳兔園册者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全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榮從益從厚

皆以不良死并從珂亦不得全嗚呼是殺繼岌之續也○〔元圻案〕五代史唐紀明宗世本夷狄太祖養以為子賜名嗣源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嗣源至魏兵變嗣源入於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莊宗崩入洛陽即位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愍帝明宗第五子從厚也封宋王從榮誅死明宗病甚召王子鄴而明宗崩即位于柩前廢帝本姓王氏明宗養以為子名曰從珂封潞王愍帝即位潞王益自疑遂據城反愍帝出居于衛州以太后令降為鄂王潞王即位弑鄂王清泰三年十一月契丹立晉閏月帝崩注曰帝自焚死〔唐家人傳〕莊宗五子長曰繼岌封魏王明宗兵反入京師李從勳勸繼岌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督留守張錢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

告身綾軸  
錢罷復

百官皆賜  
告身

劉岳言告  
身制辭

周去符契  
用印章

銅虎竹符  
等緣始

符節敕書  
雙下

史貶馮道  
春秋法

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繼巖縊死【案】明宗四子從環從榮從厚從益從榮  
誅死從厚即愍帝為廢帝從珂所弑從益為漢高祖所殺從環為元行欽所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元圻案】

唐紀明宗天成元年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來貧者但受勅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甲戌  
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勅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  
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據此劉岳但請給告身  
而執政議罷納錢耳【五代史劉岳傳】岳建言以為制辭或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  
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  
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亦不載奏罷綾軸錢厚齋之說當別有所據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元圻案】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十按銅虎竹使符始於文帝本於  
周官所謂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起軍旅者至唐易其制為銅魚大事則

兼敕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發後更添兵馬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建隆初白重  
贊在鎮有偽造制書者乃知古以符契與璽書並行其慮忠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符纔一歲其弊立見惜無以是為言  
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曰今詔書單下恐細人摹寫無以  
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鑄造銅兵符云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范質欠世【何云】世字  
已上明刻脫宗一死所以立萬

范質欠世宗一死

馮道依違拱嘿

范文素本真輔弼

唐後主不和親契丹

石晉興亡皆契丹

歲給金帛妻以女

薛文遇請呂琦失策

桑維翰草表臣契丹

割盧龍雁門以北地

景延廣激怒契丹

世爲臣者之訓。【閩按】王蠋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太宗責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後爲人臣，爲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綱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元圻案】通鑑後周紀：太祖顯德元年四月，馮道卒。臣光曰：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東都事略范質傳】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也。周廣順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世宗累加司徒，太祖卽位，仍以爲相。太宗嘗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卽所以亡晉也。【全云】論本張魏公○【元圻案】五代史呂琦傳：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廢帝患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爲助，不如先事制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帝以問薛文遇。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畧社稷，臣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諷琦等。帝怒，急召琦等曰：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捍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其議遂寢。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爲助，遂以亡唐。桑維翰傳：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因使維翰求援於契丹。邪律德光許諾，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元年，石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五代史景延廣傳】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以責晉。晉出帝本紀：開運三年，契丹滅晉。

朱溫之兄全昱，楊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况天下千萬人之心乎。【閩按】凝式亦歷事



公是非在一家

楊涉持纓與梁

楊風子託心疾致仕

外黃內黃下黃地

歐史小黃誤下黃

梁唐晉漢周法書中所稱楊風子也。【全云】凝式雖歷仕然嘗稱疾不豫事或尙不欲盡負初心乎。○【元圻案】朱全昱事注已見前。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三月唐昭宣帝禪位於梁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盡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宋袁文龜臚閒評曰】凝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五代史略不及之何哉。五代史又謂凝式歷事五代以心疾致仕亦非也。彼殆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爲此言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

何在珽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爲北齊所廢今在陳留。【案】珽李琪之兄也事見五代史。【李琪傳】今在原文俱作在今。

按五代通錄李珽曰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外黃小黃縣。【原注】【五代史記】改小黃爲下黃誤也當從通錄。

○【元圻案】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大名范質文素撰亦以實錄繁冗節略而成此書。漢書地理志上陳留郡小黃外黃注郡尉治。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瓚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惠公敗宋師于黃杜預以爲外黃縣東有黃城卽此地也。【後漢書光武紀】二年幸內黃注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又郡國志三兗州陳留郡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爲作陵廟于小黃。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五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正，叛

兵逐帥，叛將脅君，習以爲常，極於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炭，我藝祖

宋太祖廟號

受天明命，澡宇

宙而新之。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

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爲郡守，以收節

度之權，選文臣爲縣令，以去鎮將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手之言，

於是驗矣。

【元圻案】張舜民畫邊錄曰：階級條，太祖制也。若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今樞司以匣藏之也。【演繁露續集一】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世傳太祖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真。

唐叛兵逐帥將脅君 宋以階級 著令甲 用儒臣爲郡守縣令 收節度鎮將權 史思明表 誅李光弼 李懷玉 推侯希逸 肅宗偷安 狗行伍 康張逐刺 史王政

藝祖運量之大

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法曰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不起真宗時恐長編不審也長編載於真宗景德元年四月〔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表求誅李光弼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至太原誅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李懷玉為裨將殺元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司馬公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間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子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序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袁州防禦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王氏地理通釋〕呂氏曰藝祖肇造區夏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藩方強大犬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趙普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歛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紳學士無所疑閉命廷臣為知州通判以散節度使之權命朝臣奚嶼等為縣令以勤恤民隱此運量宇宙之大略出於獨見而非普所能及也

高宗紹興三年正月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案〕此用張釋之語見史記本傳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

高宗詔士師哀矜廷尉天下之平高柔請告劉龜名游肇不奉敕曲筆

武救命而曲筆况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見左傳莊公十年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

崔伯易感  
山賦  
增田減賦  
景德時藏  
富州縣  
藏富於民  
於國之異  
公度自號  
曲轅先生  
大行爲禁  
山失地利  
一法百利  
論  
伏非禮  
謁京官拜

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爲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

【何云】此詔乃南渡偏安之本。○【元圻案】三國

志魏高柔傳「柔字文惠。明帝即位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苑中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龜獵吾禁地。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收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何爲。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奏。各當其罪。【北史游明根傳】子肇。字伯始。爲廷尉時。宣武嘗救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 崔伯易感山賦

【閣按】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何時人。余取宋史崔公度傳以覆之。伯易其字也。高郵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

易爲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轅先生作。見孫公談圃。

以皇祐

仁宗二十九年改元皇祐

之版書較景德

真宗七年改元景德

之圖錄。雖增田

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

赴桂陽軍擬

奏疏云。自建

隆 太祖初元年號

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

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

【閣按】有天下者。上之藏富於民。次之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元圻案】

【孫君孚談圃】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韓魏公薦其文。神廟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七云】自與敵通和。太行皆爲禁山。壘

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二十六〕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光祿寺丞崔公度為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府推官，國子監直講，辭不赴，作一法百利論萬餘言，論久任衆職之事，以進。召對，擢光祿寺丞，知陽武縣。故事，京官令初謁尹，拜庭下，公度上疏抗議，謂京官天子省侍官屬，豈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

真文忠公

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

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

真文忠言治體立國理財御民用人藏富天下

人不以才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

〔元圻案〕疏見

文忠集卷三

袁機仲

由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對

言於孝宗曰：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

袁機仲論威權上下宰相阿合呂蒙正疏冊夾袋傅休奕白簡疎坐白洪君疇長宰端詩尼

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

在下，則助其搏噬，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共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可應謂臺諫之議論，廟堂

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

〔案〕名臣言行錄：呂蒙正為相，夾袋有冊，謁見者必問人才，客去，即疏之以奏。〔晉書傅休

藝祖陳橋  
誓師三章  
檢點身加  
黃衣

長編采近  
著有遺  
曾子宣日  
記  
王定國甲  
申錄  
李微之舊  
聞證誤

奕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踈蹠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僣伏臺閣生風

此猶婉而言之也開慶初

【閣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已未改元

邊事孔棘御

史有疏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

【閣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

召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

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

【閣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侍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桂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諡文毅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元圻案】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未

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即掖太祖乘馬太祖攬轡誓諸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諸將皆再拜

周益公

跋范太史藏帖

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

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

同修長編時未見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閣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閒人猶見全

王沂公筆  
錄執政轅坐  
論之山  
長編不實  
言續通鑑  
李文簡致  
力長編  
長編先失  
傳後出  
王鞏號青  
虛先生

書天啓中錢牧齋只於內閣鈔卷初五大本絳雪樓災遽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手以戒主人笑以爲知言云【李燾傳】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今卷數正合○【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太祖乾德二年先是宰相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但入熟狀書可降出卽行之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范質等自以先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卽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於上曰如此則正稟承之方免妄談之失矣上從之後遂爲定式蓋自質等始也【宋史范質傳云】由是奏御浸多始廢坐論之禮蓋從王沂公筆錄【王定國聞見近錄曰】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卽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四】續通鑑長編者李文簡燾所修也其書做司馬氏通鑑爲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但謂之續長編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卷舉要六十八卷【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燾撰本朝康熙初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燾具疏進之於朝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概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迄元符三十餘年事迹徐氏所闕而朱彝尊以爲失傳者今皆粲然具存惟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爲可惜【又】子部小說家類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曾撰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封沂國公謚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曾練習掌故所言多確鑿有據故李燾長編往往全採其文【又】甲申雜記一卷聞見近錄一卷隨手雜錄一卷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青虛先生莘縣人且之孫素之子所記皆東都舊聞甲申者徽宗崇寧三年也【周輝清波雜志六】向於呂申公之後大虬家得曾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時屬淮上用兵擾擾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李心傳】字微之井研人宋史入儒林傳



宋賦役十  
倍漢唐十  
林勳獻本  
政書  
李微之言  
取三取四  
并租庸調  
二稅  
義倉役錢  
再租庸夫  
春夫急夫  
夫錢數調  
常平預買  
蠶鹽諸錢  
課利淨利  
過利諸錢  
楊炎均庸  
錢入二稅  
書戶長保  
正  
折稅和預  
激賞丁絹  
稅米義倉  
和糴  
斗面加耗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

縷之征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何云】此宋之所以弱。【集證】晁說之。元符三年。應詔封事曰。本朝因唐楊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爲稅矣。近

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利錢。曰施利錢。其徵尙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元折案】宋史食貨志一。建炎五年。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謂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本傳勳賀州人。【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十五】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書戶長保。正催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四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而斗面加耗之輪。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陳君舉因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數十倍。其它雜歛。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秧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數。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殆有天

上供格歲  
額欲有寬  
制禁軍  
經制總制  
折島和買  
網運  
郡茶場植  
貨務  
東南三君  
子  
范文正名  
節  
歐陽子議  
論文章  
周子道學  
宋儒學凡  
三變  
歐陽以漢  
議從祀  
止齋學田  
記  
兩朝國史  
有託言  
非成準是  
丁謂

意。【閣按】王元美論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知其以漢議祀非以功同昌黎○【元圻案】陳止齋溫州學田記

曰宋興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

意云云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何云】丁寇之相惡止於南人北人分朋報復不可獨以寇公爲是也平心錄其實斯得之矣【全云】寇公誠有祖北之病然其與丁謂抵牾則君子小人之是非較矣何說謬○【元圻案】晁氏讀書後志史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比之實錄事跡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宋史蒲宗孟傳帝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又稱宗孟附呂惠卿而非司馬光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後漢書蔡邕傳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紹興【閣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

僅得成書中興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爲疏略鶴山謂小人爲不善於傳世詒後之

蒲宗孟附 呂非司馬 王允不令 直修史 丁寇報復 以南北 重修哲宗 實錄 元祐八年 事無存 參取玉牒 日歷足史 小人過絕 史書 紹興相檜 史最疏略 李文簡手 記京樞事 哲錄載思 諱語 昭慈母后 之賢 李常寧對 策名言 天下宗社 成壞

書必遏絕之。自唐許李至近世莫不然。

【元圻案】魏鶴山跋李文簡公手記李忱等十事曰：李文簡所記多京檜時事，雖得諸所聞者，適若此大抵平世事，罕所遺佚，惟在柄

臣，則未有不懼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毀譽鮮不失實，率閱歲歷時而後其事寔白，自唐許李以至近世，王蔡秦韓皆莫不然也。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羣小所澳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其詆媚謾調之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其實昉乎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秦陵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興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略，小人終日為不善，遠恤乎人言，惟於傳世詒後之書，則必求以遏絕，而竄移之云云。【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脩趙鼎，史官范冲等重脩，紹興四年二月，思陵嘗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史錄事多失實，當別脩定。范祖禹之子冲已有詔命，可趣來令兼史職，頃歲昭慈誕辰宮中置酒，從容語及前朝事，曰：吾逮事宣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姦臣私憤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欲降一詔，具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脩史之本意，於是以聖語繫之哲錄之末。【錢氏大昕曰】元祐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聖，而章惇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秦檜也。

李常寧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

【原注】元祐中對策【案】蔣苜嘗舉此四語以告孝宗，孝宗以為名

言。劉行簡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

【原注】紹興中奏疏，皆至論也。【元圻案】

尚書伊訓解曰：本朝元豐中，李常寧以進士對策為第一，其言曰：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三復斯言，以為得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晁董公孫之策皆不及也。【案】秦少游李狀元墓誌曰：元祐

劉行簡論君子小人

宋講行郊禮之年

元豐後官制藝祖造熏籠事

呂正獻書坐古銘張翊戒子受不善李秉家誠

三年春三月上始臨軒策士而屢延李君為第一君諱常寧字安邦君於斯時年逾知命釋褐授宣義郎簽書鎮海軍節度判官是歲以疾卒與王氏原注合林氏以為元豐對策誤也劉行簡語乃上殿論用君子小人之說與第一卷所引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云云同一疏陳振孫稱其居瑣圍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著非有齋類纂五十卷今本作茗溪集五十五卷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

三歲一郊為定制【元圻案】玉海九十三呂源曰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方一講開寶四年南郊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南祭天地於洛京仲告謝之敬而已太宗

自雍熙以來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六年再行郊禮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宗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真宗率三年而一行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於天安殿又謁太廟明年又親耕最為煩數自是三歲一郊遂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注見卷四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官制為藝祖時官制【元圻案】周益公蘇文定遺言後序曰劉

忠定公於本朝故事洞達該貫無毫釐差而馬永卿錄造熏籠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為太祖時官制【書錄解題儒家類】元城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任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本後漢張竊戒子之語【案】正獻呂公著之謚宋史有傳其事見呂氏家塾記 呂居

仁雜錄曰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誠【元圻案】書錄解題儒家類師友雜志一卷雜說一卷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後漢書

言少年

張霸傳「霸字伯統成都人鄉人號爲張曾子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敬畏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爲受之」三國志魏李通傳「通字緒」注「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元冑爲家誡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愼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呂氏童蒙訓亦呂本中著共三卷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

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何云自警編之名本此○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全云胡原仲憲文定仲子教

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

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爲法元圻案周益公籍溪胡先生墓表曰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余同爲秘書省正字原仲自言少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爲入道之要

胡文定三子寅宏寧籍溪其姪也謝山以爲文定子偶誤記耳

周元公濂溪先生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仁宗十年壬申改元元二間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何云若是則孔子不當生於闕里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慶元閣按寧宗初即位乙卯改元之黨黃勉齋名幹朱謂本子弟子

編錄善事  
自警  
書懿行詩  
文粘壁  
胡原仲傳  
論語文定

道州明道  
生皆道  
元祐黨人  
有附益

非黨者甚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

【元圻案】宋費衮梁溪漫志三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

慶元黨有非黨者蔡編黨碑三百餘人黨籍列傳諸述慶元黨人室乘小元祐促胄以闕弁祖章蔡偽黨五十人楊萬里未入籍薛叔似皇甫斌猥瑣歐集表周君無名周堯卿孝友合歐表三善士失征君名

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王明清揮塵後錄】蔡元長使其徒再行編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云元祐姦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賢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殆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闢元祐之政者亦鑿削名【洪景廬疏云】驪敦頤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邪等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為漫不可考訪求闕遺遂成列傳譜述一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與劉元城之說不同【真西山跋蜀人游監簿慶元黨人家乘曰】慶元初衆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促胄以區區鸚弁乃欲祖章蔡故智一罔而空之於是姦黨之名以立【四庫全書目錄史部傳記類】慶元黨禁一卷滄洲樵叟撰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年矣書中所錄偽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顧未入籍薛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奸皇甫斌猥瑣梯榮債軍辱國促胄既敗之後復列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繁彙鸞並集之一證哉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

志乃周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

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而補之。

【原注】二表皆載於文鑑。【元圻案】周益公平園續稟。彭孝子千里墓表曰子聞仁宗朝有太常博士周君居父母喪倚廬三年不飲酒食肉言必戚

哭必哀歐陽公極論古今喪禮之廢推爲篤行君子而京浙閩蜀所刻公集概書曰名字豈公表於金石垂勸來世之意耶子歎息于斯及考誌文知其爲天聖進士又考其宦游多在湖廣而墓在道州之永明竊意爲道之賢者也亟求春陵志視之本郡果有周堯卿字子愈行義與公所書合於是刻之定本使其名字昭昭於無窮。【王荆公處士征君墓表】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鑿徐君寓於篔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諱某字某事其母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較曲直好著書能爲詩。【東都事略儒學傳】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荊州之南舉進士積官至太常博士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其於昆弟尤篤友愛。【書錄解題地理類】春陵圖志十卷教授臨江章穎茂憲撰又【別史類】東都事略一百五十卷眉山王惲季平撰

竇儼定太廟四大舞

易大舞用原廟殿名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竇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

聖皆以大爲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殿名爲舞名禮官之失也。【集證】

【玉海】

【一百七】建隆九年五月判太常竇儼上新定太廟室舞曲名及登歌辭自僖至宣凡四舞四曲僖曰大善順曰大寧翼曰大順宣曰大慶列聖皆以大爲名太祖大定太宗大盛真宗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神哲宗大成中興暨廟樂舞太祖酌獻皇武太宗大定真宗熙文仁宗美成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徽宗承元欽宗端慶自皇武至端慶皆原廟殿名以爲舞名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案】今本長編缺徵欽兩朝事按五代

史劉仁恭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原注】唐無灤州【武經總要】

石晉故疆 劉仁恭割地遺虜事 契丹陷營平二州 灤州灤河 烏灤河 石晉割地 諸地 契丹上册 石晉為帝 割十六州 大地險 盧龍之險 在營平 平州路燕 京路

仁宗制科 十五人 何泳富弼 蘇紳田況 吳育田況

石晉割地燕薊易定帥王都驅其民入契丹因以烏灤河為名以居之【案】賈耽說西北渡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師至灤河【全云】胡身之通鑑註中較此為詳近時顧氏日知錄本之武經總要最謬石晉時安得尚有王都○【元圻案】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契丹主作冊書命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胡三省註】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弃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奔陜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久矣【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二十九】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阿保機耶律德光又得檀順景薊涿易六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與平州自成兩路始朝廷自海上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張方平田況【案】田況之舉長編載在寶元元年慶歷錢明逸

彥遠皇祐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案】同年王中甫挽詞詩先帝親收十五人【案】自註



張平方再舉制科  
錢明逸  
錢明彥  
吳奎夏  
陳舜俞  
錢藻王介  
蘇軾轍兄  
弟  
錢易制科  
在前  
邵元以宰  
相姻報罷  
制科之盛  
錢氏一家  
王彰所對  
不入等  
汪輔之以  
無行罷  
吳育蘇軾  
策三等  
夏噩以私  
貸錢廢

云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  
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耳  
注者多誤  
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六年與此亦不甚合

惟玉海科舉所載合又云父子則錢易明逸彥遠兄弟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則張方平仁皇親擢十五人蓋錢易在前故○元圻案長編一百九仁宗天聖九年七月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泳茂才異等富弼泳弼所對策並入第四等以泳爲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自註云泳邑里據登科記當考又一百十四景祐元年六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育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育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爲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一百二十二寶元元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元況所對策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元與宰相張士遜聯姻報罷况遷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寧府及睦州况信都人元丹陽人也又一百三十七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體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爲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明逸易子也又一百五十九慶歷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又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又一百八十六嘉祐二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明州觀察推官夏噩彰所對不入等噩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噩越州人也自註噩越州人據登科記又一百九十嘉祐四年八月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策書忠正軍節度判官藻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之亦入等御史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舜俞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又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

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策三等。介四等。轍四等次。以軾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為商州軍事推官。介衢州人也。〔石林燕語五〕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惟吳春卿。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頌之父。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充之兄。諡正肅。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田況。字元均。冀州信都人。錢明逸。字子飛。諡修懿。彥遠。字子高。吳奎。字長文。諡文肅。陳舜俞。字令舉。自號白牛居士。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宋史俱有傳。舜俞附張問傳。藻附明逸傳。〔長編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措其事而廢之。〔施宿蘇東坡王中甫挽詩注〕王中甫。名介。三衢人。官止祠部郎中。

乾道

〔闕按〕孝宗在位三年。乙酉改元。

元年。郊社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烝民咸乂。靡分乎爾界此疆。

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

〔全云〕名俊卿

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肆

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

物細故捐之哉。

〔何云〕但失辭耳。錯引典故不至見絕也。○〔元圻案〕漢書匈奴傳。孝文帝後二年。遣匈奴書曰。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以離兄弟之驩。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

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洪适初名造。後更今名。字景伯。鄱陽人。

皓長子。相孝宗。諡文惠。著盤洲集。宋史有傳。朱子書。見文集二十四。

郊社文觀遺匈奴書  
棄宗社為薄物細故  
朱子言乞憐仇讐

孝宗以近習察大臣

秦客卿論大臣從臣

朱子論大臣小臣

徐鼎臣君臣論

文潞公龍錯論

蘇明允任相論

石慶齡謹無匡正

皇朝文鑑有深意

士大夫異於近習

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呂成公，大臣從臣之說，皆以

寓箴諷之意。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名鉉、君臣論、文潞公龍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齡

之類，皆諫書也。【全云】文鑑所以可貴在此。○【元圻案】朱子中庸或問曰：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如置之大臣之位，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下之所

以欺罔蒙蔽者益深。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不可勝言者矣。【呂成公大事記曰】周赧王五年，客卿謂秦武王曰：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則從臣不事大臣矣。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

茂，則大臣不事近臣矣。【解題曰】大臣從臣之名，始見於此。所謂大臣者，張儀甘茂也。所謂從臣者，公孫郝也。韓客謂向壽曰：今王之愛習也，公不如公孫郝。然則當時所謂從臣者，愛習而侍從者也。文武成康之際，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列之

于六官之屬，曷嘗有內外之間哉？秦乃用其愛習，為人主私人，其權至與大臣相抗，古無是也。遇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臣，表裏締結，合為欺罔。遇英武之主，如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為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舛

雜，中外痞隔，致亂之道也。【徐鼎臣君臣論曰】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文潞公龍錯論曰】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

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

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

論曰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書錄解題總集類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呂祖謙編孝廟賜名文鑑朱晦庵晚歲嘗語學者曰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取五風樓之類其所載奏議亦繫一時政治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盡在其中非選擇比也朱子淳熙八年召對摺子云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恐陛下未及施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孝宗之失朱子嘗顯規之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

有位恥餽  
遺苞苴  
脯醢金珠  
詩文契券  
投匭進封  
事

高宗廟號  
陵名初議

理宗召德秀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上第二疏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淳熙十五年戊午朱子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二月投匭進封事見本集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益公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

後孝宗用之

〔元圻案〕周益公思陵錄上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為允上曰太后以武后之故深不欲用留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大為義則

太子參決庶務詔手詔用事之非

奄寺用故車建節王承休誤

崇寧權童貫經略

李輔國以宦王爵

田令孜以宦主兵

龔澄樞以宦師傳

南軒東萊不辭賜

胡忠簡繳欽夫章服

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又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點永思

淳熙十四年皇太子即光宗也參決庶務手詔洪景廬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真宗二十

年丁巳事皆非所宜改元

胡文定名安國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徽宗崇寧四年十一月擢童貫經略安撫制置使大觀二年正月加童貫武康軍節度使仍宣撫

宗字誤當云承休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乾德六年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原注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

旄纛亦誤元圻案宋高宗即位胡文定上疏曰崇寧以來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旄用李輔國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權用龔澄樞故事而為師傅胡致堂原亂賦曰悼崇觀之已還兮乃卒踐於往躅班輔國之王爵兮建承宗之旄纛踵澄樞師傳於南漢兮晞令孜總兵於西蜀本全用文定疏語故仍其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聞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

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學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

者反寬。是以不免爲具眼者勘破。學者所常戒也。〔何云〕若皆悻悻而去。誰與事君。南軒東萊。必非苟容者也。勉齋亦爲後學立此防維耳。〔全云〕陳叔進名驥。

陳駿退成  
公職賞  
黃勉齋不  
足先輩  
繳賜不欲  
老韓同傳  
孝宗重文  
鑑書

又云南軒受孝宗知遇最深。自不應以人言遽去。東萊則似不必。○〔元圻案〕周益公省齋文稿。胡忠憲神道碑曰。公雖與張忠獻善。及其子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勳臣子繳奏之。〔楊誠齋跋澹庵先生繳張欽夫賜章服答詔詩云〕紫綬當時賜兩人。一爲乳臭一名臣。老韓不要令同傳。誰會先生此意真。〔自注云〕是日欽夫與一吳氏子同賜。命獨繳欽夫。然則史簡有深意焉。誠齋必有所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呂成公集皇朝文鑑成。孝宗除公直秘閣。暨賜御府金帛。陳駿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成公遂力辭貼職。上不從。〔案〕宋史呂成公本傳。載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成公實辭而不獲也。黃勉齋名韓。字直彌。朱子弟子。陳駿台州臨海人。官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俱有傳。

東萊象山  
學術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略

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何云〕惟事關君德者。不可不爭。至於處衆。和而不同可也。〔全云〕此以二公學術言之。謂呂學深穩而稍不同。陸學則自成其是也。觀鵝湖之會。可見何說謬。○〔元圻案〕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諡文安。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帝后神御  
宮佛寺

演繁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於祥符五

景靈宮十  
元豐時原  
廟六殿  
御容告遷  
入內  
別殿五以  
奉母后

曹輔有二  
人  
秦少游調  
定海主簿

年以奉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

【元圻案】程大昌演繁露續集一「明道二年奉安莊獻明肅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懿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長編七十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先是詔丁謂等于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即令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又【三百三十】神宗元豐五年十月乙丑詔景靈宮奉真廣孝嚴英德殿慈孝寺崇真彰德殿普安禪院隆福殿御容十月丁丑告遷入內奉先資福禪院慶基殿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啓聖院永隆殿崇先觀永崇殿普安禪院重徽殿御容十一月壬子告遷入內又【三百三十一】元豐五年十一月癸未上朝享景靈宮先是祖宗神御殿分建於諸寺觀上以為未足以稱嚴奉之義乃酌原廟之制即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月朝享以盡時王之禮【玉海卷一百】郊祀祠宮門元豐五年詔有司度宮之東而建六殿為原廟奉祖宗像設又為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宣祖曰天原藝祖曰皇武太宗曰大定真宗曰熙文仁宗曰美成英宗曰治隆昭憲后曰太始孝明后曰儷極懿德明德元德后輝德章穆章獻章懿后曰衍慶慈聖后曰繼仁莊獻明肅真宗后姓劉氏莊懿仁宗生母姓李氏仁宗追尊為皇太后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欽宗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

黃游若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見龜山集三十七合為一人非也全云曹子方海陵人東坡有送之赴閩漕詩其為樞筦者則與龜

山同 又淮海樓記考國史傳秦少游調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謂少游為蔡州教

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階非歷此官也

〔元圻案〕樓大防攻媿集跋曹子方書云祐陵盛時曹公上書極論時事廟堂質責之間所從知對曰天下皆知

選人改換  
八階  
曹輔子草  
屬白擔  
周恤巡內  
黨人  
徽京導帝  
幸車小登  
七幸

之而相公不知所謂焉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爲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卒憤然欲加摔辱子奮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無禮我當殺爾愕不敢動靖康初召還浸至樞筦又閩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楊龜山曹公墓銘曰曹輔字載德南劍州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靖康園城中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初卒〔東坡有送曹輔赴閩漕詩註〕輔字子方海陵人元豐間爲鄆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後提點唐西刑獄先生在惠數年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子方周恤備至士論與之〔山谷集〕有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詩〔宋史曹輔傳〕輔南劍州人自政和後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有輕車小登七賜臨幸之言自是傳聞四方輔知言必獲罪義不可止召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編管郴州靖康改元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攻媿集〕定海縣淮海樓記曰問樓何以名曰秦少游初筮之地也退而攷之國史傳云元祐初調定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間耳日所不接不可得而攷矣〔宋史職官志〕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仕郎凡換選人七階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勅雖引疏義頗有增損天聖 仁宗即 中孫奭校定

位初元

律文及疏爲音義

〔何云〕宋初士大夫留意實事○〔元圻案〕高承事物紀原唐宣宗時以刑律分類爲大中刑律統類故五代以來又有刑統〔唐志〕律疏三十卷長孫無忌奉詔撰〔書錄解題法令類〕律文

律疏刑統  
不同  
孫奭爲律  
文音義



勅令格式  
新書  
范質建議  
定刑典

初卽祚坐  
駕頭  
緋羅繡帕  
覆七寶牀  
正衙法座  
形製  
扇質皆繡  
或銷金  
內侍挾駕  
左右欠  
抱繡裏兀  
子馬加覆  
更朝上覆  
黃帽

十二卷音義一卷。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始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又刑統三十卷判大理寺燕山寶儀可象詳定。初范質既相周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定號大周刑統。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行。又慶元勅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丞相京鏞等表上。國朝自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更修定號爲新書。其有續降指揮謂之後勅。以待他時修入云。〔釋文瑩玉壺清話〕范質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權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周世宗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詳修刊定。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江休復嘉祐雜志。駕頭。初卽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四世矣。按國史與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

以緋羅繡帕。內臣馬上捧之。

〔原注〕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墮馬。駕頭壞。遂以閣門祇候。內侍各二員挾駕左右。次扇質。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全云〕江休復名鄰幾。王原叔名

洙。〔集證〕江鄰幾雜志三卷。晁氏曰。皇朝江休復撰。休復歐陽永叔之執友。其所紀精博。絕人遠甚。鄰幾其字也。又名嘉祐雜志。按今存一卷。〔夢溪筆談〕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若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後曲蓋。謂之篋。兩扇夾心。通謂之扇質。皆繡。亦有銷金者。卽古之華蓋也。○〔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百九十四。仁宗嘉祐六年。太常禮院及整肅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閣門祇候。并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質。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此制。〔注〕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講坐之一。劉敞訪之王洙云。御座傳四世矣。乃初卽位所坐。〔老學庵筆記〕駕頭。舊一老宦者抱繡裏兀子於馬上。高廟時猶然。今乃代以閣門官。〔葉大慶愛日齋叢抄〕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卽加覆黃帽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

相傳  
寶之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爲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

中，石介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異焉，豈遇不遇有命乎？

景祐郊赦  
錄後  
適石介  
事遇異

〔元折案〕〔石林燕語七〕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爲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宋王珪華陽集三十七〕梁莊肅墓志曰：公諱適，字仲賢，世鄆人。景祐中，進士及第，南郊赦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叛臣也，何足以爲勸？仁宗是其言，記姓名禁中。〔歐陽公上柱中丞書曰〕：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修獨以爲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長編一百十七〕此二事同載於景祐二年，同時而用，舍不同如此。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

奉宣草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

拜之禮，執政辭遷秩之命，蘇軾當撰答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

詔書不具  
章語人  
白居易辭  
除嚴孟制  
東坡論不  
允辭免詔

周必大辭除書威制

莫濟封還

錄黃

倪思封還

蔡幼學尤

煇繳奏

韓偓不草

發喪詔

腕可斷麻

不可草

師曩具衆

耳日

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

〔案〕白居易事唐書本傳不載。〔孟元陽傳〕憲宗五年入爲右羽林統軍蓋諫而不從也。〔東坡乞允文彥博等辭免

拜劄子云〕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降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

謹按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

見不若尤其所請若聖恩優闕老臣眷眷不已過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又

〔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云〕臣今准內批安燾辭免右光祿大夫降詔不允臣竊謂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

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有見人擢用即以介懷今燾力辭正爲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

伏望聖慈從其所請〔宋史周必大傳〕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

亦自知其誤而止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臘疾速課入濟必大予宮觀 紹熙 〔閣按〕光宗初 卽位庚戌改元 中 譙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

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 寧宗在位十四年 戊辰改元嘉定

中師曩 〔全云〕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 〔全云〕字行之止齋弟子以 師曩附柄臣故不肯草詔 常草詔奏曰不允必有喪語臣

無辭以草淳祐 〔閣按〕理宗在位 中別之傑 之傑字宋才鄆州人淳祐 參知政事尤煇 〔全云〕號木石先生 〇煇延之之孫官禮

部尙 不草答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 在昭宗天 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

書 復二年

復二年

復二年

復二年

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爲故實。〔元圻案〕〔唐書韓

偃傳〕宰相韋貽範

母喪，詔還位，偃當草制。上言陛下誠惜貽範，未俟變練而召可也。何必使出錢冠廟堂，入泣血極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廢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偃求草，偃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耶？」偃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葉水心蔡行之墓誌曰：『公溫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乾道八年進士，直學士院。時趙師辨知臨安府，公當不允詔，奏師讞之爲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當有褒詔，臣無辭以草。』遂止。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乘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

有之，林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何云〕東坡先生嘗云：『臺榭如富貴，時至卽有，草木如名節，久而後成。』〔元圻案〕〔東都事略六十一〕蔣堂傳：『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舉進士，官禮部侍

郎，爲人脩潔，遇事不稍屈。延譽後進，如不及。〔宋史盧秉傳〕秉，字仲甫，湖州德清人，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曰：「吾子必爲佳器。」中進士甲科，官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絛輩，及有宋閣本脫宋字先達甚多，

從何本增

蔣圃亭沼  
粗適  
恨林木未  
就  
亭沼如爵  
位時至得  
林木如名  
節久乃成  
臺榭如富  
貴  
蔣堂延譽  
後進  
盧仲甫必  
爲佳器

尹師魯誌  
附論辨  
有宋先達  
爲古文  
柳開穆修  
鄭條返古  
鄭條著金  
斗集  
師魯文簡  
而意深  
疾讀五行  
俱下  
歐文欲以  
簡慰亡友  
宋文承五  
代卑弱  
楊大年文  
事藻飾  
柳歐等兩  
振文體  
伊川不短  
前輩  
黜舍比聖  
門語委曲

【何云】如王元之文亦自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案】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當時有議其文太簡者故作論以附誌文之後云云【又曰】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

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文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愛此文所以慰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卷

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元圻案】歐陽公尹洙墓誌曰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少舉進士及第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穆脩字伯長郟州人擢進士第初授

秦州司理參軍集三卷宋史入文苑傳朱子名臣言行錄稱洙學古文於脩陳振孫亦云尹洙兄弟從脩學古文【范文正尹師魯集序曰】五代文體卑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靡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柳河東集】載沈晦後序曰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書錄解題目錄類】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臨海陳騏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國朝王士正居易錄二十一】宋古文始於柳開穆脩鄭條三人柳穆今有集人多知之儻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爲之子也兄脩景祐三年王整榜進士及第見姑蘇科第表與館閣書目云蜀人不同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

論胡子知言

書曰孟子論孟施舍北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

和靖言在  
養忠厚

剖析精微  
之功宜言

定大計惟  
謀臧否

建炎後相  
多姦佞  
李綱沮於  
汪黃沮於  
鼎澆沮於  
檢及其黨  
隆淳大臣  
充位  
粵嘉政在  
侂胄彌遠

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

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元折案〕《書錄解題儒家類》尹和靖語錄四卷。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彥明語。〔朱子答呂成

公別紙云〕養忠厚革澆淳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爲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謂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

理宗十七年。辛丑改元。

初爲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

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爲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

〔閩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

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

〔案〕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上意已決。綱謂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疏上。留中。遷左僕射。汪黃當國。

紹興。

趙鼎。張浚去。而檜相。

檜主和議。鼎力求去位。浚論彗星之變。檜怒。令臺諫交論浚。奉祠居永州。

檜死。其黨迭爲相。

謂方侯高。湯思退。

隆興。

〔閩按〕孝宗初即位。癸未

改。至淳熙。萬機獨運。而大臣充位。

呂成公淳熙四年。輪對劄子。有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之語。

慶元後。政在侂胄。嘉定後。政在

彌遠。端平

〔閩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

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

更一相曰  
更化  
相賈宋亡  
西晉  
賈似道少  
落魄

神適草頭  
木脚

草頭古天  
下苦民謠

薛胡蟲趙  
為四木

開禧貪濁  
之事

平原列壽  
禮天慶觀

鬲鏞三十  
皮籠

長危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何云】見第十三卷遂與西晉

同轍哀哉。【全云】黃東發兩朝政要言之最詳。○【元圻案】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曹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赴廷對寢致柄用西晉之亡由賈充賈后之父也故曰與西晉

同轍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榘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元圻案】

【碧雲賦】

梁適始與蘇紳有奸邪之跡時號草頭木脚隱寓其姓也既同附中官得秉政豪視朝士自三司使楊察而下皆受其慢罵【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薛會之極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諸人伏闕言事以民謠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苦象其姓也謂虐我生民莫非爾極象其名也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四人詔附史彌遠當時又謂之四木

朝野雜記載開禧【閣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貪濁之事詳矣繼其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

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全云】此魏公鶴山語以譏史相之苞苴也見天台吳子良

本筆雜鈔○【元圻案】周密癸辛雜誌後集】朝野雜記所

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慶觀廊間觀者為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窺伺肯張皇以眩衆目哉嘗聞有闔師饋師憲三十皮籠鬲鏞甚數其承受人不過齋書函及魚鱸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

其視平原之  
事何翅萬萬。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

對以見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許敬宗賢於竇德元矣。〔元折案〕

〔宋釋文〕

以記問取人。梁適對次公。名字。湯思退對生人婦。許敬宗對顧瑣帝。竇德元勤職。寡學術。

封濟王意取水絕。

瑩玉壺清話。梁丞相適。始任詳刑。一旦隨判院盧南金進劄子。奏案中。有匿僚名次公者。仁宗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明法登仕。不能即對。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字而名也。由是不十年。至台輔。沈存中夢溪筆談云。景祐中。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越次對曰。前漢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上頷之。宋史梁適傳。載其事。龐籍傳。不載。漢桓寬。亦字次公。酷吏義縱傳。之張次公。則名也。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宋史本傳。不載此事。〔三國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唐書姦臣傳〕。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元。此謂帝。何也。德元不對。敬宗儻曰。臣能知之。昔帝顧瑣。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后相因之。為寒浞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衛成公自楚邱徙居之。左氏稱相子奪享以舊地也。由顧瑣所居。故曰帝邱。竇德元。威從孫。高宗麟德初。進左相。本傳稱其勤職。納已。而寡學術。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



降封巴陵  
非令典

厚齋請封  
鎮王錫謚

王莽時大  
旱濟枯

鎮王指瓊  
厚置史

呼彌遠為  
新恩

彌遠清之  
議易儲

建儲更名  
同前代

建儲更名  
同前代

建儲更名  
同前代

又蕭衍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

之則何以示後

〔闕按〕宗室鎮王竑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國表葉賜謚議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陸封鎮王謚昭肅以田萬畝賜其家遣應麟致祭○〔元圻案〕〔後漢

書郡國志〕河內郡有刊城溫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鎮王竑希置之子也初沂靖惠王薨無嗣以竑為之後賜名均尋賜名貴和太子詢薨迺立為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竑宮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時沂王猶未有後選宗室希彊之子昫繼之彌遠獨與鄭清之議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寧宗崩彌遠召昫即位竑封濟王寶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竑事平逼竑縊於州治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

紹興建儲欲更名燁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

〔闕按〕孝宗本紀漏音字蓋唐昭宗名晔

而亟改之景定

理宗在位三十六年庚申改元

建儲

更名乃與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宗同而當時無言者

〔元圻案〕周益公

紹興淳熙兩朝內禪詔跋曰高宗以壬午五月甲子降旨立儲禮部侍郎呂廣問語臣皇太子改名從火從華臣謂與唐昭宗晔字同音可乎廣問亟告丞相取旨別擬定乃用今名宣布而初札不復改矣〔錢氏大昕養新錄七〕宋史度宗本名孟啓淳祐十一年賜名孜寶祐元年立為皇子改賜名禛景定元年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後主太子名璿與度宗名不同厚齋仕於景定朝不常有誤豈宋史轉不足信耶抑厚齋誤記三國志耶理宗咸淳十年七月嘉國公疑

即位點說文作暴。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唐中宗名顯。

范正獻公唐鑑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脩，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爲時

政記，而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欺誣之言，所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

公議不泯耳。

【元圻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七年，初上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隱惡，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上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

戒，公可撰次以聞。冊府元龜國史部記注類姚璿，則天長壽初爲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人專知撰錄，編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時政記，自璿始也。宋費兗梁谿漫志唐故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維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己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爲記，國初以屬蒙之言，詔虛多，避錄時政，月送史館，然乞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廷日歷，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廷日歷，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

宰相安與

勝

葛文康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元圻案】宋史文苑傳七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再知

君親觀史  
難直筆  
時政記內  
廷日歷  
一手掩天  
下目

宰相安與  
生事

李良嗣言  
遼可取

童貫路女  
眞得空城

葛勝仲王  
黼聯姻

胡文定久  
仕及罷職

朱子立朝  
日短

沈繼祖誣  
朱子十罪

朱子忤侂  
胄及平居

邵公濟世  
亂避蜀

湖州丐祠歸卒諡文康【東都事略一百六王黼傳】黼開封祥符人舉進士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遼人李良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遼可取若結女眞共圖之則石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徽宗以問大臣皆以爲不可黼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彼之所開覺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置弗取則女眞獨強吾不免事之中原地恐非我有也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眞得其空城【九朝編年備要】徽宗宣和九年顯謨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王黼聯姻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此胡致堂先公行狀語朱文公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

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此黃勉齋朱子行狀語道義重而爵位輕所以立言不朽【元圻案】胡文定公於哲宗紹

聖四年丁丑中進士第高宗紹興二年壬子以論朱勝非罷職朱子於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中進士第寧宗慶元二年以御史沈繼祖誣朱子十罪落職罷祠四年戊午乞致仕【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寧宗廣元六年三月甲子朱熹卒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然讜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無名氏宋史全文二十八】光宗紹興五年閏十月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罷朱子以十月辛卯入見中問進講者七內引甯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者一在朝甫四十六日

邵公濟【何五】築室犍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

築室建爲  
西山

溫公覽奏  
長吁  
溫公妻清  
河郡君

黃定策時  
政無諱  
孝宗擢榜  
首能容直

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原注】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爲

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元圻案】

【溫公叙清

河郡君文曰：「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尙書致仕存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爲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東坡溫公神道碑曰】：公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計距張夫人之歿已五年矣。」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爲之時，爲改過之日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

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

儒，曰好名，曰是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尙武，親內疏外之心，何不因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

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之紀焉。【元圻案】

【書錄解題

歌詞類一鳳城詞一卷三山  
黃定泰之撰乾道壬辰榜首

徐霖上書

著直聲

不爭公義

而仇明德

史嵩之姦

深

霖書發姦

說多名言

趙汝騰推

崇徑坂

初制策題

寫卷甚簡

慶歷時罷

寫策題

徐景說霖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不與天下之公義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爲

仇每潛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

覺之也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

【何云】真腐儒○【元圻案】宋史徐霖傳霖字景說西安人有志聖賢之道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沅州教授時史

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顧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見者吐舌【霖書又云】其術非章章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恆

於善類之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

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辨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其後賈似道以權術牢籠有名士不愛官爵以小利啗

之使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皆是術也義門以腐儒目之過矣【趙汝騰庸齋集】有贊徑

坂使君講席之盛詩云立天地心鳴道鐸開生靈眼識師儒其推挹如此徑坂霖別字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後不復寫題寢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

乎其不足疑【閩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則謂慶歷後云云者恐誤【集證】慶

歷不復寫全題疑仍書策問某事者今第幾問然蔣之奇傳失書問目當謂此○【元圻案】續通鑑

薄之奇失  
書策問目

二蘇對策  
有遺

治當先內  
謝安言何  
以為京師

陸贄言虛  
實相養

曹參成勿  
擾獄市

命秩分官  
有四

王儉論京  
師符伍

單穆公言  
錢貨重輕

溫公等第  
策卷

策卷  
兩號

彌封

長編一百六十仁宗慶歷二年賈昌朝請罷舉人  
試院所寫策題從之閣氏不得見長編故以為誤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

之言也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

【閣按】二當作大東坡止對不可擾獄市為曹參不及謝安止對錢貨輕重之相權為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

時召穆公虎也尤誤○元圻案陸宣公論進瓜果人擬官第二狀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校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通鑑齊紀】高帝建元元年帝以建康居民錯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欲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此語晉書謝安傳不載【東坡對策曰】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為遁逃主也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司馬溫公論制策等第狀曰】近蒙差遣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也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也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固為第三等為第四等注云狀既上而執政以龜所試

游復考行  
妻子夢寐

和金戰金  
自守各議  
趙鼎再相  
無設施  
史浩與張  
浚詰難

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蘇轍也固趙蓋當時彌封之號即今科場之紅號也固即東坡之卷然則王氏所云二蘇公乃兼指東坡穎濱耳闕氏所云似未詳核

龜山誌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

也【全云】沈端憲晦自厲之言本此【龜山集】第三十卷游執中墓誌曰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欲為入德之門嘗以晝驗之妻子云云【呂成公雜說】引此四語謂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最可驗學力執中名復

游定夫先生

之族父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闕按】時辛棄疾亦主戰余謂此即西涯樂府云議和生議戰死生國讐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潘辰評都無一是者也

【全云】趙忠簡是且戰且和未肯降心者也與史文惠不同文惠以力不足為言是其審量而行又與湯思退不同又云世多咎辛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稼軒也水心則辭詔矣【何云】趙忠簡亦主和議史直翁持論老成不容以小大概之○【元圻案】宋史趙鼎傳鼎再相或議其無所設施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癘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史浩傳】張浚將圖恢復上以問浩浩奏先為備禦是謂長規儻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孝宗奮志於恢復史公浩以為不先自治安可圖遠與張公浚詰難於天子凡五日浚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英斷於是不由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浩力請罷歸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相高宗諡忠簡史浩字直翁明州

鄧縣人相高宗。孝宗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隆興主和者，又有李椿、陳敏、韓元吉、唐文若、陳俊卿、事詳齊東野語第二卷。朱子垂拱奏摺曰：「今日論國計者，大抵有三：曰戰守，和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則南渡後圖維之要，盡於此矣。」開禧主戰者，韓侂胄、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

呂文靖夷簡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公著為名相，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浩為相，非無一善可稱。

呂文靖以子著美。史直翁以子掩美。史所薦舉皆大儒。申公明恩，怨成君過。

發策以時宰諱詔。蔣良貴不避宰相諱。張浚諱稱樞使。

【何云】豈子彌遠為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全云】直翁固是良相，其薦陸朱、陳、楊、葉諸公，直一善。遠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

【圜按】皇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詔。蓋避時宰家諱也。【全云】

時宰乃史彌遠，其曾祖八行徵士名詔。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玉葉也。聞者壯之。

【元圜案】宋史蔣重珍傳：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官刑部侍郎。諡忠文。作記事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張浚為樞密使，其父名密紹興十一年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之。

【全云】



胡文定父子奏疏

唐以山水  
代無逸圖  
宋以山水  
代耕織圖  
陳師錫奏  
圖畫經史  
徽宗考試  
畫學  
無送為元  
龜  
延春閣壁  
畫耕織  
樓璣圖耕  
織各事  
令禁中養  
蠶  
二陳同論  
京下  
寫張去華  
元元論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

知邪正。〔全云〕陳賈傳伯壽胡紘之徒也。終也不知道順。〔全云〕雷黃之徒也。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何云〕

〔虞伯生題樓攻媿耕織圖詩序云〕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蓋兼以勗牧民者不獨延春也〔全云〕南渡之初樓璣以耕織圖進攻媿之世父也璣官至揚州安撫

哲宗元符間亦

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祕書省圖書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

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在心。

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

光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疏載本傳噫。使徽宗能寘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

淑慝矣。以規為瑱。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可畫乎。〔集證〕唐書崔植傳長慶初穆宗問正觀開元治

道。植曰：元宗卽位，得姚宋納君於道，璽管手寫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覲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易以山水圖，稍怠於勤。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玉海百六十三〕寶元元年十月，改萬春閣爲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蠶織圖。見於紹興五年三月甲午之聖訓。〔樓鑰耕織圖後序〕高宗皇帝紹開中興，備知民瘼，伯父璽時爲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爲一圖，係以五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音嘉獎，宣示後宮。○〔元圻案〕紹興五年三月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庚、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寒，蠶損甚衆，帝曰：朕見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蠶織絹甚詳，元符閒，因改山水。〔宋史陳師錫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鶴聲，及廷試，神宗擢爲第三，蘇軾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踪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官考功郎中，出知穎灑滑三州，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宋俞元德營雪叢說〕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宋史張去華傳〕去華嘗獻所著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真宗深所嘉賞，命寫縑素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孫奭傳〕仁宗卽位，畫無逸圖上之，帝命張於講讀閣。

吏治視上  
趨向  
漢唐循吏  
酷吏諸人

紹興閒，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而八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

十五人，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於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視上之

趨嚮。

〔圖按〕舊唐書，良吏上下四十一人，酷吏上下十八人。〔集證〕漢書循吏傳六人，文翁在景武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郵都、在文景時，甯成、趙禹、義縱、王溫舒、尹齊、楊僕、咸宣、田廣明，皆出

富鄭公使還辭遷秩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已待罪澶淵役罪倪文節論屈己盟戎

李延平論治道四言遠引

於武帝田延年嚴延年。在成昭宣時。尹賞在成帝時。○【元圻案】漢之張湯杜周。史記列之酷吏。班書以其子孫貴盛。別傳二人。亦在武帝時。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妄脩政。嘉

定初。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爲二府功。欲差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

捷而班師。天子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爲慶。乃止。【何云】寇公真大臣。○

【元圻案】東坡富鄭公神道碑曰。公使契丹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宋史倪思傳】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官禮部尙書。謚文節。此事本傳不載。

延平先生【全云】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元圻案】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十名侗。一李侗。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

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云云。本未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宋史道學傳】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退居山田。

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竇鑿也。李鄴以

越守降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集證】宋史王時雍蜀人為開封尹。徐秉哲溜人為少尹。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吳升莫儔將命。而時雍秉哲行

之人稱時雍為賣國牙郎。因目升儔為販國吳牙。開封府捉事使竇鑿不忍奉行。嘆息自縊死。唐琦傳琦本衛士。建炎間。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人毘入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豈復齒人類哉。詬罵不少屈。毘趨殺之。○元圻案宋史梅執禮傳車駕再出。執禮與宗室子昉謀集兵奪萬勝門。夜擣金營。迎二帝以歸。而王時雍徐秉哲使范瓊泄其謀。故不克。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原注】出荷子修身篇。

李誠之【全云】東萊弟子。嘗語

真希元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元圻案】宋史儒林傳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聞設偽學之禁。沈繼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開命。不辭家。即就道。侂冑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真西山蘄州使君正節李侯墓表】嘉定十四年。女真犯蘄水縣。公出兵迎敵。前後踰再旬。卒不能得之。於我不幸。援師不至。城陷。公與其子士九。猶率眾力戰。不克。死之。開禧中。某與公為僚。公嘗慨然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特忠立志。非堅耳。【宋史忠義傳】李誠之字茂欽。婺州東陽人。受學呂祖謙。慶元初。釋褐。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誠之激厲將

為以安勞 義利相權 吾輩八字 箴 蔡元定師 朱子同謫 李茂欽一 門死節

王徐賣國 牙郎 寶鑿唐琦 不降辱 開德販國 吳牙 袖石擊 羅李鄴 梅執禮 迎二帝

策文擢魁  
可觀世道

宋與契丹  
八十一戰  
張齊賢太  
原勝金  
范韓使賊  
骨寒膽破  
宗澤李綱  
阻於三姦  
虜允文采  
石卻敵  
儒生摺紳  
知兵

士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嶺賜名褒忠

元祐中李常寧

【注】見本卷

對策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

景定中有擢倫魁者

理宗景定三年狀元方山京

其破題云運一心之乾開三才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

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

【閣按】出呂祖謙傳所謂視前代有未備者

然攷之

史策宋與契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

【何云】張方平所言於仁宗者見東坡所作墓誌○【案】東坡張文定誌無此語【陳后

山談叢三】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熙寧中張文定公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諸公皆莫知也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爾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非儒乎一韓一范使西賊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阻

於耿汪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讐恥可雪采石卻敵乃眇然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

【何云】儒

東萊策言  
遠過未備

二府觀賜  
契丹金繒

李伯紀奏  
巡幸三所

耿南仲每  
事撓沮

金主駐軍  
雞籠山

劉錡歎大  
功出儒生

豈無益於國哉。措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全云】橫渠弟子有種忠憲、南軒弟子有趙方。○【元圻案】東萊先生淳

熙四年，輪對第二摺子，曰：國家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有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如元昊之難，范仲淹、韓琦皆一時選賢，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東都事略張齊賢傳】：雍熙三年，大舉北伐，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是時虜騎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監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虜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州來會戰，無何，間使爲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懼美之衆爲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柏井，忽有密詔，東路之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虜知美之來而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州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皆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宋名臣言行錄】：范仲淹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宋史宗澤傳】：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元祐元年，進士，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薨。謚忠簡。【李綱傳】：綱字伯紀，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高宗即位，綱奏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武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鄆，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上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賈陰上巡幸東南之議，綱以去就爭之，留中不報。【又耿南仲傳】：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綱等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爲主和議，故戡守之備皆罷。【宋劉氏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七】：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金主亮

小人乘陷  
由不和  
公孤無私  
無朋  
元祐羣賢  
自爲矛盾  
韓忠彥  
趙鼎張浚  
相侵抑  
徽考初政  
稱小仁宗  
攻河南能  
光世異議

爲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詣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王權所留水軍軍船咸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因使人督之。敵舟漸近。我軍用海鯨船擊之。士皆死鬪。敵舟多沈溺。遂不能濟。縱火自焚其舟。走瓜州渡。〔宋史劉錡傳〕允文過鎮江謁錡。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

和也。

〔元圻案〕真西山召除戶書內引第三劄子云。元祐中懷懷向治矣。惟羣賢自爲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宋史曾布傳〕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拜右僕射。韓忠彥雖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

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明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罷布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鶴山跋〕任諫議伯雨帖云。徽考始初清明登顯衆正。凡一時元凶鉅惡。如章蔡諸人。悉從竄徙。天下以爲小仁宗。此徽考初志也。曾布與韓師朴竝相。布挾私患失。一爲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鄂洵武愛莫助之。圖進蔡京。由是復用。布將援京以助己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趙鼎傳〕張浚在江上。嘗遣呂社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社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浸鼎。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資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嘗鬪和議與檢意不合。檢乘閒擠鼎。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全云】二人終不得為君子。○【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曾布與蔡京立異，故當時有君子之名，且其柄國不久。宋史列

曾張竊君子之名  
宋史姦臣  
傳未核  
相天覺雨  
為商霖  
張商英作  
姦諸事實

之姦臣，似過當矣。史彌遠之姦，甚於侂冑，而反不在姦臣之列，何以為信史乎？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唐子西內前行，為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連沒旱甚，而兩人皆以為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容齋隨筆十五】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為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攷之，彼直姦人之雄爾。為諫官，首攻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中公贈諡，仆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辨呂惠卿蔡確無罪，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天覺商英之字，蜀郡新津人，宋史有傳。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全云】宋人多輕去其鄉賢者

科舉誘致  
偏方之士  
廢譜牒鄉  
貫之由

不免。譜牒之學，亦至宋而衰。○【元圻案】陳止齋與林宗簡書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羣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熙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鸞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徧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號有厲，以危小人之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元祐諸賢  
昧夫卦義



宰相非久

居地

司馬公仁

爲己任

秦史夸者

死權

陳恕第茶

法詔罷鹽

法再權

周均兩稅

鹽鐵

主仲山仲

蕙降虜

綦叔厚行

詞責降

秦檜爲王

仲山塔

秦檜啓懇

王珪爲三

皆相公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

元祐司馬公是也。〔何云〕司馬公非久位。夸者死權。〔案〕賈子語。紹興之秦，紹定〔閩按〕理宗在位四年戊子，改元。之史是也。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爲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權爲不可。〔閩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唯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

○〔元圻案〕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太宗深器重之，題殿柱曰眞鹽鐵。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蕙以袁州降，禹玉〔全云〕元豐故相王珪字。之子也。綦叔厚〔全云〕綦北海崇禮。行責詞云：昔唐天

寶之亂，河北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者，蓋杲卿眞卿二賢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

塵仕版，未聞虧失，浸預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

〔案〕撫州，三國吳曰臨川，袁州，漢曰宜春。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面目，見爾先人。

於地下哉。

【原注】秦檜仲山之壻。○【元圻案】王明清揮塵餘錄云：王仲巖字豐父，岐公暮子，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壻也。豐父以啓懇

之云：黃紙除書，久無心於夢寐，青氈舊物，尙有意於陶鑄，會之爲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王珪字禹玉，華陽人，相神宗，史稱其自執政至宰輔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說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著北海集四十六卷，此詞見集中。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

【閩按】爲理宗景定四年癸亥。

襄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

【閩按】唐書王伋爲武靈

襄陽置榷場築堡

王帶事如虞公子常

北使利誘黑炭團

節度使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過師，知伋貪，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以守之，與襄陽事絕類。○【元圻案】宋季三朝政要三：理宗景定四年，瀘州太守劉整叛，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黑炭團，整叛，遂獻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又：度宗咸淳二年，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撤星橋，以遏南兵之援，時出師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

仁伯兼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

二史居喪  
總位  
太學諸生  
論起復

徐仁伯經  
輿進言  
諫見遂  
四不才臺  
范鍾杜範  
入相  
史嵩之榜  
掠應文煒  
徐元杰諸  
人暴亡  
堂食以毒  
無下箸  
鄭家不得  
中毒情

出御筆逐四人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爲毒也。〔全云〕嵩之從子環卿上嵩之書諫其不宜戀位亦暴卒奉化

應文煒者其人慷慨喜言事與環卿善嵩之疑所上書出其手令吏取文煒榜掠文煒抗辭不屈而止見袁清容集則置毒事無可疑者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實誌之徐

景說銘之。〔元圻案〕宋史史嵩之傳嵩之字子由彌遠從弟彌忠之子丁父憂起復右丞相時以彌遠罪惡公論不容不欲嵩之再相於是太學生黃愷伯武學生翁日善京學生劉時舉宗學生與資建昌軍學教授盧

鉞等二百五十餘人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又徐元杰傳〕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史嵩之起復元杰適輪對言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懷懼者實以陛下爲四海綱常之主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起復之命遂寢〔又云〕元杰疏出朝野傳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經筵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逐四不才臺諫宋季三朝政要二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彌忠憂

詔起復右丞相侍郎徐元杰上書令其終喪上不聽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曰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匪喪罔上殄滅天常

如此其慘也〔又〕淳祐五年杜範再入相薨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宋周密癸辛雜誌別集史嵩之之起復也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爲嵩

之毒之而死其妻申省遂將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侍御鄭家督之竟不得其情徐霖上書力詆案不能明此獄之冤不報去范鍾字仲和閩溪人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史稱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清德雅量與

杜範李宗勉齊名鍾諡文肅範諡清獻趙汝騰字茂實太宗七世孫居福州宋史有傳著庸齋集

行安石學  
廢史書  
經筵不及  
國風書誓

羣小僞作  
諫書誣善

侯昌業時  
病疏僞改

冥官揭諦  
道場誣詞

鄒浩疏僞  
爲他子語

田令孜假  
賜緋不聞

徽宗詢立  
后諫草

自荆舒之學行爲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

危亡之事其效可觀矣。〔元圻案〕王安石封

荆國公又封舒王。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僞作諫疏有明祈

五道暗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而章厚之黨僞作諫疏有取他人

之子之語其誣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元圻案〕唐書宦者田令孜傳

令孜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

緋不以聞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通鑑唐紀〕僖宗廣明元年考異曰續寶運錄云侯昌業上疏其略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歲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陛下暫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云云〔北夢瑣言曰〕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東都事略鄒浩傳〕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爲皇后浩上疏諫曰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爲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乞賜開納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哲宗怒除名新州醫管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害己也相與協力擠之乃僞爲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

學校興廢皆由崇寧  
魚肉銖兩  
爲旌別  
第文藝爲  
三品  
州縣殿最  
在學宮  
黃裳言三  
不宜  
蔡京罷科  
舉做三舍  
太學詩述  
花石之擾  
三學攻訐  
橫盛  
賈似道利  
昭三學

取他人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眞謂浩爲有罪者。〔宋史鄒浩傳〕徽宗立。召還。遷左司諫。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

鄧志宏

〔閩按〕肅沙縣人。  
欽宗時官左正言。

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

給。因而有差。

〔案〕當時黃裳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

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閒。學者不以爲

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者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

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爲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

此條皆鄧志宏沙縣重修縣學記文。見文集十六〔原注〕崇寧學校之事。

概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又可見矣。〔何云〕此歎似道之以利昭三學也。○〔元圻案〕〔宋史蔡京傳〕京罷科舉法。悉做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王明清揮麈後錄〕太學生鄧肅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園中何日不春風。詔屏逐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召對。賜進士出身。後爲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有文集號耕欄遺文三十卷。〔周密癸辛雜詠後集〕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郵行之。亦未如之何也。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衡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

無名詩譏  
賈媚秀才

增六行忠  
和爲八行  
八行二行  
八刑律士  
徐中行逃  
八行科薦

眞文忠引  
四子自箴  
魏了翁白  
鶴山教授  
崔菊坡辭  
相  
崔宓蘇顏  
陶諸葛

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邀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濱師之後始聲其罪無乃晚乎齊東野語十七賈似道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俾京庠擬試時黃文昌方自江闖入爲京尹益增賞格雖未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紛紛就試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遽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擊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

秀才

徽宗在位七年辛巳改元

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姦臣不學如此

【集證】玉海百十一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甲辰詔士

有孝悌睦嫻任卹忠和八行貢入太學大司成考驗取旨釋褐又云書目有御製八行八刑條一卷刊石立之學宮士以其行之多寡視三舍選而犯八刑者不齒能改過又有二行乃聽入學○元圻案大觀八年立八行取士科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眞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遠量未若南海之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

安

【原注】臨邛魏鶴山了翁南海崔菊坡與之莆田陳宓義烏徐僑【集證】宋史魏了翁字華父史彌遠專國築室於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教授士爭負笈從之嘉定十七年遷秘書監直學士院卒諡文靖崔與之

字正字廣州人紹熙四年進士開禧中授廣西提刑俄授廣西經略安撫使拜右丞相力辭乃得致仕卒諡清獻陳宓字師復興化人丞相俊卿之子官至直秘閣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常爲朱墨銘謂朱墨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朱墨銘驗  
理欲分寸  
徐榮甫衣  
履垢敝

上蔡初造  
程子安遇

明道狀有  
聖賢氣象  
呂祖儉論  
世變意氣  
學無常師  
譙定學易  
郭彙氏

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徐僑。字榮甫。義烏人。淳熙進士。入爲秘書正字。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帝見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元圻案】此真文忠跋陳復齋語。詩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

程子與之語。【元圻案】朱子謝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事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

呂子約【全云】大愚先生。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元圻案】明道行狀。伊川所作。載二程遺書。【宋史忠義傳】呂祖儉。以鄭僑。張杓。羅點。諸葛庭瑞。

薦。召除籍田令。遷太府丞。以上書訟趙汝愚。安置韶州。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爲文有大愚集。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蜀曩氏夷族。袁道潔。激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闕按】

宋史曩氏上有郭字。世家南平。非夷族。激作醬。閩人香作醬。遇於眉邛間。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篋。籬桶郭曩氏。篋叟醬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元圻案】宋史隱逸傳。譙定。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

袁道潔學  
於寶香翁  
屢叟醬翁  
蜀隱士  
譙嚴有青  
城大面勝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五 考史

一二三二

彙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靖康初，呂好問薦定，召爲崇政殿說書，不就。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嚴，稱之曰譙夫子。〔經義考二十一〕譙氏定易傳，佚。程迥曰：定涪州人，嘗受易於羌中郭載，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定見伊川於涪，伊川欲與同修易書，後和國許公薦於朝，授通直郎。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考史

### 漢河渠考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爲害蓋自戰國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

故瀆遂改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牒用綴軼遺

〔閻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爲一桓卒于襄王

戰國壅川壑鄰  
碣石九河淪海  
齊桓過八流自廣  
定王五年河徙

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四十二年而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水經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蓋下流既壅水行不快上流乃決理所當然河之患始此恐不待戰國也〔何云〕此敍全以賈讓王橫之語爲據齊桓塞河之說出自緯書在班固後不足徵信閻子引之以爲定王河徙之由未必然也〔全云〕緯書固不足信然謂其出班氏後何氏之謬也〔繼序〕〔按〕周譜所云定王五年乃周之後定王一作貞王而合稱貞定王者也使是前之定王則五年當魯宣公之七年春秋書大旱而不書河徙有是理哉○〔元圻案〕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過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尙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過八流以自廣漢書溝洫志成帝初賈讓奏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王莽

時大司空椽王橫言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元圻案〕此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文

陳留郡酸棗縣

〔原注〕今屬開封府〔集證〕今屬河南衛輝府延津縣

秦

河決酸棗潰金隄千里隄

王尊祀神請身填

水災漢火德多

唐土德少河患

河朔地以屬藩不聞

唐書載河決瓠子

滑州水壞西北防

博州黃河堤壞

賈讓言金隄高下

河徙頓邱東南

拔魏置縣〔原注〕地多酸棗因以為名

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

〔全云〕脫縣字

界括地志一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

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縣南二十三里

〔原注〕輿地廣記酸棗縣有金隄漢文時河決金隄即此

王尊為東郡太守請以身

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

〔閣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

決瓠子一事耳余謂仍有一事蕭傲傳為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傲徒其遠流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何云〕册府元龜開元十年六月博州黃河隄壞湍悍洋溢不可禁止令博冀趙三州刺史乘傳旁午分理按察使蕭嵩總其事○〔元圻案〕漢書溝洫志賈讓言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王尊傳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目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皆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環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復決漢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鄒居河北

〔原注〕

決濮陽鄒  
子注鉅野

鄒居河北  
無患

田蚡言強  
塞非天事

故瀆商竭  
周移

河徙礫  
字誤

蔡陽漕渠  
礫溪口

鄒音輸。後漢注音俞。〔閣按〕文當於東南二字截住作句。下流入勃海另讀。勃海。今天津衛。漢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海是也。○〔元圻案〕史記河渠書。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漢書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溝洫志。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溝洫志又云〕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是以久不復塞也。〔案〕鄒非河決之地。史特終言不塞之故耳。鄒居河北四字。似無庸并引。

東郡頓邱縣。

〔原注〕今澶州開德府濮陽清豐兩縣。〔集證〕濮陽。洪武初省入開州。清豐開州。今並屬直隸大名府。

漢勃海郡。在勃海之濱。

〔原注〕今滄棧霸瀆諸州之地。

〔全云〕原注是正文。

水經注。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

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

以上皆水經注第五卷文。瓠

子。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

〔集證〕今開州城南有瓠子渠。

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卽

鉅野也。

〔集證〕今屬山東曹州府縣東北有鉅野澤。

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郡鄒縣。通典。

州郡十德州。平原縣注。

鄒故城在德州

平原縣西南。

〔原注〕大名府夏津縣。本鄒縣。程氏曰。周時河徙礫。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閣按〕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徙故瀆。非礫礫字而礫礫者。蔡氏所竄。繆妄甚矣。詳辨見胡牘明禹貢錐指。余實助

之。何本載閻云。礮礮人都不曉。余以漢書有祭陽漕渠。如淳曰。今礮溪口是也。祭陽在今縣西五十里。河何嘗徒此。大昌亦本非礮字。而蔡傳妄加王氏誤襲用之耳。何云。胡渭生曰。程大昌禹貢論本是周定王時。河徒故瀆。非礮礮字。而礮礮者蔡氏妄竄。○〔元圻案〕春秋襄二十年。公與晉侯齊侯盟於澶淵。杜注。在頓邱東南。水經注五大河故瀆。又東逕鄆縣故城。東今山東臨清州夏津縣東北有故鄆縣城。溝洫志注師古曰。礮礮。谿名。即水經所云澶水。又東過礮者。谿。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元圻案〕史記河渠書。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

上。名曰宣房。〔漢書武紀〕元封二年。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溝洫志〕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目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目下。皆負薪實決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水經。二十。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原注〕注縣北十里為瓠子河。口亦謂瓠子堰。宣房堰。

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

亦名宣防宮。

〔何云〕防。房古字通。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

〔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鄆城也。

以南。濮陽以

北。廣百步。深五丈。

〔原注〕通典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澶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萊州掖縣。濟州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

寒瓠子築宣防宮  
萬里沙還沈璧馬  
從官負薪實決河  
龍淵宮亦名瓠子宮  
秦決河灌魏都  
漢歌吾山不即魚山

導二渠北  
行復禹迹

二渠所出

播九河爲  
逆河

潔水所出

晉河岸傾  
壅龍門

梁山崩壅  
河三日

大陸澤名  
廣河澤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元圻案〕此河渠書  
溝洫志文導俱作道

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元圻案〕在鄆城以南以下十五字是武紀蘇林注文〔溝洫志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功無已時矣吾山平吾山平分鉅野溢〔集證曰〕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之西北有魚山

河渠書禹乃厮二渠以引其河

〔案〕溝洫志廩作  
灑孟康曰分也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

爲逆河入于勃海

〔原注〕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潔川也臣瓚曰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二年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全云〕此行原注是正文

貝邱貝州清陽

縣〔原注〕熙寧四年省入清河縣〔集證〕

今山東東昌府清平縣地置貝邱

灑水出東郡東武陽〔原注〕省入大名府莘縣澶州朝城縣〔集證〕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東有武陽故城曹州府曹

城縣東南有東武陽西南有故潔河

至千乘

〔原注〕青州千乘縣〔集證〕今青州府樂安縣漢之千乘

入海降水故瀆在冀州南宮縣東南六里大

事記一 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

〔圖按〕春秋成公五

年夏梁山崩公羊傳壅河三日不流穀梁傳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元圻案〕〔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水經注五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爲九河自此始也同爲逆河鄭元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逆受矣又曰大河故瀆又東逕貝邱故城南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也又曰風俗記曰灑水東北至於乘入海

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毛河篤馬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元圻案〕此溝洫志文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原注〕館陶今屬大名府通典魏州黃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

章武縣滄州魯城縣周省入清池縣九域志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大河故瀆〔集證〕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西有衛河自直隸元城縣流入即漢時屯氏河舊渠也東魏貴鄉縣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東南有屯氏故河元城縣有屯氏故河一名王莽河明洪武初以清池縣省入滄州今屬直隸天津府州西南有古屯氏河一名毛河山東臨清州夏津縣北有屯氏枯河南樂縣今屬直隸大名府○〔元圻案〕水經注五屯氏河逕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屯氏別河北賈至陽信縣故城北地理志勃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元圻案〕此溝洫志文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案〕此師古注文地理志清河郡靈縣河水別出爲鳴犢河東北至蓆入屯

氏河〔原注〕靈縣隋省入博州博平縣舊音條縣屬德州後屬冀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東北有廢靈縣又東北有故黃河蓆春秋時晉條邑漢脩縣隋改爲蓆縣元屬河間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

○〔元圻案〕水經注五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南河水于縣別出爲鳴瀆河〔地理志〕蓆作修師古音同屬信都國

決鳴犢口屯氏河絕清河郡靈縣東北故黃河蓆

河決東郡  
漂二州

陸成改元  
河平

河復決平  
原流千乘

王延世再  
治河

信都等處  
河水溢

李尋言勿  
塞觀水勢

求索九河  
故迹

枯涿渠即  
降水

爾雅九河  
八名

八河所在  
諸說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爲河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元圻案】成帝紀建始四年秋河決東郡金隄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漂流二州校尉王延世陸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溝洫志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

平原德棣州。【集證】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西。南有平原故城大河故澗在西北。濟南齊淄州。【集證】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等。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集證】今山東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故千乘城。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

且勿塞以觀水勢。【元圻案】此溝洫志文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尙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衰帝初遷黃門侍郎郎都尉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涿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閻本】自信都縣以下二十五字作小註

今從。禹貢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絮七

曰鈎盤八曰鬲津其一河之經流。【原注】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絮爲二○【元圻案】林之奇尙書解

七曾氏改曰自徒駭至於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絮爲單名固不倫矣

一爲經流諸說

簡絮分合諸說

九河漢得三唐得六

九河當滄平二州境

齊禁曲防不塞河

淪海王橫一家言

首中尾三河包六

北而南九河次從

胡蘇扶蘇名義

碣石爲逆河注海地

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爲異名。故分簡絮而爲二。漢許商曰。徒駭是河本道。東出分爲八支。審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爲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其一爲經流。而其八者皆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其一爲經流。以其八爲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許商曰。徒駭。胡蘇。高津。今在成平。東光。高縣。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高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徒駭。【原注】。【寰宇記】。在滄者。太史馬頰覆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簡絮鉤盤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理或然也。【原注】。【寰宇記】。在成平。【何云】。【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注云。虛沱河。民曰徒駭河。○馬頰。【原注】。【郡縣志】。在德州安德。【寰宇記】。在棗州。【案】。【邵氏爾雅正義】。曰。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滴河北。輿地記。卽篤馬河也。【集證】。【地理今釋】。

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覆。【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集證】。【地理今釋】。濟南郡德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卽馬頰河也。○州有覆釜河。【案】。【圖】一作釜。【郭氏音云】。【圖】古釜字。胡蘇。【原注】。【寰宇記】。在滄州饒安。臨津無棣三縣。許商云。在東光。【集證】。饒安。今滄州臨津。今南。簡絮。【原注】。與皮縣無棣今慶雲縣並屬河間府。○【案】。【邵氏爾雅正義】。曰。今河間府東光縣有漢東光故城。【原注】。輿地記。在臨津。【集證】。【地理今釋】。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案】。【爾雅郭註】云。簡水道簡易。絜水多約。絜是分簡絮爲二也。【邵氏正義】。曰。史記正義云。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金史地理志。南皮縣有潔河。【原注】。【通典】。【寰宇記】。在滄州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在樂陵。【集證】。【地理今釋】。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案】。【盤爾雅作般】。【陸氏釋文云】。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今案。禹貢正義引李巡云。鉤。【原注】。【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饒安。許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與陸氏所見本不同。○高津。【原注】。【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饒安。許

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與陸氏所見本不同。○高津。【原注】。【寰宇記】。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通典在饒安。許



有鬲津河。東經吳橋寧浦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案〕邵氏爾雅正義曰詩疏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爾雅之文。從此而說也。太史馬頰。鈞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繁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鬲縣故城在今德州北。

太史。〔原注〕不知所在。○〔案〕爾雅郭註云。今所在未詳。〔邵氏正義〕曰書疏引李巡云。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詩疏〕引孫叔然云。太史者。大使徒衆。故依名云。釋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導河書云〕太史在德州安德縣東南。經滄州臨津縣西。未之詳也。

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地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

〔案〕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叙說曰。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說九得其六。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譌誤者。班固明以薄沱爲徒駭。而不悟薄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說馬頰。乃以漢世駕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

鄭氏以爲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爲也。程氏

大昌禹貢論

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

〔原注〕駕馬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爲馬頰。誤矣。〔閻按〕九河淪於海。乃

王莽時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辭見尙書古文疏證。方樸山云。先儒謂徒駭卽河之經流也。蔡氏無所因承。苟出胸臆。何庸述而志之。上誣爾雅。〔三箋盛袖堂百二云〕九河以下全本蔡九峯書傳原注。皆當作正文。〔程易田云〕九

河據爾雅之次。五曰胡蘇。居九者之中。邢昺疏云。溝洫志許商曰。徒駭。胡蘇。高津。蓋舉首中尾之三河。以包其六。是以下文即著其地。曰。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然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鬲縣矣。九河之次。從北而南。則太史馬頰覆。鬪三河。在東光之北。居成平之南。簡繫鉤。盤二河。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胡蘇爲九河之中出者無疑矣。其名曰扶蘇者何也。言九河分布派流。胡蘇然舉其中者。象形名之得包其九也。扶蘇曷爲其象分布派流之形也。胡蘇猶扶蘇。七發曰。龍門之桐根扶蘇。注引說文。扶蘇。四布也。史記上林賦。倏條扶於。郭璞曰。猶扶蘇也。扶蘇。扶於。轉之。皆得爲胡蘇。而胡蘇之命名。居九河之中。餘河則四布於其外。故得象分布派流之形也。孫炎曰。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說義最精。然指一河言。而不知其爲象九河之形。猶皮傅也。閒嘗博覽而證明之。周官司戈盾職云。及舍設藩。盾注云。盾可爲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據鄭義扶蘇。漢時見有之物也。詩山有扶蘇。毛傳云。扶蘇。扶胥小木也。曰小木。則非木名可知。蓋扶蘇疊韻字。蘇胥又雙聲相轉。○〔元圻案〕水經注。五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廩陶。貝邱。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案〕堰謂沙邱堰。〔程大昌禹貢論上〕唐之平滄二郡。隅海而立。其側出而在海北者平也。其橫海而在海西者滄也。以古九州言之。平純爲冀。滄則中分其地。南當爲兗。北當爲冀者也。九河之播。在大陸北。大陸於唐爲深州。深與滄東西相距。則九河入滄。當趨北斜行。是旣以平爲鄉矣。斜北之極。又有逆河承之。乃入於海。則逆河之地。當距平不遠矣。合滄境南北言之。以里數地。蓋五百而遙。以北五百里海水。爲九河逆河故地。而取其北傍驪城之碣石。以爲冀境對東之碣石。則正逆河注海之地也。逆河當於此地注海。而碣石正直其地。其不眞爲禹河碣石也乎。張揖嘗言碣石已在海中。而酈道元引其言。以主王橫九河淪海之論。豈亦有見於此耶。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

〔元圻案〕此溝洫志文。事在哀帝初年。賈讓於是陳治河上中下三策。

繇潭水有 隄禹無隄 九澤既破 非爲隄 賈讓陳治 河三策 禹鑿龍門 山 鑿紆波龍 門點額 砥柱亦名 三門山 河出孟門 東受降城 南屈北屈 伊闕兩山 相對 趙鞅使女 覓守闕塞

程子曰：河北見繇隄，無禹隄，繇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

【閩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

用，果止於是歟？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尙爲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斯言，或有以九澤既破，陂亦堤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元圻案】見溝洫志。

水經

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

【原注】唐慈州吉昌。【集證】今山西平陽府吉州。

西

【原注】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鴻水，大禹疏通，謂之孟

門。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元圻案】今本水經注四作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隈，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隄，兼孟門津之名矣。然淮南子實無此文。【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篇曰】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故厚齋改淮南子爲呂氏春秋與，抑今本水經注誤作淮南子與。厚齋當日蓋必有所據。

河水又南過皮氏縣

【原注】河中府龍門。【集證】今山西絳州河津縣。

西，又南出龍門口。

【原注】注大禹導河積石

疏決梁山，卽經所謂龍門也。崩浪千尋，懸流萬丈，迄於下口。慎子曰：下龍門，非駟馬之追也。潘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東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聲如萬雷。【閩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不足與辨。【何云】按如此，則自東而西矣。

通典絳州龍門縣

〔原注〕今屬河中府

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

而還

通典州郡七

黃河北去縣二十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三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

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

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

之三門山

〔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間注

伊闕礪石見前

〔閩按〕伊闕並未見前〔宋地理志補注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元圻案〕水經注四北屈縣即夷吾

所奔邑王莽之朕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又河水又南過皮氏縣西注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遲皮氏方屈龍門也又十五洛水又東北過伊闕中注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為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又曰爾雅曰鯉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又〕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斷遺功尙存

淇口以東

〔元圻案〕溝洫志〕賈讓奏言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堤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

淇口以東  
為石隄

按視遮害  
亭西

河決魏郡

王景修汴  
渠成

河汴分流  
復舊迹

汴渠即蕩  
蕩渠

滎陽漕渠  
礫澗口

景吳作浚  
儀渠

于岑積石  
爲八激隄

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山上。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水口。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

通典州郡八。淇水出共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集證〕今衛輝府淇縣西。北有淇水下流入衛河。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元圻案〕此漢書王莽傳文。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恩縣。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元圻案〕此後漢書明帝紀文。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原注〕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見明帝紀。郡

縣志河南道一。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原注〕漢滎陽縣。唐屬孟州。〔集證〕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南二百五十步。亦名蕩蕩渠。禹

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王景脩渠。〔原注〕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澗口是也。〔水經注〕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圖按〕如淳曰。今礫澗口。歷來漢

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礫。遺生出礫。礫地名。謂河徙此。兩見其書傳。虞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全云〕〔胡東樵水經注濟水篇〕欲攻蔡九峯礫之失。而自造爲北礫澗。南礫澗。則分一水爲二水矣。○〔元圻案〕〔後漢書

循吏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便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又曰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脩作凌儀渠吳用景塢水法水乃不復爲害〔水經注四〕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復穉渠出焉注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卽經所謂讀穉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脩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與將作謁者王吳治渠明年渠成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渠成曰金隄靈帝建寧中又增脩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逕入激隄北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于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又七經文濟水與河合流東至北礫谿南東出過滎陽北顧氏震曰北字後人所加〔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水經〕涉水東過礫谿無北字可辨證酈注濟水又東礫石溪水注之〔顧氏震曰〕此十字及近刻竝訛作經礫石溪上又加南字〔胡渭禹貢錐指云〕上有北礫谿故以此爲南礫谿石字衍考下云世謂之礫石澗則石字非衍明矣經言礫谿于滎陽縣下此亦言于滎陽縣下豈有兩滎陽縣乎後人不察前屬經文後屬注文故妄加南北字耳據此則胡東樵南北礫谿之說蓋承水經注俗本之訛非自造也

章帝建初三年罷虜沱石臼河

〔元圻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三年四月乙巳罷常山虜沱石臼河漕注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漕水運也〔正文〕疑脫漕字

厚沱石臼河  
羊腸倉積粟  
鄧訓理石臼河通漕

虜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入海鄧訓治虜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石臼河在定州唐昌縣東北

〔原注〕本漢苦陘縣今省入安喜縣○〔案〕石臼河以下十一字述章懷注文考後漢注無昌字〔唐書地理志〕定州有唐縣〔宋史地

河所出山  
曰崑崙  
于闐山出  
崑崙虛水  
出四陬  
吐蕃西南  
河所出  
西羌本三  
苗之別  
河曲羌在  
河關西

理志」中山府本定州。政和三年升爲府。改賜郡名曰中山縣。七有安喜。有唐無唐。昌亦無井。入安喜之文。當更考。

通典。州郡九。

嵐州宜芳縣。

【集證】今太原府嵐縣。

卽漢汾陽

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

【原注】水經注「按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集證】今直隸正定府行唐縣。漢南行唐。後魏行唐。西有

磁河。○【元圻案】後漢書鄧訓傳。訓字平叔。馮第六子也。永平中。理虔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彙括。知大功難立。具目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此條疑當入後漕運考。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

【元圻案】漢書張騫傳。騫漢中人也。崑崙作昆侖。

漢武帝以于闐

【案】于闐。卽今之和闐。在葉爾羌東南多玉石。

山出玉。因名河所出曰崑崙。博雅

卽廣雅。

曰。崑崙虛赤水出

其東南。陬河水出其東北。陬泮水出其西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

見釋水。

後漢書

明帝紀。永平十七年。

注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名之。

【原注】朱文公曰。二書

之語。似得其實。水經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恐不能若是之遠。

通典。

以下皆州郡四議曰之文。

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

積石西折  
支河上流

吐蕃黃河  
蘇

張騫使大  
宛窮河源

河源有二

蔥嶺蒲昌  
海紫山

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

皮崑崙析支渠。搜〔案〕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千餘里。羌人所居。西戎卽敝。後漢書云：西

謂之河曲羌。〔水經注三〕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

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案〕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

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也。濱于賜支，禹貢所謂析支者也。注

河關縣屬金城郡。羌地是也。續漢書：河關〔原注〕縣屬金城郡，今積石軍。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

積石之西。〔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是河之上，流明

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酈道元曰〕積石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

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原注〕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

里一曲，一直，離騷：遭吾道夫崑崙。九歌：登崑崙兮四望。〔閻按〕通典疑所謂古圖

書，卽禹本紀最是。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全云：此條乃附見，不應置章帝之下。靈帝之上。○〔元圻案〕〔水

經注二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所謂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于

此而不達于崑崙也。水經河水，其一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

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

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曰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顧氏震曰：蒲昌海卽羅布淖爾。在闐展西南。積

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卽星宿海。今呼鄂敦搭拉。朱思本所謂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者也。酈道元言河



金城河溢

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即指星宿海〔邵氏爾雅釋水正義曰〕河源所出之山唐人謂之紫山〔新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還記其經見曰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直犬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潯緩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今西寧府界西南千四百餘里有大山厥色紫黑是產金銀唐人所謂紫山稱斯名矣自紫山以西又南迤西連諸山綿亘二千里其即古崑崙之虛與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元圻案〕此

靈帝紀文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集證〕今甘肅西寧府○〔元圻案〕水經河水又東過

金城九吾縣北注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

### 歷代田制考

秦廢井田開阡陌

〔原注〕周顯王十九年〔集證〕〔漢地理志〕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師古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史記六國表〕周顯王之十九年爲秦孝公之十二年初改小邑爲三十一縣令爲田開

制畝二百四十步

秦地曠人寡地狹人稠

阡陌

通典

州郡四議

曰按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

誘三晉人發地利

百人兵農各川半

阡陌本井田舊制

阡陌名義

徑畛塗所容占地

聽民兼井買賣

盡人力以地利

田皆出稅無欺隱

唐租庸調法

楊炎夏秋兩稅法

使黔首自實田

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其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辯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

畝有東南  
異阡陌

遂洫溝澮  
縱橫無定

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

車。【案】地官遂人賈疏曰：鄭知徑容牛馬之等義如此者，此從川上有路差之。凡道皆有三塗，川上之路，則容三軌。道容二軌，塗容一軌，軌皆廣八尺。其畛差小，可容大車一軌，軌廣八尺。自然徑不容車軌，而容牛馬及人之步履，是以春秋有牽牛踐，踐即徑也。

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所以正經

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

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

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

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

開棄地，悉爲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

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

租庸以爲兩稅。【唐書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純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自開元以後。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而租調

法弊壞。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

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語見史記本傳。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也。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三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

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二十一年。使黔首自

實田。

事見史記秦紀。

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

【程易田云】應劭風俗通之言。見於秦本紀。索隱所引者。作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朱子開阡陌辯。引風

俗通之言。見於戴侗六書。故者亦作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今風俗通及此。載朱子之所引者。竝譌河東爲河南。蓋不知南東其畝之制。而轉寫者妄改之也。夫阡陌之名。自從遂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但畝有南東。則阡陌各有縱

限民名田  
毋過制

橫其曰遂洫縱而溝澮橫者乃鄭康成氏以南畝圖之以曉人者非謂天下之田盡遂洫縱而溝澮橫也若東其畝則又遂洫橫而溝澮縱矣胡可以南畝之圖概遂人之制哉畝有東南故應氏具兩說以別之不可以偏廢也至於匠人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繫乎畝與夫之千百而不妨襲其阡陌而阡陌之所謂不可典要惟變所適也余曾作阡陌考圖而詳辨之矣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元圻案〕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

足

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可足也

〔原注〕武帝時賈人有市籍者及家屬皆無得名田○〔案〕正文是師古註文小註是史

記平準書文名

田上有籍字

胡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井無以使民興於廉也

〔元圻案〕〔胡致堂讀史管見

三〕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井無異於秦也

趙過爲代田

〔程易田云〕趙過爲代田見漢書食貨志一畝二畝歲代處一夫三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蓋一夫百畝畝以疆畝本百畝也今於畝中更爲三畝以播種於是一夫三百畝矣畝壟相間三百畝亦三百

趙過爲代  
田法  
壟畝代爲  
播休

壟代田者更易播種之名畝播則壟休歲歲易之以畝處壟以壟處畝故曰歲代處也

轅田卽三易之地

古畝百步漢增制

代易也。

師古註文

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等。

【原注公羊傳注】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

歲一墾

左傳晉作爰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

賈逵註文

漢地理志秦商君割轅田。

【原注】轅與爰同易也。

志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

其處。

【案司馬法曰】歲受耕之爰自其處。

鹽鐵論。

未通篇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

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元圻案】漢書食貨志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云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丁傳

師丹建言限名田

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遂寢不行。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爲

罷苑賜董賢田

賢田

丞相奏封事云云苑作苑師古曰苑古苑字

莽更天下  
田曰王田

檢覈墾田  
戶口

隱覈法憑  
簿書

後魏均田  
制度

露田男婦  
分授

奴婢依良  
丁牛受田

唐丁口衆  
不授田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元圻案〕此食貨志文志又曰後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得賣買。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集證〕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庚午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百官志注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穀入出上

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

通典食貨一曰自秦孝公墾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爲隱

覈隱覈之法憑乎簿書。今本通典作又謂隱覈在平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政由

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集證〕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通典食

貨門〕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一夫制田四十畝男三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帝深納之由是始議均田九年冬十月丁未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夏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身沒則還田諸宰民之官各隨遠近給公田有差職分田始於此

口分世業之田壤

劉氏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

田制爲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壤而爲兼井。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元圻案】  
【唐書食貨

志曰】口分世業之田壤而爲兼井。租庸調之法壤而爲兩稅。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

【集證】通典北齊河清三年。令男子十八受輸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職事。

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至二十畝。

【集證】

【通典食貨門】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至百頃。少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植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頃。每戶二頃餘。十

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議者咸欲徒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

北齊男婦受露田充兵。永業田桑田麻田。隨發使出均田。狹鄉寬鄉受田。



唐武德初  
定均田制  
分黃小中  
丁老計年  
唐步畝頃  
之制  
唐制受田  
倍於周  
豪右占田  
踰制  
振貧無術  
許賣田  
賈敦頤舉  
沒賦貧民  
貞觀永徽  
戶口  
斗米四五  
錢  
行千里不  
資糧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

入爲口分。

【元圻案】此通鑑唐高祖紀文。唐書食貨志曰。唐制度田以步。其闊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

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

矣。林氏勳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

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

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

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

【原注】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是以啓兼井之漸。○【案】小註亦林勳語。

永徽中。洛多豪

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

【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四年来。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人行數千里。不齎糧。號稱太平。

高宗承之海內艾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失德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又循吏傳】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中數歷州刺史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以下皆本傳文

宇文融爲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

【元圻案】通鑑唐紀元宗開元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丁亥制州縣逃

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州縣希旨務于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

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爲占田條限

【元圻案】唐書食貨志贄疏曰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

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饑不足贄以讒逐事無施行者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原注】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爲圖○【元圻

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十月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註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

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四方册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

兼井家私斂重公稅  
陸贄請爲占田條限  
均田圖製素賜諸道  
周艾穎等分行均田  
元稹同州均田奏  
蘇氏論均稅之害

宇文融爲勸農使  
檢括逃戶籍外田

薛孫呂李  
爲國斂怨

宇文融召  
天寶亂

周道止是  
均平

方田法興  
廢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爲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講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爲兩稅。戶無客主。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何云〕今之丈量銷圩。正方田法也。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

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集證】張子語。載見呂大臨所作行狀。○【元圻案】【玉海百七十六】嘉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孫琳林之純。

席與言。李鳳高本等。相度均稅。又令分往均田。五年四月丙戌。詔三司置局詳定。三司使包拯。諫議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領其事。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推行自京都始。元豐八年十月丙戌。罷之。崇寧四年二月十六日。尙書省言神宗詔講方田。以土色肥磽。別田美惡。定賦調多寡。今以熙寧方田。敕可行者爲方田法。宣和二年六月十六日。罷方田。

南唐以田  
肥瘠定稅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

【元圻案】【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六年。唐王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

及他賦數。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

### 歷代漕運考

漢

渭渠。

【元圻案】【漢書武紀】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溝洫志。時鄭當時爲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上以爲然。令齊

穿渭渠通  
漕

劉仲馮疑  
渭渠無迹  
潰渭洞河  
虢公敗犬  
戎渭隊

穿襃斜道  
通漕  
襃斜水多  
湍石  
河合漢漢  
合沮口  
襃谷商谷  
斜谷

入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目漕大便利。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開隔灞。澹數大川。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

無其迹。西都賦。〔後漢〕班固著。見本傳文選。

通溝大漕。潰渭洞河。

〔元圻案〕〔水經注十九〕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爲便。今無水。〔又曰〕左傳

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卽船司空所在矣。劉仲馮名奉世。清江人。父敞。原父。叔父放。貢父。同著兩漢刊誤。號三劉漢書。陳振孫曰：漢書自顏監之後。舉世宗之。無有異其說者。至劉氏兄弟。始爲此書。多所辨正。發明。案其書今已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中頗存其說。仲馮此條。蓋亦刊誤中之一則也。

### 襃斜道故道。

〔元圻案〕〔漢書溝洫志曰〕人有上書欲通襃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襃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襃水通河。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河入襃。襃

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且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河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目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師古注〕故道屬武都。有蠻夷。故曰道。卽今鳳州界也。

襃水通河。在興元府襃城縣。

〔原注〕出衙領山。南至南鄭入河。

斜水通渭。在京兆府武功縣。

〔原注〕出衙領山。北流至鄜入渭。

故道。

今鳳州梁泉縣。〔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七〕沔水一名沮水。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

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是互相通稱矣。漢水又東合襄水，水西北出

衙領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襄水又東南歷襄口，即襄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襄斜。襄水又南逕襄縣，故城東襄中縣也。本襄國矣。○〔集證明地理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東北有襄谷，亦曰商谷。自此出連雲棧，北抵斜谷之道也。南有沔水，又城東有襄水，亦曰黑龍江。下流入沔水，鳳翔府郿縣西有衙領山，襄水出其南，流入沔。斜水出其北，流入渭。又西南有斜谷，南入漢中，有斜谷關。

寇恂河內轉輸

河內。〔元圻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高祖元年為殷國，一年更名。〔後漢書寇恂傳〕光武南定河內，拜恂河內太守。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

懷衛二州之地。〔集證〕今河南懷慶衛輝二府。

東治零陵桂陽嶠道。〔元圻案〕〔後漢書鄭宏傳〕宏建初八年，代鄭衆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治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

鄭宏奏開零陵嶠道 舊運從東治汎海

東治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原注〕郴州。〔閩按〕臨源嶺，即越城嶺第五臘嶺，即騎田嶺第二。

沮下辨。〔元圻案〕〔後漢書虞詡傳〕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為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阻，舟車不通，驢馬負戴，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庸者，於是

自沮至下辨運道 驢馬僦五致一

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注沮，今興州順政縣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虞詡燒峽  
石崩水

嚴厲沃醴  
碎石

武侯由斜  
谷運流馬

陳項至壽  
春開渠  
鄧艾屯田  
著濟河論

沮縣。漢屬武都。隋爲興州順政。

〔原注〕河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今沔州。

下辨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

爲成州同谷。

〔原注〕續志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中當水泉。生大石。障塞流水。至春夏輒溢。虞詡使人燒石。以水澆之。石皆裂。因鑄去石。遂無汎溺之患。閣按。〔新唐書地理志〕嚴礪自長舉縣西。疏嘉陵江二百里。

焚巨石沃醴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醴字尤妙。〔集證〕地理今釋。沮縣。卽今

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成州。今甘肅階州成縣。

斜谷。

〔元圻案〕三國志蜀後主傳。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民講武。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鄧閣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

郡國志。一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

南流。

〔原注〕武功。今鳳翔府郿縣。○〔元圻案〕杜佑通典食貨門漕運紀。漢漕不及河內。以下四事。此可以補其略。

魏

陳項壽春。

〔元圻案〕三國志魏鄧艾傳。艾遷尙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通典。

州郡

七。潁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宛邱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

宛邱百尺堰

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

【原注】《通典》陳州宛邱縣有百尺堰。隋志潁川郡北舞縣有百尺溝。郡縣志百尺堰在潁州汝陰縣西北一百里。《集證》宛邱今河南陳州府之淮寧縣。壽

春今江南鳳陽府之壽州。明地理志河南陳州治東有百尺溝。即沙水下流也。

晉

杜預用澧水浸田

澧清水楊口

【集證】《晉書杜預傳》預都督荊州。吳平還鎮。脩召信臣遺跡。激用澧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開楊口達巴陵瀉險

漢地理志

上南陽郡

澧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汝

【原注】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故城在蔡州堰城縣西北

清水出酈縣

西北南入漢

【原注】酈故城在鄧州臨湍縣

通典

州郡十三

復州沔陽縣漢雲杜縣杜預為荊州刺史開楊口達巴

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

【原注】零陵桂陽《集證》明地理志河南汝州魯山縣東北有魯山西有堯山南有澧水源出堯山流入葉縣

界合昆水沙河水入汝南陽府南陽縣東有清水一名白河下流至湖廣襄陽縣界入漢水湖廣沔陽州景陵縣今改天門西北有雲杜廢縣南有沔水西南有楊水北注沔亦曰楊口亦曰中夏口又為楊林口○《元圻案》《水經》曰澧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注云澧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案堯山魯山同在魯陽縣故澧水所出班史以為魯山水經以為堯山水經又曰澧水又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酈縣東南



石門渠爲古榮口

使袁真攻譙梁開渠

放城壘石過渠口

千金塌五龍渠

劉曜決千金塌灌石

張方入洛破千金塌

### 石門

〔集證〕晉書桓溫傳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

水注經七

榮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爲榮口石門

〔集證明地理志〕河南鄭州河陰縣西有石門渠卽古榮口也亦曰汴口又西有河口倉唐時置河陰縣今

併入開封府滎澤縣○〔元圻案〕水經注七又曰靈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過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

### 千金塌

永嘉九年脩千金塌於許昌以通運

晉書懷帝紀文

水經注十

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塌洛陽

記曰千金塌舊堰穀水魏時更脩積石爲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塌

〔原注〕塌是都水使者陳

協造水歷塌東注謂之千金渠

〔原注〕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塌以灌之○〔元圻案〕水經注又曰張方入洛破千金塌永嘉初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

袁孚修之以利漕運公私賴之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

【集證】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尙虛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鄆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

隋自蒲陝等州運米廣通渠引渭水

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四年又詔宇文愷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

各州置倉給京師

蒲州

【原注】河中府

汴州

【原注】開封府

黎陽

【原注】今潯州

汾州

【原注】唐爲慈州

晉州

【原注】平陽

京兆府萬年縣隋改大

興縣廣通渠在華州置廣通倉

【原注】隋紀幸潯州觀漕渠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年縣北五十里

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

【集證】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府潯州今河南衛

輝府潯縣慈州今山西汾州府大興縣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縣東有灞水又有灞橋華州今屬陝西同州府華陰亦屬同州府潼關在華陰縣東永豐倉亦曰渭口倉○【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華州華陰縣永豐倉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義寧元年因倉又置監

開山陽瀆通運

山陽瀆

【集證】隋書文紀開皇七年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募運米能  
達砥柱險  
三穿砥柱  
爲三門山

開通濟渠  
引穀洛水  
板渚邗溝  
通運  
汴水溟滸  
渠穀洛鬪

楚州山陽縣

〔原注〕今淮安州〔集證〕今江蘇淮安府治山陽縣山陽瀆卽邗溝也

砥柱

〔集證〕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遣倉部侍郎章瓚向蒲阪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

陝州硤石縣

〔原注〕今省入陝縣

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

若柱然又以禹治河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

宗勒銘

〔元圻案〕水經曰河水又東過陝縣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

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穀城東北大陽城東也太宗銘辭見唐文粹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

〔集證〕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通鑑曰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

通典州郡

汴渠在河南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

淮

〔原注〕河陰後屬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卽浪洑〔原注〕與蕞蕩同○〔案〕

吳城邗溝  
通江淮  
末口或誤  
宋口非

何本真作滎水經作滎礪渠也。【原注】隋志注同元和郡縣志作莫宕在浚儀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鬪注云

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灋。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

水。【原注】山海經澗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顧氏震曰】此十三字皆注文。原本及近

刻俱誤。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原注】在孟州汜水。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

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原注】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

入淮。【閻按】王氏引杜註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注疏作宋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十字宜衍。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旋云江入淮也。【集證】浚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縣東有開封廢縣汜水。今開封府汜水縣。東有板渚寶應縣。今屬揚州府。○【元圻案】水經注三十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

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永濟渠。【元圻案】元和郡縣志十六貝州永濟縣永濟渠。在縣西郭內。漢武時河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潰。隋氏修之。因名永濟。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原注】今省爲鎮。入臨清縣。【全云】隋大業四年正月詔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通鑑考異曰】雜記以爲引汾水者謬也。○【元

永濟渠引沁水

征遼運東  
萊海口

### 東萊海口

圻案【隋書煬帝紀】亦作沁水【通鑑注】班志沁水出上黨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師古曰】今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穀遠隋爲沁源縣考異曰永濟渠即今御河未嘗通汾水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

【全云】此征遼之運道也  
大業八年勅運黎陽洛口

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胡三省曰當在遼西【集證】  
【隋地理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改曰萊州

### 唐

唐于三門  
東西置倉

河陰柏崖  
集津三倉

驪倉含嘉  
倉太原倉

開山爲陸  
運

###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

【原注】驪倉

### 含嘉倉太原倉

【元圻案】唐書食貨志元宗二十一年裴耀卿爲京兆尹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

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驪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

裴耀卿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

【原注】三門山見前砥柱

地理

劉晏按行  
運道遺跡

李泌開車  
道避底柱

楊慎矜兄  
弟能繼父

志河南府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置領河陰倉

【原注】會昌三年屬孟州。○案地理志河北道孟州河陰縣開元二十二年析汜水滎澤武陟置隸河南府領

河陰倉會昌三年來屬有梁公堰在河汴間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因故渠濬之以便漕運

河清縣咸亨四年置柏崖縣尋省有柏崖倉

河南道河南府河清本大

基武德二年置隸懷州八年省咸亨四年析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復置并置柏崖縣尋省柏崖先天元年更名會昌三年隸孟州尋還屬後廢咸通三年復置有柏崖倉

陝州平陸縣三門西有

鹽倉東有集津倉陝縣有太原倉

河南道陝州

六典東都曰含嘉倉自含嘉倉轉動以實京之太

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

【原注】楊慎名爲含嘉倉出納使何云慎名闕改慎矜非按通鑑慎矜知太府出納慎名知含嘉倉也

劉晏移書

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

【原注】曾子固曰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

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

避底柱之險

【原注】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元圻案唐書楊慎矜傳父隆禮罷太府元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餘慎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擢慎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

長安倉慎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又劉晏傳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乃自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渠盡得其利病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曾子固語見本集政要策漕運條唐書李泌傳泌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道至三門以便讓漕食貨志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通鑑唐紀德宗貞

章堅引澧水望春下開廣運潭姚南仲疏建望春宮

上津扶風洋川通運

元二年二月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  
【集證】河清縣今河南孟津縣河南陝州與山西解州平陸縣接壤州西南有故太原倉

澧水望春樓廣運潭

【集證】唐食貨志章堅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澧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灑苑牆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玉海一百八十

二會要天寶元年三月陝郡太守章堅引澧水開廣運潭於望春東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至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名潭曰廣運地理志作天寶三載

地理志

唐志關內道

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澧水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

華陰縣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灞澧經廣運潭至縣入渭天寶三載章堅開

【原注】

會要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

望春樓在禁苑東南高原之上姚南仲曰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所以因龍首

而建望春

【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華州華陰縣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章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運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爲水陸轉運使天寶中每歲水陸

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大歷後每歲運米四十萬石唐書姚南仲傳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擢制科遷累右補闕大歷十年上書云云

上津扶風洋川

【元圻案】通鑑唐紀肅宗至德元載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二載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

中胡三省註江淮庸

調泝漢而上洋梁

商州上津縣【原注】漢長利縣

扶風郡鳳翔府

【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德宗治上津道置館

洋川郡洋州

【原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陸運至

扶風泝水堙廢漕運自江漢抵梁洋

【原注】梁州興元府【集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西有廢長利縣。洋州今陝西漢中府洋縣。隋梁州唐改爲興元府今爲漢中府。

泝水梁公堰通運

泝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泝水見宇文愷梁公堰州郡通典七泝口堰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

皇七年使梁容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泝

【原注】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泝州東有梁公堰堰破溝梗發泝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渦口蔡水通運

甬橋渦口蔡水

【元圻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

梁崇義襄鄧阻兵張萬福發進奉船

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溜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胡三省註】甬橋在徐州南界泝水上後置宿州於此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唐書食貨志】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楹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泝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趨東關歷潁蔡泝泝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減故道二



杜佑策琵琶溝運路

疏雞鳴岡

通舟

李勉治蔡渠引饋

改閔河爲惠民河

江淮運道咽喉甬橋

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

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渦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

蔡河至陳州而合

【原注】李勉治蔡渠引東南饋

通典州郡七

汴州浚儀縣有蔡水

【原注】九域志祥符縣有蔡河

建隆

宋太祖受禪庚申建元

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導閔水

【案】玉海二十二命右領軍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

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

潁達壽春以通淮右之漕以西南爲閔河東南爲蔡河開寶

宋太祖九年戊辰改元

六年改閔河爲惠民

河【原注】與蔡河一水○【案】自導閔水以下及注俱見通鑑周世宗顯德六年注

李泌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

【集證明地理志】安徽鳳陽

府宿州漢符離縣甬橋在北亦名符離橋懷遠縣東北有渦口渦水自河南鹿邑縣流入境至縣東入淮故謂之渦口

【舊圖經】琵琶溝形似琵琶故名在開封城南西從中牟界入通濟渠煬帝欲幸江都始鑿此溝○【元圻案】【玉海二

十二】輿地廣記汴河蓋古葦蕩渠也首受黃河水隋開浚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亦曰通濟渠元豐中導洛通入謂

之清汴蔡河蓋古琵琶溝也【通鑑唐紀四十三】胡三省註宋白曰建中初杜佑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涯引流

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之

【唐書李勉傳】勉字元弼鄭惠王元懿曾孫代宗詔勉節度汴宋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方俟著開  
金商運路

**金商運路**。【元圻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四年侍御史萬俟著開金商運路重圍既解諸道貢賦繼至用度始振胡三省註萬當作方方俟複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案德宗因涇原兵變幸奉天朱泚進兵圍之

**通典**。州郡 **金州**。【集證】今陝西興安府 **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今陝西商州 **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  
橋置倉

**渭橋東渭橋**。【元圻案】通鑑唐紀四十二胡三省註宋白曰武德永徽之後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皆言漕運未能通濟後監察御史王師順請運晉絳之粟于河渭之間始置渭橋倉唐書食貨志貞元初詔浙江東西節

橫橋七百  
五十柱

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米至東西渭橋倉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關內渭道一

**水南去縣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注渭橋本名橫橋在咸陽縣東南**。【元圻案】通鑑唐紀四十五

胡三省註宋敏求長安志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象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爲若言也橋之廣至及六丈其柱之多至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太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止單名渭橋【水經叙渭曰】水之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者爲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東渭橋不得不以中別之也

淮陰項城  
賴激運路

**揚子院淮陰項城賴激**。【元圻案】玉海百八十二會要元和十一年十二月始置淮賴水運（以餽討淮西諸軍）揚子等諸院來自淮陰泝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泝流至潁州沈邱界五百里至於

楊子院由縣改名

陳州項城。又泝流五百里入於澗河。又三百里輸于堰城。得米五十萬石。附之以麥。一千五百萬束。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舊紀長慶二年八月丁丑。轉運使王播進開潁口圖。

揚州揚子縣。

【原注】今屬真州。【集證】今揚州府儀徵縣。

廣明

僖宗七年庚子改元。

元年高駘奏改揚子院爲發運使。淮陰縣

楚州。

【集證】今淮安府山陽縣。

項城縣陳州。

今河南陳州項城縣。東有潁水。西有澗水流入焉。

潁水出陽城縣

今河南府登封縣東。

陽乾山。東至

下蔡。

今安徽鳳陽府壽州西北有下蔡城。

入淮。澗水。唐志。

地理志。河南道。

陳州澗水縣。

【原注】今改商水縣。商水縣。今屬河南陳州府。

水出潁州陽

城縣少室山。東入潁。

後周

疏汴水。橋泗上。

汴水。桶橋。

【原注】見前。

泗上。

【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二年。汴水自唐末潰決。自桶橋東南。悉爲污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

之後。必獲其利。【胡三省註】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也。

漢志有兩泗水。

地理。

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水卞縣至方輿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

荷氏或誤  
乘氏

### 泗口也。

【全云】汴縣之泗水是也。乘氏乃荷氏之誤。酈道元已糾之。厚齋誤矣。○【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上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睢陵入淮。過郡六行一千一百一十里。地理志下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輿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注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沿歷徐沈路。經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墟有漏澤。澤西際阜。俗謂之嬌亭山阜。側有三石穴。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里許。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矣。【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為二流。水經泗水又南過方輿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注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北有乘氏廢縣。安徽泗州府盱眙縣西有睢陵廢縣。下縣。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方輿。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泗口。今江蘇淮安府清河縣。

【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六年命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

### 五丈河

【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六年命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

【此通鑑胡三省註文又

引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路。

### 建隆二年。浚五丈河。

【原注】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汴河。造斗門。自滎陽鑿渠百餘里。引京索二水。通城濠。入斗門。架流於汴。東匯於

五丈河。以便東北漕運。

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蒗澤。

【原注】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集證】今開封府蘭陽縣。宋東明縣也。

浚五丈渠  
通青鄆漕  
引京索河  
入斗門

導汴水入蔡水  
蔡水  
蔡河古琵琶溝  
楊侃賦言天設二渠  
汴水澗水所出  
黃帝登具茨受芝圖  
塞原武決河  
漕運源流  
因革  
三代漕運法不備  
戰國漕運  
非國都  
秦始運天下之粟

### 蔡水

【原注】見前。○【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陳穎之漕。【胡三省註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九城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卽蔡河也。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汴水澗水以通陳穎之漕蓋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

古以丈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爲一支由穎壽入淮楊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

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

【元圻案】水經汴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注水出山下亦言出穎川陽城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領之統目焉【水經】澗水

出河南密縣大騮山注大騮卽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堤上受神芝圖于華蓋童子卽是山也

### 原武

【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六月鄭州奏河決原武命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胡三省註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

### 原武縣屬鄭州

今屬河南懷慶府

【元圻案】文獻通考國用門載東萊呂氏之言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於渭亂於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尙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

漢唐講漕  
運漸詳  
唐府兵漕  
運相消長  
唐以韓滉  
米至相慶  
唐宋運分  
三節四路  
李錡因漕  
運跋扈  
相風旗官  
專主管  
漕運壞自  
蔡京

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餽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十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尙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概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尙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尙不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饗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

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漕運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綠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致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河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二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卽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付。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爲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

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木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漕運源流因革利弊備於此矣故附錄於後

###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圻案〕漢書高祖紀十二年十一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漢高太牢祠孔子  
魯人家孔冢百餘室  
孔里講禮飲射  
廟藏衣冠琴車書  
孔冢高廣步尺  
異木百數無能名  
闕里背泗面牆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何云〕故所居堂弟子內七字疑有脫誤〔全云〕當云弟子所居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氏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瓠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



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二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

種之。

【案】此裴淵史記集解所引。又云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水經注

二十

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

七里闕里背洙泗牆。

【闕按】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校洙泗二字。當作洙泗。

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闕。

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

【全

四字附會。

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弦歌

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

今本史記道作遺。

化。好禮樂之國哉。

武帝置五經博士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

【元圻案】此漢書武帝紀文。

爲博士官置弟子員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

【漢藝文志】曲臺后倉九篇下註。

公孫宏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

西京太學太常爲肄習地

授之師。則五經博士也。

漢書儒林傳。

三輔黃圖

五漢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關中記。在長安之東。

何武歌太學下

杜門之西

【集證云】宋敏求長安志引

何武歌太學下。王咸舉幡太學下則有太學矣。或曰。晉灼以漢初言。

王咸以救鮑宣舉幡

黃圖記武帝時

【圖按】漢書武帝紀贊曰與太學。全云。觀韓延壽傳。則其時郡邑已有學宮。不獨文翁所倡設也。但不能皆備耳。○【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乙部地理類。潘岳關中記一卷。漢書王褒傳。益州

王褒作中和樂

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鮑宣傳。宣下廷尉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人。

依鹿鳴習聲歌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曲臺后倉九篇。晉灼曰。西京無太學。仁傑曰。太學興于元朔三年。按儒林傳。詔太常議子

立學校由仲舒策

博士弟子。太常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策。願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語。宣帝以是載于議尊號。詔文。是太學興于武帝時明甚。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

韓延壽修治學官

韓延壽修治學官。注謂庠序之舍。文翁修起學官。招學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所云興舊官及博士官。非太學而何。下文郡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偕。故文翁傳云。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烏有天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都。乃反無太學之理。紀于元朔五年。書丞相公孫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按太常議本文。為博士下有官字。紀脫之耳。通

文翁修起學官

鑑知其誤。故武紀書曰。博士官。蓋取儒林文足之也。且史載何武等習歌詩太學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執謂西京無太學也哉。王尊事師郡文學官。此郡文學之官舍。如博士官也。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豈忘前注耶。官當讀作館。易官有渝。九家作官。蜀作館。古官館通。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讀。問以得失。注學官學舍也。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元圻案】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儒林施讎傳。

施讎與講  
同異

秘書藏未  
央殿北

礪石爲渠  
以導水

石渠閣藏  
秦圖籍

孔霸以帝  
師賜爵

孔吉爲殷  
紹嘉侯

劉向說上  
興辟離

孔子世爲  
湯後

封孔均褒  
成侯

孔損徒封  
褒亭侯

西漢孔裔  
封侯二

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  
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祕書之府

施讎傳師古注引○【案】文選班固兩都賦叙李善注  
引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祕殿北以閣祕書與師古所

引文  
不同

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礪石爲渠以導水

【何云】慮  
過爛也

所藏入關所得秦之圖籍

【全云】古人  
藏圖籍之地

必穿池沼蓋亦以五行之運爲制火也○【元圻案】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爲殷紹嘉侯

【原注】匡衡梅福以爲  
宜封孔子世爲湯後

劉向說上宜興辟離設庠序

【原注】未作而罷見禮樂志○【元圻案】漢書梅福傳成帝久無繼嗣福目爲宜  
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湯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元帝時匡衡議目爲

王者存二王後所目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禮記孔子曰某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目孔子世爲湯後上目其語不經遂  
見疑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目奉湯後綏和元年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  
孔吉爲殷紹嘉侯

三月進爵爲公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爲褒成侯

【元圻案】此  
平帝紀文

褒成是亭  
侯非縣侯

言徒封以  
脫文誤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

【案】外戚恩澤侯表。  
元始二年更爲宋公。

褒成侯在瑕邱。

【原注】今兗  
州瑕邱縣。

後漢孔僖傳平帝

時封孔均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事在  
平紀

建武十三年。

光武紀在十  
四年四月

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子

損嗣永元

和帝元年  
己丑改元。

徙封褒亭侯。

【元圻案】孔均本名莽。避王莽更名均。【文獻通考學校四】按西漢時孔  
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製

爵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錢氏大昕曰】按孔鮒碑。載元嘉三年。司徒雄等  
奉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勅碑。立於永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壽名。洪氏隸釋。據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  
及此二碑。俱稱褒成。以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考郡國志。無褒成侯國。則褒成之封。當是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  
亭侯。或舊史偶脫成字。蔚宗不察。誤以爲徙封褒亭爾。魏文帝黃初二年。詔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改封褒  
亭之事也。

光武幸太  
學起辟廡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學。中元元年。起辟廡。

【元圻案】後漢書光武  
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

車駕還宮。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廡。【東觀漢記一】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  
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帝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又】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爲褒成侯。【又】中元元年。初起  
明堂靈臺辟廡。【桓榮傳】建武十九年。拜  
爲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

明帝養老  
詣孔子宅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廡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詣孔子宅〔元圻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廡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廡初行

養老禮十五年幸彭城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講經〔東觀漢紀二〕明帝永平八年上臨辟廡行養三老五更禮

白虎觀議  
五經同異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祠孔子作  
六代樂

作六代之樂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元圻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

帝親稱制  
臨決

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元和二年三月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賜諸孔男  
女帛

祠孔子及  
諸弟闕里

安帝延光三年祠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學〔元圻案〕後漢書安帝紀延光三年三月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舍丞尉及孔氏

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目下帛各有差車駕還京師幸太學

洛陽記陸機撰

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光武紀注引述征記在

太學講堂  
廣長  
三九月行  
大射禮

國子學東二百步

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

漢官儀辟廡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廡從北門入三月九

孔子宅所

在州縣學皆

立孔子廟

白虎門于

門立觀

孔子先聖

顏回先師

修繕太學

造房室

試明經下

第補弟子

日。【案】今本光武紀注引漢官儀九日作九月【又儒林傳注】引漢官儀作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王氏此條及玉海引皆作九日誤也。於中行大射禮。【原注】永平四年八年和帝永元十四年順帝

陽嘉元年二月靈帝熹平六年竝臨辟雍。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巽相圃之

東北也。孔子宅以下皆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請封孔子之世為殷後書載本傳。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

鄉飲祀孔子。見禮志。猶未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見梁書武帝紀。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

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元圻案】唐書禮樂志五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

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廟。【後漢書丁鴻

傳注】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更修爨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元圻案】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太學儒林傳敘曰順帝感翟酺之言適

更修爨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更修爨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更修爨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更修爨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

增甲乙科  
太學國子  
堂東碑

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  
蔡邕書丹  
刻石  
熹平石經  
成於光和  
封孔羨宗  
聖侯魏隋  
晉後魏隋  
唐封孔裔  
唐尊孔子  
文宣王

水經注。六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陽嘉八年立。【閩按】陽嘉止四年。八當作元作畢即立碑也。文云建

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脩太學。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

年。今本水經注有八月字。作畢碑南面刻頌。【原注】獻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光和五年幸太學。【何云】光和五年靈帝事。【閩按】光和幸太學為靈帝事。初平四年則

也。獻帝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學門外。【元圻案】此後漢書靈帝紀文。

水經注。十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

一丈許。廣四尺。【閩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余故以杜詩苦縣光和尙骨立光。和指石經言。下即承以蔡不復得益明。○【元圻案】熹平四年乙卯。至光和六年癸亥。凡九年。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紀。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外廣為室屋。以居

者。學

祖無擇言  
祖諡宜避

宗議改號  
衍聖公

顏子為克  
公

十哲為侯  
夾坐

曾參伯孟  
子配享

後周敬禮  
孔子

葦祠禁樵  
訪孔顏後

明定至聖  
先師號

改大成殿  
為先師廟

四配俱以  
聖稱

十哲稱先  
賢某子

晉武帝泰始三年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高祖延興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

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封三十一

世孫長為恭聖侯。周武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唐貞觀

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案】以上俱後漢書儒林孔偁傳註文。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太

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二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諡加後嗣。詔封

宗愿據劉原父覆議宗愿乃孔子四十世孫為衍聖公。今世襲。後魏高祖太和十六年諡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

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天授元年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諡為文宣王。宋

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諡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諡至聖。【元圻案】宋王栻燕翼貽謀錄四先聖後自先聖封文宣王而襲爵者

稱文宣公。仁宗至和二年三月用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蓋取襲封之義。【宋史祖無擇傳】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直集賢院時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聖唐開元中尊孔



耐祀稱先  
儒某子  
去王號及  
公侯伯

子爲文宣王。遂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於是下近臣議。改爲衍聖公。〔王明清揮麈前錄曰〕避聖祖諱。易爲至聖。熙寧中。欲加謚至神元聖帝。李邦直以爲不可。卒從其議。〔猗覺寮雜記曰〕國學立孔子廟。始武德二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始貞觀中。以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十哲爲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曾參等爲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通鑑後周紀〕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旣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明世宗時禮部議曰〕人以聖人爲至聖。人以孔子爲至聖。眞宗稱孔子爲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評文

汪彥章【全云】龍溪汪氏藻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爲一家而稍與經分

【元圻案】汪藻字彥章鄱陽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左大中

左屈始以文別經  
漢時經術文章已分  
流連光景之文

大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四庫全書著錄】三十二卷其爲鮑吏部欽止集序曰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況陵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

離騷稱楚君爲哲王

離騷曰閨中旣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

屈子望君堯舜湯禹

之祇敬望其君

【離騷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旣遵道而得路【又】禹湯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不敢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

史言王不明非屈意

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全云】左氏猶附經以爲文離騷則孤行矣二者不當例論  
【元圻案】全氏此注似當在上條之下三箋本誤入於此

左附經騷  
孤行不同

蘭蕙二草  
相似

零陵香薰  
草

江離生海  
水似亂髮

芎藭藥蕪  
藥本相似

芍藥可離  
實江離

杜蘅非杜  
名

蛇牀似靡  
蕪  
藟  
藟  
藟

夾漈通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離騷滋蘭樹蕙余既滋蘭之九畹  
兮又樹蕙之百畝招魂轉蕙

汜蘭光風轉蕙  
汜崇蘭些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閩按〕蘭蕙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蕙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蕙數  
花而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元圻案〕通志草木略曰蘭即蕙

蕙即薰薰即零陵香〔楚辭云〕滋蘭九畹植蕙百畝互言也古方謂之薰草近方謂之零陵香神農本經謂之蘭〔離騷  
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廣雅云〕蕙草綠葉紫花蓋二草本相似〔黃山谷書幽芳亭曰〕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  
其發華一蕙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蕙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曰山谷謂蘭蕙叢出時以沙石則  
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花一蕙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蕙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  
櫞則遠矣然則蘭蕙蓋略相似但以著花多少為別耳〔陸  
佃埤雅〕〔羅願爾雅翼〕〔張漢雲谷雜記〕俱從山谷之說

江離史記司馬相  
如列傳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

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本草經  
曰離蕪一名江離即芎藭苗也藥對以為麋蕪〔原注〕芎藭蕪本  
江離藥蕪並相似

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與蕪本顏師古曰郭璞云江離似水薺今無識之者然非蕪蕪也藥對誤耳  
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芍藥江離也〔集證〕〔唐志〕張勃吳  
地記一卷郭義恭廣志二卷徐之才雷公藥對二卷○〔元圻案〕〔吳仁傑離騷草木疏曰〕屈江離與葍芷〔王逸注〕江  
離香草名〔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糝以麋蕪乃二物也〔本草〕麋蕪一名江離江離非麋蕪也猶杜若一名

九章哀南  
夷謂楚

忠滿滿願  
披離壅蔽  
聲有隱物  
有純  
恭顯昭周  
堪劉更生

杜蘅，杜蘅非杜若也。〔顏師古注引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案說文〕江離，蘼蕪也。〔郭璞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蘼蕪也。三者異名而同質，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蘼蕪，蛇牀之與蘼蕪，亦以芎藭與蘼蕪並稱。〔相如賦又云〕芎藭昌蒲，江離蘼蕪，泥此則芎藭蘼蕪亦不得為一物矣。〔爾雅釋草〕蘼蕪，蘼蕪也。〔邵氏爾雅正義曰〕蘼蕪一名蘼蕪。〔史記索隱引樊光云〕蘼蕪一名蘼蕪，根名蘼蕪。〔案〕蘼蕪非蘼蕪也。〔索隱又引藥對云〕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離騷云〕扈江離與薛芷兮，江離為芎藭之苗，則亦非蘼蕪也。〔本草云〕芎藭生山谷，蘼蕪一名蘼蕪，生川澤，自分二種，今以大葉者為芎藭，小葉者為蘼蕪。〔管子地員篇云〕五沃之土，生蘼蕪是也。

屈原楚人而涉江

九章之二

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

〔全云〕屈子豈肯以楚為夷，曰南夷者，指放逐之地言之也。蓋近於苗疆矣。故曰夷。

忠滿滿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障之。

九章哀郢

壅蔽之患也。元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

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

悲回風

偏聽之害也。德宗似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

〔元圻案〕通鑑漢紀：元帝初元二年，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

裴延齡陷陸贄陽城漢元帝優柔不斷唐德宗猜忌

宋玉登徒子偕受釣

元淵或諱泉誤洲

陵陽白雪或作陽春

蛸蠟環淵便蛸

涓子學黃老術

涓子著天地人經

餌虬得鯉符致風雨

元洲善釣古文苑得於經龜

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奏望之堪。更生朋黨。又唐紀德宗貞元十年。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黨聞外事。故親厚之。陸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十一年。貶贄為中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及陸贄等坐貶。上書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漢元帝優游不斷。故易於壟蔽。唐德宗猜忌。故易於偏聽。

宋玉釣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原注〕淮南子原道訓作蛸蠟〔七略〕蛸子名淵楚人。唐人避諱。唐高祖改淵為泉。古

文苑又誤為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賦注。〔集證〕漢藝文志攷蛸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

荀列傳〕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二篇。〔文選枚乘七發〕便蛸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鉤鉞芳餌。加以詹何蛸蠟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應璩與從弟書〕又作便蠟。○〔元圻案〕文選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餌虬。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釣於澤。得符鯉魚。中隱於宥山。能致風雨。〔古文苑一〕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洲天下之善釣者也。欲王觀焉。〔文選琴賦注〕兩引宋玉對問於揚白雪句。則作陽春白雪。於紹陵陽句。則作陵陽白雪。李善自云。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韓元吉古文苑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龜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問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補注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

騷左言羿  
澆二姚

藝文類聚  
多格言

女誠女典  
誠子諸書

道知驥世  
知賢

蘭形棘心  
玉曜瓦質

性明欲簡  
嗜繁氣昏

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

閑情塞欲

王粲潘尼  
安身論

云。謂劉安說耳。〔閩云〕此條已見左氏。〔全云〕慶善名輿祖。

藝文類聚鑿誠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遠知驥。世偽知賢。苟爽女誠曰。七歲之男。

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

行。程曉女典曰。麗色妖容。高才美辭。

〔案〕句下有貌足傾城。言以亂國八字應補入。

此乃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子

曰。古人好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誠子曰。非學無以廣才。

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務厚更

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

句下有無謂冥漠。人不汝聞八字應補入。

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

先。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誠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

脩誠子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羊祜誠子曰。恭爲德首。謹爲

論德吾薄  
說居吾貧

名利集純  
白離

英華出於  
性情

賈劉楊張  
文如性

行基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

孫氏星衍曰案晉書本傳祜無子兄發長子倫次暨次伊次篇當題誠兄子也藝文類聚脫兄字耳

徐勉與子

山松

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也必適

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

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

晉書潘尼傳載尼著安身論與此文同類聚王粲著未知孰是

凡此皆可

為治心齊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

馬誠兄子書王昶誠子書俱載後漢書三國志本傳

張茂先之詩崔子玉之銘。

張華勵志詩崔瑗座

右銘皆選文載

見於史傳文選者不復紀。

元折案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勅撰鑿誠類又載吳陸景誠盈曰居高長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

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白離亦名言也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

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道則慮周而藻密。

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又云子雲沈寂其如清淨符命之謠何元折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



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蓋節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楊荊州誄。潘岳作楊荊州名肇。謂督勳勞。不引左氏。

謂督勳勞。督通篤。

謂督不忘。執友之心。〔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引曲禮。執友稱其仁。〔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

李善號文選學。

通用。以督爲察。非也。○〔元圻案〕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籠。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爲文選注。數析淵洽。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林挺瓊樹。非赤色。

瓊、赤玉也。說文。瓊。赤玉也。謝惠連作。林挺瓊樹。注以爲誤。〔閩按〕毛傳。瓊。玉之美者。〔廣韻〕瓊。玉名。皆不與說文同。○

瓊赤玉。誤。比梅雪。

楚子玉爲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爲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注〕謂五臣注。善注。引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搏力句卒。羸越法。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

越子爲左。右句卒。

文。愚按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爲左右句卒。注云。鈞伍相著。別爲左右屯。此卽謂句卒也。

曹王奉自。將教戰。

搏力必秦法。未見所出。新唐書作團。〔閩按〕姚令威集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農戰篇。凡治國者。患民之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

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脩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可搏也。搏力出此，令威名寬，刻州人。○〔元圻案〕新唐書曹王阜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弛張如一。〔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朱子原本韓文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今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  
推爲椎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椎，未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索隱云：什中推擇

二十成丁  
以下爲椎

二人，文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爲椎。〔元圻案〕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二十成丁，以下爲推。〔宋次道云〕

魁結讀椎  
髻

耳。唐人初不諱嫌名也。陳以呂說爲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魁結字，注讀爲椎髻，故唐令以椎爲未冠之稱。此云十抽一推者，十推而取其一，以爲兵，卽杜詩所謂無丁而選中男者也。然唐志但云十六爲中而無椎字，會要亦然，未詳其

說。○〔集證〕按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云：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十人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十抽一推，當是用此。

佛書聖弟  
子三人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

遺三弟子  
震且教化

〔集證〕陳耀文天中記引唐釋法琳破邪論云：佛遺三弟子震且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儒童光淨  
二菩薩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訟風伯，蓋本於此。〔元圻案〕藝文類聚卷一百

曹植詰咎文序曰：五行致災，

老子爲摩訶迦葉

詰咎文命風伯雨師

認風伯本子建文

小點大癡

各家送窮文

正月下旬送窮

張敏頭責子羽

子雲逐貧賦併體

歐陽詹行誼

黃璞閩川名士傳

林藻賦殊見夢

先史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於是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詰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云云。

送窮文。小點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小癡爲大點。小點爲大癡。【集證】隋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玉

海云一卷。【抱朴子道意篇】。凡人多以小點而大愚。【元圻案】。朱翌猗覺寮雜記曰。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

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段成式亦有送窮文。見唐文粹。張敏晉書無傳。容齋五筆載其頭責子

羽文一篇云。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黃山谷跋送窮文曰】。退之送窮文。蓋出於揚子雲逐貧賦。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併。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采過逐貧矣。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詹舉在貞元八年。史因之。黃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

登科記。信然。【原注】。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伎。黃介喻良能。爲文以辨。○【元圻案】。韓昌黎哀辭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謔以和。

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王保定據言十五】。薛令之。閩中長溪人。神龍二年及第。累遷左庶子。【書錄解題傳記類】。閩川名士傳一卷。唐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記。人物自薛令之而下。凡五十四人。【又】。唐登

科記十五卷。丞相鄱陽洪适景伯編。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科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卷。丞相乃以三本輯爲一書。【又】。別集類。歐陽詹周集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莆田歐陽詹行周撰。詹之爲人。有哀辭可信。

矣。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響之謗。好事者喜得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然高城不可見之詩。題云。途中寄太原所思。蓋亦有以召其疑也。昔人以曖昧受謗。傳之千古。尙未能明。孰謂今人行己。而可不謹哉。【又】。林藻集一卷。唐薛南節度副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七 評文 一二九九

四門溺妓  
函髻之誤

常袞比行  
周芝英

大行盤谷

李愿仕隱  
二人

韓柳不同  
道

師說闕佛  
作史刑禍

使莆田林藻緯乾漢藻貞元七年進士〔黃璞名士傳曰〕貞元中杜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懇几假寐夢人謂之曰君賦甚佳但恨未叙珠去來之意耳藻寤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唯林生叙珠來去之意若有神助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妓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庸文粹李貽孫歐陽詹文集序〕稱詹服聖人之教慕愷悌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之際唯恐不及常袞為福之觀察比君為芝英每燕享必召同席君動不踰節時人謂常公能識真尋而陸相贊知貢舉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泊君並數百歲傑出人到於今伏之〔真西山跋歐陽四門集曰〕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為余言四門之文之行昌黎亟稱之至黃璞為閩川名士傳乃紀其太原妓一節說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良能皆為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澡千載之誣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惟昌黎是信乎抑惟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

〔閩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辛巳在京師有送李愿歸盤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即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為興元元年甲子此豈終身官

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是愿又當為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曰歸蓋送者乃別一人耳〔何云〕按元和御覽詩中有李愿二首疑即其人〔集證〕濟源縣隋置今屬河南懷慶府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闕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

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

〔原注〕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鑊玉牒勸憲宗〔全云〕一作師說一不肯為師是各量其力闕佛是韓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為長然韓子大本大原處勝而柳

子厚不爲  
師信佛

紀封鑿牒  
臣不多讓

符命非立  
極之本

史在據事  
跡實錄

柳州文可  
疑諸篇

不逮也。○〔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般舟和尚碑，跋曰：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昌黎師說〕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原道〕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諫佛骨表曰：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答劉秀才論史書〕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潮州謝上表〕曰：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紀泰山之封，鑿白玉之牒，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又〕曰：宣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柳子厚與章中立論師道書〕曰：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送僧浩初序〕曰：退之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不可斥，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與韓論史〕官書曰：退之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貞符序〕曰：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恣嚙噬，推古瑞物，以配天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願刑禍，其論甚正，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得夫子作春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眞畏人禍天刑者，柳子之不肯爲師，乃有激而然。

###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

〔何云〕嘗細考文中歲在辛卯句，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此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案〕記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

馬退山茅亭記

方牧之命。試於是邦。〔明蔣之翹注云〕子厚從兄名寬。字存諒。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於郡藩。即謂此也。〔又注云〕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

見於獨孤及集。〔文苑英華〕亦作獨孤及。

百官請復尊號表

〔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言其官於粵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提要云〕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

代令公舉裴冕表

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

〔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五〕爲百官請復尊號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總目作類

請聽政第三表

表。而本卷迺作常表。〔按〕唐德宗興元元年。幸奉天。削去徽號。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舊。即此六表是也。是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詔令溫雅。則類表云元翰作是矣。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譜。貞元五年。方十七歲。八年始貢京師。其諛可知。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

〔原注〕冕大歷四年薨。八年子厚始生。○〔案〕宋淳熙中。臨邛韓醇柳集記後曰。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

郴州謝上表

未。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

舜禹謗譽咸宜篇

敬宗時事。

〔文苑英華辨證五〕林逢請聽政表七首。第三表。載柳宗元集中。作第二表。晏元獻柳集第二表。據文苑

俞膏肓疾賦

酒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別自有第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

劉夢得答戲語書

之瘡痍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

巨衝揣鈞石銖黍

人之文。〔通鑑唐紀〕憲宗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二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子厚已前一年卒。

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

食蝦蟆詩  
不傳

八愚詩石  
刻之亡

代劉禹錫  
同州謝表

上大理崔  
卿啓

崔元翰詔  
令溫雅

也。〔文苑英華辨證五〕按新史李吉甫傳改郴移饒舊史乃以郴爲柳是致柳集誤收况宗元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上訖今此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上訖攷其月日文理皆非宗

元事其爲吉甫何疑〔宋沈作喆寓簡云〕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稱子頤在襄陽相爾〔子按元和八年頤以罪貶爲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頤之去襄陽久矣〕舜禹之事謗譽咸

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士韋籌作愈膏盲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宋景文公謂集

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陸放翁跋柳州集曰〕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且哀類

於此子京此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最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

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蟆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

文散軼多矣〔何云〕八愚詩至南宋時石刻亦亡○〔元圻案〕劉夢得答柳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云云余吟而釋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躐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柄咀嚙不有文

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發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沈作喆曰〕柳集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七月死禹錫至文宗太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卒十七年矣又有上大理崔卿啓等亦塵俗凡陋非子厚文

答元饒州  
非次山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萁也。艾軒策問。以為元次山。【案】今本艾軒集無此策問。次山不與

元萁作冷  
泉亭

子厚同時。亦未嘗為饒州。【全云】次山是杜公同時。【集證】按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高。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萁。作此亭。是萁為河南人。又嘗領餘杭郡。

虛白亭候  
仙亭

觀風亭見  
山亭

其佐多賢

平淮西雅。其佐多賢。出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閣按】說苑襲呂覽召類篇。○【元圻案】【召類篇】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饒娥碑誤  
於傳聞

饒娥碑。按魏仲兕。【原注】大歷間樂平令。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魏仲兕姚  
孝女碣

娥父醉漁  
溺死

【元圻案】仲兕。或作仲犀。其饒娥碣云。彼饒者勤。沒於長江。幼女號愬。激於穹蒼。匪類伊蛟。爰搆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晦。雲龍騰搏。邦人大恐。水物殄瘁。魚鱉蛟螭。曾無嚙類。滅以湯瀾。償於江汜。所貴者男。所賤者女。緹縈投身。黃香搯虎。古有其儔。今得其侶。【柳碑云】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唐書列女傳云】娥字瓊。真父勸。娥死時年十四。【又云】縣令魏仲兕。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黃溪記做  
西南夷傳

悲汝南子  
桑做天運

賀王參元  
失火書

王栖曜茂  
元仲元

### 游黃溪記

〔記云〕溪拒永  
州治七十里

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何云〕

游黃溪

記乃柳文之未能自成家者。胡云奇作。○〔元圻案〕柳子厚游黃溪記曰。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史記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曰〕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夷死何饑。謂惡之禍。陌死何肥。何闔閭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遠。鬼神之形幽。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持正集六卷。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湜得愈之奇。幅。

### 王參元書

參元家失火。子厚作書賀之。

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攷李商隱樊

### 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

〔案〕舊唐書王茂元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

云。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

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元圻案〕王仲元誌。今樊南文集已佚。而參元之名。再見於

李賀小傳云所與遊者王參元唐書王栖曜濮州濮陽人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為鄜坊節度使子茂元附傳而不及參元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曰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

文以裁綴  
經史病煩  
昌黎以藝  
樹喻文  
韓侍郎白  
頭戒

【原注】祭酒即文公也白樂天老戒詩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皆文公緒言也○元圻案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裁經綴史補之如疣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術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錄由是而銳也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長安人李賀送沈亞之詩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則似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官南康尉晁公武曰沈亞之常遊韓愈門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

閩本作稽

山子

何云浚稽山疑誤為雞

毛穎傳

韓文公作

本於此

元圻案宋袁淑俳諧集封驢廬山公九錫

袁淑驢雞  
九錫文  
廬山公浚  
稽山子  
毛穎傳所  
本  
水族加恩  
簿

劉夢得文  
不及詩

劉祭韓以  
文自喻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全云】此亦如文昌之自謂韓張並稱也○元圻案劉夢得祭韓昌黎文曰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刺盾卒莫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義農以還會於有極服

劉柳劉白

周霍有勳  
伐闇儒術

枚嚴善文  
章爵未顯

劉柳姚宋  
互有所短

隨陸無武  
絳灌無文

二生兩公  
負所遇

德裕集鄭  
李兩序

魏鄭公砥  
柱銘

之無言【昌黎調張集詩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吳氏讀書志別集類】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禹錫中山人貞元元年成進士登博學宏詞科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稍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巖廊歐

陽公薛簡肅公文集序

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

方樸山云此語未確

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闇按】陸儼山謂先有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之言○【元圻案】舊唐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干謁深知之【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案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畧曰會昌一品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周霍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厚重少文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漢書枚乘傳】孽子臯字少孺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爲郎爲文疾受詔卽成【史記鄒陽傳】陽遊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莊忌卽嚴忌也避諱改莊之字曰嚴【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嘗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顧過門不息淮南子

原道訓

云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

禹挂冠遺履墮簪

論相刺云。簪墮不掇。冠挂不顧。

【集證】玉海三十一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之陰。魏鄭公撰。字幾沒。然殘缺僅可讀。○【元圻案】吳越春秋亦云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

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緝。【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有禹貢底柱。山有三門。河所經。唐太宗勒銘於此。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大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見藝文類聚鑿誠類斯

立身文章異謹放

言非也。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乎。

【全云】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元圻案】梁書簡文帝紀。太宗簡

文可見行謝沈文傲治皆小人

文皇帝諱綱。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太清三年五月。即位。史臣曰。太宗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中說事君篇】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

又大同哀辭【序曰】大同。字仁洽。子之第十九子也。生於仲秋。殞於冬末。客有謂子。曰。陳蕃所憩之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

蕃歆寄宿知子年

定北陵之期。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

扣門言所產年祿

夜有扣門者。言所與歲數。【集證】按仲舉事。今本搜神記無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搜神記。陳仲舉微時。嘗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扣門者。須臾門裏有言。客堂下不可進。曰。當從後門往。有頃

黃申家子以兵死

還留者問之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有置鑿於梁上。其末出。奴以為木。自下鉤之。鑿墮陷腦而死。【三國志華歆傳注】引列異傳。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

落花芝蓋  
句摹倣

徐庾體綺  
豔

岑文本擬  
劇秦美新

師古以文  
本罷職

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躡躑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元圻案】

庚信 三月三日 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案】文選甘泉賦登鳳凰而翳華芝【注】服虔曰華芝華蓋也。楊柳共春旗一色。【月令】

月天子 王勃倣其語江左卑弱之風也。【元圻案】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邵氏聞見後錄十五】王勃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

公以爲類俳【宋陳善捫蝨新語曰】子安語句調雄傑比舊爲勝及觀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則又淺陋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梁簡文帝南郊頌序云】朝葉與密露齊鮮晚花與薰風俱落蓋倣齊王儉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而子山又倣之也【周書庾信傳】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梁中書令東海徐摛子陵及信並爲抄選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 王勃字子安有子安集十六卷 四書全書著錄。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南豐說非異【閩按】說非異三字疑有誤 師其辭【元圻案】

【唐書岑文本傳】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善文辭多所綜貫貞觀元年除祕書郎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詰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遺罷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俱

載文選 岑文本擬劇奏美新

載欽定全唐文一百五十卷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案〕此晏元獻少陵有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

答范樞密書語

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雞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主司。

〔閻按〕主司為張佖。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閻按〕

李善文選 少陵詩言 文選 天雞有二 熙豐後廢 非所望於 蕭傳 宋景文三 抄文選 宋初尚文 文選爛秀 才半 安石三經 新義字說 元次山惡 圓文 不圓為卿 為顯榮

〔蕭至忠傳〕嘗出太平公主第。遇宋瓊。瓊戲曰。非所望於蕭傳。此用潘安仁西征賦語。司馬公作通鑑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便是不知出文選。宋景文則自言手抄文選三過矣。〔舊唐書儒學傳〕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何云〕文選不足名學。不如熟精詩正義也。荆公本不陋。未流之失耳。○〔元圻案〕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必稱清暉。至慶歷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熙寧八年。頌王安石三經新義於學官。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退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烏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元圻案〕元

結惡圓曰。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范仲淹靈烏賦序〕曰。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

范文正靈  
鳥賦  
戲兒圓轉  
器  
獻百官圖  
元景安議  
欲姓高  
玉碎瓦全

李義山賦  
三怪物

佞魑讒  
貪魃

白傅富壽  
樂健達言

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葉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蓋爲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北齊書元景安傳〕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曰。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次山之言。不愧其宗人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所著元子十卷。文編十卷。猗玗子一卷。今皆不傳。此本蓋後人掇拾也。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貪魃。曲盡小人之情狀。螭魅之夏鼎也。〔元圻案〕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

內人。開成二年進士。著樊南甲乙集。玉谿生詩集。事跡具唐書藝文傳。此三賦。今樊南文集不載。〔漁樵閒話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眞所謂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臣姓猾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爲佞魑焉。佞魑之狀。領佩水滌。手貫風輪。其能以烏爲鶴。以鼠爲虎。以蚩尤爲誠臣。以共工爲賢主。以夏姬爲廉。以祝鮀爲魯。誦節義於寒涅。贊韶曼於嬖母。其一物曰。臣姓潛弩氏。帝名臣曰。攜人。字臣曰。銜骨。而官臣爲讒魑焉。讒魑之狀。能使親爲疏。同爲殊。使父膾其子。妻羹其夫。又持一物。狀若豐石。得人一惡。乃劔乃刻。又持一物。大如長簪。得人一善。掃掠蓋蔽。詔啼僞泣。以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狼浮氏。帝名臣曰。欲得。字臣曰。善覆。而官臣曰。貪魃焉。貪魃之狀。頂有千眼。亦有千口。鼠牙蠶喙。通臂衆手。常居於倉。亦居於囊。頰鉤骨箕。環聯瓊瑤。或時敗累。囚於牢狴。拳桔履校。藁棘死灰。僂倖得釋。他日復爲。

白樂天云。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圖按〕出醉吟先生傳。達人之言

構石樓香  
山鑿八節

灘  
黠婁子却  
聘著書

樂  
榮啓期三  
樂

多贏  
衛玠體病

口兵戒可  
食不可言

慎鍵忍關  
秋儲競巧

皆善奕  
養流睇李

虎發

少游文潛  
學文於蘇

也。【元圻案】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邳以刑部尚書致仕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爲之傳高士傳黠婁先生者齊人也魯恭公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德之務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家語所載略同晉書衛瓘傳瓘孫玠字叔寶好言元理其後體病多贏母恆禁其語樂天浩歌行顏回短命伯夷餓死今所得亦已多亦此意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權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元圻案】劉禹錫口兵誠曰我誠於口惟心之門無爲我兵

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關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文選沈休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

儲蓄精思非也【元圻案】安陸王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李善注周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養謂養由基也古人用事隱

奧難以猝解秋儲未必定是二人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元圻案】晁公武曰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陳后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

學文於蘇



秦得工張  
得易  
長公少公  
以文倡  
蘇氏門人  
四學士  
仲庶氏吳  
句法本詩  
以姓屬州  
溪  
豫章以樹  
氏郡  
懷廩未煖  
嚴子陵釣  
壇  
愚溪冉溪  
染溪  
酸棗以棘  
名郡  
溫公五規  
元次山出  
規辭

山曰】黃晁秦則長公客也。張文潛則少公客也。葉石林作張文潛柯山集序曰：文潛與少游同學於蘇子瞻，瞻以爲秦得吾工，強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

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爾未煖。本元次

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閩按〕今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郡。何云。此郡字乃傳寫之誤。樹爲木。則宋人避諱也。○〔元圻案〕王荆公潭州新學詩曰：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

氏吳。呂成公重修釣臺記。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上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卽今之釣臺也。明道二年。范文正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爲之記。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頽圯若是可乎。〔柳子厚愚溪詩序曰〕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水經注八〕引圈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司馬溫公於嘉祐六年。奏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徵。務實。其保業曰。陵夷衰微。至於五代。懷廩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元次山出規。見唐文粹四十三。其辭曰。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

名之儀。赴定州。

序。梟鷗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

諫元宗不令突。

梟狼不鳴  
噓非瑞

猛虎雖伏  
非仁獸

呂向諫突  
厥入仗

文潛序言  
地遠備

訊黃石羅  
十二碁

靈碁經占  
卜法

東方朔密  
占衆事

厥入仗 鳴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元圻案】張文潛送李端叔赴定州序曰。祖宗芟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

數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雖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噓。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噓。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呂向字子回。注文選五臣之一也。唐書入文

藝傳。本傳作弗曰。仁獸。此從唐文粹。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碁十二而星羅。曰由小碁大兮。何有顛沛。此賦宋文鑑取之。謂靈碁經

也。異苑云。十二碁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

【元圻案】劉敬叔異苑五十二碁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祕而不傳。晉寧康時。襄城寺法味道人。忽遇一老公。着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傳於世云。

【唐李遠靈碁經序曰】靈碁經者。不知其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兆。無不中者。朔之術。用此書也。或云黃石公以此書授張子房。又有客述淮南神祕之書。亦此書也。蓋好事者倚聲借價。以成其術。其書以十二碁子。三分之上。中下各四。一擲而成卦。即考書批詞。盡得其理。意者。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三才之象也。十二碁子。皆有文。其辭猶周易之辭也。【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術數類】靈碁經二卷。舊本題東方朔撰。或又以爲張真本。黃石公所授。朔傳其術。或又謂淮

南王劉安所撰。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惟考隋志。即有十二靈碁卜經一卷。而南史所載。客從南來。遺我

良材。寶貨珠璣。金盃玉盃之語。實爲今經中第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以前。其由來亦已古矣。卦凡一百二

十有四合以純陰錢卦十二暴皆覆者爲混沌未明而不在此數。【晁公武讀書志】  
僅載一百二十繇殆不及檢而偶遺之也。晁無咎名補之。鉅野人。著雞肋集。

婦居不識  
廳屏

荆公爲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

【案】憲宗之女。下嫁於杜棕。

言笑不聞  
於鄰

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子厚文。荆公爲文。字字不苟

荆公表外  
祖母文

如此。讀者不知其用事。

【何云】事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下云】聞人傳焉以美之。聞人。卽指杜與柳也。有不

介甫外祖母墓表曰。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曰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屏廳。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

大樂十二  
均圖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蠶對織婦。文宗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

蠶對織婦  
問

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元圻案】楊次公無爲集第八卷。大樂十二均圖序曰。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更相爲用。聲協本均。則其樂調聲非本均。

三先生論  
事錄

文繡被牆  
屋

緹帛嬰犬  
馬

則其樂悖。非獨雅樂若此。至於燕樂。亦莫不然。惟工師之明於聲者。則能知之。工師能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因聲以求本。窮本以知變。儒者之事也。今黃鍾爲宮。則太蔟姑洗。林鍾南呂。應鍾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鍾之均。餘律爲宮者。倣此。又曰。今著大樂十二均圖一卷。既備載律呂宮調。又各取一章。附于篇。按圖考聲。下可以辨工師之能否。窮本知變。上足以贊聖明之述。作云爾。今老蘇集無此文。【宋元憲集第三十】蠶說曰。里有織婦。喟然而讓於蠶曰。余女工也。世受蠶

顧子敦言  
爲程氏病

就山問讀  
通典十年

場屋文如  
校人魚

文上文猶  
巧言

堯孔之文  
由道心

事以蕃天才。今天下文繡被牆屋。余卒歲無褐。緹帛嬰犬馬。余終身恤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上世賤皮食肉。未知爲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禦雪霜風雨之具也。自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糞。因帛以易章。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患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繭成服。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以下。雲錦霧縠之巧。歲變霜紈冰綵之名。日出倡人孽妾。被后飾而納閑中者。以千計。桀民大賈。僭君服以游天下者。非百數。一室御績。而千屋垂緡。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蠶被於野。繭盈於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陳同甫龍川集卷十四〕三先生論事錄序曰。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問。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書錄解題別集類〕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禮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爲郎。〔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尙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不存矣。

邱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慈湖

楊簡號

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全云〕引宗卿語。見場屋之文不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爲詞章之學無所得。是兩層。○〔元圻案〕〔書錄解題〕邱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樞密江陰邱密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慷慨百氣。而以吏能顯。故其文不彰。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矣。〔慈湖遺書家記九〕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夫言惟其當。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元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

太宗詔脩  
三大書

太平御覽  
編故事

文苑英華  
總類文

冊府元龜  
編君臣事

太平廣記  
小說類

脩書役叛  
臣怨心

日覽太平  
三卷因賜  
名

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兒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景德

真宗七年甲辰改元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

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

御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

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

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

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始之後。〔原注〕太宗脩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元拆案王明清揮麈錄〕朱希真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

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實之館閣。使脩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廣其卷帙。厚其糜祿。以役其心云云。遺

太平御覽而首冊府元龜亦誤也。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總類成。帝日覽三卷。賜名曰太平御覽。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為得其實。

中興賦序  
襲兩都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樓號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

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班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

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何云此直蹈襲脫壘爾。仲友文止此。何得高自標置。全云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也。

澹菴胡忠簡公銓云。韓安國不能几賦。何云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事見西京雜記。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

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集證桑世昌蘭亭考。脩禊之會。人各賦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下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郗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瑰。卞迪。印邱髦。王獻之而

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元圻案西京雜記四。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冤。旁生附枝。王爾公輪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荷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督直。聾者磨聾。齊貢金斧。楚入良工。迺成新几。離奇髣髴。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揚雄度越諸子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

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何云壯語。案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孝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爲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大

不可無此人此書  
易天下大勢惟人

韓安國不能几賦

王子敬脩禊詩不成

以詩賦罰酒

會蘭亭賦詩諸人

鄒陽几賦語

陳龍川科  
舉策對文

同甫以大  
有為望君

一月四朝  
語可恥

樂毅論裴  
王異本

文選無崔  
實政論

右軍增刪  
樂毅論

禾絹士師

閉眼諾大  
張橐

楊萬里以

有為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為俗本  
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此龍川

〔闕按〕龍川陳亮號

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

〔全云〕同甫一月四朝之

語則可恥矣○〔元圻案〕陳亮字同甫光宗時亮對策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寢察辭觀色因此而得彼亦既得其機要  
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  
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授  
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而卒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

篇皆筆誤也

〔程易田云〕按史記樂毅列傳裴駰集解引樂毅論自觀樂生遺燕惠王書起至篇末止與今所傳  
王右軍書不同者數十十字多十九字少十字易十二字集古錄或指謂此而偶然譌記之也然兩本相

較王儂裴劣如機合乎道作知機合道以終始作以禮終始極道之量道下增德字千載一遇下增夫千載一遇之世荷  
得作苟利不謀作不謀牧民作收民顧飢作願飢願釋作儀釋之施作施之任窮作仕窮通者作勇者賢者作賢智攻取  
上刪則字之間作之下四國作四海濟弱作濟溺孰優孰劣讀者能辨之至通篇虛字增所不必  
增刪所不可刪文章生死之道全係於此○〔元圻案〕文章正宗真德秀撰注見卷六第廿九頁

誠齋

楊文節  
公萬里

爲章叢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

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顯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

〔元圻案〕

思陵去位

南豐詩文

荆荆公

禮閣新儀

序新法

長樂記斥

妄與水利

兵問詩刺

徐禮

論交詩斥

呂惠卿

孫仲益論

曾王事

溫公乞罷

諸使紛擾

欲決汴水

溉田

議洩三十

六陂水

開六澤河

功無成

徐德占狂

疎輕兵

曰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當淳熙末爲大蓬論思賤配饜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著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今本誠齋集不載章濂墓銘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當變殆不指新法也全云其中亦有指新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

記襄州長渠則指

水利兵問詩則指徐德占

名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

名惠此孫仲益之言也

何云二詩則如孫言闕按仲益語見

其所與曾端伯書元折案曾鞏禮閣新儀目錄序曰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固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曰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兵問詩曰大義缺絕久未圖小人輕險何不至世上固自有百爲兵問乃獨求一試趙括敢將亦已危李平請守那復讓吁嗟忍易萬人生翼幸將徵一身利論交詩曰德操龐公林下時入門豈復知客主夷吾鮑叔貧賤間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頓使形迹素定已各肝膽許世間未信亦論交得失秋毫有乖忤司馬溫公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曰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又曰使者爭獻謀畫措斂財產以希恩寵至欲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魏泰東軒筆錄十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澤河王荊公時爲館職頗佑之旣而功不成東都事略徐禮傳禮字德占洪州人爲人狂疎而有膽氣好言兵沈括種諤請城永樂神宗遺禮經畫之旣入賊境略不爲備寡謀輕敵以至於敗宋史王安石傳安石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汲引呂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



呂惠卿傾  
安石公固  
荆公子固  
始合終睽  
子固未爲  
不能詩  
少游詩曾  
不工有韻  
賈生思周  
鬼神  
賈誼以鄧  
通遷長沙  
衛青仇李  
廣  
虺螫機牙  
不測  
宋景文與  
鄭資政書  
曝牛牲菌  
雞卜  
張說宋公  
遺愛碑  
東坡潮州  
文公廟碑  
於繁荔丹  
與蕉黃

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孫仲益書讀臨川集曰。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曾子固等發六藝之蘊。於千載絕學之後。荆公當國。便當引而進之。乃擯棄不用。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伯厚所引。蓋此條。若與曾端伯書。則云。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止論詩未及文。非伯厚所引也。閻氏偶未詳考耳。〔書錄解題別集類下〕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戶部尙書督醜孫觀仲益撰。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攻之漢史。無鄧通譖賈生之事。蓋誤。

〔原注〕景文謂因撰唐書盡見

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閻按〕風俗通義。孝文帝時。誼與鄧通同位。侍中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遷長沙王太傅。渡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權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所恕也。○〔元圻案〕宋景文回鄭資政書曰。當伯氏貳政之日。明公升樞之辰。一心獨行。側身休景。未嘗爭先於當路。失意於貴人。然虺螫不觸而來。機牙未蹈而發。乃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衛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謗。

張說爲廣州宋璟頌曰。曝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元圻案〕張說廣

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序曰。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瓊。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云云。頌曰。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曝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曝牛雞卜。羞我觴於繁荔丹。與蕉黃。

楮幣入策  
題非古

紙幣與錢  
相權

古三幣首  
珠玉

會子交子  
皆官券

郭子昂監  
交子務

東坡得文  
法於檀弓

后山得文  
法伯夷傳

山谷問東  
坡文法

不及古人  
如觀日月

合及焚  
後山文不

等句相倣  
而許之

星而辰之  
月而日之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昂誌言交子云

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元圻案〕周益公二老堂雜誌三古有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子

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效之遂入殿試御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屋時相葉夢錫委密院編脩官樓鑠代撰策題其中亦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壽皇聖政錄〕亦循例用之矣范淳父名祖禹即作唐鑑者所著范太史集中有朝奉郎郭君墓誌曰君諱子昂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甫從禧宗入蜀因家焉監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價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元祐二年卒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

陳師道號

得文法於伯夷傳

〔元圻案〕黃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嘗問東坡先生作文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

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晁公武曰〕陳師道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甚少著后山集二十卷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

見唐文粹五十二

獨孤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

見唐文粹

六十一 同一句法

〔方樸山云〕其原出於莊子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程易田云〕史記孔子世家君子能修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續序按〕管子小問有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圓而

尸而祝之 社而稷之 五而六之 園而方之 論語前無 論道經邦 本工 彥和非不 讀書 屯經綸亦 讀倫作論 讀書志譏 文心雕龍 夢狄丹漆 器隨仲尼 杜牧誤龍 星爲真龍 王維誤去 病爲衛青 和凝文多 自鏤板 楊綰論著 不示人 論癡符譏 街賣粉聲 日

方之坐而起之等句。而子張問入官篇有優而柔之。揆而度之。東方朔杜預用之。○〔元圻案〕莊子語東坡書張乖崖書後用之。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官常州刺史。當時稱爲獨孤常州。

### 文心雕龍

論說

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晁子止云。不知書有論道經邦。

〔周官篇〕本考工記。或坐而

論道來。〔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尙書。未可以詆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尙書。〔又云〕書中議對篇。即引議事以制。〔全云〕閻氏必欲以古文尙書爲僞。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集證〕定字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經綸。

〔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綸。鄭氏讀如字。荀氏讀爲倫。姚信釋爲經緯字。後人始改爲綸。〔文心雕龍曰〕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爲倫。後人改爲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本作經綸。見釋文。○〔元圻案〕

〔晁公武子止讀書志別集類〕文心雕龍。晉劉勰撰。余嘗題其後曰。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減裂。杜牧之以龍星爲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爲衛青。昔人譏之。今觀著書垂世。自謂嘗夢執丹漆器。隨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觀其論說篇。稱

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殆過於王杜矣。

###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者多非之。

〔案〕此歐陽公五代史擬本傳文。

此顏之推所謂

詒癡符也。〔原注〕詒力正反。

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可以爲法。易曰。白賁无咎。

〔閻按〕舊書綰傳。每屬文。耽於白。非知己不可

得見。〔何云〕〔癸辛雜識〕有詒粉之語。蓋賣粉聲也。〔集證〕夢溪筆談曰。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羸金六集。今不載。〔又云〕香奩集。嫁名韓偓。今世所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元圻案〕樓攻媿詒癡符序曰。赤

貨魚詔市  
為詔  
和擬演綸  
等六集  
香奩集  
名韓偓

擊轅相杵  
中韶音  
壤翁轅童

歎牛微舟  
句法所本  
長平威振  
杜郵死  
越子膝行  
吳君忽  
晉宣尸居  
曹爽忘

城李公所為詩文名曰詭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詡其  
善謂之詭字書以為詭術實也顏之推家訓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為詭符  
公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詞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  
和凝字成績郟州須昌人相晉高祖漢封魯國公

崔駟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

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

答人求文章書

云擊轅拊缶宋景文

明堂頌

云壤翁轅童皆本於崔班

【元圻案】文選四十二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李善注崔駟曰】竊作頌二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宋景文上明堂頌序云】辭淺義  
直可使戶曉壤翁  
轅童皆得謳歌

劉夢得歎牛云員能霸吳屬鏤賜

案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

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

秦策曰白起攻趙長平

北抗馬服誅屠四十餘萬楚趙  
攝服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

垓下禽敵鍾室誅

謂韓信也事見史記本傳

越子膝行吳君忽

史記越世家越王以餘兵五

千人保於會稽令大夫  
攝服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

晉宣尸居魏臣忘

圖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何云晉宣于時亦魏臣也韓柳必

李園養士  
春申易  
相規倣  
傳讀句法

意車文馬  
理強意乃  
勝  
氣盛文如  
駕  
杜牧與莊  
充論文  
辭宋章句  
為兵衛  
韓非車馬  
鞭策喻國  
翻空徵實  
語意  
沈謝輩好  
作奇語

無此【全云】馬  
懿尸居曹爽意

白公厲劍子西晒

事見左傳  
哀十六年

李園養士春申易

戰國策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洩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朱英謂春申君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春申君曰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

文法倣漢書蒯通等傳贊

原注唐書彘臣傳贊亦然

菴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東坡賀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元圻案】容齋四筆九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云云新唐書效之云三宰嘯凶牡尊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整崔柳倒持李宗覆劉夢得論儼舟篇亦效班史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論語比考識】紂惑妲己玉馬走隨巢子夏桀德衰岱淵沸句法亦同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

閣按宜作當文馬氏校云理文

元板作  
理維  
即止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

元圻案杜牧與莊充書曰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

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闌闌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文潛詩意似本於此韓非子難勢篇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牧之又從此脫胎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

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

何云彥和乃謂手為心使之難山谷錯會也閣按何屺瞻謂山谷引用劉語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擗翰氣倍辭

文主理不在奇

文潛與李推官論文

前。豈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爲文者。言不能足其志。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

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書。可以參觀。

〔原注〕文鑑取此二書。○〔元圻案〕張文潛答李推官書曰。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

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之前。蝌蚪鳥跡所記。絃匏之歌。鐘鼎之文也。抑某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拙者。巧爲粉澤。而隙問百出。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植於燕雲句法所本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

〔原注〕夷門在大梁。

用樂毅書文法。

〔元圻案樂毅書云〕薊邱之植。植於汶篁。

飴同養老黏牡異用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

〔原注〕出淮南子。牡門戶。箭牡。○〔案〕見說林訓。

左氏

博議用此。呂氏春秋。

孟冬紀異用篇。

仁人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躄得飴。以開閉取捷也。

顏太初文多足觀。溫公太初文序。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

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

東州逸黨 詩刺嵇阮  
鄆州牧榜 掠屬令  
針工許希 不忘師  
祠扁鵲靈 應侯  
儒取富貴 忘素王  
聖祐弟襲 文宣封  
范諷好朋 飲高歌  
黎德潤以 吏誣繫獄

傳矣。文鑑惟載逸黨許希二詩。〔元圻案〕司馬溫公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顏太初，字醇之，讀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

餘於其外，則不光。先生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之得失，爲詩諷洎文以宣揚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之詩，牧亦坐是廢。〔又曰〕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云云。〔宋文鑑十六〕顏太初許希詩序曰：針工許希，下蔡人，天聖中，皇躬違裕，有內戚達其姓名，上召見。三進針而疾平，賜與不可勝紀。謝恩畢，西向而拜，上詢其故，曰：臣拜本師扁鵲也。上惜其用心，不忘本，給錢五十萬，爲立祠，封曰靈應侯。或曰：人生乎世，慎乎習，希失其習者也，使希不習醫而習儒，其遇主之日，不忘先師明矣。若然，則讀書爲儒，乘時取富貴，高冠長劍，昂昂廟堂之上，自負自得，不知素王之力者，許希之罪人也。〔續通鑑長編一百一十七〕眞宗天禧五年，孔子四十七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聖祐卒，且十年，無子，遂除襲封。彭城顏太初，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指襲封事，諷在位者得路，反忘先師，又致書參政蔡齊，齊言於上。景祐二年，詔聖祐弟宗恩襲封。〔儒林公議〕范諷性疎誕，嘗忤外計，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後邁，召拜諫官，好朋飲高歌，嗷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甚疾之。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之。〔續通鑑長編一百一十四〕仁宗景祐元年三月，濟人黎德潤者，性剛介廉平，嘗知衛眞縣，州吏受賕，德潤告之，坐決勒者十餘人，吏因共誣德潤以罪，繫獄。自縊彭城顏太初賦詩發其冤。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賜德潤家錢三萬。〔晁繹集〕〔陳氏書錄解題〕〔晁氏讀書志〕皆不著錄。豈南宋時已佚耶？〔東都事略儒學傳〕顏復字長道，先師充公四十八世孫，父太初，爲東魯名儒，嘗爲國子監直講，出爲臨晉簿，再後掌南京學以卒。

是亦名樓  
園不名人  
黎齋兩世  
恬退

宋賢姦三  
爭  
由是非治  
亂爭存亡  
溫荆爭新  
法是非  
陳璠袖疏  
論蔡京  
李綱策沮  
於耿南仲  
曾開抗聲  
斥檜  
非第安危  
止論存亡

黎齋先生

袁燮號

為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

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

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居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

人爾則吾所不取也

【元圻案】此節錄袁黎齋是亦樓記文也黎齋表其父質甫先生之墓曰有園數畝日涉成趣屋荷可以居食荷可以飽衣裘荷可以禦寒如是足矣蓋得於庭訓黎齋又有是亦園記

鄧志宏與胡丞公

【閩按】丞公宋史作承名世將晉陵人官資政殿學士

書曰熙豐間如司馬溫公與王荊公之所爭者曰是

與非崇寧間陳了翁與蔡長沙

【何本載閩云】蔡京貶官行至潭州死故曰長沙

之所爭者曰治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

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元圻案】熙寧元豐間溫公與荊公所爭者新法也【東都事略陳璠傳】

璠字瑩中崇寧間官右司諫以言事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為軍璠責之日方袖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錄建西京等事璠嘗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心腹患【續通鑑】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為耿南仲所阻【事文類聚新集十三】載中興繫年錄曰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語和議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於坐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檜矍然驚



陳登中罷  
職繳四奏

史襲記事  
文誤實

烏介走康  
居之誤

烏介走保  
黑車子族

郵支并丁  
令殺漢使

鄭琪以善  
飲死契丹

章曜強飲  
之誤

劉河石雄  
大破回鶻

點夏室章  
之別

章曜即吳  
章昭

其言遂令出守陳振孫曰胡承公名世將  
文恭公宿之曾孫著胡忠獻集六十卷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

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郵支事也〔案〕〔漢書陳湯傳〕宣

帝時五單于爭立呼韓耶單于與郵支單于俱遣子入侍後郵支西破呼傷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殺漢使谷吉等遂西奔康居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何云〕以下皆本溫云考異

北漢鄭琪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錄虜俗雖不飲酒如章曜者亦加灌注章曜即吳孫

皓時章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章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殆類癡

人說夢也〔元圻案〕〔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河遣麟州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河自以大軍繼之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

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回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走保黑君子族〔胡三省注〕胡蟠曰轄夏之北單于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即室章之一種〔按〕是時賜點夏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章下營嫁妹與室章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居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

碑云。烏介並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邛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又〕〔後周紀〕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琪。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琪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章曜輩者。亦加灌注。琪魁岸善飲。權無量之逼。一夕腐脇於穹廬之氈堵間。輿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晏犒漢使。必厚具酒食。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章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按章曜孫皓時人。章昭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爲文章。而路振云高祖時人。誤也。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評詩

陶淵明飲酒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東坡書李簡夫詩集後云。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

食。飽則具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為記。〔閩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

州小集論者謂南渡後文字。有先秦西漢風。惟願一人而已。朱文公。周益公。視為畏友。作陶令祠堂記。見集中。○〔案〕樓攻媿云。端良嘗以陶令祠堂記見寄。亦其最得意者。皆發此意。蕭統疵其閑

情。杜子美譏其責子。王摩詰議其乞食。何傷於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集證〕

〔昭明太子淵明集序〕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杜工部遺興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王右丞偶然作詩〕傾倒彊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愧家

淵明賢之  
真  
去義農少  
復真  
此中有真  
意  
羅願陶令  
祠堂記  
閑情賦白  
璧微瑕  
責子乞食  
非所譏  
述酒為哀  
零陵  
劉裕使兵  
掩恭帝

張麟虢王  
自飲

文有先  
西漢風

東坡論閑  
情賦同驅

子美譏淵  
明有託

中婦〔黃山谷云〕述酒一篇，似是譏異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云〕余反覆之，見山陽歸下國之句，蓋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湯東潤云〕按晉元熙二年六月，劉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甕，授張禕使虢王，禕自飲而卒。繼又令兵人踰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詩所爲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詞盡隱語，故觀者弗得。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作，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爲零陵哀詩也。○〔元圻案〕羅端良陶令祠堂記曰：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順之世，然後人不愛其情，乃知真情之闕爲日已久。又自東漢之末，矯枉既過，正始以來，始爲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末流之弊，愈不勝其僞。若淵明生百代之後，獨頹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仕不曰行志，聊資三徑而已。去不曰爲高，情在駿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遣客，不藉琴以爲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爲達，故把菊自足。眞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嘗有詩云：義農去我久，滿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嗚呼！自頃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譬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爲此，將以淳之邪。蓋淵明之志及此，則其處己已審矣。元曹涇有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附集中〔閩注〕論者謂南渡後文字云云，卽曹涇傳文也。〔東坡題文選云〕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黃山谷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云云，夫子美困頓於山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葛魯卿名勝仲，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華文閣待制，知湖州，乞祠卒。諡文康。宋史入文苑傳，著丹陽集二十四卷。四庫全書著錄。韓子蒼名駒，蜀仙井監人，政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南渡初，知江州。宋史入文苑傳，著陵陽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

黃子廉飲  
馬投錢

吳黃蓋爲  
子廉後

郝子廉飯  
姊留錢

飲水投錢  
事相似

雞鳴高樹  
謝襲改

杜詩滴博  
雲蓬婆雪

章皋踰的  
博嶺圍維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注引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元折案。元黃潛筆記曰。陶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風俗通愆禮篇載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事而譏其飯姊留錢爲傷恩薄禮。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廉下引風俗通則以飲水投錢爲潁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姊錢爲郝子廉事。飯作飲豈古本風俗通固兩人耶。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注引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元折案。元黃潛筆記曰。

陶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風俗通愆禮篇載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事而譏其飯姊留錢爲傷恩薄禮。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廉下引風俗通則以飲水投錢爲潁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姊錢爲郝子廉事。飯作飲豈古本風俗通固兩人耶。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見宋書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爲桑。宮爲巷。全云。樂志三。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開戍。更奪蓬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原注見蓬婆

句便住。

山在柘州。原注見元和郡縣志。集證。唐書章皋傳。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

雞棲攻下洋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元和郡縣志。劍南道中柘州城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

雪欄山蒲  
婆嶺

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名蓬婆山在柘縣西北一百里按今四川茂州雜谷廳西北有的博嶺龍安府松潘廳唐柘縣等州地東有雪欄山一名雪嶺○【元圻案】唐書吐蕃傳開元十六年王昱率劍南兵攻安戎頓兵於蒲婆嶺蓋

卽蓬婆

嶺也

飲中八仙  
名氏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甘澤謠【元圻案】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

也開元中家于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

陶峴製二  
舟泛烟水

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漕江湖遍遊烟水自製二舟一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

女樂奏清  
商曲

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

客置僕妾  
共載

時好事者爲飲中八仙歌云【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晁氏讀書志】載譌異事九章咸通中

袁郊甘澤  
謠以兩名

久雨臥疾所著陳氏書錄述其自序云以春雨澤應故有甘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

飲仙或有  
裴周南

至虢州刺史【葉石林避暑錄話云】焦遂事跡不見他書偶未考也【錢氏養新錄下】范傳正撰李太白墓碑云時人

裴周南  
焦遂號醉

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 康熙字典口部吃

字下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

一言醉後則酬答如注射當時目爲醉吃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

【原注】見九域志輿地廣記本嶠縣唐改爲硤石熙寧六年省爲鎮【閩按】新舊唐書硤並從山惟通典從石○【元圻案】王存九域志三陝西路大都督府陝

州陝郡保平軍節度治陝縣陝六鄉石壕乾壕故縣三鎮有虢山硤頭山二嶠山底柱山黃河蘆水【歐陽忞輿地廣記十三】陝縣故虢國所謂上陽也石壕鎮本嶠縣後魏置唐正觀十四年改爲硤石縣姚崇其邑人也熙寧六年省爲鎮

〔通典州郡七〕陝州。周召分陝之所。領縣五。二曰陝石縣。西南有莘原。左傳有神降於莘。卽此陝。不從石。蓋傳刻之異。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僕射如父兄。本汝墳論詩未覺國風遠。朔方軍斷河陽橋。汾陽潘水之敗。

少陵善房次律。房瑄。而悲陳陶一詩。不爲之隱。昌黎善柳子厚。而永貞行一詩。不爲之諱。公議

之不可掩也如是。〔何云〕作永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全云〕昌黎山陽之貶。由於王章。而并疑漏言之爲。劉柳見寄三學士詩。按子厚雖昧於知人。而附依王章。謂其下石昌黎。則未必然也。昌黎晚年。

悲陳陶永貞行公議。房瑄用牛車兵敗。血作陳陶澤中水。悲青坂。王伾王叔文用事。韋劉柳黨。狐鳴噪。

亦不復致疑矣。○〔元圻案〕通鑑唐肅宗紀。至德元載。十月。房瑄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以中軍北軍爲前鋒。至便橋。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時瑄依古之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少陵悲陳陶詩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東坡云〕陳陶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瑄臨敗。猶欲持重。而中人邢延德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通鑑唐順宗紀〕永貞元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卽皇帝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二月。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

賜賂跳跟  
相嫵媚  
昌黎以王  
章貶山陽  
寄三學士  
詩疑劉柳

黃閣非宰  
輔事實

給事中為  
閣老

嚴武妙年  
入官

三公黃閣  
之義

張敬兒語  
妻嫂開閣

李德裕驚  
不封敕

宰相稱堂  
老

宣於中書章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義唱和。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八月。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永貞。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撫州刺史。韓晔、池州刺史。柳宗元、邵州刺史。劉禹錫、連州刺史。【注】皆王伾、王叔文之黨也。【昌黎永貞行云】君不見大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指伾、叔文也。狐鳴梟噪爭。罌置賜賂跳跟。相嫵媚。指其黨也。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指劉柳諸人之貶也。【蔡寬夫詩話】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善然退之。貶山陽。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否。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

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為宰

輔事。【何云】王綱。誤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飲曰。二閣老不用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

為閣老也。【集證】唐書楊綰傳。中書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容齋三筆】蔣子禮拜右相。王綱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誤也。歐陽公答子華學士安撫江南詩云。相公黃閣老。與國

為長城。永叔似亦誤用。○【元圻案】杜詩箋云。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曰。士韓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注云】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嫌。疑是漢來制也。【紺素雜記】

漢舊儀曰。丞相聽事門曰黃閣。又【王瑩傳云】既為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八年八月。以王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飲封還敕書。李德裕將出中書。謂王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



送李晉肅  
即賀父

三月三日  
賦

聚三都之  
麗人

土門杏園  
地

井陘關八  
陘之五

李郭橫行  
河朔

董秦從子  
儀園相州

子儀破安  
太清

滙即召肅飲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  
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豈復稟宰相意耶唐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

###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即李賀之父

【閩按】李賀傳系出鄭王後鄭王名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元懿者元懿則稱小鄭王或曰惠鄭王矣【元圻案】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

舉進士韓文  
公為作諱辨

### 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

麗人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元圻案】王無功名績太原郡人  
行隋大業中授祕書省正字出為六

合丞歸隱北山東舉自號東舉子唐書入隱逸傳著東舉子集三卷三月三日賦曰年  
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滯正是地名為視飲辰傾兩京之貴族聚三都之麗人

###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

垂老別

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

州董秦為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

【何云】顏魯公  
帖有土門既開

凶威大蹙語○【元圻案】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恆州有井陘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即太行八  
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述征記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令狐頊顏真卿墓誌】河  
朔一十七郡同一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集燕趙旁貫井陘啓土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  
【唐書叛臣傳】李忠臣本董秦也從郭子儀圍相州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

儀自杏園濟河東至嘉獲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注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盡

簪列炬之盛守歲詩盡簪喧樞馬列炬散林鴉

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相見懷歸尙百

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閣按李林甫傳諸婿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變獠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蕃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

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李尙書之芳攷諸唐史

太宗九王蔣王暉傳

之芳蔣王暉之曾孫廣德初

廣德代宗初元

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

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尙書故少陵詩有

脩文將管輅

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

詩家秀句傳

之句集證唐書

宗室世系表太宗子蔣王暉生蔡國公煜煜生左武衛將軍承祖承祖生太子賓客之芳

杜位宅守歲四十明朝過盡簪喧樞馬列炬散林鴉杜位以林甫婿流貶示獠奴阿段長幼呼以阿蕃阿夷阿等李之芳使吐蕃被留詩家秀句傳

雨過蘇端  
詩溢美

文章有神  
交有道

蘇端毀蹟  
遭貶

楊綰諡文  
貞改文簡

可歎行豐  
城客子

羣書卷  
常暗誦

王季友白  
首短褐

見子如瓊  
枝

季友工詩  
入李勉幕

楊綰諡文正

〔案〕綰諡文貞王氏避仁宗諱故作正

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雨過蘇端。豈卽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

章有神交有道。而端終爲儉人。豈晚謬乎。

〔閩按〕舊唐書楊綰傳。諡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疎狂。嫉其賢。肆毀蹟。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自卽其人。詩

人溢美。詎足與辨。○〔元圻案〕蘇端。肅宗朝。官比部郎中。太常諡楊綰曰文貞。端駁之曰。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梁肅復駁之曰。端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諡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二議俱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卷。蘇端之議。謂楊綰不應諡文貞也。舊唐書綰傳。載賜諡文簡之詔於前。而繫蘇端之毀蹟於後。誤也。〔新唐書綰傳〕謂太常諡曰文貞。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猶賜諡曰文簡。爲得其實。閩氏乃引舊唐書何歟。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

高帝孫。引爲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間詩人也。殷璠謂其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

錢起有贈季友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卽

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詩而已。

〔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

李勉不下  
輔國出宰  
李義山掌  
茂元書記

五雲高太  
甲句義  
張燕公不  
解碑語  
七曜在南  
出聖人  
華蓋旁六  
星曰六甲  
帝所遊往  
五色雲起  
太甲或當  
爲太乙

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爲副史。〔閣按〕王季友兼監察御史，以入勉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爲副使，于邵送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爲副車。〔集證〕朱鶴齡曰：潘淳詩話載唐江西新隴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史中丞歸西臺，出爲江西觀察，使故結銜如此。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云：洪州之爲連率舊矣，朝廷重于鎮定，咨爾宗支，勉移獨坐之權，專方面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爲副車。○〔元折案〕唐書宗室宰相傳：李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肅宗素重其正，欲遂柄用，李輔國諷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爲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書錄解題別集類〕王季友詩一卷，元結饒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中有七篇，而饒中二首不在焉，又總集類河嶽英靈集二卷，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

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第十 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

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

不可悉。〔案〕以上節錄張 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用其語也。晉

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

漢武受六甲靈飛

揚升菴襲困學記

閻邱均能文說進安樂公主薦閻邱

蕭使君詩杜自注事嚴母若已庭闈

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閻按】以隋書天文志。天子欲

有所遊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集證】嚴羽滄浪詩話曰。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即乙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張石虹太史格物外編】太甲。揚升菴疑為六甲之訛。非也。【漢武內傳】帝受六甲靈飛於六甲中。元凡十二事。太甲當與太乙為上天最貴之神。○【元圻案】王氏此條。楊升菴集

全襲為已說。

贈閻邱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閻邱

均。景龍中宗神龍三年改元景龍

中。為安樂公主武后女

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

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閻邱均。亦以文章著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云云。

終始任平聲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元圻案】少陵贈

蕭十二使君詩云。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隣。自注云。嚴公既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己之庭闈焉。及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知矣。

陳倉石鼓  
遷徙

陳倉石鼓又

【何云】已訛。【案】此句及下嶧山之碑句。一作文。皆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句。

按陳倉在唐爲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

魏太武排  
仆秦石刻

【閩按】元和郡縣志實云。

乃雍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

【宋書】案虛傳云。

嶧山之碑

不韻

野火焚蓋此時也。

【何云】好名而不韻莫甚於佛狸。此事後世俗儒多祖之。【閩按】野火焚唐封演謂魏太武排倒然而歷代摸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集證】元和

嶧山碑以  
摹拓火焚

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大篆也○【元圻案】王氏石鼓文考正云石鼓文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爲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篆馳與致太學不從鄭餘

欲以數篆  
馳與石鼓

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封演見聞記又曰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曰】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出

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

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耳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駕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

旌節二字  
本周禮  
國忠劍南  
旌節導駕

【元圻案】周禮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注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又鄉大夫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蔚藍天亦  
作鬱藍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

【馬氏校云】鬱藍元板作鬱藍

度人經三  
十二天  
東帝曰鬱  
繼玉明

初月不高  
星爭光  
成都詩喻  
日穀冥濛

杜韓少作  
未實

國忠仲通  
朋比爲姦

張說子均  
珣仕祿山

子頤李實  
貪虐

昌黎稱頤  
實在始

杜美鮮于  
文不及武

○【元圻案】老學庵筆記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害。韓子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韓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庫全書提要】曰：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田注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繼玉明，則是帝名鬱繼，非天名鬱繼也。陸游說反誤。韓子蒼夜泊寧陵落句云：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衆星尙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穀冥

濛，衆星爭耀，語本於此。【元圻案】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考吳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載其名，豈當時已無傳本耶。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珣也，所美非美，然。【繼序按】昌黎之於于頤李實類此，杜韓然字屬上。

二公晚節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元圻案】唐書楊國忠傳：南詔賈子闍羅鳳

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功。國忠以宰相領選，仲通諷選者鄭怱，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通鑑唐紀】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議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欲免張均、張珣死，上皇曰：均、珣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上皇曰：張珣爲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上泣而從命。【唐書張說傳】子均亦能文，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頤說有舊，免死，流合浦，均尙寧親公主，珣與希烈皆相，祿山珣死賊中，與通鑑不同。又【于頤傳】頤爲陝虢觀察使，峻罰苛懲，官吏惴恐，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爲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儲良械，惘然有專漢南意，公斂私輸，持下益急，而慢于奉上。【又李實傳】實拜京兆尹，專以殘忍爲政。

諷張均求  
仙得幸  
魯公碑稱  
述鮮于

三奇戍或  
作三城

陳洎等兵  
出三奇

黔蜀岸蔽  
土鏗

西山雪嶺  
松維堡

八哀詩姓  
名

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千人于府〔韓文公寄襄陽于相公書〕稱頓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又〔上李尚書書〕稱實赤心奉上憂國如家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或謂杜贈鮮于詩美其文章而不及其武略贈太常張卿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諷均之以求仙得幸似亦不得竟謂之美也〔趙明誠鮮于仲通碑跋尾云〕顏魯公爲此碑稱述甚盛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

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年趙氏本作二城當從舊本三奇

爲是

〔何云〕當作三城地  
理不可好新奇也

潘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書則不能盡注其間

又用方言如岸漑土鏗乃黔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

〔集證〕仇滄柱杜詩詳註唐氏云西山在成都府西一名雪嶺三城戍即松維堡三城〔又杜集

箋云〕西山三城界於吐蕃爲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奇也

八哀詩將相

王思禮李光弼  
嚴武張九齡

宗室

汝陽王璉

之外名士有三焉蘇源明不污僞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



蘇源明不  
汗偽爵能  
李邕不能  
台細行偽  
鄭虜節偽  
職虧節偽  
名士如珠  
玉象犀  
殷浩輩有  
名無用

杜以儉德  
為時砭劑  
明皇以侈  
致亂

別李義詩  
勉少年  
道孝王元  
慶後嗣  
小齋繡芳  
蓀

飭次也。鄭虔大節已虧下矣。

〔何云〕名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全云〕有實始有名。豈有無用者。若有名而無用。則如殷浩輩是也。亦何不可少之有。○〔元圻案〕《唐書文藝傳》蘇

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詞。有名。天寶間及第。進士累遷太子論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偽署李邕揚州江都人。邕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貶謝。敗游自肆。終以敗云。鄭虔鄭州滎陽人。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刳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

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

提封

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有感第三首

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

救時之砭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

〔案〕王業一。本作三葉。

又云道國繼德業。丈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

慶次子詢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集證〕王道俊博議曰。舊書道王元慶。麟德元年。薨。子臨淮王誘嗣。次子詢。詢子微。神龍初封為

嗣道王。景雲元年。官宗正卿。卒。子鍊。開元二十五年。襲封。廣德中。官宗正卿。新書宗室表於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誘。次書嗣王宗正卿微。嗣王京兆尹實王伯厚云。義蓋微之子。以予考之。不然。義乃鍊之諸子。而實之弟耳。詩云。憶昔初見時。小齋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客魂。〔又云〕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皆前輩諄勉之詞。若令義為微之子。則微卒於景雲中。去大歷二年。且五十六七載。義之齒當長於公。安得目為少年。而

自居老  
夫乎。

顧誠奢文  
學善八分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

誠奢也注謂顧況誤

【元圻案】東觀餘論以顧誠奢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八分文學謂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巖亦自奇古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七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

子文學翰林院待詔顧誠奢書杜甫集有贈顧八分文學詩即誠奢也甫詩稱其最工小字而此表字畫甚大尤壯偉可喜

李潮八分  
遜韓蔡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

本詩上句云尙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

金石錄跋尾云潮書惟慧義寺

韓擇木隸  
追蔡邕

彌勒像碑與彭元曜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元圻案】杜詩注宣和書譜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尙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

衛包蔡鄰  
能書

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能追其遺法世謂邕中興焉韓愈科斗書後記愈叔父雲卿當大歷世文辭獨行中朝于

邕裔蔡有  
鄰書瘦勁

時李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擇木善八分【寶泉述書賦】衛包蔡隣功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注有隣濟陽人

李陽冰為  
太白從叔

【書史會要】邕十八代孫官至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工八分書書法瘦勁驅使筆墨盡得如意又注曰吾衍學古編云陽冰名潮杜甫之甥後以字行遂別字少溫海賦云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名潮有理案陽冰趙郡人太白之從叔也寶

應元年已為當塗宰吾子行以海賦二語想像其名字宜爾初無引據矯亂後學斯亦妄人也已矣

鄭駙馬孝

代國臨晉  
二公主

鄭莊任俠  
致賓客

寶主山林

館陶公主

號太主

鄭潛囉刺  
血書祈神

橋陵詩同  
鄭顥夢聯

玉殿莓苔  
青

宣宗上僊  
兆鄭夢

池鵝詩言  
鳳池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元宗碑云。有女臨晉公主。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囉。

又曰。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山林。鄭潛囉見孝友傳。元圻案唐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睿宗女。下嫁鄭萬鈞臨晉公主。元宗女皇甫淑妃所生。

下嫁鄭潛囉。孝友傳代國長公主寢疾。潛囉侍左右。累三月不顧面。史記鄭當時傳當時字莊任俠。母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詣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漢書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號寶太主。注寶太后之女。故曰太主。宋吳鎮新唐書糾繆引孝友傳以訂公主傳。作郭潛囉之誤。不如引少陵碑。文苑英華載獨孤及鄭駙馬孝行記曰。滎陽鄭潛囉其字。睿宗外孫。元宗之甥。代國長公主之子也。尚元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據此則潛囉名贖。豈以字行與。宋錢易南部新書甲集鄭潛囉母寢疾。刺血書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問至。哉孝子也。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舊史鄭顥夢為聯句。與此同。元圻案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於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為奉先縣。舊唐書

列傳一百五。鄭網傳。網孫顥登進士第。尚宣宗女。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及宣宗薨。代追感恩。遇警為詩序曰。去年壽昌節。赴麟德殿。上壽。迴趨于長興里第。皆然晝寢。夢與十數人納涼。聯句。予為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私怪語不祥。不數日。宣宗上僊。方悟其事。追維願遇。續石門之句為十韻云。

得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宋元憲以鵝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

梅聖俞謝  
鷄詩致謗  
梅得生蒸  
兩鷄餉

讀山海經  
猶賦遠遊

淵明悲痛  
王室

精衛銜西  
山木石

刑天斷首  
葬常羊山

刑天無干  
歲譌誤

厚齋哭哀  
鋪詩悲痛

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不悅。〔何云〕房已卒故也。聖俞之意本於少陵。

〔元圻案〕宋元憲贈鷄事。見魏泰東軒筆錄十一。〔程泰之演繁露四〕晏丞相嘗籠生鷄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鷄餉梅。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皿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問者。故追言與謗也。一云宋元憲。一云晏丞相。未知孰是。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悲痛之深。可為流涕。〔何云〕公蓋自況。〔全云〕深寧集一百二十卷。不傳。然如哭袁進士鋪詩。老淚可掬。悲痛為尤深矣。〔方樸山云〕於此見厚齋之忠。○〔元圻案〕真西山跋黃瀛甫擬陶詩曰。淵明眷

眷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山海經〕三發鳩之山有鳥焉。名曰精衛。其名自詆。是炎帝之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埋東海。又〔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十戚以舞。〔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陶詩云〕宣和末。臨漢曾絃謂舊本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干歲。當作刑天舞十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味前篇。專咏夸父事。次篇亦當專咏精衛。不當旁及他獸。今觀康節。只從舊本。則絃言未可憑。〔甬上書齋詩〕載厚齋挽袁進士鋪詩云。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願適遭宋祚。移。恥為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攙搶。拔劍突前鷹。手回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從溺。枯骨誰為襄。忠烈動天地。游魂為國殤。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

猿號崇岡，解劍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

息媯留侯詩見是非

龔德莊詠古詩序

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媯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元圻案〕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

杜牧之味

桃花夫人

王介甫味

留侯

息媯夫人見

故夫守門

五言不始

自李陵

優施中飲

歌暇豫

成帝時邪

徑童謠

桃新，嶰嶰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息媯事見莊十四年左傳。〔列女傳曰〕息媯夫人者，息君夫人也。楚滅息，虜其君，使守門，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終不以身更貳醮，遂自殺。」〔王介甫詠張良詩曰〕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為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為。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

明詩篇

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

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

〔全云〕虞姬之和項王，亦五言也。○〔元圻案〕〔國語〕驪姬通于優施，欲害申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

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柱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獨孤及作皇甫冉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劉曹，與劉彥和說合。」

盛於劉曹，與劉彥和說合。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

龍 明

詩 云。孤竹一篇。傳毅之詞。

〔閩按〕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長。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青

丹。孤生竹。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四首爲古詩。○〔元圻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鶴山 鄧公立注黃

詩外集序 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之爲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

曰詩。

〔集證〕禮記內則。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注。詩之言承也。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注。詩猶存也。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

註見 卷三

聯句始此。

〔原注〕皮日休云。柏梁七言。聯句與焉。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

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元圻案〕宋方勺泊宅編。亦謂聯句始於式微。引劉向之說爲證。吳兢樂府古題。聯句起漢武。柏梁晏作。〔林少穎書說〕

謂夏書五子之歌。聯句之始。

枚乘作八首 禮言詩負 詩懷義 式微詩聯 句之始 聯 柏梁爲七 言聯句者 柏梁作者 二十五人 賽歌五子 歌皆聯句 和四時 日月星辰

挽歌非始  
田橫客

公孫夏命  
歌處殯

縛謳所生  
以斥苦

薤露蒿里  
二曲之分

孟致官  
夢王室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縛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

〔閣接〕此本世說新語注。酉陽雜俎續說中亦及之。〔何云〕本劉峻世說注。段柯古砭誤中已襲爲己說。〔集證〕

〔世說〕任誕門注。譙子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奉首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此歌以寄哀者。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春石相引。挽人銜杖執樂喪者耶。按莊子縛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縛引柩索也。引縛所以有謳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處殯。杜預曰。處殯送葬歌。〔史記〕絳侯世家。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周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元圻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世說挽歌起於田橫。肇虞初禮議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處殯。示必死也。予近讀莊子曰。縛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縛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縛謳者。爲人用力也。〔千寶搜神記〕田橫門人挽歌二章。薤上露。何易晞。晞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分二章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韋孟在鄒詩曰。我既褻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成公曰。孟既致爲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

〔全云〕元成父子有愧厥祖。○〔元圻案〕韋孟詩見漢書韋賢傳。班氏曰。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

之志而作  
是詩也。

諸言生寄  
寓死歸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

【案】此尸子引老萊子語。

見文選魏文帝善者行注。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亦引之。固歸作同歸。

古詩十九首

人生忽如寄，本於此。

【元圻案】淮南子精神訓：禹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

以滑和？【猗覺寮雜記】乃謂人生如寄，出高僧傳。【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閒遊，多用此事云。豈偶未考耶？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

【案】漢書本傳注：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二篇。

攻之風雅，尚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傲我

友自逸，八言也。

【闕按】送我乎淇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在前。○【元圻案】左思蜀都賦注：引東方朔六合樽促席相娛。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

我床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學虞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檢諸本皆云：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將由聲度闌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

雕龍明詩

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

【何云】典闕作曲，此以新刻校古書之弊。

御覽九百八十三

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

張衡詩清典可味  
秋蘭嘉美人怨不獲

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如何。

【元圻案】太平御覽載張



衡怨詩序曰秋闈嘉美人也  
嘉而不獲用故作是詩也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

〔元圻案〕汪氏師韓韓門綴學

芝篇  
綵娛不獨  
老萊  
韓伯瑜母  
泣筓不痛  
彥先以觀  
像悟焦通

五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慈母筓不痛歔歔涕霑巾晉書載左貴嬪離思賦云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用陳思語按伯瑜說苑作伯俞伯俞有過其母筓之泣母曰他日筓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筓譬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俞姓韓〔隋書循吏傳〕梁彥先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醜酒事親闕禮為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為善士宋節士林同子真有孝詩一卷咏韓伯瑜云母力今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繪像猶足感焦生詩乃用隋書事而綵衣之事實無可考豈陳思誤牽老萊子為一人耶

古詩止雜  
擬追和

陸務觀跋呂成叔和東坡笑又韻詩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

和韻用韻  
依韻次韻

韻後有依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成〔元圻案〕〔趙松崧陔餘叢考二十

元白皮陸  
唱酬體  
王肅兩妻  
致詩

三〕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寄以詩曰本為篋下蠶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筓亦用絲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謂類文有梁文帝同王筠和太子讖悔詩云仍取筠韻則六朝已有此體〔晁氏讀書志〕

次韻詩六  
朝已見

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與陸龜蒙唱酬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日休為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回文反覆詩所自

蘇蕙織璇璣圖

盤中詩由中周四角

星星白髮生鬢垂

柏梁河梁變體意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案〕嚴羽滄浪詩話從之文心雕龍明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閣按〕此不可考

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

〔原注〕皮日休曰傅咸反覆興焉溫嶠回文興焉  
〔集證〕玉海五十四竇元詩苑類格三卷學士

李淑承詔編○〔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宋桑世昌回文類聚四卷考劉勰曰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梅庚注謂原當作慶宋賀道慶也蓋其時璇璣圖詩未出故勰云然世昌以蘇蕙時代在前故用為託始然藝文類聚載曹植鏡銘八字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在蘇蕙以前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滔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璇璣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皮日休語見所作雜體詩序〔吳兢古樂府題云〕盤中詩右盤屈書之〔傅休奕云〕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也回文詩右迴復讀之皆歌而成文也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集證〕賦載藝文類聚髮類詩用星星字出於此

〔集證〕謝靈運詩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劉禹錫詩〕為報儒

林文士道如今從此鬢星星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

〔閣按〕韓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摹擬王仲淹之弊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

元圻案〔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杜韓詩文  
若元氣

李義山韓碑詩謂昌黎文若元氣

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

荆公杜子美畫像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

惟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詩得  
法少陵

山谷與趙伯充書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

跋劉病翁詩後云

李杜韓柳  
俱學選

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

元圻案下文云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

杜韓變多  
李柳變少

陳后山學  
詩黃豫章

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曰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宋魏衍陳后山集記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初先生學於曾公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

小學取杜  
詩古樂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

全云名清之號靜春

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

心最為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

原注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禮鼠拱而立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鵲啖古文尙書

開弓射鵞

鵞然若鶻  
之靜

高居限參

相鼠拱立  
稱禮鼠

君臣網罟  
兵禮師小

物  
鵞共求代  
嶽伯

上日馬人

來  
馬留人以  
援後流寓

名  
中印度馬  
人戀主

林邑兩南  
柱界南北

毗舍利王  
分身爲蠶

分

驩兜字也管子短語侈靡篇云鵞然若鶻之靜即驩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

臣之義不參拜二字本此

【闕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頗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足若拱揖然曾於蕪門山寺見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檢埤雅已有載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

以起興也今解曰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爲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集證】  
【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廣韻二十六桓獨字下曰驩兜四凶名古文尙書作鵞說文口部鵞字徐鍇注曰古文尙書驩兜字作鵞廣韻鵞當是鵞字之誤管子侈靡篇鶻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鵞然若鶻之靜注鵞然和順貌○【元圻案】埤雅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爾雅翼】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兩脚於頸上或謂之雀鼠尙書大傳四嶽八伯康成注曰堯時得羲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鵞毆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

送廣師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孳衍至三百皆

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

矣【元圻案】水經注三十六齋益期賤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

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西陽雜俎說同演繁露七退之上廣師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

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中印度在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亦引傳燈錄。其誤與程泰之同。

今月不如古月朗

今山古山  
今海古海

王冑死於庭草句

風度蟬聲遠

隋煬善屬文忌才

薛道衡死於燕泥句

忍事敵災星

呂居仁官箴取忍字

王沂公言喫醞醋

表聖以櫻匪號耐辱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

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集證】抱朴子尙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王冑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載冑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案】開。何本作。鴈路長。開誤。今從闕本。

亦佳句也。【元圻案】唐劉餗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曰。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冑獨不下。帝每銜之。冑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司馬公採此二事入通鑑。見煬帝大業九年。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遣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為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

也。【闕按】論衡引成語曰。力勝貧。慎勝禍。亦表聖之意。○【元圻案】呂居仁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於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

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喫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石林避暑錄話】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嘗為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警。故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璨

盛山十二景詩

豈白馬之禍，糜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避暑錄話〕又載裴晉公詩云：「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

韋處厚詩 諸和者

盛山古邑 東胸臆縣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爲序，今見於唐詩紀事。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崑、繡衣石榻、

宿雲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瓶泉也。

〔何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又在作序之後，他人卽元白亦不傳矣。○

〔元圻案〕朱子韓文攷異曰：侍講處厚，字德載，盛山郡名。〔昌黎序曰〕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予者，予是應而和者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通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溫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方，崧卿曰：樊云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朱翌猶覺寮雜記曰〕退之盛山十二詩序，盛山今之開州也。唐地理志云：古巴東郡之胸臆縣也。〔孫觀書〕劉宗林泉山贈言後曰：昔韓吏部序盛山韋處厚十二詩，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韋侯召還，侍讀六經，禁中和者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祕，侍殿均，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計有功撰。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

有韋員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

〔何云〕今作御史，荆公百家選作太史。

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

花樹章家 宗會法 花撲玉缸 春酒香

伊川言骨  
肉通疎

一舸逐鴟  
夷之誤

沈西施以  
美亦報胥

鴟夷一物  
一人名

高穎不留  
張麗華

張太碧黃  
居難名字

李赤自言  
詩如白

孟郊推崇  
張碧

十詠詩李  
赤誤太白

李赤感於  
廟鬼死

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

【元圻案】二程遺書一，李籲伊川語錄，凡人  
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

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吉凶嫁娶  
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不為相見，情不相接爾。

墨子親士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

也。【集證】丹鉛錄曰：脩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事。與墨子正合。隨鴟夷  
者，子胥謬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杜

牧未精審，遂以子胥之鴟夷為范蠡之鴟夷，影撰此事。○【元圻案】杜牧杜秋娘詩曰：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通  
鑑】陳紀：長城公至德二年，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隋紀：文帝開皇九年，陳

主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高穎入建康，督王廣  
使穎子德宏馳令穎留張麗華，穎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之類歟。【何云】張碧歌詩，尚可觀，難與李赤、黃居難  
同論。【集證唐志】張碧謠行集二卷，御定

全唐詩第九冊，張碧，字太碧，貞元時人。孟郊讀其集詩云：天寶太白末，六藝已消歇。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  
亡，陳辭備風骨。高秋數奏琴，澄潭一輪月。推之者至矣，柳宗元李赤傳，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類李白，故自號

曰李赤。○【元圻案】容齋五筆載張碧農夫詩云：運鋤耕斷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  
妻子。【東坡書李白十詠云】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淺近，見孫邈云：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祕閣下有赤集，此

黃樂地通  
名刺

陸魯望詩  
用太元

紅蠶童藥  
鵝鵝

赤舌燒城

繞帳生犀  
一萬株

毛澤民詩  
所本

買絲繡作  
平原君

黃金鑄鐘  
子期

毛滂以詩  
受知東坡

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卒爲廟鬼所惑而死 姑孰雜詠十首載全唐詩第九册〔南唐劉崇遠金華子云〕有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山黃居難字樂地欲比白居易字樂天也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緣枯桑童糜來觸犀鵝鵝慘于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元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 此詩今集已佚 犀株衛帳并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

皆用此〔集證〕太元將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童上九童糜觸犀灰其首裝次二歌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千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元圻案〕唐文粹載陸龜蒙雜諷九首其一云紅蠶緣枯桑青繭大如蠶

其二云童糜來觸犀德力不相及其三云歌鵝慘于冰陸力懷所適其四云赤舌可燒城譏邪易爲互 方言八鴈自關而東謂之鴈鵝郭璞注鴈音加〔漢書司馬相如傳〕白鵠連駕鵝玉篇鳥部鴈古俄切鴈屬鵝鵝並同〔宋元憲送孫

刑部領漕并部詩云〕犀株衛帳并兒勇鵝髮迎塗絳老賢〔宋景文漢南州按行江浚以詩見寄詩云〕前驅夾道旗開俎合宴傳餐帳繞犀又早夏集公會烹餞別詩有行帳繞犀株之句二宋俱兼用陸語

毛澤民〔全云〕名 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本李賀貫休詩 〔集證〕〔李賀浩歌詩〕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

土釋貫休古意詩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元圻案〕毛澤民上曾樞密布詩云燕齊日暮客不歸新豐主人豈相知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會當酸鹹有同好主簿且須歸祭灶請見臨川大尉公此 難爲俗人道云云毛澤民名滂衢州江山人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孫曰〕滂爲杭州法曹以樂府詞有佳句受知於東坡途有名著東堂集六卷詩四卷 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仕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釋貫休字德隱姓姜氏婺州蘭溪人王



李長吉七  
歲能詩

建禮之署號  
禪月大師

詠賈生文  
帝詩同異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

宣室問諠  
鬼神事

夢商巖夢擢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何云〕李賈生詩。本之詩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元圻案〕〔漢書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

文帝夢黃  
頭權郎

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又按倖傳〕鄧通以權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

馬子才慕  
徐孝節

郎。推上天。願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囊。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悅。尊異之。〔國朝厲樊榭宋詩紀事三十二〕馬存字子才。鄆

陽人。因慕徐節孝。道德寓楚州。卒業于其門。元祐三年進士。爲越州觀察。推官。有集。

唐以詩取  
士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

鼓瑟霓裳  
詩取錢李

無與爲比。

〔原注〕錢起名在第六。豹島賦。〔閣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何云〕錢起第六。可與杜牧第五。並用。〔集證〕〔容齋四筆考〕登科記云。永正元年。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元圻

昌黎薦劉  
述古詩

唐試士詩  
賦名次

案〕〔唐范攄雲溪友議〕二。文宗元年。秋。詔禮部尙書高侍郎。錯。復司貢籍。試琴瑟合奏賦。霓裳羽衣曲詩。主試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乃以榜元及第。然止於岳齊二牧。未登大任。高錯進五人詩賦。奏曰。李肱霓裳羽衣曲詩。最

阿房宮賦  
太學生誦

爲迥出。臣輿狀頭第一人。其次張彊。詩亦絕好。與第二。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與第三。王牧。第四。柳棠。第五。錢起。李肱詩。俱見文苑英華一百八十四。李肱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黎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

公薦通榜  
帖諸人

曳宴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工無替。詎肯聽遺音。聖明知善繼。錢起湘靈鼓瑟詩落句云。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至今盛傳。錢起豹舄二篇。以兩遍用四聲爲韻。見英華一百十三卷。唐王定保摭言公薦爲雀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吳武陵曰。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於是摺笏朗宣一遍。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卽第五人。郾應聲曰。敬依所教。又通榜。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僂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於儂。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章紆。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

錢鏐舉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眎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糞土也。〔方樸山云〕厚齋所以自況。○〔元圻案〕〔通鑑後

羅昭諫詠松見志  
詔諫說錢鏐討梁  
唐六臣賈册禪梁  
杜荀鶴奴事朱溫  
賦無雲致雨詩

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二月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爲册禮使。禮部尙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爲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尙書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又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一〕進士杜荀鶴。以所業謁梁祖。恐懼流汗。再拜敘謝。梁祖令賦無雲雨詩。杜絕句云。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部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由是見知杜既歸。驚懼成疾。幾不能起。明晨促召者五七輩。杜趨進。綏梁祖大聲曰。杜秀才爭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敘謝數四。〔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中〕羅隱甲乙集十卷。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自號江東生。杜荀鶴唐風集十卷。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梁祖薦爲翰林學士。主客員外

陌上桑增  
損楚詞  
東坡歸去  
來集字

一字至七  
字詩  
一字至十  
字詩  
一七令詞

郎恃勢侮易繙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自號九華山人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爲之東坡因歸去來爲詞亦此類也

〔集證〕  
〔宋書樂

志陌上桑楚辭鈔云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新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茝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巖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畫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接接思念公子徒以憂○〔元圻案〕東坡有歸去來集字十首自序云余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爲十首又陶子駿佚老堂詩東坡自註云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與可竹石是也

〔元圻案〕文苑英華三百二十  
三張南史詠花一字至七字詩

花深淺芬葩凝爲雪錯爲霞鶯和蝶到苑占宮遮已迷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願得春風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三百二十五詠竹詩竹被山連谷出東南殊草木葉細枝勁霜停露宿成林處處雲抽筍年年玉天風乍起爭韻池水相涵更綠却尋庾信小園中閑對數竿心自足三百二十七詠草詩草折宜看好滿地生催人老金殿玉砌荒城古道青青千里遙悵悵三春早每逢南北別離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人聊與王孫慰懷抱文與可二詩宋文鑑取之〔計敏夫唐詩紀事曰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池亭送別酒酣各請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後遂沿爲詞調名一七令〔白樂天詩云〕詩綺美環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一叢花十戶賦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叟

【何云】謂珠翠遊

白詩咏牡丹感時

也。侈靡之蠹甚矣。

【元圻案】白樂天秦中吟買花云。帝城春欲暮。諠譙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調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萋萋五束素。又云。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

兩片雲數鄉稅

雲叟詩傷珠翠

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見後蜀何光遠鑿謫錄高尙士條。尤延之全唐詩話取之。

五千七百不言里

韓文公題臨瀧寺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平塗不過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於五

千。本書語也。奚以汎引爲。

【元圻案】老學庵筆記三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或以爲歇後語非也。書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注云。五千里也。論方六七十。如五六十。

俱不言方六七十等句法

注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顧氏嗣立韓詩集注。引某云。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有如此造語者。何不引此以正之。唐彥謙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看愚民盜一杯。

唐彥謙送樊瑄司業歸朝詩。昭整譏爾雅。

注見前

賣餅斥公羊。

注見前

事見晉書魏志。

【全云】晉書魏志。蔡謨鍾繇事。○【元圻案】彥

雅賣餅斥公羊

唐彥謙鹿門詩

白傳詩迂叟隱人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爲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又云。自晒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

謙詩。見文苑英華二百八十三。【晁氏讀書志】唐彥謙字茂鄴。并州人。咸通末進士。著鹿門詩一卷。

溫公獨樂園

東坡名醉翁

堯韭舜榮

李羣玉蒲澗寺詩

金鹽玉鼓

舜華姬歎

自然穀蔬

禹餘糧

古樂府詞曲流別

倚聲製詞起唐季

名不獨司馬公也。

【元圻案】邵氏聞見後錄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宋黃徹碧溪詩話云】司馬公豈慕其居洛有閒適之樂耶【芥隱筆記】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

詩云

堯韭舜榮梁元帝元覽賦始用之。

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

李羣玉蒲澗寺

蒲何本

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

代糧

【閩按】蒲澗寺在廣州府治東北二十里○【元圻案】英華二百三十八李羣玉蒲澗寺詩云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樓臺籠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溟興甚長【宋青臣繼古叢編曰

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堯韭對舜華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爲菖蒲按梁元帝元覽賦金鹽玉鼓堯韭舜華謂此也余讀他書亦有用者如顏聚載梁太子賚河南榮啓則云堯韭未傳姬歎非喻又以堯韭對姬歎矣固曰堯韭出於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之義後見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韭感百物爲菖蒲今菖蒲是也

【郭璞詩】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舜亦作舜後漢書郡國志注博物記曰扶海洲上有草名蔬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穫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禹餘糧【案廣州記曰甘溪澗水味極甘冷旁有石名禹餘糧或草或石未詳孰是文選張衡南都賦太一餘糧注本草經曰太乙禹餘糧一名石臈生山谷

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

【何云】詩之有關勸誡可被管絃爲樂府所採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之樂府乃官名非別有古樂府詩體也致堂未嘗學問往往有此等臆說

詞曲者

古樂府之末造也。

【何云】此句不差

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

【全云】致堂亦就後人所云古樂府而言未必不知漢之有樂府也何氏

漢立樂府  
設官製詞  
賦騷曲引  
行歌詠等

寒山子詩  
用事屬對

施孟術同  
遇異

劉遵祖似  
羊公鶴

侏儒飽方  
朔飢

虞翻以青  
蠅爲弔客

二鶴化客  
弔陶

虞玩之更  
定黃籍

白徒白丁

詆之太過【集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師古注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元折案】胡致堂作向薊林酒邊集後序曰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音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放翁渭南集十四】長短句序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寒山子詩

【何云】樂天多效之荆公  
集中有擬寒山十二首

如施家兩兒

【案詩云】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爲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魏兩不成失時成齟齬

事出

列子羊公鶴

恰似羊公鶴  
可憐生懵懂

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亦拒  
憐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遂子張言拋却卜商語

如侏

儒方朔

只取侏儒飽  
不憐方朔餓

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

【何云】酒壚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一德言有枝葉雲梯棘刺亡羊補牢之類尤多○【詩云】赫赫誰墟

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自平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沽狗斃便是走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更險設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僞詐說造

雲梯削之成棘刺  
亡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  
羊能補牢失意終無極

死將倭青蠅  
弔不勞白鶴

黃籍白丁  
消老檢黃籍

青蚨黃絹  
囊裏無青  
袂篋中有

黃卷據本  
不用從黃口  
詩絹當作卷  
黃口白頭  
何須厭白頭

七札五行  
能射穿七札  
讀書覽五行

綠熊席青鳳裘

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  
【何云】六極九維東岱北邱衛氏

青妖子母 錢 曹娥碑題 八字 黃口白頭 穿七札讀 五行 綠熊席青 鳳裘 寒山子楚 詞超妙 翠屏山寒 巖 隱者拾得 相往還 酒壚猛狗 噬擊器 枕流漱石 公般爲雲 梯 紀昌飛衛 交射

兒鍾家女。三端六藝。黃腸白骨。獼猴心。獅子吼。待鶴乘魚。亦工。○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三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塚破靈黃腸。棺穿露白骨。欲伏獼猴心。須聽獅子吼。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

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有人兮山陲。雲卷兮

何云卷。集作哀。

霞纓乘芳兮欲寄路漫

兮難征。心惆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何云】楚辭則爲人竄爲五言第七句云。衆嗶咿嘶蹇。可爲失笑。也。放翁曾寄書天封明老。囑爲正之。又云。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

眞佳句也。○元折案。【唐書藝文志】寒山子詩七卷。寒山子。隱唐興縣寒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爲詩。【列子說符篇】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爲公子之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以爲軍正。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也。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世說排調類】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于庾公。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客試驅來。齷齪而不肯舞。故稱比之。【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三國志吳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太平御覽九百十六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而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飛而冲天。【通鑑齊紀】高帝建元二年。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僞日甚。何以釐乎。注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漢書鄒陽傳注】白

巧人爲棘  
刺母猴

顧犬補牢  
不爲晚

衛洗馬比  
三王

鍾離春醜  
女

筆端鋒端  
舌端宜避

黃腸題湊  
文王不忍

露白骨  
獼猴性捨

一取一  
音聲輪獅

子吼  
王子喬維

山白鶴  
琴高乘鯉

飛越

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搜神記〕青蚨蟲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布或用子，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鄆郡淳字子禮，甫弱冠而有異才，尚使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齋白。〔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史記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左傳〕晉楚遇于鄆，陸渚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後漢書應奉傳〕奉讀書五行並下。〔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几玉床，白象牙簾，綠熊席。〔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雀，各一雌一雄，昭王纓鳳毛爲裘。〔晏子〕人有酤酒者，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猛狗，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韓非子〕記管仲對齊桓公語，與晏子同。〔世說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戰國策〕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亦何罪之有。〔列子〕紀昌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于路，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韓非子〕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戰國策〕見兔而顧犬，未爲遲也。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語林〕衛洗馬穎識通達，論者以爲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爲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其爲人極醜，行嫁不售。〔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漢書霍光傳〕賜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後漢書鄧曄傳〕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宋知覺禪師宗鏡錄三〕引大涅槃經曰：云何現喻，如經中說衆生心性有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驗即今衆生之心，如猿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願望之不可到。〔陶宏景本草〕曰：鯉最爲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



詩家景如  
藍玉生烟  
藍田出美  
玉

今茲來茲  
謂年  
諸侯有疾  
曰負茲

元帝蘭澤  
多芳草詩  
取古詩句  
為題之始

所以琴高乘之。〔宋許彥周詩話〕載寒山子楚辭首句作若有  
人兮坐山楹。第五句心字作獨字。謂雖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司空表聖司空圖云。戴容州叔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

也。李義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縣。〔初學記〕二十七京兆記曰藍田出  
美玉如藍。故曰藍田。〔李商隱錦瑟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唐書戴叔倫傳〕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官容管經略使。

古詩十九首何能待來茲。文選茲年也。左傳僖公十六年今茲注云。此歲。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

麥。〔閩按〕趙注孟子今茲未能為今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為年集註闕。故嘗曰集註至孟子朱子似以餘力為之。○  
〔元圻案〕孟子下句云。以待來年。則今茲之為今年也明矣。王氏此條。本宋龔氏芥隱筆記。〔鶴林玉露補遺公

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  
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原注〕古詩為題。見於此。〔何云〕古詩為題。見於此七字。亦大字正文。○〔元圻案〕  
〔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初學記〕二十七載梁元帝詩云。春闌本無

艷。春澤最茂蕤。燕姬得夢罷。尚書奏事歸。臨池影入浪。從風  
香入衣。當門已芬馥。入室更芳菲。蘭生不擇逕。十步豈難稀。

六字常語  
一字難  
貧於一字

韓文公

記夢詩

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

諫書

謂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

〔閩按〕雕龍又謂易字艱

於代句

王儉四言  
有子建風

王儉四言頗有子建淵明餘風其侍太子九日元圃宴云秋日在房鴻雁來翔寥寥清景

〔圖本〕

九日元圃  
侍宴詩

作青景今從何本

藹藹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尙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微猷有來斯悅

王仲寶名  
恐太盛

無遠不柔

〔元圻案〕王儉詩藝文類聚四載其全篇云明明儲后沖默其量徘徊禮樂優遊風尙微言外融幾神內王就日齊暉儀雲等望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稱周平周云魯衛咨我蓬華方軌前軼秋日在房鴻鴈

來翔云云王氏所引從初學記四錄其六韻〔南史二十二〕齊王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曾度曰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

劉苞九日

侍宴樂遊苑正陽堂

詩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

〔原注〕陸務觀夕陽類見樹陰移〔何云〕〔段成式詩〕坐對當聽木看移三面陰〇〔元圻案〕劉苞詩見藝文類聚

劉苞九日  
侍宴詩  
移陰語詩  
詞類見  
晨露每看  
花蕊拆  
陸詩言非  
閒寂不知

四初學記四〔陸放翁小園詩云〕晨露每看花蕊拆夕陽類見樹陰移自注云此二事非閒寂不知也〔梁書文學傳〕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少好學能屬文爲太子洗馬與從兄孝綽同郡到溉等並以文藻見知段成式句乃花閒好詞非

也詩

會行行至吳

吳郡會稽郡連稱

諸書言吳會皆二郡

百一詩譏  
切取義  
室致陰臺  
積陽

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也。〔原注〕石湖辨之甚詳。魏文帝雜詩。適與飄風會。又曰。行行至吳會。

〔何云〕放翁老學菴筆記亦辨之。〔錢氏

大昕曰。石湖說見吳郡志。○〔元圻案〕文選二十九魏文帝雜詩曰。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吾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宋錢康功植杖閒談曰〕平江府州署之南。名吳會坊。〔按蔡邕傳〕亡命江海。退迹吳會。注引會稽高遷亭椽爲笛事。又諸葛孔明說荊州形勢曰。東連吳會。王羲之爲會稽內史時。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石崇論伐吳之功曰。吳會僭逆。指言孫氏。則吳會當是吳郡與會稽。不獨爲姑蘇。今坊名吳會。未知何據。而然。前漢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卽吳會也。〔國朝趙氏翼陔叢考二十一〕西漢前會稽郡治。本在吳縣。項梁殺會稽守。舉吳中兵。渡江而西。守所治在吳。故殺守。卽起吳兵。朱買臣本吳人。出爲會稽守。卽其鄉郡也。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東漢分吳與會稽爲兩郡。故三國志所謂吳會。皆指兩郡言。如孫策傳。策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孫贇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權授桓兵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今老學菴筆記無辨吳會之說。

應璩百一詩。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出呂氏春秋。

〔集證〕太平御覽百七十四。尸子曰。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此又呂氏春秋所

本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高臺多陽。廣室多陰。亦本尸子。○〔元圻案〕呂氏春秋孟春紀重已篇。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文選二十二〕有應休甍百一詩。一首無此條所引二句。〔李善注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甍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奎翰林論曰〕應休甍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又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

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篇，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明張氏溥漢魏百三家應休璉集，有百一詩八首，其二云：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櫺。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微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李虛己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己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

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元圻案〕宋周輝清波雜志十二：李公受虛己為天聖從官，喜為詩，與同年曾致堯倡酬，曾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爾李初未悟，後

李虛己曾  
致堯倡酬  
浮聲切響  
麗人行用  
八字最響  
第三第五  
字要響  
李公受呂  
本中詩啞

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輝在建康，識北客杜師顏，嘗言少陵麗人行，坐中八姨，真貴人，數目中八字最響，覓句下字，當以此類求之。杜早從陳子高學，此說蓋得於陳云。老學菴筆記五：李虛己侍郎，字公受，少從江南先達學作詩，後與曾致堯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詩雖工，恨啞耳。虛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獻，元獻以授二宋，自是遂不傳。然江西諸人，每謂五言第三字，七言第五字要響，亦此意也。致堯子固之祖，字正臣，虛己建安人，晏元獻之婦翁也。朱子謂呂本中論詩欲字字響，而暮年詩多啞。

詩言志，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包孝肅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豐清敏之志也。〔闕按〕

包豐詩俱  
可見志  
秀幹成棟  
精鋼不鈎  
水面獨搖  
風

清敏名稷，字相之，鄞人，官樞密直學士，文彥博嘗以稷為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清得名。詩要句中有人，此條合後司馬公東坡公之詩，可謂四公在焉。呼之欲出。〔集證宋詩紀事十二〕廬州府志載包孝肅端州郡齋壁詩云：清心為治本。

包孝肅郡齋壁詩  
豐饒不受籠絡  
王化基詩美璞見志  
清敏指斥章曾不阿  
處心作事戒著盡  
邵子不著不盡詩句  
安樂打乖二吟  
二正獻詩不崇居室  
唐時木妖之號  
孫叔敖以優孟重封  
蕭何置田宅處窮

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兔狐愁。史册有遺訓。毋貽來者羞。【繫齋集】樓鑰行狀豐清敏公鄉之先達也。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獨搖風之句。蔡元長見之曰。此人豈肯受我籠絡。○【元圻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載王化基感懷。有美璞未成終是寶。精鋼寧折不爲鈎之句。與包孝肅同意。化基興國二年。於呂蒙正榜及第。後參大政。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謚孝肅。官樞密副使。【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言章疏。皆指陳不稍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面爲之掩覆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

子重九日登石閣詩。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安樂窩詩。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

時。【何云】真安樂太打乖。又云。堯夫只是不犯手。則事不盡矣。【元圻案】康節有安樂吟。打乖吟。故義門云爾。

杜正獻公全云。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爲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邱無立

樵。文終防勢奪。景威【何云】景威即景桓【案錢氏大昕曰】。恥家爲。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此杜祁霍去病謚景桓。王氏避諱改桓爲威。

卜居陸正獻公後卿示。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廈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

霍景桓何  
以家為

文園家徒  
四壁立

太宗輟材  
營微室

楊震以清  
白貽後

窻婢乳媪  
可開

老去生涯  
萬卷書

荆公詩多  
悖理

李鴈湖發  
明介甫詩

李仁甫四  
子名

明妃曲淺  
漢恩樂胡

日出堂上  
飲柱木喻

習。〔元圻案〕〔史記滑稽傳〕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孫叔敖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於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又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

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我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為文終侯。〔漢書霍去病傳〕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諡曰景桓侯。〔史記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

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又曰：嘗從上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失行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舊唐書魏徵傳〕徵宅先無正廳，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後漢書楊震傳〕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

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南部新書〕唐內臣戎帥競治亭館第宅，時號木妖。〔真西山跋陳正獻詩集云〕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卑者，公曰：異時使窻婢乳媪可開迺佳爾。薦紳

傳頌，以配太祝齋郎廳事語，今觀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萬卷書云云，此正落成時所賦也。

鴈湖。〔閩按〕鴈湖，李壁號。〔何云〕李壁，〔繼序按〕李仁甫四子，屋塾壁，重俱有名，則壁當作壁。壁字季章，號鴈湖居士，登進士第，官參知政事，附和侂冑，以致喪師辱國，其人不足重。

注荆公詩於明妃曲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案〕〔羅大經鶴林玉露〕謂其悖理傷道，又曰：苟心不相知，臣可以

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矣。日出堂上飲之詩，為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閩按〕

則謂日出堂上飲之詩，摹寫怡堂之習，真堪痛心疾首，未數語，即魏風園有桃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也，此風雅正傳。

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

賀黃公

君難託怨  
遇哀

重商軼事  
相類

范冲楊繪  
論荆公心

術

蘇文定論  
兼并詩

譚勸惡王  
說多善變

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繪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軼。商軼能

令政必行。今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揜乎。

〔元圻案〕魏鶴山作石石林臨川詩序曰。石林於其丰容有餘之辭。簡婉不迫之

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文強志。瘦詞險韻。則又爲之證辨。鉤研俾覽者得以開卷瞭然。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如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云云。以返諸正。自餘類此者。尙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王介甫明妃曲第二首李壁註曰〕范冲對高宗。嘗云。臣嘗於言語文字之間。得安石之心。然不敢與人言。且如詩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虜。爲無窮之恨。安石則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然則劉豫不是罪過。漢恩淺而虜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爲盜賊者。皆合於安石之意。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獸也。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公語意固非。然詩人務一時爲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傳致亦深矣。〔又日出堂上飲詩三〕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之休。主人笑而歌。客子歎以悵。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託願永久。何年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餓。丹青空外好。鎮壓已堪憂。爲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蟻。蟻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漚。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註曰。此詩主以喻君。客以喻臣。堂以喻君。柱以喻臣。堂上主人居安而忘危。爲客者視其蠹壞已甚。將有鎮壓之憂。爲主人圖所以弭患。此而不忘君卷卷之義。更張之念。疑始於此。〔案〕李註無引鄭氏考槃之誤語。豈今本有所刪節耶。〔又君難託詩云〕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注曰。或言此詩。恐作於神考眷遇稍衰時。詞意殆不類平日所爲。兼神考遇公。終始不替。況大臣宜知事君之義。必不爲此怨尤也。〔介甫集有兼并詩註引蘇文定公云〕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持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

也。爲兼并之詩。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出重息。公私皆病矣。又寓言十五首。其三云。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注曰。余嘗見楊龜山誌譚勸墓云。公雅不喜王氏。或問其故。曰。說多而善變。無不易之論也。世之爲奸者。借其一說。可以自解。伏節死誼之士始鮮矣。始余以勸言爲過。今觀此詩。不能無疑。又曰。公詩嘗云。俗儒不知變。兼并無可推。而此詩乃復以挫兼并爲非。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初進士。第二人。官終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爲山。號無爲子。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

【全云】詳正。

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

時事者。呂榮陽【全云】希哲。○呂希哲字原明。公著之子。聞之。作麥熟縑絲等四詩【案】四字似當從童蒙訓作曲。以諷止之。自此不復

有前作。【何云】事見童蒙訓。【方樸山云】郭更醞藉有味。○【元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云。蓋深恐其買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

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屋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云云。其意亦深矣。【葉石林詩話】與可與子瞻中表兄弟。子瞻出爲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西湖之句。【呂氏童蒙訓下】崇寧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深不以爲然。時公疾病方愈。作麥熟縑絲等四詩。歌

文郭詩成  
東坡譏刺  
饒黎汪寓  
宿州作詩  
呂榮陽麥  
熟縑絲曲  
北客西湖  
句  
文與可子  
瞻爲中表  
東坡量移  
合浦  
蔡安州詩  
以注遇禍



興也箋云  
之請

畏口未畏  
文

饒德操髮  
名如壁

蘇門四文  
士

二蘇四客  
文品

陳后山答  
端叔論文

蘇門六君  
子別集

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慚懼遽詣公謝且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張文潛明道雜志〕蘇惠州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但有箋云時有

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舉仲游與東坡書亦有知畏於口未畏於文之語郭祥正字功甫當塗人熙寧中舉進士官至汀州通判著青山集三十卷宋史有傳饒節字德操撫州人嘗為曾布客與語新法

不合乃祝髮法為浮圖更名如壁嘗作偈云閑攔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宋藝文志載倚松集十四卷汪革字信民臨川人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甲科蔡京當國召為宗子博士力辭不就年四十卒呂原明誌其

墓著清溪集十卷〔伊洛淵源錄〕蔡陽公晚居宿州真陽開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宴然今本東萊詩集二十卷無夢熟等詩

### 後山

答李端叔書

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

客也魯直

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无咎文潛

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文潛

贈李德載

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

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盛

〔元折案〕〔陳后山集九答李端叔書曰〕足下謂僕之文似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於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

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休乎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事跡具宋史文苑傳〔陳氏書錄題解別集類〕中有豫章宛邱

后山、淮海、濟北、濟南集，各若干卷。云蜀刊本號蘇門六君子集。案濟北則晁无咎，濟南則李鷹方叔。〔宋汪藻浮溪集書張文潛集後云〕文潛名來，譙郡人。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歸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晏元獻詩。宋文鑑取之。何由更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韓持國詩。雪詩。

無出晏元獻。殊韓持國。全云之右。何云徑直少味，以詩論非佳句。○〔元圻案〕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

花雪降殿庭，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韓維字持國，絳之弟，元祐初拜門下侍郎，有南陽集。

晏元獻詩：二龍驂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庠詩：軒野龍催馭，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

晉元帝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異苑原文，鶴字下有語字。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

章用之。〔閩按〕蘇秦傳：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衍，今茲蠶麥善收，左傳多以今年號。

茲明年或昔歲與往年相對言。○〔元圻案〕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儻九代乘兩龍。〔博物志〕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小說家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所記皆神

晏元獻詩 持國雪詩 雪花六出 花雪降殿 庭賦詩 謝莊以雪 集衣為瑞 軒龍堯鶴 二白鶴橋 下語寒 今茲昔歲 明年對舉 儻儻九代 乘兩龍 禹使范承 光御龍行 黃帝鼎成 騎龍升

怪之事

二黃人守日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見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三

宋景文皇帝閣春帖子詞

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

青帝風青女霜

故遲遲。翟公巽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

何云拙。元圻案。翟汝文字公巽。潤州丹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參知政事。以伉直忤秦檜。罷歸。謚忠惠。宋史有傳。

翟汝文伉直忤秦

【文苑英華二】載唐人

二黃人守日賦三篇

太白明如李不成遊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

孝成建始四年七月

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

布路

即事云。雨不成遊布路歸。今傳家集作平路

出左傳。義三

自朝布路而罷。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

熒惑踰歲星如連李

也。集證續漢天文志。安帝永初四年。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元圻案。金樓子。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更無柳絮隨風舞。馬氏校云。風舞。元板作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

案。此詩今傳家集不載。

可以見司馬公之心。何云。戴唐器云。溫公詩作於四月。

溫公詩柳風葵日

清和。則蜀葵花非傾葉向日。以其根者。似微於體物有誤。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元圻案。此坡公次韻江海叔詩。

坡詩孤月此心明

東坡次韻朱公揆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

樂承業著諫苑

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矣

〔閩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集證周書顏之儀傳〕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

醉鄉記次

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凡六百三十餘事。為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文帝覽而嘉焉。○〔元

圻案〕〔國朝邵長蘅蘇詩補註〕尚仍施注之誤。豈偶未檢此條歟。〔唐書王績傳〕績字無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

頌。德

頌。

汚泥蓮蕒上芝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土

何本作糞壤。今從閩本。

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

朽卉蒸菌芝

枯生蕒。此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元圻

案〕維摩經。卑濕淤泥。乃生蓮花。〔柳宗元與蕭俛書〕

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菌芝。以為瑞物。

浮雲孤月詩深造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

〔何云〕再舉此二句。亡國遺臣以自喻也。

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樂城文不帶聲色

夏均父詩。樂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古絕倫輩。嘗觀樂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

歐陽放他  
出一頭地  
坡公看人  
文稱快  
無意於文  
之文

翠欲流謂  
色鮮翠  
翁呷翠粲  
萃蔡絳縹  
爲衣聲  
羅衣璀璨  
一朵妖紅  
翠欲流

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樂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

〔何云〕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均父與稱快連類言之非知方者也

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

即指東坡也

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

〔何云〕先王父選科舉之文目曰快編蓋用坡語然但施之小題也○〔元圻

案〕〔呂紫微序夏均父集云〕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書錄解題別集類〕遠遊堂集三卷知江州蘄春夏倪均父撰〔劉後村曰〕均父疎之諸孫集中如擬陶韋五言塵寰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

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翁呷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

以上皆李注

漢書作萃蔡

〔原注〕萃音翠○〔案〕此王氏

謂司馬相如傳與善注所引異字也〔集證云〕檢今本善注無此語誤萃音翠引師古注

班婕妤賦

見漢書外戚傳

紛綵縹兮紈素聲其義一也〔師古注〕綵縹衣聲

也綵音于賄反縹音縹〔琴賦善注〕班婕妤自傷賦紛翠粲兮紈素聲洛神賦曰按羅衣之璀璨字雖不同其義一也

以鮮明爲翠乃古語

〔集證〕老學菴筆記東坡牡丹詩〕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

爲何語。及遊成都木行街。大署市肆曰郭家鮮翠紅紫舖。乃知蜀人鮮翠言鮮明也。〔方樸山云〕非坡公詩意。〔程易田云〕要知翠翠以爲鮮色。確是色。以爲衣聲。確是聲。蓋雙聲疊韻兩文相合。大致形容之詞。以聲求之。不可典要。惟變所適。無庸箋註。聞其聲。未有不知其解者矣。〔錢氏養新錄十九〕說文。澤新也。七罪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爲鮮翠。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

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爲學文之法。

〔方樸山云〕卽外氏所云智過其師。方可傳授。○〔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

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

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爲石康令。出其詩稿數十幅。事見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爲文忠之族

非也。

〔元圻案〕東坡集載爲歐陽晦夫賦詩三首。其一題云。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黃山谷跋梅聖俞贈歐陽晦夫詩曰〕歐陽君學詩於聖俞。又得贈行詩。今

後山焚稿 學黃詩 學文猶學 弈 弟高於師 僅能及 豫章得法 於少陵

東坡與歐 陽闢詩

梅聖俞詩 送晦夫

梧桐留鳳

合浦石康 論詩

茅菴琴牀  
圖畫

聖俞奇二  
蘇贈詩

歐陽窮於  
聖俞詩

鳳例足笑

坡詩黃花  
用小正

溫公詩候  
鴈魚陟

山谷詩晚  
年愈深

草木文章

帝機杼

花竹和氣  
人安樂

魏鶴山稱  
山谷詩文

蘇蕙子寶  
蓮波

當爲橡壘州。待歲月於桂林里。中桂林上人。今甚好文。晦夫行矣。往游幕府。作嘉客。不獨過家。上冢爲可樂也。〔曾敏行獨醒雜志〕梅聖俞送歐陽闢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在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戩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笑乎。〔宋詩紀事三十二〕歐陽闢。元祐六年進士。任石康令。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贈朱遜之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注。引月令。非也。

〔原注〕司馬公春帖子。候鴈來歸北。寒魚

陟負冰。亦用夏小正。○〔元圻案〕夏小正。正月。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爲居。生且長焉耳。又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

〔何云〕此卽山谷詩中語。○

〔元圻案〕山谷次韻雨絲雲鶴詩。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機杼。〔又次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詩〕主人心安樂。草木石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魏鶴山黃太史集序曰〕公黜戎之役。馳狃之所。木石之與居。間關百擗。然自今誦其遺文。則虛淡。風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馬氏校云〕只無悔過竇連波。連波。竇滔字也。武后

子元板作手。

武后織錦  
回文記

記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元圻案〕唐武后蘇氏織錦迴文記曰。朕聽政之暇。留心墳典。偶見此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

來見文苑英華  
八百三十三

物理論 〔全云〕云。虛無之談。無異春鼃秋蟬。聒耳而已。見太平御覽 六百十七 山谷演雅。春蛙夏蝸更嘈雜。

春鼃秋蟬  
喻虛談  
山谷演雅

本於此。〔集證〕抱朴子外篇刺驕云。効上林喋喋之齋夫。為春鼃夏蝸之聒耳。〔又廣譬云〕春蛙長譁而醜音。見患於聒耳。○〔元圻案〕陸佃埤雅二引物理論云。虛無之談。尚其華藻。此猶春蛙秋蟬。聒耳而已。

題王黃州 禹 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

機春巧勝  
掘地斷木  
孔融肉刑  
論

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見太平御覽 七百六十二 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

漢陰丈人  
惡桔槔

水碓也。〔方樸山云〕其意總取莊子所稱漢陰丈人。○〔元圻案〕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墜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丈人曰。奈何。曰。鑿木為

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太子 王子曰。遠人來驢。視道如尺。

看鏡道如  
咫。遠人來驢  
視道如尺

晉解



鮭鱓解豕  
同獸

山谷呈吉  
老詩

太元本互  
異

皋陶令羊  
觸罪

楚文王好  
服鮭冠

獬廌猶豕

八百老彭  
嗟杖晚  
醇朴乃器  
師

堂密有美  
樅

呈吉老縣丞詩。鮭鱓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鮭鱓此兩姓。今無人。按太元難十九云。角鮭鱓

終以直。其有犯。二字與解豕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羊也。注誤矣。

〔何云〕吉老。陳氏。時山谷。爲太和令。詩在外集。又云。

今本太元作其有施。疑溫公本與之不同。鮭鱓。今本作解豕。〔方樸山云〕今本太元難十九。角解豕終以直。其有施不作。鮭鱓有犯字。不可解。今本作其有施者。注云。終爲人別曲直。故可施行也。則此犯字或誤。〔集證論衡是應篇〕鮭鱓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好服鮭冠。注。御史法冠也。鮭。卽獬廌字。〔說文〕鮭。牝羊生角者。鱓。角傾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推蜚廉。弄獬廌。張揖曰。獬廌似鹿而一角。又作獬豸。見廣雅釋器。獬廌冠也。音義並同。○〔元圻案〕今廣雅本亦有作解豕者。

八百老彭嗟杖晚。

以虎臂杖送。李任道詩。

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唾遠。

逍遙遊釋

文引王

醇朴乃器師。

次韻奉送。公定詩。

二字出荀子。

〔全云〕此末二句。另是一條。○〔元圻案〕楚辭王逸注。彭祖至八百歲。猶悔不壽。恨枕高而眠遠也。荀子解蔽篇。工精于器。而

不可以爲器師。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集證爾雅釋山〕山如堂者。密釋木。樅。松葉柏

松柏之鼠  
不知堂樅

身注凡兩引尸子藝文類聚八十  
九及爾雅疏引作尸子綽子篇

日月吹嘘  
為對

後山挽司馬公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  
屏跡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

雨露生成  
為對

吹噓字若輕而實重。元圻案宋任淵陳后山詩注丞相溫公挽詞第三首註云公既執政士大夫得罪于  
熙豐者極力薦引而用之日月吹噓字雖不對而事勢氣象實相等此詩人之妙也魏志

後山挽溫  
公詩語

鄭渾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杜詩惟待吹噓送上天鶴林玉露十三謂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

孔公緒噓  
枯吹生

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姚令威西溪叢語山谷稱后山溫公挽詞云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一聯其才不  
敵可

詠孔章詩  
誅姦蕭斧

張文潛詠孔光云試問不言溫室木案錢氏大昕曰改  
何如休望董賢車何云文潛句亦未工  
仲

孔光不言  
溫室樹

彌性詠章執誼不看嶺南圖云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二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董賢車  
感衣冠望

元圻案漢書孔光傳光典樞機十餘年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章執誼黨  
叔文貶崖

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佞倖傳董賢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

不喜開嶺  
南州縣

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  
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唐書章執誼傳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憲

磨蕭斧伐  
朝菌

槐里令上  
書求見

成帝時言  
路未塞

請斬安昌

文潛子京  
咏朱雲詩

麻姑山詩  
依倣

歐公自稱  
廬山高詩

聖俞擊節  
對歐詩

宗受內禪。流叔文伾。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執誼未顯時。不喜人言嶺南州縣。既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撤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既易句。試觀之。崖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浮山集十卷。宋仲并撰。并字彌性。江都人。周必大平園集有所作并集序。稱并以紹興壬子擢進士。甲寅以丞相朱勝非論薦。改京秩。尋補外去。丁巳。復以張浚薦。召至闕。爲秦檜所阻。改倅京口。自是問退者二十年。孝宗即位。擢光祿丞。出知蘄州。〔桓譚新論雅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彊秦之勢。伐弱韓。譬猶磨蕭斧以伐朝菌也。〔李泰伯詠孔光云〕王莽欲爲先與草董賢將過自迎門。省中樹木何閑事。却對妻孥不肯言。與文潛詩同意。

朱雲爲槐里令。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未塞也。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

謂朱游只素狂。君看漢家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元圻案〕韻語陽秋載宋子京一絕云。朱游英氣凜生風。濱死危言動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

昌依舊漢三公。似更蘊藉。

南豐麻姑山詩。送南城羅尉。倣廬山高而不逮。絕唱寡和也。

〔元圻案〕黃氏日抄六十三。讀曾子固文集五。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

高爲。厚齋蓋不以爲然也。故云爾。歐陽公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作也。詩在文忠集。古詩二。南豐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詩。在元豐類稿。八歌行中。又卷二。有遊麻姑山詩。亦七言古。非厚齋所指。〔石林詩話〕記歐公語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惟太白能之。〔王直方詩話〕郭功父過梅聖俞。爲誦永叔廬山高詩。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一句。

詩句互相因襲佳月明作哲。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何云〕以詩論總不佳。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此二句楊誠齋

哲身與杖藜

爲二

無人與馬成二

兩黃鶴怨

何以報之

雙玉盤

青玉案黃

金盤

子午谷丁

卯橋

計出柏馬

下木鴈不材

遇異

唐子西湖上。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何云〕以詩論總不佳。本於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此二句楊誠齋

詩話朱新仲登。無人馬爲二對飲月成三。〔何云〕上句出沈慶之傳。今本灤山集此詩已佚。本於秦少游寧浦書事。身與杖藜爲

二。影將明月成三。〔案淮海集〕作對月和影成三，誤也。當據此正之。〔何陸務觀〕自東涇度小嶺，聞有地可卜菴，喜而有賦。誰其

云者兩黃鶴。〔何云〕添其字。何以報之雙玉盤。本於新仲東津送方務德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

壘。此二句後村詩話取之。葉少蘊逸人舊住子午谷。詩客獨尋丁卯橋。務觀用之。程致道俱。明知計出

柏馬下。正擬身全木鴈中。〔何云〕句太板。○此程致道葺螭廬吳下，用葉翰林見寄詩韻作也。見北山集卷十。鄭虎臣吳都文粹，亦載其全篇。敖器之用之。〔元圻案〕江

湖集有敖器之隴翁集二卷，不載。用程致道柏馬木鴈之句，蓋已佚矣。唐子西集二十四卷，四庫書著錄。子西名庚

眉山人。〔劉後村詩話〕子西詩文皆高，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晁氏讀書志〕李誠之集三卷，李師中字

誠之。唐子方貶春州，誠之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朱翌新仲灤山集三卷，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南史〕沈慶之

傳。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間，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李太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方進爲相，奏罷之。王莽時，常惛旱，鄉中

追怨，謠曰：壤陂誰翟，飯我豆食，藜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鶴。〔張衡詩〕美人贈我青琅玕，何以報之雙玉

飯我豆食  
羹芋魁  
立球用丁  
卯日  
許渾別業  
橋側  
招楊之舉  
詩喻柏石  
東坡柏石  
圖銘  
處夫材與  
不材之間  
崔德符言  
作詩之要  
張芸叟論  
耳順言詩  
未窺六甲  
先五言  
高適五十  
始爲詩  
東坡山谷  
言作詩

盤。又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三秦記〕長安正南。名秦嶺。谷名子午。杜子美元都壇歌。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統志〕鎮江丁卯橋。在府城南。晉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因水涸。奏請立球。用丁卯日。後人建橋。遂名。唐許渾。築別業於橋側。有夜歸。丁卯橋村舍詩。〔韓退之招揚之舉詩〕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羈入廄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日。以至。馬悲罷還樂。振迅矜鞍轡。之舉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舉歸。失得柏與馬。之舉別我去。計出柏馬下。後之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東坡作詩爲之銘。〔莊子外篇〕山木。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放器之名。陶孫。長樂人。有臞翁集。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器之。題詩于三元樓壁。落句云。九泉若遇韓忠獻。休道如今有末孫。捕者至。易服而免。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朱新仲名翌。桐鄉人。政和進士。周益公爲作集序。以杜牧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張芸叟

晚作樂府百餘篇自序。

云。年踰耳順。方敢言詩。

〔原注〕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觀此可以戒。〔何云〕高適五十始爲詩。又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東坡教也。又云山谷與秦少章云。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卓爾名家者。則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卽春而爲冬。斷可識矣。○〔元圻案〕宋徐度却掃編中。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鷗德符。嘗請問作詩之要。崔曰。凡作詩。工拙所未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書錄解題別集類〕婆娑集

陳去非學詩雀鷗詩忌忌有意用事

曾文昭河間詩誤布

雙彥和兄弟名可

大壯勸兄夫早退

何武厚兩雙兩唐

徐師川與中貴唱和

程致道封還除書

鄭本然居士謚

鶴脛魚須句

三十卷右正言陽翟崔鷗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家治圃號婆娑靖康初召為諫官力論馮澥之罪忽得變疾卒隋李諤上隋高祖書曰閭里童昏貴遊總弁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曾文昭公全云肇字子開河間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間今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閭

出兩龔謂彥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為曾子宣布作恐誤元圻案肇布之弟治平四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籍貶濮州團練

副使紹興初追謚文昭宋史有傳著曲阜集四卷四庫全書著錄呂居仁童蒙訓上龔殿浣彥和夫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龔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

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兩句云自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紹聖中彥和為御史大壯力勸其兄早退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曾子宣子開先後知瀛州呂氏蓋因此而誤東都事略龔夫傳夫瀛州人

呂氏謂夫龔瀛州亦恐未確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又何武傳武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徐師川全云名師川字子瞻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何云之句為人

所傳此劄見北山集中朱文公語錄云師川遊廬山遇宦者鄭謨與之詩後村閩按劉克莊號謂徐集不載

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脛緣詩瘦早棄魚須伴我閒本然居士

師川不污  
邦昌僞命  
高宗辨滿  
薦徐俯事  
思陵好山  
谷詩及俯  
命汝礪不  
汚僞命  
徐琛爲檢  
中表得用

朱新仲詠  
魯公昭君  
魯公烈日  
一人如花  
顏心糞土  
單于府名  
後起子  
呼韓邪子  
妻母

豈卽鄭謀歟。〔原注〕魚須笏也。〔何云〕與鄭謀詩云平生不善劉費策。色色門中皆有人。朱子云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模樣。似有力焉。又云師川得至兩府。亦緣其不污邦昌僞命。其父又死事耳。當時士大夫持論亦似刻。〔全云〕中興聖政記紹興七年四月戊戌。御批鄭滿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相曰。昨召用徐俯。外議謂滿所薦。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黃庭堅文集有云。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知其爲人。今滿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宮祠。則師川之謗。高宗已自辨之矣。〔又云揮塵錄〕紹興十四年。以徐琛提點浙西刑獄。琛者。秦檜之中表。而俯族弟也。時俯已卒。檜知上眷俯未衰。乃曰。徐俯身後。俗傳可憐。有弟琛能嗣俯業。願陛下用之。故有是命。其後至貳卿。然則師川之獨結主知。不由滿薦明矣。又云思陵好山谷詩。而師川在山谷諸甥中。最有名。故用之。不以其父死事。及師川之不污僞命也。當時不污僞命者。尙有喻汝礪。亦竟不用。至死事之孤淪落更多。何氏之說非也。○〔元圻案〕〔書錄解題詩集類〕東湖集三卷。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禮之子。亦魯直諸甥也。思陵以黃庭堅故。召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而一時或言其由中人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乎否耶。然俯在位亦不聞明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畫像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惟一人。此二句後村詩。又詠昭君云。當時夫

死若求歸。凜然義動單于府。〔何云〕府字用不得。此西漢人。不得如後來有單于府也。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土。〔闕按〕

〔後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閼氏子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其俗。〔何云〕昭君只當惜其淪落。無容更求備也。欲論高而至不近情。文章所戒。〔又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有求歸事。未深諒其曲折。豈不蒙冤哉。〔程易田

昭君上書  
求歸

菊一名傳  
延年

梁克家咏  
梅傲沂公

九鼎變百  
花羞

沂鄭俱魁  
天下位相

此生安排  
狀元宰相

誠齋學詩  
四變  
學五律后

半山七絕  
唐人絕句

云【新仲詩正是藍本後漢書觀詩中一肯字言勅令從俗即肯隨之也○【元圻案】昭君詩今本澗山集佚

本草菊一名傳延年朱新仲詩三逕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傳延年

【原注】前未有用者【何云】句法却不佳○【元圻案】此詩

今本  
佚

梁文靖公【原注】梅花詩云九鼎變調終有待百花羞澀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

克家

宰相【何云】然梁公之句失於雕琢

偶然耳

【何云】村俗有之○【元圻案】楊文公談苑王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蒙正云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

也葉石林燕語亦載此事以為王沂公以行卷見薛簡肅【梅堯詩語】梁鄭公克家未第時為潮州揭陽宰前客寓縣治東齋齋前有梅一株忽於九月中盛開邑人殊以為異公賦詩云云明年廷對魁天下孝宗朝拜相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孝宗朝拜右丞相封儀國公諡文靖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於半山【闕按】半山 王安石號 最後學絕句於唐人

王安石號

【元圻案】誠齋江湖集自序云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體也今所存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半山及唐人者也【又荆溪集自序曰】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



江湖荆溪  
集自序

讀正觀政  
要詩

新豐逆旅  
無顧者

命酒一斗  
八升

馬周薦肩  
火色

羊鼻公嗜  
醋芹

爲常何條  
二十餘事

遼東役思  
魏徵

李勣力戰  
破高麗

鞞鞞白山  
鴨綠江

水禽信天  
緣

張武子不  
爲歲晚計

劉應時贈  
武子詩

晚乃學絕  
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鴨綠水波東酒傾一斗薦肩客醋設三杯羊鼻公

【原注】羊鼻公謂魏鄭公見龍城錄○【元圻案】唐書馬周傳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周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家臣馬周教臣言之帝召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岑文本曰馬君薦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魏徵傳】遼東之役高麗鞞鞞犯陳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又東夷傳】高麗馬營水出鞞鞞之白山色若鴨頭名曰鴨綠江【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道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全云】張武子名良臣號

雪應又云此朱澗山語非雪應澗山則本之景迂○【元圻案】樓鑰攻媿集書張武子詩集後曰武子拱人也家于四明隆興初與余爲同年生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爲歲晚計君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於前乃拾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澗雅語類此劉應時良佐寄張武子詩云霽月耿東南流光淨如洗幽人懷夜光掬水弄清泚春雲多態度蒸蘊出山麓舒卷無定蹤形容勞遠目可人古錦囊多乎斯二者造物發天藏

霽月耿東  
南  
掬水弄清  
此  
可人古錦  
畫  
陶河漫畫  
信天詩

蘇雲卿東  
湖隱遁

張魏公孤  
忠如孔明

兩翁之心  
秋月白

物色灌園  
蘇公

張德遠德  
長才短

筆端妙陶冶，其平生高致可以想見。周益公張良臣雪隱集序曰：曩色張良臣字武子，家於四明，擢隆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他人朱紫，君因青衫，他人鍾鼎，君樂簞瓢，淳熙未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稱知而愛之，謂宜掌故。六曹馴致館學，而君病不可爲，又曰：君之弟堯臣亦工詩。景迂生集卷四：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芻畫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賦三詩。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羽轉雜龍鬣，汝欲澄清力幾多。官家費盡水衡錢，萬夫政待汝漪漣，天上有河鷗以填，可增汝漫髡其巖，虛名數何常，休譏汝在梁，右淘河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剛啄不解禿，倦魚薄淺幸有脫，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饑腸倚暮烟，慚愧信天緣，右漫畫信天緣，何爲者，非達亦非賢，終朝開口不敢仰，待魚落味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點，誰肯效命於爾前，皇天日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強求索，豈不鑑漫畫右信天緣。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爲相，使帥漕挽其來，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爲詩曰：魏公孤忠如孔明，赤手能支天柱傾，蘇公高節如子陵，寸膠解使黃河清，等是世間少不得，問津

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元圻案】文忠此詩題曰：題隱者蘇翁事迹，此條首數語，卽本詩小序也，又自注云：卷中有詩譏魏公不足

與有爲者，故云。宋劉子翬蘇雲卿傳曰：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後爲相，屬豫章帥及漕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公，無雲卿也，屏騎從，易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動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叩其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因出書幣，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扃戶閤然，竟不知所終，張世南游宦紀

聞載宋自適記蘇翁本末其詞略同【蘇翁還張魏公書幣題詩蔬圃壁間云】  
多年別作一番風誰料聲名達帝聰自有時人求富貴莫將富貴汗蘇公

南塘〔閩按〕南塘挽趙忠定公汝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離騷楊楫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

趙汝談號

愚

黨人方急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元圻案〕

慶元黨禁

寧宗慶元元年十一月御史胡紘奏趙汝愚唱引僞徒深為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朱子時家居草封事  
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至買禍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逐之同人  
朱子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遜翁遂以疾自休致汝愚既責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為守臣錢整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  
冤之【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元晦為之註離騷以寄意焉 趙汝談字履  
常號南塘太  
宗八世孫

孫燭湖〔閩按〕燭湖名應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須

時餘姚孫氏祖

魚雁到桐江又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

文公謂二絕甚佳〔何云〕詩不工○〔元圻案〕〔後漢書〕逸民嚴光傳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  
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曰君

朱子稱孫  
燭湖二絕  
子陵答侯  
君房書  
狂奴故態  
富春山七  
里瀨

陳仲弓弔張讓父  
荀淑子孫改節  
太邱後為賊佐命  
東來西況

周平園王荆公佳對  
戎馬生於郊  
佛狸死卯年  
虛室生白  
吉祥攸止  
汗簡刮青  
皮炙火  
殺青滿架  
書新繕架  
臧實答魏  
太武書魏  
虜馬飲江  
水

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臨其館元臥不起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注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又陳寔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舉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寔子紀紀子羣為魏司空朱子答孫季和書云子陵仲弓二絕甚佳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至或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祖父壁立千仞子孫猶自東來西況太邱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為賊佐命亦何足怪哉孫應時字季和白號燭湖居士餘姚人從學朱子之門有燭湖集二十二卷四庫全書著錄

平園

周益公號

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生白殺青皆佳對

何云皆不工○元圻案周益公省齋文稿二送湯相守紹興詩漢闢蕭居守周興畢保釐安危元注

相中外自隨宜憶昨生戎馬誰知死佛狸天其永我命王乃大巡師云云王荆公和楊樂道見寄詩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聽室久虛李壁注劉向戰國策序曰皆定以殺青書書可繕寫列子釋文謂汗簡刮去青皮也應劭風俗通殺青作簡書之新竹有汗後皆蠹故作簡者於火上炙乾之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攸止老子道德經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杜詩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宋書七十四臧質傳質答魏太武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元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競佛狸魏太武小字元張兩題孫叔明雪齋詩云生白定知虛室妙殺青唯積古書多本於荆公

玉女諫金

犬躬

韓玉女暴

于乳虎

杜詩可怕

李金吾

孫玉汝金

機賦

更中尉爲

執金吾

韓縝酷虐

少恩

怪書披月

看刺牆

老壽山黃

銅爲牆

鬼星石室

火青色

謝遺塵隱

南雷

虎獄劍餌

田園圖史

分貧富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本於玉汝金吾之對。

【何云】惡對。○【元圻案】魏鶴山李微之心傳聞其弟貫之道傳西歸以

詩逐之。劉左史光祖和韻。屬余同賦。第二首云。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爲金夫不有躬。想見江西兩膺使。天涯顛顛鬢成翁。

自注云。併謂真景元也。【朱翌猗覺寮雜記曰】世傳不逢韓玉汝。有聲對曰。可怕李金吾。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爲名字。

不始於韓。【容齋隨筆】韓莊敏公縝。字玉汝。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傳】劾罷御史孫玉汝。

蓋其人也。全唐文載孫玉汝金機賦一篇。【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三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注。金吾。鳥

名。主辟不祥。若溪漁隱叢話東坡云。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云。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孫臨

善滑稽。尤善對。或曰。不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杜詩】

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語。出東方朔神異經。

【閻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爲放翁也。

○【元圻案】林和靖寄玉梁施道士詩。子雲遺構住丹房。天鼓時聞數叩霜。真景截波尋鐵柱。怪書披月看銅牆。【唐

陸羽甫里集六四明山詩序曰】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予來。語不及世務。且曰。吾得於王

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僊。中書探海岳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雖銅牆鬼炊。虎獄劍餌。無不窺也。【神異經中荒經】西南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鼐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穎公寇萊公事。

【閻按】龐籍作退老詩。田園貧

宰相。圖史富書生。【何本載閻云】

鼎鼐樓臺 辨有無 龐籍退老 寇萊公不 冠私第 圖史富書 夏文莊臨 無地起樓 臺 詠漢高叔 孫通互見 博黍黃鳥 諸名 麥秋在野 樹桃李得 休息 狄梁公桃 李在門 博黍百金 拱壁取與 禰衡搏黍 臚戲黃祖

不如云論貧富。說有無。何又云。辨字拙。然對甚的。〔集證吳處厚青箱雜記〕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公爲郡椽。龐常有疾。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管爲貧宰相。亦有年壽。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元圻案〕孔平仲續世說曰。寇萊公出入將相。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洪舜俞名咨。變於潛人。嘉定元年。進士。理宗朝。累官刑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諡忠文。有平齋集三十二卷。四庫全書著錄。

本朝絕句。有浹深。鄭樵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又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

〔元圻案〕王荆公嘲叔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絕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李壁注。或云。此詩宋景文作。

演蕃露云。搏黍爲鷺。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覃註也。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改

齋漫錄。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

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元圻案〕〔演蕃露〕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搏黍者。

不能無意于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壁。數以搏黍問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爲之據也。禰衡在黃祖坐上。黍臚至。衡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謔。此卽搏黍也。並見御覽八百四十一。或以爲搏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鷺對鶯也。但不知搏黍之爲黃鷺何出耳。〔詩葛覃註〕黃鳥搏黍也。正義

漢漢春鋤  
影外天  
王洽然裴  
門桃李  
桃李莢藜  
所得異  
簡主謂子  
質失樹

不斟何斟  
言病  
曠僚謂無  
官

曰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流亦云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名鶯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演繁露三〕湘素雜記靖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曰為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黃朝俊今本細素雜記作朝英〔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四〕前輩稱李綸和杜祁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桑榆事見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傑見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州縣官拔至顯位以為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通鑑載仁傑事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又唐人詩譏李德裕曰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莢藜楊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鶯掖桃李新陰在鯉庭用桃李事者多矣竊謂事之所本其來自古非起於唐按韓詩外傳云子實事魏文侯獲罪而北遊謂簡主曰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莢藜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擇而後種〔又說苑復恩篇簡子謂陽貨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莢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刺焉桃李事當本于此〔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靖康細素雜記十卷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祇有九十事〔書錄解題小說家類〕能改齋叢錄十三卷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曾虎臣撰

方言

斟益也〔案〕郭璞注言斟酌益之

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或謂之何斟

呂居仁答曾

吉父詩記我今年病不斟

詩見卷十七

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禁

何云此本李孟傳書方言後○孟傳字文授上虞人李光子宋史有傳

春帖用翠管銀罌

邢子才日

思誤書

曾吉父呂

紫微偈和

茶山居士

韋元成傳五世曠僚

〔全云〕即曠僚

言五世無官也

〔韋元成傳註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也曠空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湯

世曠僚委社于後

此成公代其父倉部公作也銘曰湯世曠僚委社於後徂相我初內德之茂

而黎本改爲曠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

〔東坡作皇太后閣春帖子詞曰〕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偶然翠管銀罌傳故事金花綵勝作新年

出老杜臘日詩

翠管銀罌下九霄

而注者改爲銀鈎此刑

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也

〔元圻案〕李孟傳方言後序曰曾文清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際銅魚使記我今年

病不斟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鏤版輒誤作病不禁〔北史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鄆人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天下書至死讀不遍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呂本中字居仁壽春人徙婺州希哲之孫好

問之子祖謙之祖宣和中爲樞密院編修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微省故稱紫微舍人著東萊詩集二十卷四庫全書著錄曾幾字吉甫贛人徙居河南官浙西提刑忤秦檜去僑寓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諡文清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

〔案〕今本東萊詩集不載此詩

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

峽詩壁色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游出漢書田叔傳又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

〔闕按〕

壁色立積鐵

漢書帝紀無此語集證按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三月隕霜傷麥稼秋罷〔師古註曰〕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

○〔元圻案〕呂東萊詩集卷三與才仲弟相別于白沙東門之外悵然久之因成八詩奉寄其第三首云盛欲與子談

大出遊秋罷語所本



呂居仁寄弟詩  
田叔暴坐宛外

紫芝詩論  
輔嗣元暉  
三謝詩元暉語工

嶽麓寺道鄉臺  
東坡謫黃州築雪堂境與人俱香  
田承君勉道鄉語  
姓氏多因謫籍香  
虞慮効陳宗禮

乃復爲此別，忽忽得餘歡。把酒到耳熱，人生不如意。肝胆有楚越，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又卷十四春。春日紀事第二首。云：自聞賊報離揚州，準擬春來大出遊。所恨溪山最佳處，不容老子便歸休。又卷七：去年試院中作詩云：今年復入試，再次前韻。誰令君作官，衰衰簿書下。誰令君不學，陷穽乃欲跨。觸懷北窗翁，斯人益多暇。田疇望家遠，日月已秋罷。倚蒙諸公憐，未至官長罵。何時歸來乎，更作一段畫。〔漢書田叔傳〕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嘗從入苑中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遊。

趙紫芝〔閩按〕紫芝名師秀，爲永嘉四靈之一，故一稱趙靈秀。秋夜偶書。詩：謂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

〔閩按〕下句本唐庚語。〔何云〕〔唐子西云〕三

謝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然之趣亦少減。漸有唐風矣。紫芝詩本其語。○〔元圻案〕紫芝宋太祖八世孫，紹熙庚戌進士，著天樂堂清苑齋集。唐子西語見書三謝詩後。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

山靈能頡頏，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

〔何云〕田畫字

不可忘。〔原注〕陳樞密宗禮景定間持節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巒烟累，姓氏多因謫籍香。御史虞慮効之。陳坐謫，其後陳召入虞鑄官。〔全云〕只謂原本作只爲爲是。又云宗禮繫齋弟子。○〔元圻案〕〔東坡雪堂記〕曰：蘇子得

廢園于東坡之魯，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雪中爲，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時東坡謫居黃州。〔名勝志〕道鄉臺在嶽麓山，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溫益，下逐客令，風雨夜渡湘江，張栻爲浩築臺，朱子刻石曰

鄒浩夜渡 湘江所當為 未止此 潘庭堅以 夢易名 因方牛首 名妨 竹生便直 梅死猶香 吳吉甫試 搗藥兔詩 闕搏月見 沐星 戰期收 桑榆 聖人之道 猶日中 太元月闕 其搏 靈書勞馮 異 湯伯紀自 傲詩 春秋責備 賢者 造物計校 好人

道鄉〔陳振孫曰〕田畫字承君樞密況之姪也與鄒道鄉善鄒之貶畫曰願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齊東野語四〕庭堅富沙人初名公筠以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為勃殿試第三人年六七歲時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知其不永劉潛夫誌其墓庭堅有紫巖集今佚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何云〕東坡詩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邱

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見沫之星〔何云〕月闕其搏見太元第七聯云

桑榆已晚尙期一戰之收〔元圻案〕此下似有佚文〔後漢書馮異傳〕降靈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迴谿終能奮翼屢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吳吉甫仕履未詳厲樊榭宋詩紀事據此條載其詩四句

湯伯紀〔閩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仁人官華文殿學士諡文清自傲云春秋責備賢者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

成就全身此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閩按〕王氏遷著作佐郎湯為少卿與王氏居隣牆晨夕過從王氏論關洛濂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圖書經緯西蜀史學

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湯歎曰吾閱士甚多惟伯厚甫為真儒使真文忠在願同居弟子列會湯年髦力引去遂薦王於朝云〔全云〕深寧蓋以自傲

湯文清歎 伯厚五儒 講論 薛士龍讀 三國志詩 蝸角變觸 國相爭 李公佐南 柯記 槐安國征 檀羅國讀 王荆公讀 蜀志詩 問舍求田 意最高 植杞梓藝 蘭蓀 晏子鑿楹 納書 宣尼壁經 晏子楹書 徐道暉四 人爲唐詩 徐淵子號 竹隱 任元受七 夕詩

薛士龍讀三國志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何云〕偷蘇又云此等語工而無味即自己出尚非佳處。〔方樸山云〕余嘗有詩云蝸角觸變爭左右鴻溝楚漢畫

東西○〔元圻案〕〔莊子則陽篇〕戴晉人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唐李公佐南柯記〕記東平淳于芬夢中就婚於槐安國出爲南柯太守征檀羅國事皆寓言也○〔王介甫讀蜀志詩云〕十載分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

意最高李雁湖注云亦蠻觸之意〔東坡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詩〕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

徐淵子〔全云〕徐淵子亦四靈之一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蓀過庭遺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蓀喻子孫

也鑿楹出晏子春秋〔原注李義山詩〕經出宣尼壁書留晏子楹○〔元圻案〕晏子春秋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壯而示之〔葉水心徐道暉墓誌曰〕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有詩數百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惜其不尙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爲唐詩者徐機字文淵翁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徐淵子名似道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權直院遷秘書少監終

提點江西刑獄其人在四靈之前謝山蓋誤以徐文淵爲徐淵子也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何云〕意自佳但恐與上文難膠附○〔元圻案〕〔老學菴筆記〕任元受名盡言張魏公作都督欲聘之入幕元

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陳直齋曰〕盡言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官申先之子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八 評詩

勿填河漢 留洗甲兵 盡言以養 親辭魏公 得神丹遺 母不獻公 伊川不作 詩有丹壽 民有丹壽 王子真候 伊川嵩山 冲熙處士 功和叔以 丹遺伊川 王簽受籙 進洞宮 郭恕先不 就敘理末 劫歸佛 忠恕善篆 隸能畫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

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簽。岐

下陽平人。元豐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與陳圖南侔。〔元圻案〕〔呂本中紫微詩話〕以

為邢和叔尙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哀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與此條不同。〔宋詩紀事二十七〕雙原字深之。有贈王簽七言絕句序云：簽字子真。富鄭公客。元豐中。賜號冲熙

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左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矣。此作冲熙。未知孰是。今畫壇集不載王簽功行碑。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此詩

全篇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屈其志如此。〔何云〕此亦自喻也。〔全云〕郭恕先歷仕諸朝。非一行傳中人物也。深寧特有慨於仕元之徒耳。末劫歸佛。遂為近

日處山口舌。○〔元圻案〕〔東坡郭忠恕畫像敘曰〕忠恕字想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

滿。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除國子監主簿。益縱酒。肆言時政。語聞。流登州。〔宣和畫譜〕忠恕作篆隸。凌轢管魏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謫官江都。逾旬失其所。在後閣數歲。與陳搏會于華山。而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文鑑取送  
將歸賦

楚詞後語  
取息夫躬

揚雄亦蔡  
文姬之儔

蔡確羅織  
士大夫

浮溪詩何  
事非戲劇

晉惠問蛙  
鳴官私

官蝦蟇可  
給廩

張芸叟論  
逸詩

石鼓是車  
攻詩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元圻案〕朱子撰楚辭集註又刊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爲楚辭後語

自爲之序曰息夫躬柳宗元之不韙則晁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文姬之儔耳今皆取之豈不以文姬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離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東都事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爲人有智數少舉進士神宗朝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摯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浮溪〔閩按〕浮溪汪藻號詩人間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爲太子令曰若

官蝦蟇可給廩

〔原注〕晉書無此語〔集證〕水經穀水下注晉中州記曰惠帝爲太子聞蝦蟇聲問人爲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充對曰在官地爲官蝦蟇在私地爲私蝦蟇令曰若是官蝦蟇可給廩○〔元圻案〕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語四庫全書著錄此詩題曰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夫賦詩因成長句一首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鱓何以貫

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爲逸詩誤矣

〔原注〕見致堂論語說〔全云〕張芸叟名舜民新平人

其說  
謬甚

顧況詩見  
韋集爲勝

好鳥依嘉  
樹

林堂含餘  
清

白雲帝鄉  
遠

華陽真逸

程可久自  
題眇怡齋

違已病人  
六月松風  
萬籟寒

朱文公曰。顧況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今按韋集。有顧況奉同郡齋雨中宴集詩

云。好鳥依嘉樹。飛雨灑高城。況與數君子。列坐分兩楹。文雅一何麗。林堂含餘清。我公未歸

朝。遊子不待晴。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

驚。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

【何云】韓孟聯句。孟便類韓。韋顧唱酬。顧便類韋。古人無體不學。所向如意。然各自成家。不肯雷同也。晦翁拘于一偏。伸此抑彼耳。○【元圻案】唐顧況字逋翁。海

鹽人。至德二年進士。德宗時。官著作郎。貶饒州司戶參軍。晚年退居茅山。自號華陽真逸。著華陽集。四庫全書著錄。

程可久

【原注】沙隨先生。

自題眇怡齋

【案】陶靖節歸去來辭。眇庭柯以怡顏。義取於此。

云。乞得膠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

莫厭羹藜藿。違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

濺珠過藥欄。葵花已過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

【漢書揚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

細看屐

齒破蒼苔。

詩人達者  
惟高適

宋詩人一  
相三執政

蘇黃韓呂

四從官

唐能詩顯  
達諸人

高適五十  
始爲詩

能與貧人  
共年穀

必有明月  
生蚌胎

朱孔目散  
粥子入官

曾堯咨平  
糶應子

宜黃人戒  
勿犯曹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惟高適〔何云〕陋語又云王維亦達官矣

適位不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閣按〕徐謂師川名

俯〔按〕陳謂簡韓〔按〕韓謂呂〔按〕呂謂居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三從官〔按〕三當作四

陳〔按〕陳謂簡韓〔按〕韓謂呂〔按〕呂謂居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按〕三謂三從官〔按〕三當作四

何其盛也〔何云〕高適官不達於山谷乎無論蘇李燕公曲江大歷以還權德輿元稹李紳令狐楚非宰相乎白居易

論矣〔方樸山云〕達者唯高適此語本舊唐書適傳〔全云〕燕許而外如曲江諸公不可勝數即賀知章賈至亦清班也

易劉禹錫非尚書乎韓愈非侍郎乎薛能非節鎮乎杜牧吳融韓偓非學士乎章莊徐鉉顯於一隅又無

○〔元圻案〕唐書高適傳字達夫涪州渤海人舉有道科中第官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年五十始爲詩

山谷胡逸老致虛菴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爲富不仁者可以警〔全云〕其說甚淺深寧或有感而言○〔元圻

案〕〔王鞏甲申雜記曰〕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救貧是歲生子服服爲從官〔真西山跋曹唐粥

通濟倉記曰〕太史黃公之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云云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曹君堯咨即其家立

庚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全活者甚衆其子錫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

第紹定二年冬盜發隣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勿犯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爲

東屯稻米  
蜀第一

少陵夔州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京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

〔案杜詩

青苗陂通  
澗水

〔箋〕引此條此句下有東屯之田可百許頃八字 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

東屯

帥漕月得  
九斗

詩云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畎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

〔原注〕東屯有青苗陂〇〔元

折案〕祝穆方輿勝覽東屯有青苗陂杜詩云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又云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東屯之田可得百許頃稻米為蜀第一云云與此條略同

淵明心遠  
之義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

上蔡語合  
心遠

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

此上蔡論語解自序文

此之謂心遠

〔何云〕此豈可以說詩〔方樸山云〕朱子取上蔡

真西山心  
遠室跋

所見不逾  
尋丈

所志不過  
錐刀

語以註詩討謨定命二句〔全云〕若以杜詩言則上蔡所云皆備之但陶詩心遠二字則不如此耳何說亦未得真要領也〇〔元折案〕西山跋聖尉少仙全氏心遠室記曰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云云嗚呼今人局迫樊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宋正甫和  
人詩

宋正甫和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

〔元折案〕真西山跋此詩云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劉元城先生語錄曰〕六經之中絕無真字所謂誠即



三聖傳心 惟主一 六經載道 不言真 經言誠即 爲真 攻媿桃符 因陸 神茶鬱壘 主衆鬼 立桃板于 戶名仙木 嚴寒例謝 常來 老病猶貪 未見書 葛魯卿借 書詩 揚雄答劉 歆借方言 班嗣答君 山借莊子 朱希真小 盡行 郡縣不頌 官歷

真也。〔錢氏養新錄曰〕正甫，爵里未詳。〔按虞伯生鶴山書院記序〕其大父講學諸人有唐安、宋正仲德之，未審即正甫否。當攷。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見書。

〔元圻案〕〔風俗通義〕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出入。

者，執以銅虎黃帝法而象之，因立桃板于戶門上，書二名，以禦凶鬼。〔六帖〕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戶，謂之仙木，百鬼所畏。〔陸放翁晚年歲暮書懷云〕嚴寒例謝常來客，老病猶貪未見書。

葛魯卿 名勝 借書詩 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山。

〔元圻案〕〔方言後附錄〕劉歆與揚雄取方言，書雄答書曰：雄言辭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

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隨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令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云云。容齋三筆極辨此書之僞。班嗣事見漢書敘傳。〔藝文類聚隱逸類載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羶纒，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攀，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頌，憶昔升

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

〔原注〕〔唐李益

問路侍御六月大小云〕野性迷堯歷，松隱有道經，故人爲柱史，爲我敷階蓂。○〔元圻案〕〔宋周紫芝少隱竹破詩話曰〕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頌歷，朱希真作小盡行云云，與夫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葉紹翁四朝聞見

落葉爲秋  
花作春

以無歷見  
咏諸詩

朱敦儒以  
秦相致仕

鷓鴣天詞  
見傳誦

金石在波  
中

萬物皆流  
金石獨止

詩文取喻  
金石諸語

公行子章  
章旨

洪邁雪詩  
滕六巽二

即獵  
崔希真得

葛三畫

錄】希真有詞名。以隱德著。思陵必欲見之。累詔始至。上面授以鴻臚卿。希真下殿拜訖。請致其事。上改容而許之。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上。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賜出身。歷館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刪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詩。遂落致仕。除鴻臚少卿。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蓋希真嘗有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疎狂。曾批給露支風敕。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醉千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此讖之。希真著有巖壑老人詩文集一卷。又有獵較集。四庫全書不著錄。豈已佚耶。

山谷 和楊明叔 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何云】公行子章。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何云】荆公詩。石安得止。【山谷龍眠揲云】金石兮水波。【頤軒詩云】金石不隨波。【又云】李義山爲渤海公舉人自代狀。稟松筠四序之榮。包金石一定之調。唐人已用之。又云。李語自謂樂器。又云。吾家仲言別沈助教云。道適者波瀾。人生異金石。又在唐人之先。【方樸山云】孟子注趙岐章指。此注唯宋槩本有之。今注疏無。○【元圻案】宋槩本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章。趙氏章指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野處 【閩按】洪邁號 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住。人間會有葛三來。葛三事。出太平廣記。【原注】葛仙公第三子。【何云】此之謂點鬼簿。

○【元圻案】事文類聚前集雪類載幽怪錄曰。晉州蕭刺史至忠。將以臘日畋遊。有樵者於霍山見一老癯。哀請黃冠。黃冠曰。若令滕六降雪。巽二起風。即蕭君不復獵矣。太平廣記三十九載原化記曰。大歷中。初鍾陵客崔希真。見一老人。避雪門下。崔異之。請入。獻松花酒。老父取一丸藥投酒中。則頓甘美。老父於帷幄前所挂素上。如有所塗。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至江蘆洲中。見一舩。舩中數人。狀貌皆奇。而樵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逼於伊人。歸視幄中。

王逢原諷退之詩

感二鳥符讀書城南

陳了翁書堯夫誠子

愛子情至導子志陋

玉帶金魚激子

諸論退之示兒詩

諭王庭湊出元翼

得圖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後將圖詣茅山。問李涵光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宋史藝文志〕載洪邁野處叢書一百四卷。瓊野錄三卷。而陳氏書錄。祇載野處類稿二卷。云全集未見。則當時傳播已稀。

王逢原

采蓮示王聖美葛子明

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恃。暮年意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廂榮。顧影樂

冠佩。喜將閭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

朝賀歸。及示兒詩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

退之有感二鳥賦

符讀書之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

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陋也。

〔何云〕亦隨其子之高下

而語之耳。王朱之論。吾所不取。須觀公鎮州事。〔全云〕昌黎固不以此貶其大槪。然此等責備之語。亦不可不存。何氏只知偏袒韓公耳。又云。王荆公頗不服退之。而與逢原甚契。觀此詩。知其意見議論之合矣。〔方樸山云〕論高而不切事情。〔又云〕禮學記云。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此正韓子符讀書城南之率。○〔元圻案〕鄧志宏文集十九。政陳了翁書邵堯夫誠子文曰。昔韓愈氏示符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方以陳邵過庭之訓。毋乃相萬乎。〔黃山谷嘗書退之符讀書城南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熙寧元豐之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獎勵之功。異趨而同歸也。寧王令。廣陵人。初字欽美。後王萃字之曰逢原。王荆公以其妻吳氏之妹妻之。著廣陵集。四庫全書著錄。〔皇甫湜退之墓誌〕王庭湊反。圍牛

元翼於深。教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積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慙汗伏地。乃出元翼。李習之作韓昌黎行狀曰。鎮州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積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留滯自顧。遂疾驅入庭湊。殿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旣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特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雖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庭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尙書久闕之。何也。庭湊口卽出之。公曰。若真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

致堂曰。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

也。車鄰駟鐵。胡爲而收之也。

【何云】噉語不容作詩者生一波頭耶。○【元圻案】老學菴筆記曰。胡基仲嘗言退之石鼓歌。羲之俗書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

孔子不編石鼓文  
陋孔子俗  
羲之致議

二雅編追無委蛇其言  
羲之俗書未可駭也

荆公弔杜醇王致

筠筒釣魴鯉

稚子松間拾墮樵

四明慶歷五先生

荆公令寧禮儒

唐子西內前行

天子稱宅家語語

天家官家大家之義

善熙初蘆荻謠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

乘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

寥孰能景慕前賢哉

致鄧江猶子桃源先生說也荆公令鄧時皆所尊禮其講學在濂洛未起之先亦泰山安定

徂徠之流亞也○元圻案荆公傷杜醇詩李壁注曰公爲鄧縣常有書請醇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越人問其安否公厚醇如此其退之所稱董召南之流乎讀公詩可想見其人弔王致詩曰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收遺乘稚子松間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饘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唐子西

庚

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天子爲宅家通鑑

唐昭宗乾寧四年

韓建發兵

圍十六宅諸王呼曰宅家救兒

唐昭宗光化三年

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

元圻案蔡邕獨斷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又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晉書五行志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資暇錄官家

又稱宅家言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商英入相而作也。子西嘗受知於商英故云然。

文宋瑞指南錄爲或人賦云。〔何云〕此詩殆謂留夢炎。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

銅駝遺恨付西風。〔何云〕西風疑作先風。又云非也。西有先音。故借對。

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

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原注〕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閩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實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

是卷古韻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卽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集證按〕文天祥紀年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遂字之曰宋瑞。

〔蔣正子山房隨筆曰〕三衢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文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爲尙書。文山纔登第。丁父憂。仕途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罔功。患難中倚之爲重。雖名爲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羅壺秋詩云。嶺雪蘇州受苦辛。庾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猶是衡門一樣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亟歸而免。○

〔元圻案〕顏師古匡謬正俗八。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爲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桂黝條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灼漢書音義。反西爲灑。是知西有先音也。〔元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載何夢桂送留夢炎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縹。夢覺功名黍一炊。鍾子未甘南操改。庾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裏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裹遺屍。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元年進士。爲

夢炎所取士。此詩亦王炎午祭文文山意。文山大節千古中。齋之富貴真黍一炊矣。文文山有指南吟嘯等集。

文宋瑞或  
人詩  
金馬勝遊  
銅駝遺恨  
人笑褚淵  
令齒冷  
龍首黃扉  
一夢  
應麟考第  
賀得士  
古韻龜鑑  
忠肝鐵石  
上因天祥  
名稱宋瑞  
留中齋大  
魁享富貴  
羅壺秋幾  
以詩羅織  
先西音轉  
相韻  
何夢桂詩  
譏夢炎名  
黍一炊

翁與可上徐忠簡詩

范六丈謀謨聖人

王晉公知子二郎官

姚仲約迎勞劫盜

范公不欲導主誅戮

王祐百口保符彥卿

鄭得言私試策問李良翁詩  
饒博士太學諸生笑愈  
少陵戲簡鄭虔詩  
廣文歸馬遭官長罵

翁與可上徐直翁清叟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迺翁知

〔閩按〕上謂范文正仲淹下謂王文正且。○〔元圻案〕蘇子由龍川別志曰慶歷

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去不爲暴富鄭公欲誅仲約范公曰高郵無兵與械  
戮之恐非注意仁宗從之既而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  
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及二公躋不自安范出撫陝西富出按河北范因自乞守邊富自河北  
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透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童蒙訓亦載此事姚仲約作晁仲約〔邵伯  
溫聞見前錄〕王晉公祐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宣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志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  
保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言直貶護國行軍司馬葉州安置太宗  
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徐清叟字直翁浦城人嘉定  
七年進士理宗朝參知政事諡忠簡

鄭得言

〔原注〕儘〔馬氏校云〕鄭得言元板作鄭德音

爲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良翁〔原注〕爲丑父

詩餞之曰諸生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

〔何云〕宋人句法然博士切事也〔全云〕此本荆公詩跨馬時遭官長罵登堂早被學生嘲然俱宋人句法○〔元

圻案〕韓退之進學解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杜少陵戲簡鄭廣文詩曰〕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福建通志〕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端平二年進士除大學博士遷

李丑父忤丁大全

諸王宮教授丁大全當軸  
丑父忤其意遂罷予祠

柳文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而力微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

投筆詩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

閩按王氏與弟應鳳同日生少稟家學父攜性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畫燭為期少緩輒怒呵之由是兄弟文並敏

疾全云王溫州搗以不附史嵩之而罷即深寧父也理宗嘗御書汲古傳忠及竹林二字賜之元圻案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召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書班超傳超家貧為官傭書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

者忌說功名

元圻案鄧志宏栢欄集二十五詩評或人問詩於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云云平易之過如抄錄帳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罔人怪誕之過有類乞道人作飛仙無根語說功名之過

如詔諛卦影詩不說青紫則必說旌麾此尤可羞也

班超不能讀父兄書  
功異域立  
班氏父子  
業史書  
蘭臺舊家  
學搗畫燭  
課子文  
王溫州不  
附史嵩之  
賜汲古傳  
忠及竹林  
字  
詩有可忌  
平易奇僻  
怪誕之過  
如抄錄帳  
目無精采  
說功名如  
詔諛卦影



# 翁注困學紀聞卷十九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

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

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

私親。蓋明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

【案】此神宗立哲宗爲皇太子制。宋文鑑取之。

蓋出於此。【全云】鄧潤甫與曾南豐

鄧潤甫草東宮制以建儲非以私親。主器莫若長子。鄧溫伯附安石。

皆吁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荆公。遂無稱道之者。○【元圻案】唐賈會草元宗册文云。堯之禪舜。惟能是與。舜以命禹。非私其親。亦用穀梁注。鄧潤甫名溫伯。以字行。別字聖求。建昌人。官尚書左丞。謚安惠。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

【闕按】去邪蒿。北齊邢時傳太子事。

韓詩

外傳。周公誠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元圻案】北齊書邢時傳。時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時去之。

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周公語亦見說苑敬慎篇。

晏元獻謝記室表。衣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命去邪蒿。

五雀六燕。飛集于衡。適平。一雀二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之。【方心醇云】五雀六燕

陸農師謝  
尙書表  
六燕相亭  
喻銓試

適平者。雀重燕輕也。則雀燕易處。宜作燕重雀輕。抑易處不在衡耶。  
陸農師名佃。放翁之祖。謝吏部尙書表。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集證】按陸表云：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一鴻遼遠。欲審別其飛翔。對語用張融門。律見南史顧歡傳。○【元圻案】錢氏養新錄十七按九章方程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易處。衡適平。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今案厚齋蓋從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九章之誤文也。【陸農師謝二府啓云】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蓋屢用之。陸師農陶山集十四卷。原本久佚。今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周書王會。東越海食。或誤爲侮食。而王元長曲水詩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集證】按文選王融曲水詩

海食誤侮  
食來王  
左賢入侍  
別風淮雨

序。侮食來王左言入侍注。引周書東越侮食。○【元圻案】說文虫部食。古杏切。注。蜃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爲食。蛤古合切。亦作食。【文心雕龍鍊字篇】尙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有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龍蹲歸宋  
樹伐

駱賓王螢火賦序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

躡龍牽牛  
狀孔子用  
唐人習用  
龍語  
刻桐魚扣  
石鼓  
華衆敬父  
子相代

乘板與觀  
斷決而喜  
張湍繼父  
翁守巴郡  
郎君類我  
府君  
魯恭令中  
牟三異  
傅季珪斷  
野父爭雞  
王楊盧駱  
四傑  
愧在虛前  
耽居王後  
文如懸河  
酌不竭

秋演孔圖，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

演孔圖語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七。○〔元圻案〕舊唐書載釋奠樂章曰：「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峙肅神儀。王勃夫子廟堂碑，珠衡玉

斗，徵象緯於天經，覽據龍躡，集風雲於地紀，廬照鄰南陽公集序，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救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而愚黔首，初唐人蓋習用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劉敬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後如其言，聲聞十里。」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爲本守，則張翁之子，迎者如雲。

桓州刺史建昌公王

公神道碑。敘縣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

〔案〕余友王汾原曰：禮記，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極捲不能飲焉，鄭訓能爲忽，盈川蓋本於此。

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之雞。

此聯不知見何文當攷。

對的語工。

〔元圻案〕北史畢衆敬傳，衆敬小字余，東平須昌人也，子元賓，拜兗州刺史，父子相代爲本州。

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後漢書〕邛都夷傳：「太守巴郡張翁，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天子以張翁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華陽國志序志曰：「越竊太守張翁，字叔陽，安漢人，太守張璜，翁子璜，後漢書作湍，未知孰是。〔今本東觀漢記〕十九：『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拜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默然，有頃與恭決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因還府。」

具以狀白安後漢書魯恭傳文同〔南史循吏傳〕傳炎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季珪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爲偷〔讀書志〕楊盈川集二十卷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吾媿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恥王後信媿盧前謙也今存十卷 四庫全

書著

錄

字 佇光于五

鍾會爲松表定五字

蘇許公求

改職表

五字擢英

才燕許俱

以文名

張文定制 敕簡盡

蘇許公授齊滸紫微舍人制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袞表五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英華五字表魏志

司馬景王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會取視爲定五字松悅服〔闕按〕

本出郭頌世語〔何云〕鍾會傳注引世語耳云魏志誤〔案世語云〕西掖用五字本於此〔元圻案〕〔蘇許公求

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改職表云〕乏鍾會五

字之敏多王濛四年之任已明用其事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又在蘇許公之前〔張南史早春書事寄中書舍人李詩

云〕惟看五字表不寄八行書見文苑英華二百五十六常袞謝除制誥表云〕得以文墨侍於軒墀五字非工四年待

罪見英華五百八十八蘇頌字廷碩武功人開元中同平章事封許國公與燕國

公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讀書志載蘇許公集二十卷欽定全唐文錄其文九卷

張文定〔全云〕樂全先生張方平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

薦舉勅及  
察舉守令  
文盎然如  
在春風中

范文正參  
政制  
大恩之下  
難爲報  
大名之下

之議云。是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予不專寵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全云〕尤謂二詔。大哉言乎。簡而盡。文簡公表。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道。德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何云〕二詔有文景風。〔又云〕向使不出於仁宗之世。則爲巧言耳。○〔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十五別集類樂全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宋文鑑所載方平諸制詞。今皆不在集中。蓋方平別有玉堂集二十卷。今已佚矣。〔書錄解題別集類〕梁谿集五十卷。禮部尙書錫山尤袤延之撰。今僅存梁谿遺稿一卷。乃康熙中尤侗所搜輯。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爲報。大名之下難爲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尙朝夕以交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可以見太平之象。〔元圻案〕〔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

難為處

之下難以久居。文定此制。及前二勅詔宋文鑑俱未收。

制表切年  
月隸事

端平元年

理宗十年甲午改元端平

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

【全云】咨夔。【案錢氏大昕曰】舜俞時為中書舍人。

命詞曰。迪惟

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

仁宗三十二年甲午

改元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當如此

【元圻案】張端義貴耳集曰李大異為廣西憲庚申年謝歷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我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

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書錄解題別集類】平齋集三十二卷翰林學士於潛洪咨夔舜俞撰今四庫全書著錄

慶元

寧宗年號

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

人臣之不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

桓四年

傳注禮君於臣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

夫不名盛德之士不名老臣不名說苑

臣術篇

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

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咸淳

度宗年號

初嗣榮王賜詔書不名余

鄭渥厚齋  
草不名制  
天下之達  
尊三德兼  
爵齒以俱  
茂人臣之不  
名五老與  
親賢而並  
隆公羊桓  
四年傳注  
禮君於臣  
不名者有  
五諸父兄  
不名上大  
夫不名盛  
德之士不  
名老臣不  
名說苑臣  
術篇伊尹  
曰君之所  
不名臣者  
四諸父臣  
而不名諸  
兄臣而不  
名先王之  
臣臣而不  
名盛德之  
士臣而不  
名咸淳度  
宗年號初  
嗣榮王賜  
詔書不名  
余

周南仲草  
貶秦檜制  
兵于五材  
誰能去之  
臣無二心  
天之制也  
一日縱敵  
百年爲墟  
金縱秦檜  
歸國就和  
南自南北  
南遷錄抵  
梧難信  
葉適謝草  
詔

草制用說苑事。

〔全云〕鄭文肅公混，一字補之，慶元黨人。○〔元圻案〕厚齋此制，載四明文獻集第四卷，詞曰：孔子稱達孝之繼志，敬其所尊，伊尹言諸父之不名，是謂大順。鄧人陳朝輔註云：榮王度宗生父，理宗弟。

德祐元年，議建藩屏以強王室。慶元黨禁，鄭湜草趙汝愚罷右相制，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以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尙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惻，祈避煩言，以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去。罷。

開禧

寧宗十一年乙丑，改元開禧。

追貶秦檜，周南仲

〔全云〕周南

代草制云：兵於五材，誰能去之。

〔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首弛邊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

〔莊十四年〕鄭原繁語。

忍忘君父之讐，又云：一日縱敵，遂

貽數世之憂。

〔僖三十三年〕晉先軫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百年爲墟，誰任諸人之責。

〔原注〕金人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嘉定之牽

復幾於失刑。〔閣按〕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經通鑑，實傳是樓云：〔何云〕慷慨精當。又云：諸人之責，句法未穩。宋人使事多如此，易以陸沈，借對數世自得也。〔全云〕開禧之勅，雖草而未行，會侂胄已誅，非牽復也。宋史亦誤。〔集證〕南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慮宋君臣復讐，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使其臣順，我侂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忠烈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有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而檜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國，彼喜慷慨說事，必是得志。○〔元圻案〕書錄解題：僞史類：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僞著作郎張師顏撰，頃

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博會者或曰華岳所為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  
【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曰】開禧用兵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院草詔適謝不能既而衛涇被命草詔云云涇見適舉  
似誤為墟為成墟他日周南至適告以涇文字近頗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愕然曰本為墟字何改也適方知南實代作  
周南字南仲吳郡人官祕書省正字以葉適薦入詞館著周氏山房集此詞見集載秦檜降爵易諡勅中衛涇字清叔  
華亭人徙崑山南仲嫺家也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官參知政事封秦國公諡文節著後樂集 四庫  
全書皆著錄 何氏欲改諸人為陸沈【按】原詞上聯云神州自此陸沈鄰國因之坐大陸沈字已見

洪野處直學士謝表擢列侍從野處謝表

擢列侍從

王褒中和

樂職詩

此盛德事

吾何足當

衛玠玉振

江表

裴用正始

遺音之誤

海涵地負

關雎正

之道

始之音

事擢列侍從。邊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

【何云】敷文句用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恐不可借。○【元圻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轉而上

聞宣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野處洪邁號陳振孫云未見其全集今僅存野處類稿二卷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

音此王敦語見晉書衛玠傳

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

音對奪朱之亂雅

【案】雅當作色今胡文恭集書啓中無此二語惟上知府劉學士啓有敢紆正始之音更重屈尊之禮句

陸務觀嘗擿其誤王季海行東



攢奪朱之亂色

喜懼之年  
短長之日  
朝倚門暮  
倚閣  
父曰子母  
曰季  
胡文定辭  
召表魏舟  
之象  
曹蒼舒載  
象稱斤  
驂駕駟馬  
從梁來  
沛獻王以  
京易占雨  
蟻封穴居  
大雨至

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

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何云】武平啓自用關雎正始之道若王淮則真誤矣○【元圻案】

始乃魏晉年名胡武平上呂丞相啓云手提天鐸鏘正始之遺音夢授神像攢奪朱之亂色蓋不悟正

始爲年名也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官樞密副使諡文恭宋史有傳著文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案】短長字用晉曾文清先生幾字吉

李密陳情表中語

【元圻案】書錄解題別集類下胡文

甫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閣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元圻案】書錄解題別集類下胡文

定武夷集十五卷崇安胡安國康侯撰其辭召試曰少習藝文其稱語妙晚捐華藻纔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故

其文集止此四庫書不著錄曾吉甫茶山集八卷原本已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皆其詩也文集未見

上官儀册周文王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

驂駕駟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集證】魏志鄧哀王沖傳沖字蒼舒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

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元圻案】藝文類聚

二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

上官儀視  
草工詩  
詞掩蘭臺  
之駕

周茂振入  
館謝啓  
改桃萊爲  
與謝息桃  
邑萊山  
古柳卯同  
字  
青州世子  
東海女郎  
馮衍遺田  
邑書  
鄆守不以  
智喪邑  
挈瓶之智  
守不假器  
曹娥碑蔡  
邕題文  
當墮不墮  
逢王巨  
淮陰行情  
調殊麗

上以問輔。輔曰：蹇良下坎上。良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將至，故又以蟻爲興居。唐書上官儀傳：儀字游詔，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草，工詩時人效之，謂之上官體。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載：上官儀册周王爲并州刺史，文作識表魏舟之象，詞掩蘭臺之駕。

掩蘭臺之駕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閩按馮衍傳〕注云：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爲棗，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也。

啓用章懷太子注成句。柳卯本同。〔何云案虞翻傳注〕翻奏鄭康成解尚書遺失云：古大傳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幼以爲味，臣松之謂翻言爲然，故劉留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

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閩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家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荀晞兒。亦儷語之工者。〔何云閩校〕

作挑菜，恐是用周益公校劉賓客詩挑菜語。〔元圻案〕後漢書馮衍傳：衍遺田邑書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鄆，魯不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叛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注：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爲孟孫守鄆邑，晉人來里杞田，季孫將以鄆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爲萊字似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完始終，輒改萊爲棗。〔古文苑載鄆曹娥碑後云〕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邕題文云：黃絹幼婦，外孫薑白，二百年後碑冢當墮江中，當墮不墮，逢王巨。周茂振名麟之海陵人，紹興十五年進士，中宏詞科，官知樞密院事，著有海陵集。〔周益公二老堂詩話上〕劉禹錫淮陰行，何物令儀羨，羨郎船尾

頭昂尾懣 青淮春浪 軟無奈脫菜時或挑菜 誤 鼎學士之大稱 天平軍壁 記 牙璋玉節 賜令狐 紂高天下 以聲 林木翳然 濠濮間想 清風颯至 羲皇上人 得知千載 上賴古書 作吏一行 便廢此事 會心處不 必在遠 鳥獸禽魚 自來親人

燕銜泥趁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行船，頭昂尾懣懣。無奈脫菜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元微之白樂天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奈脫菜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野處草梁叔子

〔全云〕克家

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

官稱之語。又草葉顛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聲高，故以戲之。然於人

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

〔元圻案〕劉禹錫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曰：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

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我四支。〔史記〕殷本紀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劉賓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中山劉禹錫夢得撰，四庫全書著錄。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何云〕自初寮，賀唐祕校及第，啓

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

〔何云〕下句妙在倒用，北宋人猶能翦裁，皆全句。〔元圻案〕世說：言語門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

韓康絕交  
書  
御龍黃精  
令人久壽

春秋十賦  
工對  
熊虎狀豺  
狼聲

魯馬為櫛  
衛鶴乘軒

雞犧斷尾  
象齒焚身

虞不臘矣  
吳其沼乎

好魯以弓  
請謹守寶

賜鄭以金  
盟無鑄兵

泉臺蛇毫  
社鳥

歐陽試左  
氏失誣論

心慮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晉書隱逸陶潛傳：潛自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淵明詩云：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又聞道士遺言，餌龍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著初寮集，今存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徐淵子，已見評詩。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必滅，若敖。宣四年。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

羊舌。昭二十年。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襄二十六年。伯與合要而范宣左右。襄十年。何云：此未穩。魯昭之馬將

為櫛。昭二十九年。衛懿之鶴有乘軒。閔二年。何云：此聯去將有二字為佳。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成二年。晉侯請隧。

而襄王與之田。僖二十五年。星已一終，魯君之歲。襄九年。亥有二首，絳老之年。襄三十年。作楚宮，見襄公

之欲楚。襄三十一年。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哀十二年。雞憚犧而斷其尾。昭二十年。象有齒而焚其身。襄二

十四年。何云：二句工矣，而事不類。虞不臘矣。僖五年。吳其沼乎。哀二年。好魯以弓，請謹守寶。昭七年。賜鄭以金，盟無鑄

兵。僖十八年。蛇出泉臺聲姜薨。文十年。鳥鳴亳社，伯姬卒。襄十三年。閔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中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

晏元獻  
牡丹詩表

神雀頌五  
人稱美詩

重陽和詩  
第三等

三宰相詩  
無優劣

寧皇服藥  
赦文  
陳正甫以  
詞學中等

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猶傳誦之。但謬原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叙鬼神之事也。○〔元圻案〕葉石林避暑錄話下謂歐陽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左氏失之，謬論云云。主文以爲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與年譜異。

晏元獻進

兩制  
三館

牡丹歌詩表云永平

後漢明  
帝年號

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

考第於三等

〔全云〕見宋  
文鑑六十三

按論衡

佚文  
篇

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

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

〔何云〕侯  
諷當考

五頌金石，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

〔閣按〕見劉太  
真傳，謂新唐書

若舊唐書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華和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真李紆爲上等，鮑防于召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優劣。○〔元圻案〕〔新唐書劉太真傳〕文同于召作邵，〔晏元獻臨川集〕三十卷二府二十卷皆不傳，今但傳元獻遺文一卷，四庫全書著錄。

寧

〔閣按〕寧當  
作壽下同

皇服藥赦文

陳

〔閣按〕陳  
當作倪

正父所草也，雖不明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

荒，未始一毫從己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

〔全云〕閣改亦未可據，俟考。○〔元圻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載，此一聯亦謂陳正甫之辭。〔葉

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下〕謂程學士坳，寧宗遺詔云，雖不明不敏，有慙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縱己之欲，人以爲畫就一寧宗云云，故謝山云閣改未可據。

盧思道 在齊爲百官 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 【全云】見初學記二 常袞 中

下。門賀雪云重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之候 【全云】見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一 皆儷語

之工者 【元圻案】文選張衡西京賦大廈耽耽九戶開闢注大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鄭注曰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戶也虞荔鼎錄宣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擬承甘露刻其文曰萬國

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天酒甘露也管子立

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注君之路寢前有三階 【張衡東京賦】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注國語虢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

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章昭曰脈理也膏土潤也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隋書有傳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 爲近利市三倍 左傳 昭十六年爾 難爲人出表記 君子

以義度人 擔負出詩玄鳥箋 百祿是荷箋謂 折閱出荀子 【修身篇】賈 生活出孟子家數出墨子 不爲折閱不市

則難爲人 擔負天之多福 服事出周禮大司徒 十有二 伏事出陸士衡詩 爲吳王郎中時從陳梁作 分付出漢

爲家數也甚多 【尚同篇】天下 服事 曰服事 伏事 爲吳王郎中時從陳梁作 分付出漢

游俠 原涉傳 分付諸客 交代出蓋寬饒傳 及歲盡交代又白虎通義封禪 區處出黃霸傳 鄉部書言霸具爲區

盧思道賀甘露文 神漿天酒 凝照三階 之下 水澤腹堅 土膏脈起 大廈耽耽 九戶開闢 明堂九室 九戶開闢 華山仙掌 承露鼎 立三階受 要 俗語皆有 所本 爾有利市 寶賈不爲 折閱不市 爲家數甚 多 誰謂伏事 淺 分付諸客 歲盡交代

具爲區處 爲我多謝 問趙君帛 卽賜布帛 帷帳什物 一切事自 由不恤錄 輒隨方曉 示付主者 各有主者 幹吏卑末 習讀程式 布施優裕 百行行頭 皆官師 日敢煩當 地主歸餼 不得舉杯 相於悒悒 比當相料 差長進勤 于長進

耳目發起賊名區處師  
古注區謂居止之所也

多謝。出趙廣漢傳。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

丁寧。出詩采薇箋。

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方樸山云〕丁寧字義本借用左傳著于丁寧

語。〔案後漢楊賜傳〕賜上書有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之語。

什物。出後漢宣秉傳。

卽賜布帛帳帷什物。注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之具爲什物。

自由。出五行

志。一切事自由。初不恤錄。

曉示。出循吏童恢傳。

吏人有違犯禁法輒隨方曉示。〔前漢班超傳〕令曉示康居王。

主者。出劉陶傳。

事付主者。又主者且夕迫促。〔閩按〕亦見劉陶傳前

變巴傳。〔方樸山云〕已見陳丞相世家。〔變巴傳〕主者欲有所侵毀。〔史記〕陳丞相世家各有主者。

意智。出鮮卑傳。蔡邕諫伐鮮卑議。意智益生才力勁健。

卑末。出變巴傳。雖

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式。

告示。出荀子。

〔原注〕仁者好告示人。○榮辱篇。○〔閩按〕今仁作人。

布施。出周語。〔原注〕布施優裕。〔淮南子〕主術訓爲惠者尙布施也。

比較。出

齊語。〔合羣參〕比較民之有道者。

行頭。出吳語。百行行頭皆官師。

當日。出晉語。

〔史黯曰〕主將適樓而聽不聞臣敢煩當日。

地主。出左傳越語。

〔閩按左傳〕止有東道主。〔繼序按〕地主歸餼。見哀十二年。〔越語〕四鄉地主正之。

相於。出晉后妃傳。

〔左貴嬪離思賦〕况骨肉之相於兮。永緬貌而兩絕。〔又孔融書〕簡僻疾動不得與足下岸幘廣坐

舉杯相於。以爲悒悒。料理。出王徽之傳。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

長進。出和嶠傳。

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三國志吳張昭傳〕長子承勤於長進。

消息。出

魏少帝紀。

齊王芳嘉平六年。卬邸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聞傳消息爲賊所得。〔方心醇云〕易豐卦象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功夫。出王肅傳。

〔閩按王肅傳〕無

當復更治  
徒棄功夫

亦出少帝紀〔案魏志王肅傳〕治道功夫戰士悉作又秦極已前功夫尙少功夫字凡再見三少  
帝紀齊王芳正始七年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  
普請出呂蒙傳

孤普請諸將  
吾寧棄江陵  
而赴西陵况  
吾寧棄江陵  
而赴西陵况  
吾寧棄江陵  
而赴西陵况

江陵牢固乎 焦氏易 鄭重出王莽傳 非皇天所以鄭  
重降符命之意  
分外出魏程曉上疏〔程曉傳〕上不責非職  
小却  
林金梁鐵柱十年牢固

出宋紀〔閻按〕出武帝紀武紀下  
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開介出馬 長笛賦〔原注〕開介無  
蹤○見文選 婁羅出南史顧歡傳 蹤夷之儀婁  
羅之辯〔閻

按日知錄〕婁羅蓋聰明才敏之意 婁羅一  
本分出荀子〔原注〕見端不如  
見本分 非相篇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 老  
措

大毋妄沮吾軍〔閻按〕已見〔通鑑〕唐文宗考異〔何云〕寒山詩已有措大字〔集證〕寒山子詩箇是何措大時來  
省南院〔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九年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寓直有中使引至一小殿見太宗坐於殿上二廣  
徑登階面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爲此拗木枕措大不合更在此坐矣  
假開出王峻傳 俟假開當  
爲卿行 本色出

街談以好拗爲拗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卽是此措大也慎由歸途金滕其事  
唐劉仁恭傳 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晉書天文志〕凡五星不  
失其本色而應四時者吉又〔唐柳仲郢傳〕醫有本色官  
古老出書無逸注 古老之人無所  
聞知〔崔融請

封中岳表曰〕宣太平  
之風化聽古老之謳謠  
商量出易商兌注 商量裁  
制之謂  
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 〔原注〕不能宣  
備 見文選 生人

要假長安  
本色  
古老之人  
無聞知  
不能宣備

見端不如  
見本分  
老措大毋  
妄沮吾事  
崔慎由拗  
木枕措大



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

致意尊公  
尋途初賦

家羸弱不  
能收拾

使歸更尋  
思

不識世情

阿誰爲失

榻來榻至

爾來榻至

將軍罷休

就舍  
計今見在  
者

婦出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

私名出列子。

〔黃帝篇〕晉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

家公出莊子。

〔原注〕主人公也。〔寓言

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李頤集解云〕主人公也。〔顏氏家訓風操篇〕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父曰家祖。

致意出晉簡文紀。

〔閣按〕亦出孫綽傳。〔簡

文紀帝謂鄒超曰〕致意尊公。〔孫綽傳桓溫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途初賦知人家國事耶。與公孫綽之字。

傳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

令慶傳語中常侍。

收拾出光武紀。

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

尋思出循吏劉矩傳。

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不審出韓詩外傳。

〔閣按〕不審爲晏子語。

〔外傳八〕晏子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晏子春秋〕作堯舜肢解人從何軀始無不審二字。

世情出纏子。

〔原注〕不識世情。〔文選陸機文賦〕注引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

世情爾來出孔明出師表。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榻來出思元賦。

〔閣按〕李善注引劉向七言曰榻來歸耕永自疎。〔文選張衡思元賦〕迴志榻來從元謀。〔呂氏春秋〕膠鬲見

武王於洧水曰西伯榻來無我欺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鬲曰榻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榻何也。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榻來分絕道不周。

和買出左傳正義。

昭十六年正義買諸賈人則是和買

阿誰出蜀龐統傳。

向者之論阿誰爲失。

罷休出史記孫武傳。

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慚愧出齊語。

大國慚愧小國附協。

子。大宗師安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

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

簡稽鄉民注簡謂比數之。

見在出夏官臺人注。

亡者闕之注闕猶除也弓弩矢箠棄亡者除之計今

見在者見在先見【列子仲尼篇】。【又後漢楊震傳】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孩兒出書康誥注。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老境出曲禮正義。七十曰老而傳者六十至老境。

而未全老七十其牽帥出左傳。【襄十年】牽帥老夫已全故言老也。老夫以至於此。先輩出詩采薇箋。今薇生矣老輩可以行也。如今出秋杜箋。征夫如令

已閒暇。居士出玉藻。居士錦帶注。居士道藝處士也。可人出雜記。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人可也。【大戴禮立孝篇】子曰可人也。

吾任其過不可道人出漢京房傳。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漢地理志】代郡人也吾辭其罪。道人出漢京房傳。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漢地理志】代郡道人縣注本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寄居出息夫躬傳。歸國未有第宅寄居

邱某甲出周禮。天職內注。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亭。某甲出周禮。天職內注。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亭。某甲出周禮。天職內注。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亭。某甲出周禮。天職內注。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出某物若干給亭。

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王莽傳】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兩道士義似異。主人公出史記范睢傳。【闕按】范睢傳作翁。主人翁習知之。小房子出

漢霍光傳。使樂成小家。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闕按】秦始皇本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

之。【王尊傳】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我輩人出晉石苞傳。苞見吏部郎中許允求為小吏。允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對岸出樂志。【闕按】出顧璠表曰。今夷狄對

岸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吳志周魴傳。魴誘曹休曰。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十八九出漢丙吉傳。【原注】至今浩大出後漢馬廖

牽帥老夫  
先輩居士  
道人

主人翁習  
知之

使樂成小  
家子得幸

其不中用  
趣自避退  
卿是我輩  
人

羣賊兩相視

檢覈戶口年紀

百家雜碎從火

加手下已有大衆

知軍中細碎事若干國

膠加牢愁

墨屎謂無賴

繇之治水無狀

傳。【方樸山云】前後匡衡疏已有廣心浩大語。馬廖傳浩大之福莫甚於此。

兩兩相視。出周嘉傳。

【闕按】毛板脫一兩字。獨行周嘉傳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白刃交集嘉乃擁

敵以身扞之請以死贖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

年紀。出光武紀。

【闕按】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班固兩都賦序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二義不同。

雜碎。

出仲長統傳。

【百家雜碎。請用從火。】

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

【闕按】兩手下皆出注引江表孫策語何云手下前已出太史慈一條呂範傳注江表傳策曰子衡卿既上大

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屬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

合少成多。出中庸注。

【闕按】中庸注無方心醇云今夫天斯昭昭之多節注言天地山川皆合少成多積小致大今本注疏脫去五字耳。

【案衛湜禮記集說一百三十四】今夫天節引鄭注正有皆合少成多五字。

若干。出禮記曲禮投壺。

【方樸山云】禮記出於漢儒按漢賈誼傳陳政事疏已有若干二字。曲禮問天子之年對

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投壺】某賢子某若干純。又儀禮數射算數曰若干純。賈誼政事疏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

如干。出陳學。

何之元傳。見之元所作梁典自序如干二字凡六見。

膠加。出九辨。【原注】膠音豪加邱加反。宋玉九辨何況一國之事矣亦多端而膠加。

牢愁。出揚雄傳。

【原注】畔牢愁集韻愁音嘈。漢書揚雄傳旁情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

愁。注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墨屎。出列子。

【原注】音眉癡力命篇墨屎單至。啾喧慙慙四人相與遊於世股敬順釋文音眉癡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无賴。廣雅云墨音目屎作欺自

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

冗長。出陸士衡文賦。

故無取乎冗長。

無狀。出史記夏本紀。

繇之治水無狀。壁畫。

學畫人事之終始

叙致既快事加有理

留連至今

數呼相工問息耗已分

百年已分可長保

本師祖師始師

生熟不盡於前

與先後有瓜葛者

輒訓導譬解發遣

鈍悶以終誇張悵悵

近局本貫十字街少府見錢多

出淮南子。〔要略篇〕學畫人事之終始。前定出中庸細作出左傳釋文。〔宣八年〕陸氏釋文誤反開也今謂之細作。

之細。敍致出世說。〔識鑿門王夷甫〕叙致既快事加有理。留連出後漢劉陶傳。留連至今莫肯求問。問息耗出資后紀。數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

皆言當大尊貴。已分出魏文帝書。〔魏志王粲傳〕注太子與質書謂百年已分可長相保。物色出淮南子。〔閩按〕何不云出月令〔淮南〕時則謂仲秋之月察物色課比類月

令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類。本師出史記樂毅傳。贊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祖師出漢外戚丁姬傳。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注〔儒

林傳〕丁寬。生熟出莊子。〔天道篇〕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涯。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閩按〕〔出禮儀志注〕引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

者發遣出陳寔傳。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明帝紀〕發遣邊人在內郡者。天然出賈逵傳。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前書徐樂傳〕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

資新鮮出太元。務次二新鮮自求珍。鈍悶出淮南子。〔覽冥訓〕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高誘注〕鈍悶無情也。誇張出列子。天瑞篇誇

張於世。悵悵出王洞簫賦。悵悵瀾漫亡耦失儔〔注埤蒼曰〕近局出陶淵明詩。〔歸田園居詩〕漉我新熟酒。雙雞招近局。〔劉熙釋名二

釋言語篇〕曲。提撕出詩抑箋。親提撕其耳。本貫出晉江統論。〔閩按〕止有本種無本貫〔晉書江統傳〕徒戎論曰各附本種反其舊土又曰申諭發遣還其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  
黃童對日食現月  
熙祖聰慧封廣陵  
明帝數歲岐嶷  
童烏荷載入榛  
楚王似晉封文

本城。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圖按〕庶附〔李諧傳〕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庶諧之子也。見錢。出漢書王嘉傳。賞賜節約。外戚賞千萬者少。故少府見錢也。多

梁簡文爲子大心辭封當陽公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載入榛。異子烏之辨。〔何云〕二子大又爲長

器讓宣城王表。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平原之封。〔原注〕荷載入榛。揚雄烏事。

熙祖。晉太子通字。元豐末。皇弟似封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何云〕在元帝

用之則可。元仲事。在今日藩臣亦當避。古人不拘。○〔元圻案〕〔後漢書黃琬傳〕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晉書〕〔愍懷太子傳〕通。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爲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爲皇太子。九年。廢賈后。矯詔使黃門孫慮害之。〔魏志明帝紀〕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三年。爲平原王。〔注〕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集證〕〔東都事略〕楚王似神宗之第十三子元豐間封和國公。哲宗卽位。封晉寧郡王。

王元之。禹偁到黃州謝上。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安世元符末。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謝。

芝蘭之性 終香 蔡蓋以誠 向太陽 水萬折必 東似意 盈不求概 似度 趙元鎮移 吉陽軍表 了翁表如 嚴霜烈日 劉跋爲父 辨冤啓筮 王禹偁筮 小畜名集 驢非驢馬 非馬 烏不烏 不鵠 襲途謂民 帶牛佩犢 史疾語楚 王鵠烏 狐非狐 非貉

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公坐是遂不得入見斯言可以立懦志〔閣按〕

〔趙元鎮

移吉陽軍表云〕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尤以此言致不食卒可悲也○〔元圻案〕〔說苑雜言孔子曰〕夫水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曹植表〕癸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宋費袞梁溪漫志〕謂元城此語與〔陳了翁表進尊堯集序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皆氣節慷慨如嚴霜烈日〔劉跋爲其父摯辯冤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語亦悲壯〔書錄解題別集類〕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二十卷知制誥濟陽王禹偁元之撰自序曰平生所爲文類而聚之得三十卷將名其集以易自筮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

驢非驢馬非馬〔原注〕〔漢〕烏不烏鵠不鵠〔原注〕〔戰國策〕〔何云〕見〔閣按〕後魏宣武孝明民閒謠曰狐非狐貉非

貉〔何本載閣云〕上句實下句虛似非一類○〔元圻案〕〔漢

伯壽

云烹羊炰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西域傳〕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

也〔戰國策〕史疾爲韓使楚有鵠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鵠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令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鵠不爲鵠也〔漢書襲途傳〕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王汾原曰〕〔國語〕黍不稂稷不稷〔爾雅〕組似組綸似綸亦可對 傅伯壽晉江人隆興元年進士紹熙中官浙西提刑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瑑刻孔璋咸曰寧王之大寶〔原注〕宗室入翰苑者三

黍不黍稷 不饑 似組綸 受寶璽 賀表 西王母 獻白環 玉玦 儵儵珍羽 諸山得銀 瓊 答韓魏公 處分十道 雷孝友 乞祠不允 詔 華陽集詩 稱至寶丹 鄭安晚再 相制 溫公乞 佐文彥博 節使除拜 爲納節 王曾再登 揆席

人彥中汝談汝騰。○〔元圻案〕竹書紀年帝堯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納儵儵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注引帝王記曰堯時儵儵氏來貢沒羽西王母墓舜之德來獻白環。杜詩洗兵馬云〕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瓊。

王岐公〔全云〕珪字禹玉答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

大雅名敦詩答周益公詔。豈朕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自全引退之節。蓋傲其意。〔何云〕

既明句。六朝有之。四六當行語也。且文義無傷。〔集證〕按張九齡處分十道朝集使敕云。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爲庶尹所能。已極於此。唐人筆運。已如是。○〔元圻案〕真文忠雷孝友乞祠不允詔云。而卿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爲。又倒用其法。〔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集類〕華陽集六十卷附錄十卷。宋王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文多臺閣之體。其時善言富貴。當時謂之至寶丹。

鄭安晚再相。〔閩按〕安晚清之號。再相於淳祐七年四月。應之道〔全云〕應參政徽號其芷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曾再登

揆席。俛就集賢。〔元圻案〕李燾續通鑑長編三百七十六。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曰。臣蒙恩擢爲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歷事未多。故乞陛下用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今范純仁。朱光庭。以

爲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咨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矣。平章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執政就咨謀常程文書委其下尊優正相諸議首相次相領說黃伯庸賀雪表袁安臥雪不千人李朔雪夜破蔡州上天同雲平地尺雪李公甫表用囁嚅等黃疇若可爭衡文士耿采度陳少陽後

軍國重事句下註云。彥博今以節度使守太師。猶是使相。若解節去守。則為正太師。位冠百僚。在宰相上。元祐元年五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相之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中唐節使。除僕射尙書侍郎。謂之納節。長編一百十一。仁宗景祐二年二月。樞密使吏部尙書同平章事王曾。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春明退朝錄。上本朝置二相。昭文修文。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

黃伯庸

名疇若。豐城人。

為賀雪表云。招徠衆俊。無書臥洛陽之人。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

健。

〔原注〕上天同雲平地尺雪。范蜀公表也。周益公用之。○〔元圻案〕招來衆俊。獎勵三軍。或作列賢才於庶位。激士氣於三軍。〔後漢書袁安傳注〕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至袁安門。無

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韓退之平淮西碑曰〕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鶴林玉露六〕謂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云。詞意壯切。真宰相事。〔李公甫表云〕漢使囁嚅。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纜。惟當擊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強。〔周益公送黃伯庸疇若序曰〕豐城黃君伯庸。為廬陵宰。示予古律詩二百篇。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摹寫物象。莫能遁形。繼出雜文一篇。議論正大。古賦恢宏。碑誌詳雅。四六溫淳。是可爭文士之衡矣。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

東

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猶將宥之十世。

〔元圻案〕厚齋擬舉廉吏詔云。朕灼知有俊。誕保受民。惟前代迪



如可贖分  
百身  
猶將宥之  
十世  
克正罔敢  
弗正罔敢  
進良以率  
不長  
人之有猷  
有守  
子其懋賞  
懋官  
億載萬年  
爲父爲母  
四海九州  
悉主悉臣  
李顯忠復  
節鉞制  
秦伯用孟  
明西戎  
馮唐持節  
敕魏尙  
英國衛國  
公善兵  
舉人周與  
人壹  
文帝法太

厥官。不肩好貨。凡正人修其行。庶幾成風。又克正罔敢弗正。旣昭德以塞違。進良以率不長。與勵精以更始。又人之有猷。有守。具以實言。予其懋賞。懋官。亦克用勸。亦用全句。耿直之名。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

韓退之元  
和聖德詩

四海九州。悉主悉臣。

退之平  
淮西碑

迂齋樓對。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

全云玉山  
先生汪應辰

草制云。念秦伯用孟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

之周。庶幾得頗牧而能用其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元圻案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

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史記馮唐傳。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敕魏尙。復以爲雲中守。唐太宗封李勣英國公。李靖衛國公。汪藻草張俊除兩鎮節度使制。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塞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又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豈惟塞蹇而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又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擒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又見無禮於君。爾旣殫於忠。薰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寵褒。朱子稱玉山制誥。溫雅典實。得王言體。爲近世第一。浮溪蓋道夫先路也。四庫全書總目。文定集二十四卷。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爲改此名。官至數文。開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十卷。

倪正父

思

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

何云此宋  
人笨句法

不講非常之禮。於萬年受天之祐。聿

張韓除節 度使制躬 塞塞匪躬 多多益善 前茅之偵 獨柳之誅 汪玉山制 誥第一號 壽皇尊號 帝之初若 於萬年受 天之祐 周益公辭 免表 眞文忠草 貨盜賊詔 赤子盜弄 潢池兵有 天下豈有 白頭月爲 王軍制 仲連踏東 海不帝秦 蘭相如名

迎滋至之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爰斯伯與。敢忘稽首。有若虢叔闕天尙助迪威。正父答

詔云。爰斯伯與固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虢叔闕天雖曰賢。蓋視周公而不及。【何云】不如但作雖遜固賢。

眞文忠爲原貨盜賊詔。【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弄潢池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

又云。自有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陶侃說王眞曰】天下寧有白頭賊乎。其言足以感動人心。【元圻案】

吏襲遂傳】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岳珂程史載此二聯云。上稱其得體。

王卿月爲澹菴制云。吾身寧蹈東海。【何云】此句卽是封事末句所以尤工。獨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

何以強趙。【集證】胡銓疏曰。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元圻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廉頗藺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泰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樓攻媿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爲文字官。警草胡公銓詞云云。人多稱之。

重泰山 胡銓不下 拜穹廬 疏斬秦檜 王倫孫近 竿其頭藁 街不處小朝 延求活 引璧睨柱 叱左右 盧肇海潮 濡馬褐救 焚 王章疾臥 牛衣 編亂麻爲 龍具 崔大雅草 史直翁制 帳具几杖 待杜任 手詔韓富 文曾詢禮 待遇契丹 使臣 呂成公代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

【原注】古未有對者何云馬褐出左傳【全云】【原注】是正文○【元圻案】唐文粹五盧肇海潮賦後序曰爛額焦頭方思馬褐捉襟見肘久困牛衣【左傳定

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漢書王章傳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注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程大昌演繁露二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二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尙有斯禮勿遐爾

心【原注】二老杜衍任布四臣韓富文曾【閩按】杜衍傳皇祐元年詔陪侍明堂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元圻案】長編二百六十二神宗熙寧八年四月契丹使臣蕭禧之再

來上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詢以待遇之禮禦備之方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

謝宰執

啓云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

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元圻案】此啓全篇在東萊遺集卷二【唐書杜牧傳】牧歷黃池睦湖四州刺史【杜牧登

樂游原詩】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元和郡縣志二十七】黃州本春秋楚地後又爲黃國之境蕭齊于此置齊安郡開泉三年罷郡置黃州因古黃國爲名也又【二十八】池州本漢鄣郡之域吳于此置石城縣梁昭明太

父謝官啓  
杜牧一廳  
江州齊安  
郡本楚地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

池州秋浦  
縣本鄣郡

云孤忠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草良貴稱賞

【元圻案】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曰吾憂君

昭明因魯  
美封貴州

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擊馬于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魯國有難獨安所避乎蔣良貴名重珍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理宗朝歷官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諡忠文

蔣良貴託  
代謝啓

眞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唐草詔曰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瘳果然後

漆室女憂  
閨癸老人之  
效老人之  
結草

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

眞文忠辭  
疾除拜詔

黃門召見卿矣此詔有西漢風

【元圻案】漢書丙吉傳宣帝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虘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

封丙吉  
未獲報疾

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瘳後五年代魏相爲丞相【說苑復恩篇】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卽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必愈  
賢列甚于  
德吉

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三國志

辭亭侯以疾  
何憂以疾  
有陰德者  
必有陽報

十二】魏何夔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

鄭威除除  
謝章  
不掛權恩  
不沾相潤  
潛公馮翊  
死義  
傳至樂啓  
至章說  
東門之柳  
自凋  
元都之桃  
何在  
楊國忠訴  
郭侯柳詩  
遊元都觀  
兩題詩觀  
財色譬刀  
刃頭蜜  
井眉瓶動  
常危  
張說除拜  
不草詔者  
張克明上  
朱子啓

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節安。以順朕意。此詔則隱取夏侯勝之語。南塘名汝談著庸齋集。原本已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六卷。

鄭威愍公顯 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掛權臣之橫恩。崇觀崇寧大觀 二十秋。靡沾故相之徽宗年號

徐潤公之大節如此。馮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元圻案楊誠齋跋鄭威愍公事曰。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城。破死于難。公名驥。字潛公。

傳至樂名自得。已見卷三。 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之桃何在。彼刀頭之砥蜜。得未鐫銖。况井

眉之居瓶。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元圻案全唐詩話郭侯家傳云。賦詩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復憔悴。楊國忠訴於明皇。上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為譏朕可乎。宋王得臣塵史。劉禹

錫為元都觀。舊無桃花。貞元末。至京師。則有道士植桃。滿觀如紅霞。賦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要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太和初。重遊元都觀。已蕩然無一枝。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苦。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四十二章經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美。小兒甜之。則有割舌之害。漢書游俠陳遵傳揚雄作酒箴。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為右職。娶壽聖皇后女弟。乾道七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張栻在經筵。力爭之。范成大不草詞。遂罷說知袁州。八年。復簽書樞密院事。李衡。王希呂。交章論之。莫濟。不書錄黃。周必大不草詔。皆被斥。予祠。自此聲勢赫然。無敢撓之者。九年。仍拜同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帝廉知說欺罔。數事。命范仲芑。究之。湯邦彥。又劾其姦贓。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卒于湖州。

行藏倚樓 助業看鏡 朱子跋免 解啓自感 寄尋壑 邱之趣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助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

〔閩按何叱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敘語。

朱子謂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集中。時爲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南康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閏三月。遂去郡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何云〕記是其人自述語。朱文公謂其人方就省解。未宜遽及此。子吾今日所處却合。厚齋似小誤。俟假大全集考之。〔又云〕跋免解張克明啓。○〔元圻案〕朱子跋免解張克明啓曰。行藏勸業云云。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以自語。何哉。然予亦濡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爲之太息。〔杜詩〕勸業類看鏡。行藏獨倚樓。〔陶淵明〕歸去來辭。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方樸山云〕余嘗以未窺六甲對不識一丁。○〔元圻案〕真西山跋謂正甫詩。新奇工緻。人所共喜。〔魏志管輅傳〕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

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徵。〔唐書張宏靖傳〕其詬責士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

前日非。吾無愧矣。

〔閩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矍圃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元圻案〕袁宏後漢紀。光武紀一。王尋。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

萬衆。至潁川。世主將步騎千餘人。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東觀漢紀〕光武紀。尋邑兵五六萬。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十重。帝將步騎千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

三甲一丁 背無三甲 腹無三壬 管輅言不 壽徵 挽兩石弓 不知一字 宋正甫詩 新奇工緻 大敵勇小 敵怯 前日非

步騎千餘  
破尋邑  
嬰圃去者  
半存者半  
孔門益者  
三損者三  
毛憲守長  
沙謝啓  
昌黎荆潭  
倡和詩序  
湖之南壤  
地二千里  
平原偕楚  
十九人  
毛遂備員  
而行  
毛憲子降  
第五甲末  
經元而白  
馬驪而黃  
朝取溫造  
暮拔石洪  
近舍皇甫  
遠求居易  
子雲草元

敵怯今見大敵  
勇甚奇怪也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曰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

毛遂

【元圻案】韓昌黎荆潭倡和詩序曰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維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

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韓侂胄封平原郡王【通考選舉五】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爲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侂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爲第五甲末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壘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爲黃李清卿啓云

斯風未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

【何云】不切○【元圻案】【漢書揚雄傳下】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麗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王邑嚴尤謂桓譚曰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是以輕其書【列子說符篇】伯樂曰臣有所與九方皋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秦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曰已得之在沙邱穆公曰何馬曰牝而黃使人往視之牡而驪公不悅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

解嘲 賢得起家 附丁傅董 秦使九方 秦相馬 羅致北 南涯生 福先佛 刻珉詞 卓甫混 謂裴管公 近舍某而 遠微白 洪舜俞上 鞏嶸啓 東坡咏門 外鶴袍士 半山賞 梁問燕語 詩 劉季孫題 詩 聽事 風舞零 月 離華 山谷詩 江 梅桃李 喻 冰雪空 自 香

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韓文公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曰：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以石生爲才，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參寥子唐闕史上】皇甫郎中湜，恃才傲物，裴晉公再修福先佛寺，將致書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值正郎在坐，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微白，信獲戾於門下矣。【蔡條鐵圍山叢談曰】魯公遭逢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甚偉麗，而驟得進用。毛澤民，江山人，存東堂集十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書錄解題別集類】李忠愍集十二卷，吏部侍郎臨淄李若水清卿撰，今存三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洪舜俞薦于鄉，鞏嶸監試，後鞏爲江東憲使，舜俞分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塘，曾在門外鶴袍

之列。半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何云】劉季孫事，見石林詩話。○【元圻案】東坡以熙寧辛亥通判杭州，壬子有監試呈諸試官作，又催試官考較戲作云：願君聞此添

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鶴。【葉石林詩話曰】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爲江東提刑，巡歷至饒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閒，底事來驚夢裏間。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大稱賞之。

徐淵子爲越教，答項平甫。安云：正恐異時風舞零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何云】對似新然不爲工。或答

洪舜俞云：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了東玉佩之詞。【元圻案】黃山谷上蘇東坡古風二首，其一云：江梅有佳

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秦少游贈妓婁東玉水龍吟辭云】玉珮



少游下蔡  
贈妓詩東

玉佩丁東  
別後天和  
天知道和  
天也瘦

招教子辭  
郡守啓

張宣公答  
教官啓

眞文忠買  
鳩訴水諫  
倪若水諫  
捕鷓鴣疏  
孔戣疏歲  
賈蚶蛤

攻媿爲姜  
氏慶七十

丁東別後恨佳期參差難又名韞利鎖天還知道和天也瘦花  
下重門柳邊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向人依舊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帥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亦仁義而已矣

【元圻案】楊誠齋詩話四六一  
有一聯而用四古人語者張欽

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  
云云四人語乃如一人語

眞文忠爲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云詔捕鷓鴣若水尙還其使歲貢蚶蛤孔

戣猶疏于朝况爲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

【元圻案】唐書倪若水傳爲汴州刺史會遣中人於南方  
捕鷓鴣鷓鴣上言農方田婦方蠶輒於此時捕奇禽怪羽下

民爭以賤人貴鳥爲嘗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謹誦內使倪若水諫江南探捕諸鳥表云方今九扈時忙三農作苦田  
夫擁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探捕奇禽異鳥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  
也陛下當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凡獸卽  
鷓鴣鷓鴣曷足貴也孔戣事見前考史四

攻媿爲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

識承平王  
孫故態  
騎竹馬日  
至會昌春  
姜夢以聲  
妓老病風

稽古閣上  
梁文

王相親老  
辭辟書  
溫蟠奉檄  
絕裾  
徐庶失母  
方寸亂  
南軒論太  
真得失

孫見柳文姜嚳誌

〔元圻案〕柳宗元姜君誌曰：祕書郎姜嚳，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好遊嗜音，以生富貴，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白樂天喜入新年自咏云〕大歷中年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自註：時年七十一。

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白樂天喜入新年自咏云〕大歷中年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春。自註：時年七十一。大歷，唐代宗年號。會昌，唐武宗年號。樓大妨，攻媿集。姜氏，上梁文。薰云：宣奉公慶七十時，丞相壽春魏公見，委以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遊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故態。當年竹馬，得見會昌者幾人。此條引作得見會昌之新春，當別有據。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國

斯文之主

〔何云〕宋人句法。

王相原注嘉熙〔閣按〕理宗在位十三年丁酉改元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曰：昔溫太真絕衿違母，以奉廣武之

檄。心雖忠而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雖窘而人予其順天。〔何云〕稍節冗字即

佳。○〔元圻案〕晉書溫蟠傳：蟠，字太真，元帝初鎮江左，劉琨以蟠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初，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蟠絕裾而去。劉琨傳：琨封廣武侯。〔蜀志〕諸葛傳：劉琮聞曹公來，遣使請降。先主在樊間，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先主傳〕陶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張南軒史論〕曰：溫太真忠義慷慨，足為晉室名

呂倚謝饋  
錢酒王禹玉餉  
萬錢壺酒  
莽貨泉爲  
白水真人  
青州從事  
平原督郵  
坡詩青州  
六從事  
鳥有一先  
生詩會餘  
之文  
簡凝含  
之墨  
筆銳干將  
墨含酖淳  
貝甲大小  
文彩異

臣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其得失窮達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正。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自後世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雖豪傑之士。失其性者多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王倫此聯全本於此。

###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稱之

〔何云〕唐韋莊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集證〕復齋漫錄。潘子真詩話記王

禹玉元豐間以錢一萬酒二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警切。〔後漢光武紀論曰〕王莽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真人。〔世說術解門〕桓公有主簿善別酒。輒令先嘗。好者爲青州從事。惡者爲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高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膈上住。

### 夏文莊

疎

表云詩會餘蚺之文。簡凝含酖之墨。餘蚺見詩貝錦箋。筆銳于將墨含酖淳。出文心

### 雕龍

奏啓篇贊〔何云〕餘錢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餘蚺黃爲質。白爲文彩。○〔元圻案〕陸璣詩疏曰。貝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蚺黃爲質。白爲文。餘泉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

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

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集證】唐獨孤綬獨孤良器皆有放馴象賦載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並

以珍異禽獸無育國家爲韻○【元圻案】晉書成帝紀咸康六年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南史林邑國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爾雅釋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左傳定四年】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註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稱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

【何云】雞口亦借宋人學唐專法此種○【元圻案】

秦關百二  
齊客三千  
雞口牛後

【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悔出孟嘗君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又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項羽本紀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又孟嘗君傳】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又蘇秦傳】寧爲雞口毋爲牛後 此宋言數雞鳴度關賦見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八 宋言字表文初名獄大中三年及第。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

以語周益公。益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

【何云】安得遇如周益公者。葉少蘊且議唐彥謙耳。聞明主提三尺之句矣。

淳熙中

省試。人主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邁典舉。聞之曰。張平

梅雨時有  
大風

萬鈞  
航琛感水  
輦費踰嶂

人主勢重

韻人

韻人

韻人

韻人

韻人

韻人

韻人

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之士。遂預選。紹熙光宗年號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

趙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元圻案〕〔史記高祖本紀〕天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漢書賈山傳〕雷霆

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文選〕顏延之應詔。謙曲水詩。航琛越水。輦費踰嶂。〔東坡詩〕三句。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趁風。〔葉石林避暑錄話〕卷上。常歲五六月之間。梅

雨時。必有大風。連晝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舶趁風。以爲風自海外來。禱于海神而得之。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足。〔原注〕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 亶聰明而有作。無作

聰明。由仁義而行。非行仁義。〔原注〕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供。膳宰舉席間之觶。禮記檀弓。 釋椎鑿而上。輸入議堂上之書。莊子。 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

也。〔全云〕鄭千之謂。詰命之體。南渡以來。龍谿汪公。平園周公。號爲冠冕。若厚齋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熙德祐間。社稷傾危。近在旦夕。而公四入中書。遍行諸房。詞命除自填。委他舍人。開筆不下。公獨從容授之。若行雲流水。泠然

悠然。而莫知紀極。蓋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書者也。按千之跋深寧兩制文字之言。如此。今讀困學紀聞第十九卷。足以見深寧平日從事於此者。果非一日矣。千之又云。公詞命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案〕清容輓詩

清議扶管  
壯士守秦  
不足  
亶聰明作  
無作聰明  
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  
工執藝事  
以諫賦  
非刀匕供  
膳宰舉觶  
釋椎鑿上  
輸入議書

鄭干之推  
汪周誥命  
厚齋詞命  
傑出  
寄悲憫于  
代言之文

翁注困學紀聞 卷十九 評文

一四五四

亦有丹詔三軍泣之語。然則深寧之忠悃。其寄之代言之文思。以挽或去之人心。而扶不支之天命者。良可傷矣。○〔元圻案〕鄭干之名。真謝山所引干之語。乃四明文獻集第五卷制詞跋語也。又公詞命激厲奮發二語。亦第四卷跋語。

# 翁注困學紀聞卷二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開見後錄二十七謂漢李翁

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尙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

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何云〕隸續劉寬碑。頗載圖畫。〔全云〕隸續中有圖五卷。即當日隸圖

漢畫存隸  
續中  
李翁五瑞  
碑西狹頌  
王稚子二  
高貫方墓  
碑陸宗畫  
有漢法  
吳道元巧  
思減古意  
劉寬碑載  
圖畫  
黃龍白鹿  
承露人  
嘉禾連理  
木

也。不知何以誤入隸續中。予爲別出之。〔集證〕洪适隸續載李翁五瑞碑。黃龍。白鹿。連理。嘉禾。有一人承甘露于喬木之上。王稚子二。闕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則乘車而東者二人。挽之者臺佗也。王君平生官簿。互見于兩闕之上。高頌碑。兩螭蟠其首。文在穿下。凡十八行。行二十一字。沈作哲寓簡南豐跋漢武都太守西狹頌。謂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有學文翁高昝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元圻案〕〔曾子固金石錄跋尾漢武都太守李翁西狹頌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而漢畫未有能得之者。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

左右車騎 挽藁佗 文翁高朕 石室 三皇五帝 三王像 仲尼七十 弟子像 析里橋李 會都閣頌 丁房雙闕 人物 金延廣母 子碑 李剛石室 四壁雕刻 顯愷之帝 相列像 陸探微丹 青入妙 宗少文圖 壁臥遊 曹夫人與 楊夫人書 房子官綿 百斤 房子城白 土可濯綿

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析里橋都閣頌。卽西狹頌也。李翥作李會。明楊升菴曰。慎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物像。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言也。水經注八。黃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毅叔。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於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制工麗。亦漢畫之一。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晉顯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常畫中興帝相列像。妙極一時。宋陸探微。吳人也。明帝之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最推工者。宋宗炳字少文。南陽沮陽人。善書畫。好山水。結宇衡山。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遊。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臥向之。其高情如此。唐吳道元。陽翟人。工畫。初名道子。元宗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張懷瓘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爲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纒房

子何云注房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見太平御覽八百十九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

可用濯綿案此條今本水經注所無集證太平御覽八百十九引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也俗言房子之綿也亦類蜀江之錦得江津矣故歲貢其綿以充御府又引盧

毓冀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爲無珍也元折案古文苑五曹公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



文絹香車  
衣籠  
趙州臨城  
縣汧水  
古文苑出  
佛龕中  
孫盛晉陽  
秋

善惡可以  
熟言  
佛言受苦  
受樂  
鳩摩罷什  
譯大乘經  
曇摩羅讖  
曇無讖  
法華成實  
論大藏經  
募藏大相  
國寺御書  
寶奎殿頌  
贊撰記

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聞之驚愕。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綿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細微。以達往意。〔元和郡縣志十七〕趙州臨城縣。本戰國時趙房子邑也。泚水在縣南二里。出白土。細滑如膏。以之濯綿。色若霜雪。〔書錄解題總集類〕古文苑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世傳孫洙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之。唐人所藏也。韓無咎類次為九卷。刻之婺州。〔案〕今本二十一卷。蓋紹興中章樵作注時所分。〔隋書經籍志〕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董仲舒廟災對季氏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原注行惡見樂。

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

名言也。〔集證〕〔隋書經籍志〕鳩摩羅什譯維摩法華成實論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元圻案〕宋俞成元德瑩雪叢說引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

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仁宗募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

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歷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攷之。乃二

章郇公受詔書額

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此頌今子美集不載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

晏殊撰御飛白書記

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加記述。亦誤。〔集證〕

翔翬結字液金填畫

〔玉海三十四實錄〕至道元年正月重修大相國寺。廣殿庭門廊樓閣。凡四百五十五區。寺額太宗御書也。慶歷元年八月甲申。上謂輔臣曰。近瓶一小殿禁中。而有司過為侈麗。不欲毀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營殿藏。太宗親書寺額。可遷置之。呂夷簡因言陛下孝以奉先。儉以率下。聖人之盛德也。二年正月辛未。詔以大相國寺新脩。太宗御書殿為寶奎殿。摹

瓶小殿禁中過侈麗

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宰相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云。翔翬結字。液金填畫。騰虬龍于螭首。潤雲霧于翠珉。○〔元圻案〕周益公必大跋蘇子美寶奎殿頌曰。舜欽此頌。是召試館職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云上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王欽臣王氏談錄曰〕章郇公受詔書相國寺寶

奎殿太宗真宗詩額亦公代之

人。慶歷五年拜同平章事。封郇國公。謚文簡。宋史有傳。

雙宣學士草麻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

鄧潤甫鎖麻二十二

道。權直院莫儔獨宿。〔集證〕宋周輝清波別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

莫壽朋權麻六道

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藹耶。○〔元圻案〕莫儔。字壽朋。湖州人。政和二年進士第一。靖康初。為翰林學士。使金

劉原父立馬草九制

留仕偽楚。建炎初。竄全州。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見歐陽公所作墓誌。〔王震曾南豐集序云〕公一日草數十制。午漏

馬草九制

四制分草  
爲雙鎮  
南豐一日  
草數十制  
莫儻留金  
仕爲楚  
草追贈制  
非典故  
降制封史  
彌遠  
太一宮四  
立月祝文  
楚芝蘭奏  
祭祀諸儀  
甘露降祠  
庭  
繆忌奏祠  
太一  
帝一佐五  
爲壇開八  
通鬼道  
親王布政  
榜首尾  
所領節鎮  
爲管內  
封王與除  
節鉞異

盡授草院  
吏而去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

理宗四年。改元紹定。

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

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集證〕玉海一百。太平興國六年。司天楚芝蘭奏立太一宮。每歲

四立月祭祀。命近臣攝事。用幣冊祝。無牲祭。命道士行醮禮。又命廷臣內侍各一人掌之。三歲一易。以兵衛守。雍熙元年。三月丙子。立夏。致享祠。臣咸集。甘露降祠庭。八月丙申。先遣學士賈黃中致祭。丁酉。帝親祠。按雍熙元年所撰祝文。載玉海。○〔元圻案〕史記封禪書。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蔡邕封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親王初除有布政榜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榜某軍。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

可考。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榜。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

寧宗十一年。改元開禧。

元年。

皇子封榮王。榜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除領之制也。

〔集證〕

唐制 諭領 之制 諭領 本非

宏詞以襄 尺巫咸

徐子儀試 三家星圖

保氏注五 射

九巫皆筮 字誤

王攜致束 脩不受

求尺牘借 詞學書

諭即遙字唐蕭嵩 遙領河南節度

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榜下福州余引故事榜所領兩鎮

陳自明晦紹熙光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安王諱懿慶元襄音讓

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

【集證】王氏詞學指南云侍從言 記問文采迥出流輩既單用襄字初

不從言自不應避 詔與下等推恩 徐子儀嘉定寧宗十四年 改元嘉定

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籒人巫咸本

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

【集證詞學指南云】貢院言引周禮是旁證即 非本處有差未敢取放開院日知舉請與陞擢

不數年入

館掌制

【閣按】王氏父攜字謙父嘉定進士第同年俞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堅却不受曰吾 二兄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其餘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

藏書余欣然應之後二子皆中詞科由此【集證周禮地官保氏注五射曰】矢參連刺注襄尺非儀也疏襄尺者臣與君 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釋文】襄本作讓【春官籒人注】此九巫皆當為筮字之誤也巫咸謂筮衆心歡否○

【元圻案】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集徐鳳子儀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圍 主司驚異已真異等而未篇贅用周禮巫咸為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除真本徐後寓直玉堂濮安懿王名允讓

神宗本  
生父也。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本此。列子曰。務外遊不如列子務內觀仲尼。

陸游字務觀。本此。

〔原注〕魏傅巖字蘭石。本淮南子。說林訓。蘭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湜其作知。注。黃魯直之字。〔本柳子先友記〕王紆有學術魯直。〔方樸山云〕按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禮

記少儀文。邦彥字或取此文。與命名相配。若謂取諸易。則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豈當迂取王注。以為斷章之求乎。〔又云〕

〔鄭注〕讀少儀美字為儀。然字則仍美字也。〔集證〕鄧谷風箋。湜湜持正貌。○〔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六二

小象解。侯果曰。得位居中。上應於五闕。觀朝美不能大觀。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謂放翁母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

秦名為字。而字其名。〔列子仲尼篇〕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項氏家說八〕黃庭堅字

魯直。馬永卿懶真錄。以為史克魯人也。警引十六相。以卻菖僕。故曰魯直。

此說非也。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庭直也。直而且堅。故曰魯直。

朱文公門人晏淵。晏音緩。晉有晏清。

〔闕按〕晏淵。即大全集之晏亞夫。〔全云〕晏氏之學。傳於陽氏。陽氏之學。傳於吾鄉。史氏。即靜清也。〔集證通志氏族略五〕晉有西中郎將晏清。

〔又寧州刺史晏靜經義考〕晏淵。孟子注。伏。曹學佺曰。晏淵。字亞夫。號

蓮蕩。晉中郎將晏清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學於晦菴。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集證〕西

山經玉山

狀西王母形

晏淵曾晏清後

史克卻菖僕

夢秦少游生放翁

魯直字義

蘭石持正

石生而堅

蘭生而芳

如務內觀

務外遊不

朝美務觀

取字所本

天晴而見景星

暝晴即說文姓字

民衣霧主吸霜

天可倚杵策謀類即是類謀

用乞麋壽萬年

玃孖鷺彌繫兒

鯁為魚字奇稱

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及五殘，大荒西經炎火之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郭璞注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漢天文志：天暝而見景星，注：暝，精明也。集韻云：晴字。〔集證〕〔史記天官書〕：天晴而見景星。〔按說文〕：無暝晴二字，夕部有姓字，云：雨而夜除星見也。從夕，生聲。鉉

○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元折案〕：唐人有天晴景星見賦。〔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一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天晴景星見。〔漢天文志〕：晴當作暝，精明也。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圖挺佐一。〔叢書樓校元板〕無一字。輔曰：百世之後，地

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原注〕：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集證〕：是類謀。鄭注曰：民衣霧主吸霜，卑尊尊之服，間可倚杵者，言相近於何藏，無所自逃藏。〔徐堅初學記〕：天部引河圖挺

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天可倚杵，洵洵隆隆，曾莫知其終始。○〔元折案〕：通考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或作策謀類。

士冠禮：眉壽萬年。鄭注：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玃孖，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鷺彌也。〔中路嬰兒句〕：孟子音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輶人注：鯁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閣按〕：楊升菴廣之曰：大戴禮記：蘭氏之根，獲氏之苞。〔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兮，夫魚名而稱字，草名而稱氏，簫名而

蘭氏懷氏  
草稱氏  
洞簫稱諡  
良魚在淵  
昂魚鱗鱗  
異文  
有鱗有鯪  
即白魚

手五指之  
名  
將指手足  
不同  
闔闔喪將  
指失履  
捷驢指季  
指  
足駢拇手  
枝指  
接笛也四  
纒且也六

稱諡皆奇之又奇○〔元圻案〕〔小雅鶴鳴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正義曰〕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良也良魚字亦新。

石鼓文昂魚鱗鱗又云有鱗鱗闔木有鯪即白魚也。

〔元圻案〕〔古文苑〕載石鼓文第二云昂魚鱗鱗其蓋氏鮮黃帛其鱗又鮪又鯪其文不同。〔馬氏叢書樓

校云〕有鱗  
元板作有鯪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

〔原注〕儀禮大射孟子云巨擘〔闔按〕國語云拇

食指。〔原注〕將指。

〔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闔按〕既夕記亦名中指何云疏足以

大指為將指手  
以中指為將指

無名指。〔原注〕孟子

小指。〔原注〕〔儀禮〕特性饋食少牢饋食云季指○〔元圻案〕〔宣四年正義曰〕大

射禮云右巨指鉤弦鄭元云右巨指右手大擘也又曰設決朱極三鄭元云極

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章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然則手之五指之名曰巨指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定十四年左傳〕闔闔傷將指取其一履註云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謂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虔云俗所謂唾鹽指也特性饋食少牢饋食禮實于左袂挂于季指注季猶小也〔李氏周易集解成〕初六成其母虞翻曰母足大指也〔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注駢拇足拇指連二指也三倉云枝指手有六指也〔余兄靜軒曰〕無名指又可謂之四指枝指又可謂之六指〔公羊文十四年傳云〕子以其指則接笛也四纒且也六疏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笛猶人之四指纒且猶人之六指

秦處度蠶書

秦少游子名湛

兗州言既蠶事為最

九州有蠶不宜蠶

水母目蝦去住由人

山雌之肥其意得

簞瓢掉茹

參佐廡三問瓦屋

住東頭住西頭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兗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

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

〔元圻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蠶書一卷見少游淮海集第六卷〔序略曰〕予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幽雍不貢繭

物充篚織文徐篚元織縞荆篚元繡璣玕豫篚織繡書篚壓絲皆繭物也而桑土既蠶獨言於兗然則九州蠶事兗為最乎今予所書有與吳中蠶家不同者皆得之兗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湛撰後人附

刻于陳夷農書之後四庫書目著錄同宋史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樂城次韻王鞏見寄詩云去住由人真水母簞瓢粗足似

〔叢書樓校似元板〕作亦山雌〔何云〕

用法言○〔元圻案〕文選江賦注引南越志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濛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則隨之而沒〔揚子法言脩身篇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閻闔在下簞瓢掉茹亦山雌也何其臞

般芸小說蔡司徒

〔案〕晉書蔡謨傳字道明康帝時領司徒

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廡

〔閻本〕脫解字今從何本補

中三問瓦屋

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茆屋老三間簡齋

〔懷〕

詩士龍同此屋三間又

寓居劉倉解中晚步



士龍士衡  
形體

陳簡齋寄  
弟詩

末祿國有  
軍達等疏

泥婆羅國  
獻波稜

和緩皆秦  
良醫

秦醫治  
背腫

巫彭作醫  
古醫儻貸

季苗父

岐伯俞府  
扁鵲巫咸

詩  
士龍去國三間屋

【閩按】簡齋陳興義號○〔元圻案〕世說賞譽門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解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愜慨

陳興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第紹興中官至參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簡齋集〕又有寄弟詩云三間瓦屋亦易求著子東頭我西頭書事云瓦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屋不同居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國獻波稜皆菜名也

【原注】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來【集證曰】〔唐西域傳〕末祿在大食之東蔬有顆葱葛藍軍達茛菪又泥婆

羅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酢菜渾提蔥〔唐會要〕太宗時尼波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葵藜火熟之能益食〔唐章綯劉賓客嘉話錄〕波稜種自西域有僧將其子來云本是頗陵國之種語誤爲波稜耳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

見左傳 尸子亦云醫詢者秦之良醫【閩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

隘也韓非亦有秦醫善除之諺【集證】〔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二〕尸子曰有醫詢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瘰爲惠王治痔皆愈張子背瘡謂詢曰背非吾背也任子製焉治之遂愈詢誠善治疾也張子委製焉夫爲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製然後治矣

巫彭作醫原注呂氏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儻貸季原注上古醫曰苗父

【原注】說苑【閩按漢藝文志】太古醫有岐伯俞拊應劭曰黃帝時醫【集

證曰呂覽勿躬篇曰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癡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白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

作器物諸事二十官

黃圮老延致二李

呂西垣得林少穎

方德順陸亦顏

胡原仲劉致中

和伯廷仲

成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素問〕上古使儻季理色脈而通神明。〔王冰注〕岐伯祖世之師。〔說苑辨物篇〕中庶子維扁鵲曰：吾聞上古之醫曰苗父，中古之醫曰俞拊，子之方能如此乎？淮南人間訓扁鵲俞拊之巧。注俞拊，黃帝時醫。〔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元圻案〕

〔韓詩外傳〕十扁鵲過虢侯篇。上古醫曰弟父，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

黃石圮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枬、林之奇，為衆推服，即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

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枬，枬也。〔原注〕葵，字襲明，子枬，字和伯，櫟，字廷仲。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

若劉。〔原注〕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廷仲詩。○〔元圻案〕呂伯恭集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

意合，遂定師生之分。又曰：里居之良，若方若陸云云。〔周益公集直顯謨閣黃公墓誌〕曰：公諱石，字圮老，溫州平陽人，中進士第，改福州教授，聞李葵、李枬、林之奇，為衆推服云云。今東萊詩集無寄和伯廷仲詩，惟有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

行朝五古一首，病中寄胡原仲，劉致中五古一首，又寄謙上人回建州第二首云：平生苦節胡原仲，老大多才劉致中云云。其方德順、陸亦顏集中不見其名，厚齋所據，蓋另有善本。胡原仲名憲，文定公兄子，朱子所稱籍溪先生也。〔林少

穎祭劉致中文曰〕嗟嗟先生，久居隱淪，採芝食菊，若將終身，短檠萬卷，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遭迍，百不一試，老死荆榛。又祭陸亦顏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

亦有以是為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為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云云，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概矣。少穎文集附載李廷

倪齊齋戒  
三不妄

爭校不如  
持養

朱子與諸  
人論辨

林黃中論  
易西銘

二陸論無  
極太極

陳同甫論  
義利王霸

李猷黃子

游義烈士

陳東歐陽

徹忠直  
德明似張  
徹作玉雪

仲從弟欄，作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陸亦顏，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欄先君子于少穎為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盡往焉，遂從之，而少穎祭亦顏文，亦有念疇昔摠衣函丈之間，有琢磨切磋之益之語，然則陸亦顏亦少穎之師也。

齊齋倪公思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元圻案同年王穀陸曰三戒見經鉅堂雜志第八卷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全云此名言也深寧其有感於晦翁同甫黃中子靜之事乎元圻案朱子與林黃中論易西銘不合黃中遂論朱子無學術朱子又與陸子壽子

靜兄弟辨無極太極往復論難當時輯有專書陳同甫嘗有義利可以雙行王霸可以並用之說朱子與同甫辯論諸書俱載大全集中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調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

特書之以厲澆俗全云黃子游莆田人後移居吾鄉奉化元圻案陸放翁跋臨汝志曰歐陽徹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人犯關上書請身使北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

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紹興初贈朝奉郎秘閣修撰官其三子周益公跋歐陽徹遺事曰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激也世慕願以行子揭揭也噫嘻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慕藺者先是郡庠繪安元獻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於講堂德明與焉又黃子游墓誌曰公諱子游字叔言系出浦城黃氏建炎初客南京歐陽徹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公適同邸收而葬之其子飛英

講堂繪五人像

年十四，公傾囊輟所乘馬贈其歸，晚卜居明州奉化縣。

柴仲山丙丁龜鑑

淳祐理宗十七年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

輒有變

車覆而後車誠。〔全云〕丙丁顛末，見〔容齋隨筆〕。○〔元圻案〕容齋五筆十謂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

隱於樾林

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柴望，字仲山，衢州江山人，自宋亡，遁跡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謝臯羽天地間集錄宋末故臣文天祥家鉉翁等〕十七人詩，望其一也。宋亡後，與其弟隨亨、元亨、元彪，隱于樾林。

天地間集

九礫之間，有柴氏四隱集。

浮休子參寥子同號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潛復以自號。〔元圻案〕唐書張鷟傳，鷟，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員半千稱鷟文辭。

張鷟青錢學士

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晁氏讀書志曰〕鷟自號浮休子，又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仕至吏部尚書，自號浮休先生，又曰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為詩友。〔莊子外篇〕刻意，其生也浮，其死也休，內篇大宗師，元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唐有高彥休，亦號參寥子，即著唐闕史者。彥休，僖宗時人在，張鷟之後。

僧道潛為坡游詩友

其生也浮其死也休

陸質黨叔文誤贊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陸贄。〔原注〕質即陸淳，非贄也。○〔元圻案〕〔楫希弁讀書附志語錄類〕〔無垢先生心傳錄〕十

無垢心傳  
錄編甥  
張子韶諫  
居南安  
王庭秀磨  
納集語謬  
鄭俠進餓  
民圖致雨

二卷。張文忠九成字子韶之說甥于恕編。公以紹興三年狀元及第。歷禮部侍郎兼侍講。謫居南安十四年。

磨納集王公庭秀

〔闕按〕庭秀慈溪人。爲王氏鄉先輩。故稱公。

作於紹興壬子。攷其論議。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

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

學於墨釋氏。而以易傳爲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蓋自紹聖以

來。姦儉茂惡。家以荆舒爲師。人以章蔡爲賢。邪說誠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薶。

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

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全云〕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同時。其一開學楊文靜公。又學詩於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人。其一著磨納集者。爲鄞人。袁清容延祐四明志。竟合爲一人。非也。○〔元圻案〕〔宋

史鄭毅傳〕〔附王庭秀傳〕云。王庭秀字彥穎。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李光薦爲御史臺檢法官。

此蓋全氏所謂慈溪之王庭秀也。〔宋詩紀事云〕王庭秀字彥穎。明州鄞人。登政和上舍第。建炎中。御史臺檢法官。直祕

閣。主管崇道觀。有〔磨納集〕。此蓋全氏所云鄞之王庭秀也。然同字彥穎。同登上舍第。同爲御史臺檢法官。仍有可疑。

〔趙希弁讀書附志曰〕鄭俠子介夫。熙寧中監安上門。時久不雨。公以本門所見飢民。及新法之不便者。爲圖狀發馬遞

投進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神宗親圖長噓命馮京等體量新法而寢罷之大開倉庾以賑飢民下詔責躬三日大雨荆公率百僚入賀上出奏疏并圖以示之附麗新法者爭言公詆毀良法直奏驚御遂得罪云中興初贈朝奉郎官其孫一人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案〕樊崇事見〔後漢書劉盆子傳〕董卓事見〔後漢書本傳〕發唐陵者溫韜也〔溫韜事見〔五代史本傳〕當時謂之發陵賊〕惡復誅

漢唐發陵賊  
陽趙氏  
陽趙氏  
唐莊諸人  
收陵骸  
植冬青樹於所函土

臻天道昭昭矣〔閣按〕此其有感楊璉真伽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我〇〔元圻案〕明程敏政宋遺民錄〔載元羅靈卿唐義士傳〕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

南浮圖者楊璉真伽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攪珠鞠玉押焚其膏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二十三歲聞之痛憤乃邀里中少年若干輩收遺骸斷文木爲匱覆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蘊城以藏爲文而告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掉首禍北焉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易陵骨者尚有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溫州平陽人王英孫號脩竹會稽人卽林霽山之友〔周公謹癸辛雜志〕有陵使羅銑黃梨洲以爲尚有鄭朴翁謝臯羽全謝山謂是役也王脩竹爲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臯羽則特聞其事而歌詠以發之者也

坐以待旦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案〕康王事注見卷三〔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

古人早起  
戒晏諸語

管寧科頭  
晏起自責

早臥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況朝而受業。爲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

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

左傳昭三

年。

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

〔事文類聚〕管寧避難遼東。還泛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德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在家

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

朝晏。知家之興廢。呂子成公雜說

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

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爲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案〕見〔晉書本傳〕。世說七注中興書曰。仲堪父疾。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

遂眇一目。

北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見〔北齊書本傳〕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

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密字希鬯。元忠族弟也。即附見〔元忠傳〕。

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爲人

事親宜知  
醫  
古以親疾  
精醫諸人  
殷仲堪湯  
藥眇目

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是孝乎。

見〔隋書藝術許智藏傳〕

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

見〔中說天地

篇〕。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

見〔唐書藝文傳上〕

甄權

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

見〔唐書方技傳〕

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

見〔唐書王珪傳〕

燾。珪之孫也。

李逢吉父顏。有鋼疾。自料醫藥。遂通方書。

〔唐書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曾祖元道。祖顏。父歸期。有鋼疾云云。父顏當作父歸期。

杜鵬舉

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

〔見唐書杜鴻漸傳〕鵬舉。鴻漸之父也。同授。今本鴻漸傳作因授。可證其誤。

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

知醫。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問道奔本朝。

〔何云〕堯父墓誌。乃明道所作。但云系出邵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

康節父問  
道奔宋  
舍世祿為  
窶士

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安得有其父問道來奔之事。大抵出自其後人誣妄耳。

舍世祿為窶士。乃絕口不言。

〔原注〕伯溫子溥。自禮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

康節家世  
邵溥使燕  
拜寺基

伯溫高父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溫記其異。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何云〕令進既逮事藝祖。安得淳化三年尙建寺於遼之境內耶。



蘇頌書帙銘

蒲宗孟曰不失書

東坡規傳正奢酷

素王妙論稱富者

恩覆子孫澤及鄉里

黃帝五法管子九府

范蠡十術三致富

計然南遊越

蘇魏公頌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弟子曰寒可無衣飢

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何云】程子書銘云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語簡而盡○【元圻案】呂成公入越記曰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云

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云云【晁氏讀書志別集類下】蒲左丞集十卷【蒲宗孟傳】正閩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尚書左丞為人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日慈二日儉世以爲中其膏盲之

疾云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

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

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

【原注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見越世

家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

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以足爲妙論

【何云】妙論意者猶云戲論也【閣按】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有太史公素

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南陽人一語。見越世家注。〔集證〕〔太平御覽四百四引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嘗南遊越。范蠡師事之。又四百七引諸稱富者云云。

賜先聖冕服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

二〔閣按〕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當作四。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案〕

〔閣按〕此字當作縣賁父卜國。

始也。〔案〕禮

戴記左氏禮變著始春秋諸史書始

物祖事始事物紀原誄士之始周以士為爵猶無謚

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註。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謚也。閻氏因王氏未引禮記全文。故云當作自縣賁父。卜國始。陸佃曰。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與閻氏同意。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鬻

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何云〕當作狐貍。非臺也。又云檀弓作臺音狐。〔鄭注曰〕戰於升陘。魯僖公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正義曰。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時邾

臺駘本壺  
駘亦通狐  
桓公作僞  
主桓二主  
庭燎差數  
大夫饗君  
致殺  
魯娶吳始  
不命天子  
妃主葬給  
鼓吹  
黃帝鼓吹  
曲諸名

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又注曰：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時家家有喪，鬻而相弔，去纜而紛曰鬻。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筭，無首素總。正義曰：士冠禮繼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周禮司服有錫衰、總衰、疑衰，皆吉筭，無首素總，大戴禮文。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

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作獸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曾子問〕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葬，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

爲假主。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下殤用棺衣。〔閻按〕衣非也。自史佚始也。〔閻按〕衣下脫棺字。

〔正義曰〕下殤，謂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郊特性注曰〕僭天子也。庭燎之八歲至十一也。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

子始也。〔注曰〕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大夫彊而君殺之，義也。〔閻按〕彊而君殺之，義也。七字當作而饗君。由三桓始也。〔方樸山云〕大夫

由三桓始也。此郊特性正文。其上文云：大夫而饗君，非禮也。不指三桓。潛邱駁之何故？〔禮記集說〕黃氏曰：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勢強始。是舊說亦有以饗君指三桓者。〔又引山陰陸氏曰〕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

以爲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閻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何云〕初刊本自有此三句。

〔注曰〕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元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玉藻注曰〕蓋僭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宋王者之後服也。朝服之縞也。自季

康子始也。

〔注曰〕亦僭宋王者之後。正義曰。王制云。殷人縞衣以養老。宋是殷後。故朝衣以縞。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雜記注曰〕周之制。同姓百世。

昏姻不通。吳太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娶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

〔注曰〕仕於大夫。更

升於公。與遠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自孔氏之不喪出母以下。皆陸農師之說。見〔衛湜禮記集說〕。其帷殯及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四句。則王氏所補。

左氏傳始用六佾。

左傳。隱五年。晉於

是始墨。

僖三十三年。〔閻按〕此下脫始用葛芣。

始厚葬。

成二年。始用殉。

魯於是乎始鬻。

義四。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

之樂。

襄十一年。

始用人于亳社。

昭十年。

魯於是始尙羔。

定八年。

亦記禮之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

不謹。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爲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爲事始。

〔原注〕馮鑑續事始。

朱繪撰事原。高承增益爲事物紀原。

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

論董淑妃謚議策禮。

言唐始令妃主葬

日。皆給鼓吹。

〔何云〕給鼓吹。僅可用之。平陽昭公主耳。

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

熙寧二年。上神宗書。

言春秋書作邱甲。

義十一年。

用

田賦。

哀十二年。

皆重其始爲民患也。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

〔閻按〕

周易集林  
占風

江總著書  
遺日

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垓下戰，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尙爾，余不勝慨嘆。仲恭言端有味哉。〔集證〕〔後魏書劉芳傳〕芳字仲華，撰諸器物造作之祖。十五卷，名曰物祖。北史同。唐志小說家事始三卷。劉孝孫，房德懋撰。玉海唐吳王諮議劉存與長史房德懋等集經史諸書，以類分門，爲事始三卷。○〔元圻案〕〔晁氏讀書附志類書類事物紀〕原十卷，高承編自天生地植與夫禮樂政刑經籍器用，下至博奕嬉戲之微，蟲魚飛走之類，無不攷其所自來，承開封人雙溪項彬序。〔書錄解題雜家類事物紀〕原二十卷，不著人姓氏，較高承書多十卷，當是後人廣之耳。〔晁氏讀書志雜家類〕續事始五卷，僞蜀馮鑑廣劉孝孫所著，又事原錄。皇朝朱繪撰其書事始之類也。〔司馬溫公論董妃謚議策禮劄子曰〕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唯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韋后建議，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唐唐紹論婦人葬禮用鼓吹疏曰〕竊聞鼓吹之作，本爲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故擱鼓曲有靈夔吼，雕鷄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宮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尙不接於神祇。鈺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闈。准式公主王妃已下葬禮，加鼓吹歷代未聞。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爲雨，得陽不雨。其爻發變，得坎爲雨，得離不雨。巽化爲

坎，先風後雨。坎化爲巽，先雨後風。見太平御覽十〔集證〕〔隋書經籍志〕子部五行類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晚歲閑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

劉元城正色答遺日

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遺乎。

〔何云〕總詩是詩人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程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元圻案〕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後主狎客之一也。陳書本傳云有集三十卷。元

城先生語。見徐度却掃編中。袁稔齋作元城橫浦二先生祠堂記。

懲羹吹齋傷桃戒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齋，傷桃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燼，北夢瑣言唐

馮道問唐明宗疾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元圻案〕〔晁氏讀

北夢瑣言記十國事

書志小說類〕北夢瑣言二十卷，荆南孫光憲撰，記唐至五代及十國雜事。〔唐傅奕請革隋制疏云〕懲沸羹者吹冷齋，傷弓之鳥驚曲木。

動靜一理喻鐘聲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驗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

朱子聞鐘聲心出入

喜曰：且更涵養。見語。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今本大全集無鼓字。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

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元圻案〕朱子文集五十八張敬夫問曰：頃蒙見教云：往在同安，

因聞鐘聲，遂悟收心之法，顯父不揆，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說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心已屢變矣。

成康時戶口籍數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何云〕千三下脫一百字萬四千

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閣按〕郡國志引三

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原注〕見帝王世紀。〔集證〕續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閣按〕潛夫論。洗本作治。〔何吧瞻曰〕治仍作洗。妙盡物情。○〔元圻案〕後漢書王符傳。符字節信。隱居著書。不

論王符潛夫洗金攻玉濯錦浣布

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實貫篇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注。詩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以鹽水焉。

丁度土牛經序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

色爲蹄。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示閣本無示字天下。丁度爲序。

〔集證〕宋志。丁度土牛經一卷。〔六經天文編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

色。斡支納音。策牛人服。

故可勝寒氣。善耕故可示農耕之早晚。土牛之法。如甲子歲。甲爲幹色青。爲牛首。子爲支色黑。爲身。納音金色白。爲腹。又如丙寅日。立春。丙爲幹色赤。爲角耳尾。寅爲支色青。爲脛。納音火色赤。爲蹄。餘放此。○〔元圻案〕說郭載土牛經一。釋春牛顏色第一。釋策牛人衣服第二。釋策牛人前後第三。釋籠頭韁索第四。當即景祐所頒之書。惟不載丁度序。而題宋向孟撰。不知何據。〔宋史藝文志農家類〕有丁度土牛經一卷。當是因作序而誤屬之也。丁度仁宗時翰林學士。即撰集

者韻

黃色星精色質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也見太平御覽六東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

黃石公記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子何云秦水德子房自謂師黃石殆託意於土能尅水耳厚齋其亦寓報韓之志乎集證通志黃石記三卷不著撰人名字元圯案東坡留侯論曰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

蜀石經避諱字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

范魯公不忘唐

泉薄冰猶不忘唐也何云乃相承以熟未可為不忘唐之證也厚齋特望人不遺忘宋耳集證容齋隨筆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

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  
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皆宜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竊鉄投杼之疑

劉夢得上杜司徒書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掇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

掇蜂拾煤

疑東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掇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



龜迥不喜  
術數說  
天命知委  
命之別  
慈湖責希  
元訊日者  
裴晉公魚  
蒜生老語

可惑。

〔元圻案〕列子說符篇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呂氏春秋任數篇〕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得而饜之。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炭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白香山詩云〕曾家機上曾投杼，尹氏園中見撥蜂，但以恩情生諍隙，何人不解作江充。

龜文元

〔全云〕  
名迥

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案〕文元語，見東都事略本。傳李仁甫長編一百十五。慈湖先生謂眞文忠公

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此眞西山書慈湖先生行狀後語。○〔元圻案〕〔晁文元昭德新篇〕〔上卷〕必然之期，素定之分，謂之命，其理自然，謂之天命，知識此理，謂之知命，委順此理，謂之委命。命與情兩不相制，而於命中起一切之情，徒自苦耳，能不爾者，謂之達人。〔晁公武曰〕五世祖文元公諱迥，字明遠，澶州人，自父始徙家彭門，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以太子少保致仕。文元諡也。李獻臣言公服膺墳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唐趙璘因話錄〕裴晉公不信術數，不喜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遇著即食，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皆達人之言也。慈湖語見西山慈湖先生行述。

文潛詩誤

盧杞爲元

顏平原使

希烈死節

元載籍家

椒八百石

李長吉有

春歸昌谷

詩張文潛

春游昌谷

訪長吉居

長吉弱馬

錦囊

延年術熊

經鳥伸

華佗六禽

戲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爲元相國

【元圻案】張文潛寓陳雜詩十首之四云唐有元相國實殺顏平原平原腹有丹尸解神已仙顏公死已矣

人見如生前致令遺其像委曲與人言相國死倉卒穢襪塞其咽家門隨手破但怪椒斛干顏公黃塵外風節猶凜然元子墮九幽遺臭萬世傳唐書百五十三顏真卿傳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怒縊殺之元載傳見唐書一百四十五傳云大歷十二年三月賜載自盡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盧杞見姦臣傳下傳云李希烈反杞素惡真卿即

令宣慰其軍卒爲賊害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

【原注】在河南福昌縣三

鄉東【集證】河南府宜陽縣唐宋之福昌縣也縣西有昌谷水與甘水俱流注于洛水○【元圻案】唐書文苑李賀傳賀字長吉每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先未立題及暮歸足成之日率如此其母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血乃已耳

唐六典

十四按摩博士一人從九品下

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槌之

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元圻案】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淮南子精神訓曰】是故真人之游若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晷浴蟻躩鳴視

魏文五鎚  
之鍛  
虎顧  
覺浴  
煖躡  
燕菁  
相  
似  
荇  
菜  
蔓  
菁  
至  
南  
變  
荇  
芥  
不可見

司空圖論  
救時自處

陳太邱仁  
愛容衆

郭有道勤  
誨誘人

表聖伴隨  
笏歸隱

虎顧，却是六禽，又繆稱訓熊  
之好經高誘注，經動導引。

詩釋文草木疏云：荇，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荇。〔案〕詩釋文作  
荇，作詩似誤。江北有蔓菁，相似而

異。以上邱谷  
風釋文。張文潛郭園送蕪菁  
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根不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

每食思故國。〔集證〕菘，含草木狀蕪菁，嶺嶠以南俱無之。偶有土人因官攜種，就彼種之。  
出地則變為芥，亦橘種。江北為根之義也。至曲江方有菘，彼人謂之菘菘。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閣按〕元求  
江南人才至

矣。而王氏以博學雄文名，弓旌獨不及焉。當時必有所以自處者。○〔元圻案〕唐文粹九十九載司空圖題東漢傳後，  
曰：君子之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  
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  
〔唐書司空圖傳〕圖字表聖，景福中，擢諫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惟出不如處，稱疾不赴。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懼柳  
璨誣陷，不得已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罪罷去。居中條山王官谷，名亭曰休休，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始。  
聞哀帝弒，不食而卒。〔文選蔡邕陳太邱碑序〕曰：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宰太邱  
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又郭有道碑文序〕曰：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潛  
德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辭曰：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

化書言奢  
儉貧富

李元衡儉  
說八言

晏子儉  
齊愛之別

齊邱子竊  
譚峭書

觀驅雞得  
御民術

溫公獨樂  
園讀書堂

草木以妨  
步礙冠去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見儉化篇季元衡集證曰：名壽南，紹興十八年宏詞科。儉說

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

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閩按：炳燭齋筆記〕齋於己，不齋於人，謂之儉。齋於人，不齋於己，謂之吝。齋於己，并齋於人，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

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元圻案〕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雜家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宋齊邱撰為己作，故亦謂之齊邱子。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峭本道士，故大旨多出於黃老，而附合於儒言。〔文中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姚合新昌里詩曰〕：近貧日益廉，近富日益貪。〔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吝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吝，儉而不吝，可矣。

荀悅申鑒政體篇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術，今本作方。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今本

脫作三字許渾詩：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案〕溫公集有獨樂園七詠，讀書堂其一也。嘗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

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

周子不除  
窗前草

王渙之達  
言舟車仕宦  
以危自慮

商鞅董卓  
輕民不可與慮  
始鑿成百姓藥沸  
蟻聚

上梁文始  
闔闔門  
兒郎偉兒  
郎懋  
舉大木呼  
與譁

奈何欲自私。害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知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

〔元圻案〕〔溫公作邵興宗南園草盛不翦詩云〕

謂言彼草木於我何疏親。於間置取舍。豈得見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恩。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

語見宋徐度却掃編下。此

言近於達者。

〔元圻案〕王渙之字彥舟。衢州常山人。徽宗時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宋史附見其兄王漢之傳。渙之滕元發。增見東坡代張方平作滕公墓誌。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也。佛百姓以從己欲。其效可觀矣。

〔元圻案〕〔商子更法篇〕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三國志董卓傳注〕續漢書曰。卓言宜復還都長安。楊彪曰。恐百姓驚愕。變沸蟻聚。以致擾亂。卓正色曰。公欲沮國家耶。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後魏溫子昇。闔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国。配彼太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

違。雕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

梁文之始也。

〔原注〕兒郎偉。猶言兒郎懋。攻媿嘗辨之。○〔元圻案〕此條本吳曾能改齋漫錄。樓攻媿跋姜氏上梁文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舊不曉其義。或以爲唯諾之唯。或以爲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勅局時。

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案不改俗語有陳棘云我部領你慙廝逐去深州邊吉云我隨你慙去慙音悶俗音門猶言輩也獨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偉不如今夜去余啞然笑曰得之矣所謂兒郎偉者猶言兒郎慙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尙矣唐都長安循襲之嘗以語尤尙書延之沈侍郎處弼汪司業季路諸公皆博洽之士皆以爲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之郎偉者殆誤矣宋葉大慶愛日齋叢抄亦載能改齋漫錄及樓攻媿之說又曰予記呂氏春秋月令舉大木者前呼與謬後亦應之高誘注爲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謬注或作邪謬淮南子曰邪許豈偉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仁義足包寬嚴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眞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元圻案司馬溫公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則寬嚴卽仁義矣

傅元席端左右銘

冠銘戒居高在上

被銘言寒溫厚薄

鵠子傳子

梁元帝孝德傳

傅元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

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

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傳子一卷晉司隸校尉鵠子北地傅元撰晉書本傳稱有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隋唐志皆

載傳子一百二十卷宋志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其大典失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此條所引諸銘今不載於本書見藝文類聚服飾部中蓋本書外別傳也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

見藝文類聚孝部

卽孟東野寸草報

消塵之孝  
河海之慈  
孟郊詩寸  
草春暉語  
坡詩微生  
慈顏沈擊  
草木無謝  
天力處見  
春風不見  
桃李實人  
與不待文  
傲不扶而  
傲冰雪直  
漢晉隋唐  
戶口

春之意。

〔元圻案〕周密公謹浩然齋雅談曰東坡詩云微生宜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子夢我云我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

孟東野名郊武康人年五十始成進士為溧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隋書經籍志〕雜傳類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元圻案〕蘇子由南康直節堂記曰杉不

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棘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今陳龍川集無言梅之文當考。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

〔閩按〕本作十

七萬七千九百六十

〔案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曰漢桓永壽二年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十五千六萬

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案每戶以五口為率則五千餘萬人止一千餘萬戶今云二千當是世紀之誤故王氏不據後漢志而據晉書地志

至晉武太康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

五萬九千八百四

〔閩按〕漏十字何本有十字以上皆晉書地理志文

隋文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

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戶僅及三百八十萬元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

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

以上皆會要載永徽三年民部尚書高履行奏疏中文見玉海二十

兵禍之

慘如此。〔閩按〕孝平元始二年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至光武中元二年戶止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元圻案〕孝平戶數晉書地理志三百作二百。隋志同。光武戶數見後漢書郡國志。

劉夢得何卜賦野筆記引其時在風。泝者之吉。泝者之凶。同。燕于野。野筆記其時在

劉夢得何卜賦

澤。伊種之利。利筆記乃種之厄。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元圻

坡詩耕雨刈晴順風

案〕此條本龔頤正芥隱筆記。〔宋史繩祖學齋帖碑曰〕東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

隋煬自比長城公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后主之沈后也。

陳后主沈后從駕

通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湎之后。誤矣。〔全云〕胡身之已辨之。○〔元圻案〕通鑑唐紀高祖武德元年。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天下危亂。意亦不自安。常夜置酒。仰視天

通鑑釋文之誤

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胡三省註曰〕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陳書後主紀〕隋仁壽四年十一月薨于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沈后傳〕后與後主俱入長安。隋

外間大有人圖儂

煬帝每所巡幸。每令從駕。〔隋書蕭后傳〕后沒於寶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之。遂入於虜庭。煬帝之言驗矣。〔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元胡三省撰。釋文本南宋時蜀人史炤所作。淺陋特甚。三省因作此

書以刊正之。



曾敗書解  
誤曾肢

機雲李德  
林非利國

張華稱利  
獲二俊

周高祖平  
齊之諭

河橋鹿苑  
之敗

曾敗字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肢等解蓋誤以敗爲肢

【集證】朱子云曾彥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

少穎吳才老甚取之○【元圻案】敗音民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

河橋之役與王師爲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

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全云】感嘆係之○【元圻案】水經注上○晉後略曰成都王穎使吳人陸機爲前鋒都督伐京師輕進爲洛軍所乘大敗于鹿

苑【晉書陸機傳】太康末機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成都王穎與河間王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大都督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又雲傳】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穎并收雲【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齊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敕唐道和宣旨慰諭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大象初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邦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懷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

與語

尹氏五葉不別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饑荒羅鼎作粥〔案〕見初學記食物部粥類春秋書尹氏

饑荒羅鼎作粥

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

尹吉甫清風堂

堂其謬妄甚矣物則乘彘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能知而不能行也

錄異傳佚作者

〔集證錄異傳〕隋唐志不著錄藝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屢引之通志氏族略尹氏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為氏子孫世為周卿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

太宗陸機義之傳論

王羲之傳論〔案〕晉書陸機王羲之二傳論乃唐太宗御製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

梁鵠書懸著帳中

官書也〔元圻案〕三國志魏武紀注〕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於官為最甚矜其能每書輒焚削其札梁鵠乃益為板而飲之酒俟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工書至選部

衛恒四體書序

尚書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勸書

醉師宜官竊札

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水經注〕十六魏太祖平荊州

王次仲善隸楷

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黃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玩之以為勝宜官 衛恒字巨山晉書有傳其四體書序全載本傳及唐張彥遠法書要錄中

魏武釘壁玩孟黃書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鯢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全云〕詳見爾雅翼

〔元圻案〕〔陸氏

道遙遊言  
鵬鯤  
崔謨莊子  
注

王簡樓頭  
陀寺碑

巾中字宜  
闕疑

夷吾記封  
禪十二  
獻子五友  
忘三

城隍神見  
祀典之始

赤蛇繞牛  
口

釋文序錄曰：崔謨莊子注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晉議郎。又莊子逍遙遊釋文曰：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字。古以爲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即莊子逍遙遊所說之鵬鯤也。莊子作鵬而宋玉作鳳引之以證鵬之即鳳字。

王巾字簡樓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爲王巾

何云：巾古左字。程易田云：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樓楊用修辨其名爲巾音徹不爲巾亦非也。說文竹从兩個个亦作

箇據字簡樓知其爲个耳。余謂簡樓於巾字巾字並難通於个字亦費解。姑從其說。然此等處斷宜闕疑。○元折案李善文選注引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樓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爲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爲世所重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製石刻作巾當以爲據。余兄靜軒曰：說文無个字。个即个也。且舛从倒艸以爲竹从兩個个亦非。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

案見史記封禪書

孟獻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

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祀俗號

城隍神見北齊書本傳則唐以前已有之

閩按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爲城隍神記文

則見通典引者〔何云〕宋以後城隍之祀遍天下且各立名字趙與崑賓退錄  
有二條言之頗詳○〔元圻案〕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見唐文粹七十一

唐子西探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

〔原注〕下一句未見所出〔何云〕若此錦鑄爲對尙未  
工〔又云〕予作一句云魯靈爲王室之鎮而酒薄終以

探藤曲效  
王建體  
魯人酒薄  
邯鄲圍  
西河渡橋  
南越悲  
調紅藤指  
黃犢

被圍思下句對未得○〔元圻案〕唐子西探藤曲效王建體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歲調紅藤百萬計此真  
一作無窮時去年探藤藤已乏今年探藤藤轉竭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歲淇園取竹況有年越山探藤輸不  
前今年輸藤指黃犢明年輸藤波及屋  
吾皇養民如養兒鑿空爲此謀者誰

袁良碑即  
轅生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册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

漢楚相距  
滎陽

蓋不知爲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

楊升菴僞  
厚齋語

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西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

袁氏先世  
濤塗

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

共車千秋  
分一字

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卽此〔闕本〕轅生也〔原注〕轅與袁同〔闕按〕引高祖  
作此卽轅生可見洪氏隸釋楊升

紀證卽轅生可見洪氏隸釋楊升

武帝起集  
靈宮

歐陽啟集  
古錄疏漏

庵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術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主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鈔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訝曰：王子充引辨水經語，子信其為王氏，而升庵引引王氏語，子反削正之，何居。余笑曰：觀人於其素。○〔元圻案〕洪氏隸釋攷證語，與王氏此條，及急就篇注略同。〔集古錄載袁良碑云〕厥先舜苗，世為封君，周興處闕，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為陳侯，至元孫濤塗，以氏立姓曰袁。〔王氏急就篇注曰〕爰氏之先，本與陳同姓，陳申公生靜伯甫，伯甫八世孫爰諸生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漢有袁盎〔北史〕李繪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是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可為轅袁一族之證。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歐陽公

集古錄跋尾

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

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闕按〕余

嘗謂蓋世

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元圻案〕歐陽集古錄附載黃伯思云：東觀餘論漢書地理志：太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僊賦：華山有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三輔黃圖曰〕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宋董道廣川書跋曰〕漢武集靈宮，見於漢志，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喪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

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言之矣予因得考之信

石尤風亦作石郵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

【原注】

石氏女亡以尤行旅

來風貯石郵

楊文公詩亦作郵

【原注】石郵風惡客心愁○【元圻案】容齋五筆石尤風不知其義意以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

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古人意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必多用之不暇憶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引江湖紀聞云】石尤風者傳聞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尤出不歸妻臨亡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賈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又【丁都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丁督護歌宋武帝置見通典樂五

士儒志行之異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跖分焉服言行

名可竊鄉不可欺

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懷乎其可懼焉夫上志之謂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

李翱成王  
載名韋陽

劉元城不  
稱王鞏字

門人則名  
朋友字

後生不稱  
前輩表德

著韓騎驢  
字劉延世

韓霜露李  
日月逆儔

柳芳氏族  
論

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元圻案】

【真西山】

曰。士有爵位顯於朝。而名不見齒於鄉。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暫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掩。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

所以稱馬永卿也。

【元圻案】唐文粹李翱答進士王載言書曰。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恐足下不思。乃陷於此。王氏引作朱載言。未知孰是。【馬永卿記劉元城語錄曰】僕初見先生。問曰。王鞏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詹承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晉書劉兆傳】嘗有人著韓騎驢。至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業。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天甚矣。【何云】小人不學故耳。不得以此為罪也。【元圻案】唐書李希烈傳】希烈建僞

號。遣董待名韓霜露等。分掠州縣。江西節度使曹王皋。擊拔蕪黃。敗李長。韓霜露走之。【朱泚傳】泚僭即偽位。國號大秦。賊將李日月。銳甚。燒陵廟。兩簿御物。自謂無前。渾瑊射殺之。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卜。【閩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集證】柳芳論載文苑英華。風俗通語。見太平

巫乙陶匠  
卜譎乙  
乙氏商湯

後  
明州唐末  
五亂

吳令老裴  
劉三亂

明州山鄧  
縣分置

裴瓌敗王  
郢年月

舜跖堯桀  
之分

御覽三百六十四廣韻巫字下引風俗通云氏於事則巫卜陶匠是也通志氏族略兩  
引風俗通皆作巫卜匠陶夾漈又云乙氏子姓商湯字天乙支孫因以王父字爲氏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於唐末凡五亂寶應肅宗七年改元元年袁鼂陷明州一也貞元德宗六年改元十

四年明州將栗鏗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僖宗即位初元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僖宗八年

改元年鄧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昭宗四年改元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全云明州八亂天寶中

吳令老是首禍栗鏗之後有裴甫王郢之後有劉文深寧之言猶未備○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十六明州本會稽之鄞縣漢句章縣地也武德四年于縣立鄞州八年廢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分越州之鄞縣置明州以境內四  
明山爲名吳令老唐書元  
宗紀通鑑竝作吳令光

通鑑浙西節度史裴瓌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瓌字挺秀見

世系表元圻案通鑑裴瓌謂之從曾孫也

孟子曰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元圻案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上書言令諸有罪非盜受財



劉柳呂溫  
坐叔文黨

議罷中人  
兵權

章皋以私  
衛構獄

王叔文進  
由東宮

叔文革除  
夙弊

子厚欲借  
叔文伸志

年少氣銳  
味幾微

諸人意味  
可厚非

殺人及犯法不得救者，皆得以差入穀，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

范文正公

李衛公浙西  
逃夢詩序

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

〔案〕下云覽數君子之述，而禮義精密，涉道非淺如

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

傳稱叔文

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帝即位，遂見用。

引禹錫等決事禁中。

〔全云〕禹錫等安能在禁中。

及議罷

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章皋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

會順宗病篤，皋

揣太子意，請

監國而誅叔文。

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

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其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

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

此昌黎答崔立之書。

豈有意於諸君子乎？

以上皆范文正公語。〔閻按〕比之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永貞行耶。〔何云〕侄文訓注其為小人也。南嗣以費叛，雖得黃裳元吉之占，終

歸於敗，豈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乎？又云柳子厚亦佳士，失在未能立而遽用權，以為可以借叔文以伸其意志，不知比之匪人所傷已多，安能有為也。又云范公豈未讀永貞行耶。前之侄文後之訓注，皆檢邪小人託正義以行其私者也。〔方樸山云〕至論，余并謂鄭注李訓，亦有心人。又云柳劉輩坐不知人耳，其意則何可厚非。司馬公亦受欺蔡元長。〔全云〕王叔文亦志在收宦官、兵柄，其輔順宗實能革除夙弊，特進身不以正，故一貶而下流歸之。○〔元圻案〕〔柳子厚與

溫公受欺  
蔡元良

未讀永貞  
行鄭注李  
訓有心人

老子師商  
容常樅

見舌守柔  
常樅日月  
星氣書

席壽甞壽  
禱壽

犀甲壽百  
年

八米盧郎  
或爲采

盧思道挽  
文宣八首

八米關中  
言精鑿

許孟容書云「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所自求取得之，又何怪也。」韓文公作柳子厚墓誌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能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皆實錄也。」

淮南子

繆稱訓

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

上德篇

云學常樅

〔原注〕淮南誤〔說苑〕亦云常樅〔集證〕〔漢藝文志〕天文家常從日月星

氣二十一卷，師古曰常從人姓名，老子師之，又作常樅。〔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高誘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二年，穉壽五年，耨壽七年。

〔原注〕語本考工記。○〔元圻案〕〔宋龔頤正芥隱筆記〕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

甲壽百年，起於此。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

〔閩按〕各作挽歌十首。

人稱八米盧郎，事見北齊書本傳。

或謂米當爲采，徐踏云八米以

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何云〕米當爲采，見猗覺寮記。○〔元圻案〕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魯直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

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文士各作齊文宣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不過一二首，唯盧師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

四三王六  
五帝  
三王不足  
四霸不足  
六  
四三墳六  
五典  
三二曜六  
五緯  
燕丹子小  
說家  
君苗欲焚  
筆硯  
崔君苗登  
樓賦  
士衡才多  
綴辭煩  
士龍雅好  
清省

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爲是。姚令威西溪叢語曰。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

【原注】四三王。六五帝。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皆本於此。○【元圻案】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方。四三皇而六五

帝。曾何周夏之足言。【李善注】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戰國策】楚黃歇說秦王曰。王若能持功守威。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張說封禪頌曰】四皇墳而六

帝典。蘇頌封東獄頌曰。墳作四而籍言

七也。【隋書藝文志】小說家燕丹子一卷。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知姓氏。致之雲集。有與平原書

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樓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爲崔君苗也。

【元圻案】文選有應璩與從弟

君苗君胄書。此又一君苗也。

文心雕龍鎔裁篇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

文。先辭而後情。尙潔而不取乎色澤。

【案】色。何本作悅。【宋板陸士龍集】本作悅。

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欲微多。

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尙

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元圻案〕張茂先謂陸上衡有才多之患。

石季甫為鄧令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鄧令。〔案〕晉書地理志會稽郡縣十有句章鄧鄞。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書曰。老人及

車永以甥致書陸雲

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蹙。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

母姊憂短狐沙蠅

有短狐之疾。〔博雅釋魚〕射工短狐蟻也。又有沙蠅。〔原注王篇〕蟲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

士龍書陳明州風土

北青齊東交廣

里。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齊。東洞交廣。〔木華海賦〕

陂田尉羅

南澹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齊。海在青徐之東南。故或曰西薄。或曰北接也。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

光赫之觀盤戲至樂

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鍤〔何云〕鍤一作鍤。成雲。下鍤成雨。〔士龍集〕下鍤成雨。鍤作鍤。〔何注〕當移在此句之下。〔史記〕河



名〔說文〕鰻海魚名〔漢書王莽傳〕啗鰻魚。鰻音制。異魚圖贊鰻魚之味。其美在鰻。〔文選吳郡賦注異物志〕鰻鮓魚。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毒。雖小鰻及大魚不敢饕之。烝煮饕之。肥美。〔案〕即河魴也。〔郭璞江賦注字林曰〕鰻魚出南海。頭上有一石名石首。〔廣雅釋魚〕石首鰻也。〔山經〕海濫水西流。注于漢水。多鰻鮓之魚。其狀如覆跳。鳥首而魚翼。音如磬石之聲。隴一作隴。〔陸璣詩疏云〕鰻可烝爲臘。

眞東海之俊

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蚌蛤之屬。

〔江賦曰〕紫虬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葩。注。臨海水土物志曰。蚶則徑四尺。背似瓦壘。有文。異物志曰。蚌似車。螯潔白如玉。

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

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

〔何云〕淪疑作繪。集本作繪。

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

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縣三十餘日。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至錢唐臨

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頌。秦德。又〔封禪書〕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

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

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

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

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足

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京南都，殆不復過也。

【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

撰南州異物志，吳丹陽太守萬震撰。

恐有其言能

【全云】能字疑衍。【錢氏大昕曰】能卽而字。

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筆勢縱放，真奇

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元圻案】陸士龍書，見宋慶元六年朱奎孫垓范竇校刊二俊文集中。二俊謂機雲兄弟也。車茂書亦附見士龍集。

荀子

非十二子篇。

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

然因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全云】六朝之文，放蕩開於荀子，不特斯非之爲害也。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

爾，天道昭昭矣。

【何云】此憤宋之滅而有爲言之。○【元圻案】史記王翦傳：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

軍項燕。漢書地理志：沛郡有蘄縣。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斬下。

王翦大破荆軍  
陳勝起大澤中

六朝文放蕩開於荀  
秦楚始師皆蘄地

荀卿譏子夏拘謹

東坡用檀弓文法

東坡觀碁詩。誰與碁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皆用檀弓文法。

迅雷風烈錯綜語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分秋鶴與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良辰。

【何云】東坡先生書羅池詩作

春猿與吟秋鶴與飛

秋與鶴飛。【全云】此追過沈存中一層。○【元圻案】宋陳善捫蝨新語曰。楚辭以日吉對良辰。以蕙殺蒸對奠桂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鶴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

吉日良辰

石鶴五六。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鶴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

蕙殺蒸奠桂酒

其語。因為健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分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

隕石五六鶴退飛

健耳。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古本為誤。惟存中為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自春秋出。

徐仲軍謂鄭察知量

徐仲軍。積書。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

朱三鄭五

下不顧也。鄭察可謂知其量矣。後村。劉克莊號。詩。謂未必朱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

歇後鄭五作宰相

篡。崔柳諸人之罪也。於鄭察何議焉。【方樸山云】只取朱三鄭五好對耳。【集證】黃震東發歇後鄭五贊云。歇後鄭五作宰相。搔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人如鄭五。則居

伊尹自知能相

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愚故三歎三詠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之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之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而汲汲於相者。滔滔皆鄭五罪人也。嗚呼。



蘊武自知不能相

寶祐問詩

東風繆掌花榭柄

寶章閣前後同

五臺山真容院

沮澗耦耕黃城山

子路問津處

接輿耕方城

葉公討白公入方城

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元圻案〕唐書鄭縈傳縈字蘊武本善詩其語諱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聞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三月以疾乞骸〔徐仲車節孝集二十八〕書鄭縈傳曰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不如是不足充其好快其欲彼安肯曰吾不才也吾辱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爲萬世之羞耶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豈予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知量者見之乎予讀陳平傳嘉平知其任讀鄭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吳泳鶴林玉露〕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祐問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不是朱三能改厖祇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繆掌花榭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建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朱三鄭五句齊東野語又以爲曾極詠黃巢戰場詩

###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

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

### 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

〔集證玉海百六十三〕

至和二年六月丙申以五臺山真容院新修太宗真宗御書閣爲寶章閣又云寶慶二年建寶章閣藏寧宗聖製

### 水經注三十一南

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

### 狂接輿耕於方城

以上皆水經注文〔原注〕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楚邑也楚狂接輿並耕沮溺荷篠丈人一時在野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

耕之地史謂蔡也〔閻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卽蔡。〔何云〕葉公之將白公勝也。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又云〕史云孔子遷於蔡三歲

讀書有善有不善  
石勒使人讀漢書  
立六國此法當失  
蘇威讀孝經一卷  
蕭繹聚書萬卷燒之  
崔暉以五千卷署戶  
房法乘好書不治事  
盧殷止以書爲詩資  
廟堂二字所見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爲。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儼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爲詩。

〔元圻案〕晉書載記石勒雅好文學。嘗令儒生讀書。史而聽

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北史何妥傳〕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爲。〔宋書隱逸陶潛傳〕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南史梁元帝紀〕帝諱繹。魏軍入。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論曰。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且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滅亡哉。〔北史崔儼傳〕儼字歧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門。〔通鑑齊武帝紀〕永平八年。交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韓昌黎志〕盧殷墓曰。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

也。劉向九嘆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爲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

〔原注〕皆謂人君。今以爲宰相。

誤矣。〔全云〕此注是正文。〔閻按淮南主術訓〕在卿相人君。揄策於廟堂之上。亦兼君相言之。

雜卦外文  
家用也字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元圻案】王楙野客叢書二十七。歐公醉翁亭記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前此未聞。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興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元圻案】猗覺寮雜記曰。東坡作鍾子翼哀辭用四字七字為句。崆峒靡天章。貢漱石致兩確。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俛偃。【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巋穹崇。紛騰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宋費衮】

鍾子翼哀辭本荀子四言間七言為句。靈光殿四七句增分。坡甥柳展如評論。

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辭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坡歎息以為知言。

漣渙風水成文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元圻案】初學記水

老泉文甫字說

總載。風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波曰淪。平波曰瀾。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錦文曰漪。【劉熙釋名曰】風吹水波成文曰瀾。蘇老泉仲兄字文甫。說曰。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

漣瀾淪瀾。澤潮漪。

安而相推怒而相淺。紆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故曰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宋黃徹碧溪詩話載東坡曰。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全云】周博士 薛唐 行已程子弟子 卿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

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

得傳者斯人也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案】陳后山叢談前世鄙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太祖不受曰吾無秦璽不害為國且亡國之餘

又何足貴乎契丹畏服李微之朝野雜記 乙集五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

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晉懷帝元年 丁卯改元之亂沒于劉石永和晉穆帝元年 乙巳改元之世復

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晉孝武帝四年 丙子改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璽也【原注】

隋謂之神璽【北史魏文帝紀】大統三年春二月槐理獲神璽大赦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五代 晉高

祖八年甲辰改元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

辨才詩如風吹水成文 窈如巧婦織錦文驅昌黎文驅經獨立 周恭叔跋秦璽文 秦璽後稱傳國璽 李思魚蟲篆 晉後魏石晉璽文 元后投璽折蠅角 李斯請去詩書百家 矯詔殺扶蘇蒙恬 不恣睢督貴為楮枯

甄官井五色氣

宋以得璽改元符

太祖不受契丹秦璽

浮沚集

之亡則已久矣。

【元圻案】以上皆雜記文。後漢光武紀注玉璽語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

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史記李斯列傳】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燔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又趙高乃謂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又二世責問李斯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三國志吳孫堅傳注】吳書曰：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有五色氣，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圍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掌璽者以投井中，又引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晉書輿服志】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晉陽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遣子宏求救于雍州刺史郗恢，獻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國璽。【周益公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云】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于朝，蹇序長安惇皆言此秦璽，漢以爲傳國璽，自五代亡之，今爲時出，尋詔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祕書省太常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行朝會禮，改紹聖五年爲元符元年云。周恭叔名行已，元祐六年進士，著浮沚集，跋秦璽文見第六卷。陳直齋曰：永嘉學問所從出也。

嗣位置寶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於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太宗二十年乙未改元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

受寶禮再行

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

真宗二十五年壬戌改元。

元年。仁宗即位。嘉祐

仁宗三十四年丙申改元。

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

賈涉得寶  
蒙古進繳

徽。皆製是寶。嘉定

寧宗十四年戊辰改元。

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

詔求美玉  
製八寶

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

玉海無御命以下九字。

御府寶圖一册。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其

益八寶為  
九寶

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玉璽。於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

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

【原注】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元圻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五。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嗣位時所制也。後從葬定陵。乾興

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天聖元年。為火所燔。又制焉。後從葬昭陵。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神宗哲宗。皆循此制。靖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徽宗元符三年。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不復制矣。周密齊東野語。賈涉遣都統司計議官趙琪。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宋王掾燕翼貽謀錄。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製。而尚循秦舊。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金玉於畢域。得妙工於編氓。八寶既成。豈無前比。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是舉恩數特厚。據此受寶之禮。再行於大觀也。宋袁褰楓小牘道君皇帝

鑿更名  
寶檢

周時印已  
稱鑿

魚保宗請  
置甌受書

銅甌四各  
塗方色

經略總制  
武臣

文武臣賣  
降

明季重武  
臣亦降賊

以于闐玉益八寶爲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函三，運神功於八索；乾元用九，增寶歷於萬年。

璽也而更爲寶。甌也而更爲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

〔元圻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曰：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

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俱上下通用。〔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改傳國璽曰寶。〔唐梁肅受命寶賦序〕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陳隋，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注：唐車服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曰承天大寶。〔唐書百官志一〕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甌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甌四，塗以方色，列于朝堂。青甌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甌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甌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甌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爲理甌使，天寶九載，元宗以甌聲近鬼，改理甌使爲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續通鑑長編二十五〕太宗雍西元年，改甌院爲登聞檢院，東延恩甌爲崇仁檢，南招諫甌爲思諫檢，西申寃甌爲申明檢，北通恩甌爲招賢檢。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爲大帥，專治一道，必以文臣爲經略，以總制之。咸淳末，度德祐初，〔閩按〕瀛

國公初印

位乙亥  
改元

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降矣。

〔全云〕明季重武臣，然唐通姜瓖之流，終降流賊，若甯武靖南，則宋末張順姜才一輩人。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原注〕漢官儀鹵簿管。

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儀，陳有鹵簿圖。

〔案〕〔隋書經籍志〕俱著錄。

歷朝鹵簿儀圖書

政和改飾丹采

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唐書藝文志〕俱著錄。景德眞宗七年甲辰改元。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

天聖仁宗元年癸亥改元。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景祐仁宗十二年甲戌改元。五年。〔案〕景祐無五年。似誤。長編仁宗寶元元年十一月乙巳。南郊禮儀使宋綬上

鹵簿圖十卷。自注鹵簿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記十卷。政和徽宗十一年辛卯改元。七年。詔改脩。宣和

元年。已亥。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何云〕禮樂刑政。即天子之鹵簿也。是之不圖而屑屑焉。三十三卷爲哉。○〔元圻案〕唐封演聞見錄曰。輿駕行幸。羽

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其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櫓。音義皆同。鹵以甲爲之。所以扞敵。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皆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葉石林燕語四〕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

趙安仁字樂道。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謂北方。〔原注〕〔爾雅〕北戴斗極爲空桐。〔集證〕玉海五十八。景德元年。盟好之議。

王晦叔戴斗奉使錄

和好後接伴親見儀

翰林學士趙安仁。多所參預撰答書。又記太祖朝書問規式及接伴。乃裁定親見儀制。安仁又錄和好以來事宜。及采古事。可附於今爲豫備者。作戴斗懷柔錄以獻。○〔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地理類〕戴斗奉使錄二卷。皇朝王曙撰。景德三年。爲契丹主生辰使。祥符二年。爲弔慰使所錄也。



擊壤形製  
側中法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原注〕古兒童所製之器非土壤也先側一壤於地

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

〔集證曰〕引見文選謝靈運初去郡詩注御覽五百八十四引風土記作壤尺三四寸張湜雲谷雜記云選注云長四尺三寸恐是

傳寫之誤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不復有履形矣御覽所載爲是

流品賢不肖之辨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元圻案〕袁聚齋

陸子靜講學象山

象山先生文集序曰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象山學者尊之爲象山先生〔晁景迂儒言〕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俊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

相如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

教率廉恥關俗長厚

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何云〕以得已之役病民而又責以寡廉鮮恥此相如所以爲佞夫也〔又云〕斷章取之○〔元圻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

唐蒙通夜郎擾蜀

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巴蜀民以非其意

終日不言義無用心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

民勞則思善心生  
澤陂詩刺寤寐無為

張釋之為王生結襪

裴度鞠場當李愬謁

劉之道東歸集

歐公始黜輝後取狀

堯舜聖仁賦為人誦

讀經史博約法

朝經暮史畫子夜集

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方樸山云】顧寧人先生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北方之強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南方之強也本

劉之道輝

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

闕本作言語

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

進王生之鞮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

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唐書李愬傳愬屯兵鞠陽以俟裴度至愬以鞮鞮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懇謁蔡人聳觀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劉狀元東歸集十卷大理評事鉛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澀歐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為之愕然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

康節先生勸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畫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元圻案】景迂語見答李

大同書

雅言不聞性道

程子不言無極太極

後魏北齊俗字

巧言爲辯文字爲學

柳詵傳又詿之訛

佛書多以詿爲辯

追來爲歸

小免罷歸蟲讎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

【馬氏校云】高弟元板作高第

巧言爲辯文字爲學【闕按】見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譌字也

【集證】宋景文筆記考古篇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偽字最多如巧言爲

辯文字爲學之比隋有柳詵傳又詿之訛以取易巧矣予見佛書所言辯字多作詿後人不復辨詰【北史江式傳】式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辯談士以意爲疑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詿神蟲爲讎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

○【元圻案】巧言爲辯八字闕何並云見顏氏家訓今本家訓無此二語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穀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何云】夙當作瓜絲者智伯欲

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絲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諫不用斷穀而行至衛七日而

夙絲亡【原注】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皆誤○【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中山之國有瓜絲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瓜絲之君將斬岸堙溪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

赤草蔓枝  
斷轂去國

大鐘方車  
遺夙絲

仇由公由  
吾猶異文

宋次道春  
明退朝錄

晁子止昭  
德讀書志

春明坊昭  
德坊

養素園密  
嚴室

宋晁二家  
多藏書

東京記載  
坊巷官廨

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埋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瓜。繇亡。畢氏校本曰。瓜。舊本作夙。梁仲子云。韓非子說林下作仇由。戰國西周策作公由。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爲公由。說文繫傳。口部公云。呂氏春秋。有君猶國。智伯欲伐者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

注見卷六第  
三十八頁

攷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

坊。宋宣獻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

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堂。

閣按。當時春明宅子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書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典故類。春明退朝錄三卷。龍圖閣直學士常山宋敏求次道撰。所記

多故實。其父宣獻公綬。居第在春明坊。如晁氏稱昭德也。晁公武讀書志自序曰。宋宣獻公得華文簡楊文莊家書。故藏書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贍博聞于時。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云云。昭德讀書志地理類。東京記三卷。宋敏求編。開封坊巷寺觀官廨私地所在。及諸故實。極其精博。晁迥諡文元。著昭德新編二卷。其後序曰。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而備。放此五說。酌中而作。陳直齋曰。昭德者。京師居第坊名也。晁氏子孫。皆以爲稱。宋朱弁曲洧舊聞四。宋次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蓄書以宋爲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便于借讀。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儼直常高一

昭德新論

校書如掃

塵明宅子

以書傲高

好感未嬉

伐珽山得

二女

斷名茗華

之士

樓觀置幽

逸人

太霄經尹

軌真人

神明臺九

倍。

呂氏春秋。

慎大覽

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

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

卷上

云。桀伐珽山得二女。曰琬曰瑗。斲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

是瑗。

〔原注〕註非。〔何云〕注誠誤。然紀年。要是偽書。或因呂覽之語而誤撰也。

新序。

節士篇

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士之人。元

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

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

九室。嘗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何云〕後漢書有史道人。〔全云〕又何足考。〔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六

十六〕道部引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道士從道為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為九州置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

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給戶三百。○【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京兆鰲屋縣樓觀，在縣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武德初，改名宗聖觀。又京兆長安縣神明臺，在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西上有承露臺。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

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

【原注】《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閣按】後魏書釋老志：以延康龍漢赤明開皇為規數。【集證】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漢龍延康眇眇

無極永壽  
年號上皇  
赤明上皇  
規數  
延康龍漢  
開皇  
度人經元  
洞玉律  
九氣三氣  
分天境  
元始天尊  
開規度人  
道家出黃  
老  
清淨無為  
虛無應物  
太上天真  
黃庭大洞  
丹藥符籙  
流變

億規混沌之中，溟滓大梵，寥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上陽子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天境；規號龍漢，南方得三氣，以分天境；規號赤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境；規號上皇，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規號延康，北方得五氣，以分天境；規號開皇。○【元圻案】《隋書經籍志四》：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所說天地淪壞，規數終盡，略於佛經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授以秘道，謂之開規度人，然其開規，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魏書釋老志】曰：道家稱規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東坡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林靈素神霄錄  
公卿造廬拜受  
李綱傳曾不行  
女真已兆道號  
傅奕非釋氏  
蠟兒幻夫模象莊老  
佛家竊老子好處  
道家竊佛家不好處  
杜光庭依倣佛氏  
葉法善元奘等削書  
李蔚諫飯僧贊唱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傳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原注〕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爲女真。

者當時以爲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

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

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孫曰。道士本以元牝爲宗。而無識者慕僧

家之有利。約佛家而無〔閩按〕舊唐書姚崇傳作爲初刊本。果然。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議。依倣佛氏而不及

者。自杜光庭爲之。考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閩按〕舊唐書方伎傳。道士葉法善。僧元奘。神秀並列。而新書則削去元奘等。意殆見於李蔚傳。

贊中耶。〔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范蔚宗西域傳論〕亦設爲疑辭。以示其意。○〔元圻案〕唐書傅奕傳。奕相州鄴人。太宗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誑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蠟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又李蔚傳。蔚字茂林。系本隴西。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唱。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贊曰。佛者之言。大抵與黃老相出入。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

六根四大  
本列子

眞誥地獄  
道竊佛

魏禁胡  
神銅泥像

北斗經依  
託引北辰

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烹鞞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脇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朱子曰〕宋景文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又曰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又曰道書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之說皆是竊他佛教至鄙至陋者爲之〔陶岳五代史〕補杜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東坡跋柳子厚大覺禪師碑後曰〕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經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魏書釋老志〕魏世祖詔曰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至使王道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後漢西域傳論曰〕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 胡致堂之說蓋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言之文獻通考

經籍五十二鄧自和道藏書目下載其全篇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爲北斗蓋近世依託爲之

〔何云〕異端之書孰非依託何獨此經耶○〔元圻案〕〔李壁四十

九章經序曰〕道家之書眞者絕少而俗師附益假託者多如世所傳

北斗經乃以北辰爲北斗豈有天人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



旁行敷落之教

安息國畫革書旁行

散真文布置諸天

塞種分散即釋種

四姓出家同佛姓

晉宋問僧道稱道人

從所受學為姓

支遁帛道猷有本姓

道安言從釋迦為姓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經

〔元圻案〕魏鶴山跋楊文公真蹟云公博極羣書自經史百氏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神官

虞初之說旁行敷落之義靡不該覽〔漢書西域傳〕安息國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注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為皮之不柔者〔水經注二〕安息國畫革旁行為書記也〔度人經曰〕敷落神眞普度天人注敷散也落布也乃散真文布置諸天令其執持普度天人皆成妙道

漢屬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

皆稱釋種

〔案〕見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姜夔堯章跋王獻之保母帖〕引阿含經云四海入河與海同鹹四姓出家與佛同姓與此文異

石林葉氏

避暑錄話下

云晉宋間

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受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

道猷本姓馮學於帛戶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

姓釋

〔集證〕太平御覽六百五十五引支遁傳云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又引高僧傳云帛戶梨密多羅此云吉支西域人呼為高座傳云

國王之子當承繼世而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晉永嘉初始到中國值亂仍過江丞相王導見而奇之又引高僧傳云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又引道安傳云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姓各不同安以

帛戶製密  
多羅

桑門比邱  
優婆塞等義

道人左道  
士右

摩尼茹葷  
屏渾酪

老莊學盛  
召胡及釋

漢明帝夢  
金人白光

盟詛仙怪  
平糶符讖

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見增一阿含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旣與經同。遂爲永式。○〔元圻案〕〔廣宏明集載梁荀濟論佛教表曰〕〔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尤姓之戎。世居燉煌。爲月氏迫逐。遂住葱嶺南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以塞種爲釋種。其實一也。〔水經注一〕外國事曰。迦羅維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爲四姓。住在故城中。爲優婆塞。故尙精進。猶有古風。〔四十二章經佛言〕辭親出家。誠心達本。解無爲法。名曰沙門。〔魏書釋老志曰〕服其道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總謂之僧。皆胡言也。僧譯爲和命衆。桑門爲息心。比邱爲行乞。俗人之信慧道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又曰。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釋迦卽天竺迦維衛國王之子。天竺其總稱。迦維別名也。〔晉書佛圖澄傳〕石勒稱澄爲道人。〔高僧傳〕釋道猷。吳人生公弟子。宋孝武敕住新安。爲鎮寺法王。〔錢氏養新錄十。九〕六朝以道人爲沙門之稱。不通於羽士。〔南齊書顧歡傳〕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南史陶貞白傳〕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又〔宋宗室傳〕前稱慧琳道人。後稱沙門慧琳。是道人卽沙門。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渾酪。可汗常與共國。〔何云〕蓋至於今不絕也。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原注〕釋氏至姚興

而盛。道家至寇謙之而盛。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

乎。言祝乎首。〔何云〕祝謂祝髮。以爲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全云〕止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

謂祝髮

齊弟子

姚興立波  
若塞崇佛

寇謙之好  
仙道

榆欂盛經  
白馬負圖

騶衍談門  
子高

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爲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爲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爲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爲巫蠱。五變而爲災祥。六變而爲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何云〕詛盟始於三苗。舜竄之于三危。正在西域。三代之盛。聖王繼作。故不行於中國。而獨存西域。至後漢而復至。又云前乎吾有爲此言者。苟濟也。刑餘之民。恨入骨髓。○〔元圻案〕〔晉書載記姚興傳〕興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魏書釋老志〕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疏證明其事。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水經注十六〕昔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欂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爲寺名。〔書呂刑〕民興胥漸。浪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霸。〔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說。不能通。於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漢書外戚傳〕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又公孫賀傳〕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展園傳。又。畦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漢興。推陰陽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畦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又王莽傳〕前。暉光謝翬。奏武功長孟通。汲井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後漢光武紀〕中元二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

下。

西方之人  
謂周

西方之書  
周志類

桀戎厭世  
窮幻駕空

佛生前  
後說異

懷與安實  
疚大事

周魯二莊  
夜景

四月八日  
之謬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

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

有桀戎。窮幻駕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注。謂釋迦生當周莊

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何云。即此見其多妄。元圻案。周孝王乃懿王之弟。孝王元年。歲在壬子。歷夷厲宣幽平桓六王。而後莊王立。莊王九年。歲在癸巳。相距二百二十二年。

宋邢凱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為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為

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胡五峯皇王大紀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厭苦世累。欲求超略之道。遂捐君叛親。棄婦入山。刻私意。窮幻見駕空說。曰。我能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非一世事理之所能嬰也。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

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文選。李善注。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

佛出修行  
七步

迦羅衛城  
二龍浴佛

修多羅識

稱鷓言秦  
識之出

梁觀國議  
蘇文

真文忠論  
地獄

傳奕蕭瑀  
論佛

天堂賢人  
登

李壽翁言  
易職鬼神

見正義曰。於是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爲此說。〔元圻案〕〔水經注一注顯傳曰〕恆水

又東南逕迦羅衛城北。故淨王宮也。城東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水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扳樹。生太子。太子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俗傳四月八日爲浴佛會。

潘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識書其來遠矣。

〔何云〕東漢尙識緯。此妖書所由乘之。以興〔方樸山云〕史記趙世家載扁

鵲語云。秦識于是出矣。當秦穆公時。公孫支受而藏之。則識所從來久矣。〔全云〕此識字。不可。卽指漢人識緯之書。何氏亦因潘水而附益之。○〔元圻案〕張平子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

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之獄。

〔全云〕或問以下當另爲一條。〔集證〕〔陳善捫蝨新話〕傳奕與蕭瑀論佛。瑀曰。地獄正爲是人設耳。張唐英著唐史發潛。遂曰。蒼天之上。何人見其有

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予觀李肇國史補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者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元圻案〕梁觀國字賓卿。番禺人。胡致堂爲作墓誌。稱海濱奇士。著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爲求之他。

〔何云〕李壽翁語。似當接上爲一條。○〔元圻案〕李壽翁。名椿。涪州

永年人官數文閣直學士朱子爲作墓誌稱其行身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無一言之不適於用

唐符祆正視流內

通典唐有符祆正謂之視流內

【原注】祆呼烟切胡神也。○【元圻案】通典職官一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三十階謂之流內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謂

隋唐九品官階

勳品流外

唐京城胡祆祠

之視流內唐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正祆謂之視流內又置勳品九品謂之流外又職官二十二唐視流內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符祆正自注祆呼朝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宋敏求長安志九唐京城朱雀街東第五街次南靖恭坊街南之祆祠又十朱雀街之第三街次南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自注武德四年立西域胡祆神也祠內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職【說文】示部祆胡神也从示天聲火干切通典作呼朝反則字當從天深寧引通典而不從其音

始至朝拜非古道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

國忌繙黃薦靈

引繙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元圻案】張忠甫語見樓攻媿書陳止齋所作忠甫墓誌後

真人心若珠在淵

道家云真人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講筵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

衆人心若瓢在水

明鏡止水

槁木死灰

【元圻案】文忠又云鑑明水止其體雖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見文集十八東坡志林作如泡在水

東魏檄梁  
武切中

侯景遣軍  
入直殿

錢一億萬  
贖捨身

崇密呼荷  
荷

同泰寺無  
遮大會

代宗真宗  
諱世元

為真  
真武真榜

太真經  
女冠為女

真兆亂華  
夢趙元朗

授天書

劉襲西極  
化人為佛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見通鑑梁紀〕武帝太清元年杜弼之辭也可謂切中其膏肓矣

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會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

歸〔元圻案〕梁書侯景傳華城既陷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憤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又武帝紀中大通元年幸同

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南史梁武帝紀〕帝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久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狄梁公曰〕列利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繙黃蔽路豈有勤王之師足為深省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元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為

真武元榜為真榜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

末也目女冠為女真遂為亂華之兆〔集證〕宋史祥符五年真宗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令汝祖趙元朗授汝天書遂尊號曰聖祖以為趙之始祖改元聖曰至聖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

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竊列子之言非實事也〔集證〕宣律和尚唐初僧○〔元圻案〕〔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

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居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雲屯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隳。穆王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文潛語。見所書香山傳後文。又曰。佛自東漢明帝以來。其書與教始大行於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於中國乎。書之不見錄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為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為佛哉。文潛蓋謂列子非寓言也。故厚齋因其疑而決之。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何云〕今里語抱佛脚。本此〔集證中山詩話〕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曰。急則

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傅。出入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

詣佛所。質疑者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原注〕

惟佛與佛。出法華經。○〔元圻案〕東坡宸奎閣銘序曰。廬山僧懷漣。住京師十方淨因院。仁宗與漣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璉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銘。曰璉。魏仁皇體合自然。神耀

東野詩垂老抱佛脚  
投老欲依僧諧謔  
東坡宸奎閣碑銘  
自然神耀非有師  
仁宗書賜廬山僧  
懷漣阿育王山建閣



惟佛與佛  
乃識真

長蘆宗頌

魏周唐三  
武毀釋

沙門法不  
住取足

斷薪續禪  
牀晏坐

馬祖藥山  
問答

三條篋束  
肚皮

玉食金碧  
之奢

窮土木妖  
龍蛇區建  
造

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墮。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此條本襲頤正芥隱筆記。姚令威西溪叢語。

放翁載長蘆宗頌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

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

今山

谷集作不任當從之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

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民十今山谷集作百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

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今山谷集無千字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土木

之妖。龍蛇虎蛇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頤以浮屠氏而能爲

此言。其墨名而儒行者歟。元圻案魏書太武紀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四月鄴城毀五層浮圖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五月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

民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七月併省天下佛寺上州留寺一所僧十人下州寺並廢合遇行香日期於道觀行禮計拆天下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闍若四萬餘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充兩稅唐僖宗七年庚子改元廣明除蕩蓋指黃

墨名儒行

脫皮膚盡  
有眞實

儒事實佛  
法空

沙門德士  
互與滅

王導禪指  
蘭閣

蘭若音兩  
讀

父子廢復  
佛道相反

巢之亂。藥山惟儼禪師語錄。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支。既然如此。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昌黎送浮屠文暢序。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

儒之教以萬事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

【元圻案】此眞四山送高上人序。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爲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爲德士。其相反如此。

【元圻案】【邵公濟聞見後錄二十九】北齊勅道士剃

髮爲沙門。宣和中。勅沙門着冠爲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梁溪漫志曰】宣和庚子。改僧爲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蠻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儒得回心而向道。便更合掌而擊拳等語。彼方外之人。乃隨時迎合。如此。亦可怪也。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閣蘭閣。

【原注】此卽蘭若也。【集證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空淨處。【宋吳曾能改齋

漫錄】蘭若。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雅於操切。【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云】東望安仁署。西歸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

注見前。

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

遺教經普門品跋

持戒爲定慧本

李習之藥山問答

黑風吹船落鬼國

引諸沈冥出苦海

械自脫獸自奔

也。太宗亦爲之何哉。

【何云】馮定遠云：唐以老子爲祖，那得廢其法。當時只是沙汰僧尼道士耳。○【元圻案】

【周書宣帝紀】帝諱贇，高祖長子也。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大象二年初復佛。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唐書高祖紀】武德三年，詔晉州立老子廟，以爲唐始祖。八年四月，沙汰僧道，廢浮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春秋責備賢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

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

見文集 楊和父 印施

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

昔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

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何云】

操竿影草，早爲所奪，由中無所得也。【全云】李習之不應有此。以此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

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

補陀大士  
眞實爲

制心如牧  
牛馭馬

攝心三無  
漏學

變火坑作  
蓮花池

盧景裕誦  
經脫枷鎖

于顛紫玉  
問答

維摩詰病  
衆生病

錢文季維  
摩菴記

妙善國毗  
耶城

逆我無忿疾。如獸自舐。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

見文集三十  
四【全云】以

大顛誣韓。以藥山誣李。皆釋氏之徒。借二公以重其師也。○元圻案【眞西山跋遺教經曰】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曠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此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云云。楞嚴經【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名三無漏學】傳燈錄【唐宣宗問宏辨禪師。何名戒定慧。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謂之定。心境俱空。照覽無礙。謂之慧。白香山云】定爲慧因。戒爲定根。法苑珠林【佛變火坑。作蓮花池。滿中淨水。皆甘而冷。種種蓮花。遍覆水上。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又云。旣行布施。然後越生死此岸。到菩提彼岸。徐陵雙林寺碑【濟是沈舟。能升彼岸。北史盧景裕傳】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樓攻媿敗。可壽上人。所藏史文惠公帖云【于襄陽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玉云。于顛。你者。漢問。怎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玉云。祇者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於是。有省。問答之人。俱不同。卽此可證。釋氏之誣。文獻通考經籍五十三】善門品下。載西山此文。補陀大士。作彌陀大士。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

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元圻案】眞西山取其語。以榜維摩室。晁氏讀書志釋書類。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右姚秦鳩摩羅什譯。【華嚴經注】維摩詰華言淨名也。

【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七元黃之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畫像碑。維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於妙善之國。生於毗耶之城。大仙那提之子。常脩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又曰智總大雄。心行菩薩。雖人我無相。以拯救爲懷。憂本無憂。憂

白衣居士

丹霞禦寒  
燒木佛

學校土木  
之非

招提蘭若  
皆私造

寺由官賜  
額山臺野  
色

薛萃奏中  
條山泉涌

凡俗之愛病本無病病衆生之病魏鶴山作錢文子白石詩傳序曰錢公名文字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勵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宗仰云

鄧志宏南劍天寧  
塑象記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撤塑像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

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爲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爲先吾儒之道其然乎元圻案傳燈錄丹霞禪師  
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

燒火院主訶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再取兩尊來燒

通鑑唐武  
宗紀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蓋官賜額寺爲寺私

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者也原注杭州南亭記武帝去山臺野邑四萬所○元圻  
案此條全錄考異之文原注明杜牧之文見南亭記也

【通鑑】會昌五年五月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若人者翻譯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注又云釋書曰】招提菩薩皆佛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爲招又省去闕奢二字只作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舊唐書一百二十四薛嵩傳】嵩絳州萬泉人子平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又良吏傳下薛萃河東寶鼎人新舊書一百六十四薛萃傳萃父順爲奉天尉非一人也今本會要四十八議釋教下太和二年河中觀察使薛萃奏中條山蘭若營建之初有兩泉涌出請賜額爲太和寺從之溫公通鑑考異引之似誤太和爲元和薛萃爲薛平

〔何云〕丙戌春日重閱一過。其中徵引之書。仍有未能悉盡者。甚滋學荒記疏之懼。七月二十六日。以病在告。漫記卷尾。〔方粹然心齋云〕何先生於前輩一語一言。奉爲格人元龜之訓。故丹黃點勘。至於再四。與閻先生校本合之。爲兩美。承學之士。不可以一日不讀也。潛邱義門。謝山三先生。皆篤嗜此書。考訂釋箋。不遺餘力。而潛邱又三屬人入鄞。訪求深寧之行狀。神道碑墓誌。欲附之卷尾。求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卽以其自題三十八字。勒諸目次之前。其風味更不可及已。前輩讀書。眞實如此。後學胡可忽諸。〔又按謝山同谷書院記云〕深寧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媿。而其學術。獨得呂學之大成。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禁徐氏。幾王徐本之。西山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爲朱子再傳派系。而深寧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與。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建安江右永嘉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况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因讐校三箋。而節錄此記。溯其學統所由來云。嘉慶七年二月古堇後學屠繼序識於粵東海陽縣署中。